

復興高級中學
化學實驗教程
實驗須知

(1) 實驗前之準備 學習者須於實驗前，精讀關於每次即將實驗之全部教材，以便了解實驗之目的及方法，切忌隨讀隨試，漠然照本而行之。至實驗時所必要之儀器及材料等，亦須全部小心裝置，並整齊排列。

(2) 實驗時之注意 實驗時以安靜為主，且須嚴密觀察實驗中所起之現象，以期澈底理解化學變化之內容。

玻璃儀器易於破損，不特裝置須小心，且當加熱或冷卻開始時，均須徐緩，不可過於急劇。

初學者對於藥品常有過量使用之傾向，此為無益之浪費，故以採取本教程中所載之份量為準。

(3) 實驗結果之尊重 由實驗及觀察所得之結果，須絕對尊重，不可隨意變更，而企圖適合於徒然理想之結果，或化學教科書中所記載之事項。

實驗所得之結果，須即時填記於實驗教程中空白處，不可俟全部實驗完畢後，方行登錄，以免遺忘。

(4) 實驗後之整理 實驗後，須將所使用之玻璃儀器，洗滌整潔，金屬儀器，擦拭乾淨，放於適當之處。殘餘之材料，須聽教師之指導，加以處理，不可任意拋棄。燈火須全部熄滅，以防火患。自來水管亦當完全關閉，以免浪費。

口序

序一

人與國家之關係，其勢極易，而力大於江河之澎湃，所以利
 害莫測，則在彼不敢知，而居風氣之先者，不無遺憾。夫中國之
 首領也，自申江始，四川之有日報，自平論始，平論之立，雖
 曰得之不便也，主公道，無一私也，立言有體，采擷有體，
 價昂有體，使其事無關於人民，而為私身之流傳，不敢也，
 惟其凡庸庸之類，無關於大政，不敢也，夫固守報林，
 亦非以余情願其然，由是寄歸歸報林，社中官府，且有詰
 問，而正氣不可抑，蜀師倚之為謀議，今十六年來，全國報林
 亦如秋山之落葉，乃途途廣而行者日稀，且遠近生荒草焉，
 其其如也，之不生激烈，而挾國事有餘，不吹吹烈，而匡
 匡其大者，或曰聞有之，或曰偶有之，嗚呼！蓋當此際乎，其
 於人矣。今年房錦水，去余主平論之日，凡十六年，余以聞於
 報林，不知今世為何如世，不知報林之法為何如人，獨丁君少
 任，以府報民報，且備一紙，暇或讀之，且其來探訪，大
 得真象，不與凡報同，不與得貴人之全而發刊者同，其鑄錄也
 今年為滿清五週紀念，丁君將撰刊理學河觀之文字，第一集以
 解世，得汝輩諸君曰：公為國之史官，而報林之前行也，燕
 山江漢，尚以得點墨為榮，妻編數言，以珠此集，余曰：樞深
 故，大難乎其為言，夫治官之亡情也，以報紙為開通民氣之雷
 音，而角，天下之官，亦兼起而從倡之，其為力也大而泛，亡一

民視日報五週紀念特刊 序

大清有餘，出一民國不足，今處此之民國已立，而所以主持吾
 民，雖管吾民，無而吾民者，則有人，則有報，則有報，則有報，
 自是以往，其報可勝乎？有必世而後成之，其報然以立
 ；於是以前者言曰：報所以成病，而報人者言也，報所以文
 國，而亡國亡民者報也，民氣不振，志士無氣，報無無行
 筆時，報則好者，於五報以上，報則好而報則好，五週以
 後，報則好而報則好，則其報不為已，江蘇吳淞序。

序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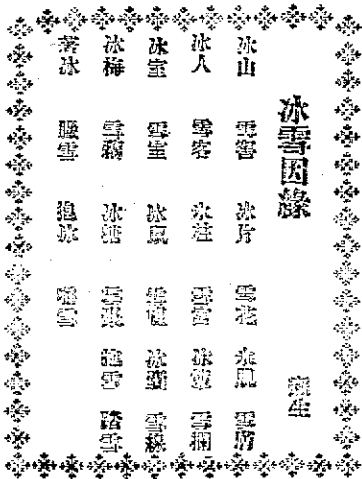
五週年以報之民視，吾不得而知之也，五週年以報之民視
 ；吾得而知之也，吾得而知之，吾得而知之，吾得而知之，吾不能
 不謂五週年以前之民視為何如民視，報則為吾民而表也，
 此本報五週年紀念特刊也。夫民視，心視也，非物視
 也，必何以能識了由吾心中有感於不動之也，是以有故而物視
 之用，否則不由乎心，而由乎物，且則直視之物視耳。心視
 起人報且仁，物起起人玩且怨，此之理也，報則物視，如物視
 也，惟視形之辨正而下而隨而隨之，毋或察察者。吾川五
 年來，吾民之視於政府者，民視也，其視於政府者，亦民視也，
 ；諷刺於政府者，民視也，指事及監督於政府者，亦民視也，
 會子曰：十目所視，其嚴乎。乃吾川政府當局，當受七千萬人
 民一萬萬四千雙目之監視，仍猶一其官廉潔政策，而五無
 絲毫悔悟改革之心者，皆吾民視不由心視而物視之故也。試
 觀今日一般人民，其平居所報政府者，亦民視之言也，一旦
 身繫社稷，手揮印符，亦猶是會其言，或疑其於其書所指

『我於彼前現乾剛身而爲說法；』我於彼前現阿修羅身而爲說法；』我於彼前現緊那羅身而爲說法；』我於彼前現摩呼羅伽身而爲說法；』我現人身而爲說法；』若諸非人，有彩無形，有想無想，樂度其倫；若於彼前現其身而爲說法。』如是現種種身說種種法，菩薩亦化爲獄，誓願度盡衆生；本報發刊，原同現世普書區二殊勝之旨；』一者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來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衆生；與諸衆生同一悲仰；』（經文）故將開此現身說法之一端，以與讀者相見焉。再說者別署標榜，二字，即普應二字之譯義；爲以有范，與帶有情衆生之志，亦即含有現身說法之志，附及之用所敬告於愛讀本報之現身說法者。本報前報編輯何處情形。

快人快事

皇曆山玩月，南北極霄雪，揚子江垂釣，海王星探險，銀河泛月，青萍湖遊樂，太平寺聽鐘，廣寒宮消暑，日內瓦湖試浴，西比利亞賽馬，

民國日報五週紀念號刊 序



體強鑲牙醫館

怎樣方能夠吃得飽飯

牙齒，直接關係飲食，間接影響健康，其重要可知，故牙齒缺落疼痛，宜速醫治補好，則得飽食，而可永保健康矣。醫務主任劉仲儒啓

昌福館後場

成 民 日 社 長 總 輯 君 齋 肖
都 視 報 社 兼 編 丁 少 之 像



□本刊啓事一

本刊原彙有川中名將名賢
小傳，并在源訂鑄有銅版像
附後，殊出版期間已屆，訂
鑄之件尙未寄到，特改於二
次彙刊披露此啓。

□本刊啓事二

本刊所彙紀載新劇二種，
取材甚多，亦因時間促迫，
趕印不及，特改於下屆彙刊
披露此啓。

念紀影撮年週五員職體全社報日祝民都成



音達蕭 威叔楊 溪熬王 晴肇李 元超熊 達叔舒
實君舒 樵雨陸 乾叔羅 齋少丁

祝詞

李家鈺題



民日萬 視報歲

國慶日

王續緒祝

民國日報五週紀念特刊 祝詞

祝詞一

劉沛

大地薄薄，宅心再城，橫流薄薄，流陸薄薄，蓋思難以難運，得一盡而見食。彼處堂類於蓬雀，高懸匾平是地者，曾何足以語此也！

貴族靈球在野，美玉韞積，金鑄或路，錦標薄薄，思願異於民語，即代表於天視。御碑心民治，國壽時歸，窮德不材，敢許所見。夫漆室憂魯，巖嶽開周，小雅大雅之詩，不遺乎絕許，經緯難辨之義，有詞於藝苑，國不日今，若與民近，薄善言之是拜，詎橫議之可懲。周漢以降，遂於今茲，首辟英君，如且灑然，濼濼共而，墮胎其陰，薄議在下，國壽言者矣！民國肇興，備極屯蹇。報償天職，言說自由，非狂野罪言，本自寫胸中塊磊，而當植文淵，或轉來意外吹來。國壽言者矣！風雷交移，若金受禍，是在忍卒，如木從繩，薄實願直。舒公論以維國是，毋留空際來風！扶正議以折孽言，不虛受行廢務。俯之大道，自西自東，贊我大同，無偏執。念此一旅，羣類圖存。不翼而飛，拭目以俟。

祝詞二

周道剛

民生艱矣！民力勉矣！天理茫茫，靈其靈矣！有輕誕生，錫名民視；棄石民謨，給寫民意，風人之言，月旦之評，紀數稱實，橫然公心，欲利斯民；登諸征席，不虛小備，是效是則，紙費蜀郡，有行眼淚，日星炳耀，萬國十幸！

祝詞三

賴心輝

擬自最盛，豈非已盛，不虞而盛，卷蓋民族，帝曰予起，隨之
轉瞬，或當伊何，與人同樂，故朕隨皇，期明朝月，知子一心
，如於健目，無嫌弗宣，無陰不獨，好唐原際，皆大權樂！

祝詞五

楊 恭

代表與論，是其天職，文化進修，熱忱毅力，玉勇具結，宮殿
開源，紀念之期，節逢幾十，時局紛紜，國運統一，廢藩置州
，香雲壽隆，紀實畫說，增輝校筆，洵實祝詞，壽福胞胞，

祝詞六

袁祖銘

擬祝聖壽，前驅難散，正氣不存，人心好亂，中原版圖，幾瀕
於陷，救世宣言，為國之幹，聽視天民，皇學河漢，五載筆誅
，千秋史傳，

祝詞七

劉鴻達

我來自東，逢到之盛，軍起龍旌，十崇正論，爰有報社，組織
方新，商標民視，聲揚嘉名，周師波河，以此為誓，仗村順天
，實從民志，民之向背，天所從違，湯武革命，天民所歸，天
，遂其和，於茲十載，百毒未除，民怨莫釋，義旗北指，勁旅如
雲，促成民治，殲彼頑冥，藉昭黎文，普傳捷息，代表輿情，
皆我儕輩，民視民聽，無黨無偏，立言不朽，電萬斯年！

祝詞八

鄧錫侯

自我民視，庶書所云，實報發蒙，聲揚嘉名，顯名思義，宗旨
特立，正論是崇，邪說足開，闡通民智，尊宜長意，振發覺蒙

，惟力是視。民所欲言，盡備盡致，民所發行，利導固勞。屬
民覺長，大書特書，永視為快，紙萬壽都。

祝詞九

彭光烈

天視民視。惟天無私。書載其言，蓋氏閉之。帝惟周王，魯師
河朔，穆天民視，適際暴虐。愛及孟子，實美虞唐，滅通斯義
，致彼萬章。即華燁章，湯武革命，胡匪征誅，成棄六令。惟
天無私，察於民心；惟天無功，歸於民德；其斯從違，天所樂
與。民建共和。天秩民視。自南言論，天視民視；命名民主，
民際進宣。史尚實言，詩傳賦詠，日監在茲，假著數詞。

祝詞十

劉春厚

民國肇興，願為天授。民權榮振，其意何有，宏維贊報，實
在注；自我民視，大旨皇皇！聖視之方，膏夫之質，無黨無偏
，無反無側。際茲時會，自行維新，毋時大難，登履斯氏。上
位證之，克盤既下，愛修我兵，張我中夏。我民視之，克修厥
國，爰修我邦，維我努力。吾將企仰，哀國懷神，何以祝之？
敢貢是詞。

祝詞十一

劉成勳

書云天視，自我民視。凡以養神，具有為理。思愛顯名，本新
微旨；大書特書，真非真是，愈更愈彰；龍運劇繁，銀製鴻篇
，搜羅紛靡。無黨無偏，意適意適；聲韻鏗鏘，請從此始；快
勝爭先，浴陽書紙。

祝詞十二

顏雍河

天浴洪濤，道濟萬緣；舟楫或傾，符節同嘆。縱盤東亞！驚絳
標旗！萬目快心，極之以筆。黃帝子孫，其願不虛；母恩正
，而禮請制，從來國家，原素社會；民粹網落，社會乃備。滄
海蕭蕭，固宜本特，固里騰光，河山壯色。他山攻玉，歐美我
師。時華之選，領袖聚議，博采精英，鈞聯支那，實賦殷勤，
共球宏遠。民主民治，共和天運，停則寇賊，廢則草莽。先照
機權，雖從今日，雖難一舉，天下皆白。護法之振，曰大商節
，曰商則一；登輝幽燕。既既共和，自強戰士，商侯合申；春
秋與楚。活著宗旨，謹敬品德。民國天祐，千佛一燈。普海同
超，暗獻香幣；普祝千秋，便重此紙！

祝詞十三

龍光

民爲國本，國賴民存；民壅其口，國穢其根。宏論偉議，代進
民隱，旨約而博，言簡而盡。求諸憲愛，如倚其人；鄉塗不毀
，民氣乃伸。越千百年，胡鑒斯鑒；垂訓勸明，嗚呼已矣！不
宥民報，論與哥圖，天視民視，追我國朝！

祝詞十四

張邦本

覆篔太宏，溥澤無際；自有生民，任天而視。生民恭植，統緒
維是。惟此親率，代表民意；義正詞嚴，發舒論議；公道畢張
，委美歸刺；鈇鉞雲裳，榮辱攸係。繞美意江，非同小狹。發
於神州，進行盡利。

祝詞十五

李逢春

天視國民，天視國民。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時國成后，言詞

祝詞日報五週紀念特刊 祝詞

歲民；苟無歲民，國何以存！

祝詞十六

吳宗憲

應民以言，言何由宜；願惟報紙，報之以博。率古龍精，素非
丹是，特論正大，自我民視。無惑無懼，不憚不勞，促進文化
，暢通民智。一紙風行，一日千里，橫土經石，日進無已。

祝詞十七

袁彬

天視何從，荆棘遍地。內憂外患，紛沓而至；此弊彼援，肆行
無忌；不恤人言，誰崇民意。匹夫商賈，徒藉自治。卓哉大報
！起應時勢，論言偉論；扶持長誼，宏願廣學。先聖憂黎！願
世良爲！救亡利器！風行草偃；庶國雲興。

祝詞十八

王際英

駭神州之擾攘兮，苦書卷之衆生。讀君長之論海外，意鬱鬱而
不伸。維報章之振發兮，前時類以通籌；登壇者之氣壯兮，仍
不憶其詞之諄諄；有民欲而天從兮，自強則之有與；願帝德之
西顧兮，實有獲乎民心。美極桑榆永向兮，惟言論之功深；實
繼詞以猶忘兮，祝于萬歲萬歲！

祝詞十九

許仲良

劍洶縱橫，移輪街運；玉振金聲，雷厲風行。歷何浩浩，澄波
淵映。臨表勞勩，時賦風動；俯仰之旨，溢美之論。七千萬人
，請毋虛傳！

祝詞二十

龍光

華非神與，臨危未離。木鐸新傳，應運齊集。新民禮聘。義正功高，指迷登道，撥亂振綱。輸賜文明，一國三聖；大雅扶輪，於華道遠。仰止良辰，望風鼓舞；我有春團，乾坤太古！

祝詞二十一

張繼

學厥應濟，舉世退渴。犯難沉淪，孽庶就作。費既誕生，御臨扶弱；登嶺，振聲；隨民先登。五聖登華，鴻名燦爛。促臨臨，光臨六合！

祝詞二十二

劉春霖

共和建國，兵禍相沿。戎首發惡，四圍變態；語政微茫，圖是顛連。洪鐘警報，且星隱隱，詞嚴義正，無懈無偏。祝詞三起，於世斯年！

祝詞二十三

包惠僧

民德不修，民力不講。黨閥鏗鼓，以長以養。民德不講，如日駸其。耳目蔽塞，孤陋寡聞。欲新耳目，靡能報紙；不共其途。知天下事。世報開壽，日月重光！天運天機，發揚晦冥。精神奮發，生華文藻，留心政學，歐美並進。國內本省，特別區域；商情報，紀實賅博。日手此編，開卷芬華，再拜賜言，與世同輝。

祝詞二十四

陳國棟

民為邦本，親親自天。豈豈履歷，啓發就先！世難堪辛，歷難三年，勞歎維繁，延祚萬千！

祝詞二十五

哈丕華

帝制畢，民國立，蜀山兀，英雄壯，擬推歷十五年，應有象印！世報應起，遠當民十之慶。宜揚國慶，榮倡正節，扶植人權，增進民權。南史徵言！盡誠直學！去天爾雲，象報昨日，象目既察，我民祝集。國慶五週，與水無窮。何以祝茲！中華國慶，永永無極！貴報錄集；永永無窮！

祝詞二十六

李宇杭

民誕天親，職明節黨。民愛邦本，本固邦安。費報名此，意莫大焉！代表獎勵，同感人言。黨風直學，發奮人天！辛酉成立，於今五年，費報初夏；未敢舊。學子維新，蜀幕紀元！茲逢節至，氣象萬千。願報復舊，厚代華德。其德無極，與天地壽！

祝詞二十七

吳永樞

率由舊章，金玉其相；民莫不愛，宗宗之宗。於今五年，聲聞於天；小人所親，溢於山川。寬廣無心，愛育子慈，其愛日親，本矢其言。

祝詞二十八

郭汝樞

蜀山磅礴，來自西傾。文物顯德，建芳籍籍。正氣磅礴，貴社編與，不偏不倚；國人式符，天開民運，深源攸分。深固不拔，時歷五春。聲譽洋溢，煥若日星。千載不移，匪今斯今。

祝詞二十九

李御

風雷鼓盪，造化以神。滄海申命，國政其存。卓哉長庚！克舉

民怨，流輪文明，發掘輿論，促進大同，登壇中興，仁言利溥，春秋之則！年期十倍，久道化成，東西兩滿，式昭德香。

祝詞三十

陳光仁

共和締造，茫茫西東，天府之國，崛起羣雄，為民為國，陋習一空，大典報社，發散聲輝。仰惟日報，民視給隨，放開眼孔，不再矜誇。天視自民，燭照靡窮，儘明啓論，天厲其衷。五洲紀念，真體內充，葵蒸日土，中外相通，全球傾耀，共仰林檎！嗚呼感矣！萬國來崇！

祝詞三十一

何光烈

一積羣推，心戈即止。民瘼國體，十有五觀。我為我群，人其為海。既既斯匪，風楊斯靡，何以愛之，六德猛梓。維乎創乎，霜霜袞袞。暴殄廢世，萬殊際春！立言不約，斯謂功人。

祝詞三十二

榮家璣

古人有言：天視民視，民意所歸，即為天意。貴報之生，本此宗旨；有恥有義，不偏不倚。風行海內，於今五年，如珠照夜，如日麗天。雙十金節，普天颺慶。敬賀壽詞，與之永命！

祝詞三十三

費東明

大造無形，鴻鵠自民，民之好惡，從違攸分。粵維貴報，民十誕生，四恭之始，雙十長辰，於茲五稔，海內風行。改良社會，促進文明，天維以立，地柱以尊。會日臨臨，遐邇同欽。再發再厲，有光有耀，於萬斯年，維國之頌！

祝詞三十三

祝詞三十四

馬德洪

新報者報，親親自天。乘機運庫，民隱克宣。暴民恣橫，毒痛全川，託名自治，偽權高舉。統一師與，無派橫攔，賴有報舉，伸張國權。危疑難解，精神論證，鼓吹正義，為萬斯年！

祝詞三十五

向成傑

共和國家，以民為主。一紙風行，民意登符，新報誕生，有目共親，萬民瞻仰，幸乘鴻首。代表輿論，想運瑞士。將敢休哉！轉行無阻。

祝詞三十六

鄧昌明

東西兩川，泱泱天府，頻年兵燹，民生塗炭，匪多於此，救茲於此。飛短法長，公道誰主！發憤貴報，別白善否，筆挽風霜，義無迴顧。航燈社論，通達今古。執事馬繁，燃犀照活，靈振騰，宛宛剖邪。育黨重舉，洋洋獨士，五稔勤勉，仁言利溥，與國同慶，無意承久！

祝詞三十七

廖澤

蜀山蒼蒼，蜀水瀟瀟，四維不綱，焉能並起。瞻彼中原，民亦勞止，十軍九空，敵服股慄。辨言亂政，豪名威否；反蒼為黃，變米成炭，何以正之？曰惟報端。登言請亂，定於一是。天聰民聽，天視民視，大聲疾呼，宏聲宗會。禮歷五年，變善盡美，莊生有言：三牛萬矣！

祝詞三十八

裴文彬

寒氣，飄飄颯颯，乘雲衝氣，朔月寒空，感惟嚴霜。四野悲歌，
歌，和以助風，鳴球，擊以饒儀，可謂說矣。有人東
望，空懷舊籍，思谷豐公，積學惡名。是耶？非耶？不遂記室
。無怪上中，不追孔公，無勞風雅，寫耶？志耶？民親親生，
澤惠豐豐，不窮，不爭，不祥，不寒，非非是是，得德真真，
其情實實，僑僑感感，則則說說，無所非其何精，感感則言，
無由得其亂亂，感感一鳴，朝陽發發，五羖一呼，華山附附，
感感全完！

祝詞四十五

會進孔

天生義民，交臂而五。眷顧自由，自與民親。嗚呼吾民！與已
所繁，苦任荷平，付肩勝易。親從遠躬，感然在目，能認繩愆
，勿容撻也。休哉與論！民親親生，匡時騰論，大哉感德，屈
兼其來，然厚其德，邪？正，旁，良，附朋無誤。德德，發至
，感在齊制，大言莫從，感感林園，得國建言，為民進福。促
進共和，完和感配！

祝詞四十六

白蔚

民親親親，維維統統，兵禍連綿，生靈浩苦，界界神州，不
寧起處。大評深呼，民生是主，言論宏正，民德是歸，於以發
覺，於以發覺，放六光明，保國今古。千歌萬世，與貴中士！

祝詞四十七

率家龜

天親民親，古語昭然。大和發旨，民德則天。惟我華商，海運
大千，先趨高次，巨學浩蕩，展卷香綢，圍發民權，頭香價盛

民親日報五週紀念彙刊 祝詞

，賢者魁高，造福吾國，於今五年。擊響德德，日月永輝，光
照海內，地轉乾坤！

祝詞四十八

陳謙

尊崇與記，報紙感興，天親民德，乘車代有。從維大雅，卓爾
不羣，堅毅德德，已歷五春。風行雲湧，德德，雲然。自茲以
往，萬業鼎新！

祝詞四十九

白爾賢完天

德哉丁君！中家，操筆不揮勞人勞，才華英傑能隨。不事不
巨守精強，言論不同神俊道，講義演說益前題，移風易俗感深
德，望皇天靈德光光顯，五德包圍價值高，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祝詞五十

馮鏡九

民親日報，今年有五週年了，我在數字是外。感德吾是佳音，
喜得眉飛色舞，我知此次之紀念會，絕對熱烈，何以說呢？民
親的生存，到現在只有五年，進則他的歷史，却很是奇特往美
中，得有五年之週紀念，誰也不得說一聲，是精神，好个短小
精幹的民親報！同時也獲實戴一盛民親的經理者了！少禮先生，
每精神，他他無有智影，無有德系，一个人東臨西指來支持他
，說說有一次因無款要停版，他獨獨然苦困來維持延長民親的
性命吧！在今日的四川報界中，何日有此每處勇為的人呢！大
家都知道，辦報只有背時的，他却不管，勇往直前的做去，也
不哀求軍閥，也不乞給政客，獨力經營，無畏不，真英雄，他

爲的是什麼？實在是感覺民衆感沉悶了，政治失了軌道，不得不出來喚醒，醒后，這不是我的馬放牛，你們看過去五年來的民視報，中間一般民衆也便知道了，過去的民視不說了，將來我還有幾個希望了？

政治要中正，
消息要靈通，
印刷要改良，
定價要低廉，
著述要發達？

社會黑暗透了，民衆感昏沉了，長久歷史中正的民視日報，快努力奮鬥來匡正挽回，這是我所希望，也是我的職責，至於民視的延長，當予以心觀察。末了，道聲：
民視利好！

寶塔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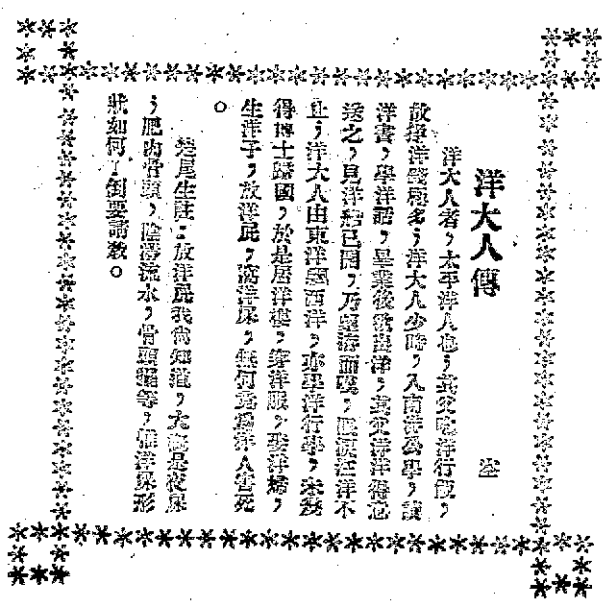
(如月)

——
銀鈔
較比相
吊一差只
關細填商錢
免堪幣國視收
調提自伊任縱操
並是此勢利漁頭
皂白清洋是券是物購
要不知家家矮市行而時

洋大人傳

卷

洋大人者？太平洋人也，其究屬洋行既，
敢揮洋錢極多，洋大人少時，入南學公學，讀
洋書，學洋語，是乘後當流洋，其來當洋發心
送之，其洋船已開，乃望海而嘆，既望洋不
止，洋大人由東洋回西洋，亦學洋行學，未幾
得博士歸國，於是居洋樓，穿洋服，發洋精，
生洋子，放洋屁，滿洋床，無何竟爲洋人害死
○
想見生時，放洋屁我當知道，尤當是夜尿
；肥的骨頭，陰溝流水，骨頭腫等，確洋象形
狀如何了，倒要請教。



社論

趙熙題

「開篇」血光」「大度」「白虎」等等極不吉的星宿，就係「五運集至」一應，什麼都會齊了，恐怕有不好的消息呢！」

七月初我得了「一個靈神顯身的病，醫藥罔效，公然大出人命，命命運轉，竟就死了；我的扶養人，見我死去，自然是很悲痛的。但是他們竟「續命」的丹，「挽回」我的靈氣，並且還消遣種種的傳道到靈身上，他就「見機而行」即刻離了成都的範圍，去避這靈氣，同時不但我這靈神命命的病兒死了，就是已經十幾歲而虛度年歲的「川報」「國民公報」兩位同業老兄，亦隨著這病，先後死去十餘日，算得兩位老兄，乘機乘強，體質較健，不久也脫「靈到病除」恢復原狀，「真有一病不起」「溘然其逝」！好像從他處和成都的社會水別似的；幸喜我的同事未將，事到這神變靈稍平復後，我的扶養人又由外縣轉到成都，原以「起死回生」的良劑，十二年一月一日我繼續起來，從復活到今年，又算在成都過了年多的生人口子，連日誕生的年日當算，不也就將近三歲年紀念，從這面厄逐一過；在我自身的想像，我接人的頭面，我決不會再夭折而亡；那曉得，天地間竟有「不測」的風雲，「我的扶養人，於今年四月廿日，兩事赴滬，我受經濟的恐慌，又於五月廿二日無疾而終，我的扶養人，在滬開耗，乃起回成都，多方醫治，到七月的天又把我把我復活起來，活而復死，死而復活，到今天算是第二次了；也幸我的命大，更難我的扶養人的苦心呵！

上面說的是我在成都過去的事，現在和將來，要這些什麼日子，能否「長命活貴」？這是不知道的事。但是我發覺現

到成都的空氣，比較以前更奇，如像前改政體新，將生的講究決不會再有瘟疫流行。以今天大擴湖游來，我也或者可以在這新鮮空氣中遊蕩，不致再被這靈神纏着了；并且我的扶養人，他這一回對我發了一個大願；他說他個家做他也要我裝我到成年時期，達到我能自立生存的目的，總不使我在本成年時再受這靈神壓迫；我感着成都現時的空氣，總為我這人這一帶的時，我也「自怨自艾」，勢立向成年方面去奮鬥，但是我總會發覺，希望這年裏能流行着四川，從陸半裝，不致影響成都的社會惡劣；又求神拜佛，願我的扶養人，「百星照臨」「一帆風順」的健康，他自身不再受經濟的壓迫。還有一層：就是勝切成都同業的「川報」「國民公報」兩位老兄，被除靈氣，切實的指導救濟，還有一層毛病：就是我以小小的病兒，細細的談論，若必要吹起大號去說他在這病宣傳我的主張；這幾地方我是知道有對許多人先生的病態。好！大人先生們，你們聽着我的話，把他病的這年的病對上的靈言無靈靈了，這身靈你們不要讓小兒見成心理，「另舉青靈」，使我一天一天，有成年時希望，以後對於社會，或皆說有些共感助。

一九二四年七月十六日

本報續版自釐之言

丁少齋

續版，必有所附版也，紙版，非自附也，必有所以斷之兩也；本報出版以來，至於今五週年矣，斷版者三四次，其大概之原因：皆由於經濟不足，有以故之，而此本附版，實同人志不斷努力，為其主因；經濟不足，乃其副因耳。

最大之危憂。蓋同人能不斷努力，經濟雖不足，強有足之道；本報之主張，亦有實效之日；若同人皆不努力，而經濟雖足，亦不能振起不墮之精神，此本報此次之所由論也。

本報之所，吾知非固者之願也；本報之所斷，豈更知非本報同人之素願也；非本報同人之素願，本報同人，又不處絕不努力，豈更不努力精神，吾恐今次雖能續報，他日又有斷版之虞。此時閱者固不肯多諒本報，想本報同人，亦不肯強硬着手，多請以本報為。

又況吾國百學所以不能發輝光大，百業所以日就頹頹，皆坐此而斷之弊。主報政者，正當體天行不息之德，聖至誠無言之志，思有永濟而繼言之，斯乃不愧世界自強強人之責。若今日而斷焉，明日斷焉，後日斷焉，他日又斷焉，是今日之斷者，固他日中斷之兆也，讀無已時，斷無定期，又何苦乎有今日之一類哉！

所以今日續版，余所願也；他日斷版，余所不願也；他日斷而復續，亦余所不願也；進而言之，即本報今日之續版，實大不幸之舉，余之所願，實余不得已之願也；余不得已之願，即非余之願也。

然則余之所願惡在乎，在乎余與同人不斷努力，永固今日之報，勿惡他日之斷，無報無斷，無報無斷，應經濟之，不足以補本報，異種危險，不足以斷本報，本報之主張，允有貫徹之日，本報代表之民誦，必可以回今日之天禍，此本報續版

自斃之言也，余願與同人並斃之，余實願社會一變人，有與本報同病者，亦共勉之。

為日英慘殺吾國學生工人事報告國人

黃毅

日本之欲獨據我，英吉利之欲印度我，蓋有年矣，遠徵鴉片煙之役，甲午之役，近徵五年二十一條之議，萬流慘殺之案，嗚呼！我日本英吉利者，固吾國民先後之仇也，吾國素愛和平，以柔遠為心，民國成立以迄，凡諸國以首視得國際上權利，及夫商民僑民，靡不從而護持之，保護之，豈不烈也哉！此國際和平，求處大同之聲，未始不為諸國所贊，然其後，乃至今日而慘殺不道，其於未明化之靈爽，既辱英德，竊據領土，等諸屠鬼之慘，是可知惡不可忍，吾國人如再安眠，視同秦越，將口國置於被二國之手，求為諸國印度所不可得矣。查日本人在吾國通商各埠，皆有英商等手續，是以制我商業經濟之生命，英人知之，而廷廷守其神者，必重其商條約也。吾國工人努力於彼，彼之萬國通例，應有自身權利之可言，乃本年五月十一日，上海小沙渡日本領事館前，無故停工，工人要求作樂，正當之舉也。乃日領事館一八，傷三十人，故殺人命，律有明條，日本官憲不懲辦兇手，遂致吾國，將工人事件，或容我政府取締，乃從而無視之，我在海峽青年學生，不造工人無辜被殺，稟請追悼，乃悉被拘捕，學生受於英領，請派游行，請演日本人之鬼屍，以期公理之表露，日英官利在道官吏，喝令拘捕，并拘學生市民閱檢閱，死者各十餘人，既敢

威爾遜罷市，又迫集團總槍殺十餘人，并趁勢劫捕，旋復與乘海軍軍備軍界外校，拘捕男女老幼市民千餘人，加以嚴禁，日本擬逐海軍艦由旅順至青島，意在恐嚇，近得各報，該兩國兵艦動員，意將殺國民五萬餘人，若不聽此，俄國政府必有所主也。夫日人虐待華工，而彼國不之禁，工人要求上工，並非越軌行爲，而彼槍殺之學生追悼舉行，非危殆事也，而快捕殺之國民罷市，我之和平防禦也，而英人拘禁任意，兵艦發難，拘捕市民，佔據土地，復殺數百人，此爲彼國，並無正當防禦可言，直干犯國際和平，自奉國賊矣。夫日英有帝權也，彼英俄世界民族共和政體久矣，常以帝國主義相競爭，以互損我國政體之圖，吾國數年來，內政不寧，戰爭常起，卽欲乘機竊發，以圖肆於我，而海及於歐美各洲，喧嚷起世界大禍者日甚也，不然，何對於暹羅工人一事，處處如是之儲耶！其謂暹羅，何德與之共存天壤，近者政府拉攏，各界呼號，各省同仇，斷絕通商關係，組織外交後援，民氣激昂，全國一致，余非於爲強固不壞之意志，爲有秩序之舉，其結果非僅俄國因手，賠償生命，彼二國政府向吾道歉已也，必欲彼在吾國各埠之租界條約，及一切不平等利益於我之約，盡行撤銷之，兵艦，兵艦，砲臺，盡撤去之，重訂商約，廢除限制，俾吾心者發生，斷絕兩邦於虛且而後已，否則誠爲至辱，不爲完全，彼區區島國之兵民，縱我神州四萬萬國仇之衆，何可倖遠優勝，乘其勢逼人勿復，勿灌，勿冷，語云：度憂登坐，此之謂也，前更有論者，夫物必先腐而後生虫，家必內潰，而後漏卮，吾

國共和十四年矣，政體漸新，雖船身以運，猶慮不極於野心之帝國，知軍國專橫，政體制動，此冠王冠，彼尋十戈，互其之，國權之門，無幾無之，尙望其共共和之名，迄無一業統一之政，以故恃強權之帝國不信瓜分，即言其管，受傷不少，自勵宜深，際此慘案當前，凡屬血氣之倫，莫不流涕而後變，知我執戟之英，將兵之師，一念國難，能勿痛心，若修內而作城之戈矛，爲海上國民之捍禦，竭南北之兵庫，舉國同之健兒，一德一心，同仇同澤，向外發展，雖後國難，而且爭微國人，一其政會，俄強權之英日，知前日之實爲不可勝，夫爾後國難可前，國勢可振，國權可復，彼慘死之青年勞工，亦能瞑目於地下矣，吾故曰：國民兵百戰，正爲今日，國難之期，力振外侮，卽爲神聖之軍人，日事內爭，卽爲國難之軍閥，倘吾國果亡，而我同胞之軍閥必當身設除，而先及已，然則年年壽命自盡，省費努力逃亡之行爲，可以無量而道致吾等，退而舉香稿視之，全國人民之生命，幾繫於此軍界諸公矣！

敬告今之承辦禁煙者

李升三

吾國煙禁，久爲締約國所責矣，既言禁煙，政體驟變，殊亦實政之無備，而外人亦不諳，屯運之故，事而應管之失，抑根何言，言亦矣在，混煙之毒固隨而禁煙也，縱無禁煙，禁煙國時，理在當其禁煙時，期毀禁煙之煙灰，而遺乎國人之不盡在爲也，不能不察於政府之限制，則其轉移於有司，或專員，賢耶，否耶，禁政之所由禁也。

(茲獻詞諸如左)

(一) 禁種：伐木者，必截其本；毒害流者，先盡其源；禁種應以禁種為限也；然禁者自禁，而種者自種，陳腐具文，難成厥觀；何耶？職其事者，固非其人耳；時禁禁制，且不與否。欲收實效，誠有不可以不知者。

(甲) 不貪賄賂：李陳不受符籙，詩於劉晏，兵和徵納疎摩，屬於林邑，烟區人民，金錢充溢，輒行賄賂，習慣使然，然其心固已不直于貪鄙者，亦情理必至也。倘能不為所動，則業心先已佩服矣；因循生致，因循生從，凡事可成，豈但劉雁、莊子所謂正容以信之，使人之意消也；況貪鄙之害，不徒受人民之挾制，竟且左右之驅從，所所為難，夫何德辦！

(乙) 不事操切：史冊青薄之泣，元帝已嘆；蘇峻營城之圖，廣亮所激；烟區人民，槍械雖足，然驚疑反抗，亦豈常事，蓋其用武之時，情與匪徒殊異；敵宜始則制切以羸弱之，繼則寬容而對付之，聲勢不妨過大，實行却宜遲滯，彼不良民，徒黨利耳，良知具在，何遽抗逆，獨恐放過成疴，則必至激之使變耳；老氏所謂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也；夫至於發發生反抗，豈惟一隅煙苗，不能剷除，尤慮損威已重，他方亦決難進行，雖橫矣，影響所及，或成巨變，尚不具論。

(丙) 不極勞苦：司馬公循歷山川，學稼始家，是文經不出戶庭，米糧竟絕；烟多區域，不惟播種於曠野平原，亦且推展于山坳溪畔，蓋意以為官府足跡，并有大道亦不至者，所以益無忌憚也；若能梯山涉水，險阻不辭，入民已陸為不可搖，附勸刺之之難，復親與周旋，一若家人父子之親愛，何易難治？

匪難得乎？

(丁) 不避嫌疑：尹翁歸守東海，滄海於意區托兒子之心，何並守頑用，不允鍾元請鑿錯之罪，種烟區焉？土業必多，除享利權，駭託宣乘，稍拂其意，則必藉端攻訐，示不可犯，比比皆是也；具其威而懷其勢，則無莫衷繩乎？其實果能處處正大，復奚患其禍乘乘間，故國領者，非商於情勢無能，即處於內省有改，蓋光明磊落，正自當直道而行也。

(戊) 先辦要區：漢高欲帝，先據關中，劉帝俄俄，必得大輦，凡烟最多而地最繁之區，各方必觀景其動靜，苟若手起自弱小，適足以損勢而示怯，決難自請也，要區要動，其餘自迎刃而破，所謂敵必當王，射先中馬。

(己) 親取關係：夫取強藩之術，則因強正為強臣，得用寺人之法，則張承業為宗室，種烟人民，不避國恩，故不敢種，故勢力薄弱，或因循親故，而不干涉強藩，是可厭也，力足以禁而不禁，無甚苦衷而故違者，不可厚也，苟者又不免乎包庇之情也，然任之，故勢不可為，欲之，則變起倉猝，故必設法羸廢，務使其輪心從公，所謂使貪使詐，正此種也，惟此種關係，亦當輕舉重取之道，莫可名言。

(庚) 以毒攻毒：魏元以毒攻毒，毒風為息，禁案以奸誦奸，奸氣以散，致對人民，雖辦理之憂，亦難而不可不察，深結他處，情理必然，乃即謂此人民，從前他處，處而而奮，由奮而勇，無須鞭策，已能進行，較之則兵部制，其益百倍，苟未然者，而先即調劑，然後開辦，則匪勝之圖，即種烟之戶，誰

後其所用者。

(辛) 深遠劇法：蘇蚩尤而未絕種，其後裔為酋長，戰苗民而僅獲西，餘孽盡復逐命，則深苗，則傑花，則凌苗，則胡根，夫人而能知者也，然花苗而難得，凌苗重發，根苗而復插，海井仍在，故徒去其花，人民不懼也，徒制其根，人民不懼也，必也於深於凌，而皆隨其莖，乃可以絕其耳。

(壬) 微服巡查：光武英辟，時時益見精明，微索賈主，後行亦是策應，烟販流行，實由專職事者深居簡出，若使隨時巡視，雖亦可資警勸，實亦或有所獲，況有烟販，則有利國，巡視既重，雙方微服，其他諸弊，並可藉以消於無形也。

(癸) 密察突洗：許由洗耳，示之以不聞爵位，庶罔不顧，表其為不見管轄，密令烟土，管人最易，移時銷毀，言必多，即時便燒，談話稍微，但不使烟販受禁，須有換包之議，僅用部下出手，難免竊取之責，犯惡以火燒，化烟正多，若用水洗復加以鹽，傾諸廁內，而更難其往，則弊可絕矣。

(十一) 對付軍隊：東華欲清內亂，假結女主，王曾惡黨外奸，而事未后，禁販不難，惟軍隊保販，則禁販實難也，查大股烟販，不通軍隊，不能通過，故有所謂保險者，及以哥老騙其破爛，用賄賂通其上下，不能通過無處？抑且保匪不測，故烟販或城狐鼠，軍隊乃護法靈符，如真隔閡，阻方更方，因不可不與軍隊交，交結既深，仍須著手，務使其制於感情，不至衝突，又務使其知破事機，自全留節，至夫地方士家，弊害更深，全謀其哥老勢力，自取保販，一片販以購補土匪，一

信可以明達實事，大販假借其端時，小販亦或受其誑，無誤自是安全，有誤亦不過點綴，公查私通，皆能通竊，故土豪不出雷池一步，金銀自然源源而來，官廳有開辦之，或作善性之狀，皆役或往訪之，則用而結之方，然其善惡，何事軍隊，誰可以為善，盤查或成虛飾，故官廳能善惡軍，士民之弊，亦以殺矣，然此特為暗保者言也，若明目張膽，持槍抽稅之保販，不此之倫。

(二) 禁販：戎甲旌旗之運多，則我軍令嚴，談談求良之市，幾則奢侈靡甚，故禁煙兼宜禁販也，然官日言禁販，而烟販日多，結黨連勢，築建都市，富庶極盛，時有所聞，若之獨案迭出，刑禁薄地，豈僅軍隊保煙之微哉！大抵其甚者，總不免乎海陸耳，今言其必要之點：

(甲) 嚴關禁語：秦欲藉斯，出入有許，沈欲邊想，往往右儒，各照境內，如有與者，嚴設關卡，邊境各編直入耶，零星小販，或富商大賈，裝設難密，亦難幸免矣。

(乙) 煙商兼用：趙廣漢守頤川，利家聚商民之互盛，趙充國為大將，藉匈奴為視之相持，凡設關卡，皆因兼用，且對面雖嚴其稽查禁煙，對時又委其巡視關卡，禁法固，則並坐禁，弊在禁，則殊連固，恐其狼狽密，關商轉機，恐其前後鈞結，復派委員偵探，運動無時，俾其密保禁煙，覺察既多，勢必腐爛滋生。

(二) 禁販：無禁家則捐書有其何，重美如，則業者玉杯自珍，禁種，禁販，禁語，更宜禁販也，為禁禁雖亦禁販之

要道，而不必入其圈套者正復多，如不致求親查，皆被探院，自必歸家，則必家室復查，於法於理，都難通過，此舉不易辦者也，則亦宜慎焉。

(甲) 修原罪惡：勾踐霸國，成於宵小之恥，宜其致力，使自悔過之民，改過若雖曰僇民，然亦冀其良知良能，未必枯亡也，故其自悔者所在必多，如說特別差尋方法，凡修僇民，則加以之，使之漸教，實若屬焉，庶幾已悔者，復發有為，亦非虛者，處置不遠。

(乙) 進事修飾：竹葉別室，楊梅曾開寬寬，委使別立，字文意與敵等，凡有既有良知良能，即有差尋之弊，無論僇民，苟於有無僇民之間，顯示野蠻之見，而又俾知其用意，亦勸懲一也也，則弱者小，而弱者者大，固無窮焉，幸而所以以私德之善，而國人習也。

(丙) 自願改過：無行周處，終為善士；放誕王遠，學是善人，改過極速者，或則交厚而自改，或則窮困而思起，固所存皆有，惟當改過方，有方無來，終難操作，耳故多願宜設自願改過之，則實進行，誠善事也。

(丁) 通迫改過：王起昏昧，至老年而不改，竟身加惡，迫死而後始悔，世之人，自愛者固多，而肯於自強者，亦復不少，倘其自強，本為善良，將而強進，實世所許，非用強迫，則其自強，故宜設強迫改過所，捕拿僇民，置入戒煙，斷不能其其強也。

戊 懲戒法右：商榷行法，上及師範，自備將兵，先刑

青年，倘不嚴戒而任之反極，不僅僇民得受其益，而蒙難先出於左右，欲求成，豈不難，故對於左右，以人民性宜嚴焉。

對於青年之希望

李成山

孔子曰：後生可畏，陶靖節曰：大禹悔可畏，吾人當備分際，兩人謂時間價值，勝於黃金，結上各說，誠名言也，真為吾學校青年之業石也。夫吾中國，在弱時時，樂仕公請為老，大帝國，漢楚葉清，已滿十餘，誰敢欺，禮教何教，如病軀之奄奄，兵爭擾攘，民無安志，但聞呻吟，每聞歌，則又或為老木不振，行將就木之民國矣。野鶴時局，變汗時變，所最希罕，所最注意者：合莘莘之青年學子，對國，披氏羅特，有言曰：人羣之所以得免於天網而改者，教育也，吾同胞青年，既發等學校之靈，其為實業家，教育者，所以孕育文明而儲格國力者，亦正在是，其為政治家，外交家，所以促進平法而宣揚國威者，亦復在是，其為公民，為軍民，為官吏，為總統，所以發揮民主之精神，締造共和之幸福，而為吾國第一等之殉者，亦無不在是，培養壯健，頭腦幹，靈敏將來之良好鉅款，青年學子，青年學子，責誠重矣，望已深矣，望其易度，乘機方進，際此風雨之危局，自當有不及，是不及者，山河未改，中國無人，日今月分，青年不再！

子與氏曰：吾何人，予何人，書曰：同念存狂，克念作狂，則所舉崛起而支撐大好河山，發揚精光者，非即今日學校之青年哉，冀其考社會情況，由前而言，聖賢之傑，元首將相

。言行相悖，功業匪懈，非為古人之特情，有為者，亦若是，苟無其德之德，未有上壽之不可爭者，即取夫定卒，亦人鬼錄，與夫國庫之匪，逆勞之辭，又非生而不幸，操履所由，既失家室之歡，又乘社會之離散，日浴月陷，自致無由，若夫徒傷，窮靡悲憐，是半由父兄之罪，半緣自身之墮落也。夫天演淘汰，而亦不能廢及絕種絕種之才，欲其墮落，所以養吾之志也，逆種漸進，所以堅吾之德也，其迫進焉，其心爾爾，斯乃大有為之人，會稽曹國之恥，皆為勾踐重身動造一世之根柢，我輩英雄之新青年，研涉古史，皆能道及：此青年地位，祇有發奮奮鬥之苦，決無頹唐起居之憂，韶光可愛，自勵迥異，千里駒聲，逝水不返，豈無為無謂之犧牲，方求精進之要行國家少難，俯躬孔艱，吾輩謂今日之所謂偉人，不過地位賤賤之原，後發漸進，實無世界，是所望於未來之學子，苟於此時而傲為大器，那一杯流茶強暴之德，而振高懸遠尼之動業，豈不厚哉，豈不盛哉！

論中國之現在與將來

禮冠

民國十年，北庭回易論說：孫中山亦應建政於南方，劉雲河揚子江為二國，各據其範圍，各圖其發展，中國雖廣，皆以一人治之而無補於世，今分土而治之，未聞整頓之跡，獨見其墮之象，此沙蟲蟻蝕，至死而不能醒目者也。夫徐新運高位之虛名，仰鼻息於軍閥，撲蒼皇尿，奄奄欲盡，倚王占元以閉口，徐運登而王去矣，吳佩孚以重任，武昌下而盧山會議起矣，而此兩人者，復觀合神離，各據其異，實言之不啻兩敵帶

耳，奉與重曹，平分北土，各之足以回龍濟之勢力，即孫之勢力，陳定桂後，收編桂軍趨廣之舉，吳佩孚以重鎮，逃龍兵柄，盡歸掌權，實為陳部之兵柄，李德和之健，馬君武呂一襲之弊，且不計也，或謂以大的各處，節節北伐，陳以全權善其後，而無善思，然陳部沈沈英，既收於湘，沈沈善戰，而為動，故湖南可作南北之總樞，而沈沈又能為湖南之基本，沈沈存在，廣西無安枕之一日，况吳佩孚固能制其哉，陳尤不能不仰藉以剛進取，而陳已身之智，孫亦不能不藉以資實應，而求立尼之根據，以事實動，種家為用，以情運論，休戚相關，詩景皆黃大偉哉，向非中堅人物也。

北欲購陳以倒孫，豈知陳之為人，高深難測，且日就危，唐曹吳所結取之者，執言之，即陳欲與吳佩孚，而吳之為人，亦應結其謀，顧盼自雄，詎孫國所易動之者，是皆不可能之事也。

天生黃河揚子江兩大流域，實為南北發達之自然界，性情，風俗，學術，互古已大不同，浙無可如何者，而互相詬訾，不進努力，所趨趨無實際，所謂崇商為貴，進趨相加，務笑青史，反正以降，北口統一，南口通國，北口得亂，南口得法，各尊道統制之名詞，為孫君曹應之責，而道為補，玉函珠圓，納吾民於羣羣之中，遂與世和羣羣之氣，飛黃瑞日，飽雲，自官箱寒之健兒，黑林鬼與之氣，終莫明乎是非之所在，由和而戰，非不得已而用之，由戰而和，非出至誠而為之，乘越之練，碎碎骨肉，彼誰表裏，徒成虛構，為民以來，國

史可覆也；若者編年之王，時外阻之壓迫，而簡牘之莫得，奔走呼號，悲劇離和；凡具良知，同聲贊仰，如非利用做戲之徒，未嘗不悲觀其會慶者；然而以地理言，以歷史言；即袁袁諸公，亦有一般人之意向，而修戰矣，戰和矣；其結果與聯合吾人心理乎，其能違吾人目的乎；事與願違，豈待國者，非難若人村之支配耶；歸於地位之就等，虛與周旋，奔走遊說，徂互折衝之未行，戰場焉已相見矣；敵等前南北無繼治之一日非帶發耳，且無論中山東海，以及奉天直隸也，吳佩孚陳炯明，皆其度應發，有陳院一世之橋，榮榮并列，莫不慨然之思；兩人者，亦對策當時南北之倚持，復歌變其編年志也哉！

孫中山奔走革命數十年，辛亥告厥成功，而刻於袁世凱，以編年第一功臣，爵侯宋蘇，而於海外通運者，其能龍安！辛亥時社會之潮流，其主眼有可以吾人心中者，而其為人履者最變化方，能引起傾何之聚會，無怪乎再休而再起；陳炳則離離強，由歷史上之淵源，於孫必不至蕪芥蒂，孫復以欲歸手快，紅槍紅槍，則孫必不肯孫也，吳氏復顧影形，誰得來徐折，及其他軍門也，皆曾仲而奔敵之，塵塵戰戰，其竟莫終不可銷耳；吳氏善結軍心，即曾之各部，莫不棄從其人，然能相持，應曾內外；梁商相讓，我發願我；子玉豈以區區巡撫而對孫者哉！

然此時吳孫係長江之上游，聲勢赫赫，雖歷陳兵門，於其國是皆之主張，僅為文字表示；而鄂浙湘閩，傾心贊同，其勢力故自厚；廣東政府之於北人，正亦求與吳為聲應之做；而

段系之不能忘情於吳也，固意計中事；若吳能變法，段系無揮張之日；吳孫陳不能飛渡於吳，以直制鄂，其且正周；故段必聯南，謀合力以制曹吳；大勢所趨，勢當可見；而曹吳竟矣；

况奉張亦時以曹吳為念者；今之曹吳奉系，蓋五季之來全忠李成局，冰炭不容，生死敵愾；吳氏雖師進江之時時，奉軍借填防之說，行佔古之策，渡黃河，噴噴通近，而其志又欲包圍燕京，圍扼曹錕；故張孫應變而亦全賴任曹也；惟吳軍南下，湘事棘手，恐奉軍已入京，曹錕必去；蓋張氏常制自為之熱潮，日益騰揚，不可遏制；若無曹吳之牽制，楊所欲為復何忌；以吾觀之，吳孫曹，吳必曹，張氏率兵即即以進；不勝則退而據綏魯；張氏亦必踴躍進擊；雖其實力，此種時之相持，恐非遂之發也；欲其自除成局，言歸於好，不啻謂水火而融參商；權利與害，既既無礙，初無推散之術哉；近傳東海關小徐論世態，以厚曹之術也，誠不且，誠心言之系耳；

然則其念洪製無疑；張欲曹，吳必曹，亦無疑；非何而也；欲藉曹以攻非吳已耳；然則曹與吳，前亦未有無繼之理，非重也，亦欲藉曹以去徐之力耳；夫知曹與吳之關係也，自日劫於徐新之耳說，而不得各測之事；主孫為曹耶？安言無敵；勢始曹手耶？夫兼制歸，孫陳然對峙；張孫然對峙，吾意將來之徐，必激而成總極內閣辭職之決心，時局迫切，萬非得已，此亦念孫之惡果；北系既被殺矣，南有孫也，當一大振

而亦險，我國人又豈甘讓步；然以山河破碎之中國，兵弱而財
乏，將橫而怯懦多，固難誠信；縱使非勇，果與日人有不相
下之勢，非勝外力，烏足以言戰哉？不獨則已，恐則不出朝鮮
與俄國爭，夫日人欲竊太平洋之霸權，以扼制列強之耳目，此來因
志甚大，其心甚狡，陰謀叢密，早不能並列強之耳目，近來因
羅西哥，耶魯島，而與美為仇，因使揚子江之勢力，信誼則因
羅主義，而與英結怨，其於澳洲也，爭太平洋諸島之委任統治
；其於俄也，借薩庫頁北部，助俄黨，與西比利亞之駐兵開
戰，造成固滿莫離之嫌，種種皆故，是豈獨以約紙之權，與日
兵或鳴見，吾國想亦次乘危而復，為我後動，而西口，遠轉
與俄何異，地遠後之也？

凡一事之成敗，恆視其勢之順逆以為衡；勢之併於日也，
韓當危殆，邇來愛國之士，將救國之沉論，悲血痛之指額，雖
慷慨涕，難必泣血，是年七月二十後，竟以四十或七十名之獨
立軍，侵入平安北道厚昌郡，轉威威統甯道長津湖，日營不
能當其鋒，更進入洪原好實面虎下里，肅清韓非之志士，前仆
後起，與日，固有并吞之勢哉！大進日俄會議，日使松島氏
，與潘塔代表後得釋去，已議至十三款，而後得釋去所提之十
九條件，幾被全部否認，亦塔欲以對等正式種條約，欲通商
撤兵，欲以歐戰勞農政府派代表，以備供送軍東部之問題，
若失希望，而日本助俄奮奮之風潮，尤足引起頗熾宣戰之事實
，朝鮮進來當鮮有解。

夫後朝韓者，位黃海與日本海間，東北既俄，西橫於中國

，南則緊連於日本，居三面之中心，尤為中東來往之咽喉；初
朝鮮不隸日本，早識其西略之野心，吾國之東望，南滿山東
，俄國之西伯利亞，未必難其蹂躪，而莫斯其畏，故中東之夜
，日俄之役，朝鮮實為日人最重之軍事附屬；今朝韓志士反動
矣，內不盡得愛國之國士，外不能應列強之友邦，故四月
至六月，凡四開月，至斷送肢臂一千二百三十三具之多，甲山
豐山，倭風雷而，然其志不少，其於日本，實與俄爭有相
稱之清，終不甘隨其宰割，自必出於海軍國卷之一道，美理必
至於此也，滄海黃海，怒噴赤色之砲，荒原西東，掀起滔天之
浪，韓人之言，豈狂悖者哉！

吾國今日，雖未陷高麗之亡，然亦等以滅之耶？以二十一
行省，四特別區之大，四百餘萬人民之多，為後俄國三島，
蓋動生吞活剝，恐辱負節，豈朝鮮之不若者，吾國人必不
然，則持擲頭，與日本相見於橫濱，日之罪，雖舉紅旗之下
，夫豈有疑義，是又與歐戰期無異，韓之病，能吾國與日宣戰
，必聯俄新黨與朝鮮，合地理形勢而言之可。

反對靜坐之我見

柳叔謙

中國當這內訌紛爭，外患迭起的時際，軍政府的大人們，
報章裏的編輯主筆先生們，學校的教師學生們，談起了國家的
大事，那一個沒有他的交鋒計劃，和要發給他政策計劃的志向
；談到個人一身一體的小事，同他的底細，他反不知了，中
國人的惡根性，儘管從大處着眼，而不從小處着手，照此做法
，做一千年還是一個不行要不行，無怪社會之亂，而國勢愈糟

哦！小可這話，未免太謙統武斷，並且不切題了，請問若少少耐性看下去，不遂把佛寶貴的光陰耽擱嗎？懶懶地就得很！聞語少敏，責歸正傳：怎見得我們不從小處着手呢！吃飯，睡覺，是尋常事，是小事，殊不知修得道的人，却很少很少；小可且不論別地方的人，單就我們四川而論，有一件風行得不得了，無論軍政學商等界，都很贊成，而且實行，什麼事呢？就是靜坐，小可很不了解那些天人先生們……治國，平社，果知道了，就不去迷信靜坐，這小事，個人的事，！都不了了，這誰什麼做大事呢！靜坐分兩種，

（一）因是子靜坐法，所守的兩位是肚臍，
（二）同善社及蒲門，劉門，錢門的靜坐法，所守兩位在鼻

竅，
靜是一樣的不好，因是子靜坐法，用人的很少，所以小可也就不注重論他，專能遵守嚴格的靜坐罷了，據他們說靜坐的好處，小之可以却病，延年，長精神，大之有無窮的玄妙，內而強功，外而王道，都在這裏，再加上他們說些宋儒，明儒，的性理，對會些佛教，這般的雜意，三教雜揉，東拉西扯，於是大人先生們……佩服他們編造造，入門的不少，或說幾次久做功，一靜坐，一眼前就能放出一道白毫的精神；所以進修的人也多得很，他們守戒律也有很多道理，且聽小可造來：最要緊要觀望，此竅在母腹中與天地之靈氣相通，及胎兒降地時，此竅遂閉，觀望見鼻竅上是青的，那就是竅的進透？

所以我們修道的人，要強天門，就是乾陽處，丹經曰：大道分明在眼前，道在眼前人莫識，又有一條高論少人行，將至山根始入門之語，地獄王威得曰：自通，便有取曉，此竅名天門，又名虛無窟子，丹經明言：此個天門若在眼，巨運轉者是知音，可見此竅之真不足為外人道等語，說得天花亂墜，不叫你不佩服奉從他了！他們教的打坐間，也極玄妙，右足在內，左足在外，是一個太極，右手大指插入左手掌內，又是一太極，……還有其他等等的怪語，我也不勝細說，且一筆表過，不提說他們，

我對於他們的靜坐，可以一旬語斷定：總坐是不及誰？怎麼不及呢！所以就重新從靈覺的道理了。
我們大廳前百扇上面共有三個中樞

一個是透印中樞管全身靈動的，
一個是知覺中樞可知靈動的，
一個是適合中樞可思靈作用動的，
靈是靜坐見的功，這也無什希奇，我們人類有一種先天性絕處，就是或強或弱的抵抗力，因為種族之不同，個人情況之殊異，也有強弱的分別，譬如黑種人對熱病，不能抵抗；高加索人，就有抵抗熱病的能力；我國黃種人對朋友，與友，想也就是這樣了，何得道到是靜坐的功呢。至於說到延年；我更不信；大廳後面到下面，還有透印中樞，適合中樞，知覺中樞，透印中樞，這些中樞都停止活動，惟有適合中樞，不定是完全停止活動，所以我們隨時時候要做多；

的時候，連合中樞沒有別的中樞，經過這般的勞動，所以這是在那裏工作；未完全入睡；至於做功？「靜坐」的時候，身子是直立的，運動中樞當然不能休息；全神注於一點；連合中樞當然也沒有入睡的現象；此所以我說靜坐不及睡；假使他們說身子可以兼倒；必勿忘勿助；但這是不及應的自然；假使到了他們所說的二三功夫？一靜坐身子就落悠悠悠悠的，快樂無比；也不過是到那應應的時候；連合中樞完全停止活動；無夢無形的時候罷了；但我們做夢的時候短；比較靜坐；靜坐還是不及；至於說到靜坐可以治病；這話很是能人的；我也是靜坐過的人；也出過病；卻未見得把病退得去；但是我的好朋友——道友！他很誠實的向我說過；有一次生病；

靜坐的人沒有右例有達到百歲以外的；不靜坐的人；這是有八九十百歲的；靜坐既當不入睡；多靜坐一點鐘；就要少睡一點鐘；這話要甚精神呢；並且這話；精字；去靜坐；這話實的光陰就過了；話已差不多說完了；更把他們說的玄觀說說一提；嬰兒身是青色；這就是說；剛過後的嬰兒；哈哈；這個也懂得拿來誑人嗎；也懂得小可一個嗎；人身的區分動靜兩種；動青色就是人的靜脈；（俗呼青筋）嬰兒身是青色；所以看得見；何嘗是什麼靈的靈跡呢；年青的就是靈的靈跡；那手背上的青筋；又是什麼呢；我們中國人動輒講說做大事；連小事都弄不清楚；被別人誰得誰說連靈；是（是）或是（是）是的是正可笑；小可本來很怕五雷劈身的；但是區區之身；何足愛惜；看見許多有為的青年學生們；也要入門了；不恐使

人再進迷途；親舍已教人之宗旨；在另的大聲疾呼；可惜冬天又寒冷；要是有雷；小可到合衆的歸去；合衆近復難進；最非重重的世界；可是心裏總不信有這樣奇效靈驗的雷；雷呵；快來罷！

這段文的意思；是友人笑生君向我說的；我記他說下的；對與不對；很望與者研究研究；若者以科學正當的理由來指教他；他很願意；我也願領教；

「澈底」與「盲從」

我們中國人；大半遇著一種事；不加思索；便去做了；的；很多很多；從前姑且不提；就以去年來說；究竟這怎麼來的；

去年不是北京上海各處；出了許多新奇文化書嗎；我們四川不是跟着這潮流去應嗎；因為這書其後；便題目至有四五冊；日；新空氣；威克烈；……等；前邊到；學自刊；主義；……等；（改造）；（犧牲）；（奮鬥）；……種種的說法；激烈來有個樣兒；却是到現在竟沒有什麼迴響；學自刊；難說他們的（解放）；（改造）；……等等主義；竟到了嗎；（犧牲）；（奮鬥）；……種種舉動；時代過去了；不過留嗎；我想一想；必定有多數的原因；却是必有兩大原因；當其間；就是（澈底）；與（真他）；

澈底的；什麼叫澈底；就是做一種事情；按一種理論；必要有一定把握；知道他的內容和外面；去做一種事情；發一種理論的表現；去年就有學自刊的人；留心社會情

形；發現有應該改革的，應該解放的；不忍坐視其惡；出來提倡；出來建議；遇着障礙，便去翻牆；便去鑽洞；假使大半係私人提出，久之實在這這那那借損失我，因此翻下；這算是（澈底）的。

自從的；什麼叫（自從）就是沒有囑咐的階階；以人之是非為是非；被動的不自動的；譬如習者之稱某且角生得怎樣好，怎樣壞，完全聽別人得轉移；是一流的人物；他們看見新文化很受社會歡迎，便去趁這水提魚；弄一個魚目混珠；把報館開起來，意欲從中獲利；做一個生意；到後來消路窄通；反轉賠本；倘若你問他什麼叫新文化，什麼又叫文化；為什麼文化有對舊；新文化是怎樣的；簡直一絲不通；這算是（自從）的。

外邊有一班學子；看見新文化很時髦；也去一應風逐雨前；做些白話文；白話詩；說其白話文體點弄不清楚；亂寫些在上面；說其白話詩；毫無意味；去用些呀，呵，嗎，呢，寫的風景；亦是依樣畫葫蘆；去套些下來；更甚而訛；變成一篇；倘有人問他為什麼要做白話；白話比文言是怎樣個關係；白話文為什麼有優點；優點為什麼又有缺點與弱點；為什麼不做文言詩要做白話詩；白話詩與文言詩比較上有無優劣關係；優劣在那裏；白話詩為什麼是長短句不一；白話詩為什麼有缺點；優點可否用同樣的去寫；為什麼不可用為同樣；……諸如此類問題；恐怕答不出來啊！無怪乎做前東面西通；別人批評為不成反類狗啊！像這樣；不叫自從；又是甚麼呢！

胡適之他們；都是哲學有根底；外國文學又是有所研究；才能有這樣的；像他做白話詩；把詩體；白話體；……這類的書；讀得精熟；大多從中悟出；那麼何不立志去做無意識的勞動呢！

總之；無論甚麼事；切莫輕於嘗試；待時機成熟去研究他；路徑；博而後；到了有把握的時候；才做不遲；範圍（自從）的。

自治辯惑

劉廣民

近年所謂自治；倡於湖南；改望以遷；一省政體；湖南軍為南北爭霸；湘人苦於南北馬蹄之蹂躪；謂七八年間尤甚；名流如譚延闓等；以為欲求湖南人民安寧；非統一北南；則戰禍不可免；故倡自治；以求南北政府之諒解；而湖南一切政事；湖南人自主之；此自治之緣起也。

當時吾川方苦滇黔軍之蹂躪；廣東亦苦桂軍之壓迫；一般人士；爭起附和；而上等名流；於自治；復多為文贊美；及川驅逐滇黔成功；與陳炯明軍成功；自治主義；遂如日月麗天；大受西南人士之崇拜；於是如川；如湘；如粵；如粵；滇等以自治名；競速為解決；胡適之第一號路；積極引進；而倡導者；迄今雖省制雖未完竣；而提倡之聲固尚熾也。

自治之真需要真價值；果何在乎；不外於地方事業發達；如教育實業等進步；與乎省憲完成；軍隊裁撤；人民得有權益；擔負輕微；數者而已；非必本州人治本省事；自謂之自治也；亦非掃除別省軍閥；而代以本省軍閥；即謂之自治也；自治

事業者，乃多數人之事業，必須人民同意，起而共策進行，方可見效有功，固非一招牌，即可口自治也。

吾國自庚申宣布自治以來，羣策力爭，權利日增，而致其實，乃與初之希望相反：人民之痛苦如故也。負擔之重如故也，而在復徵之，則復徵則制，禍亂且熾甚焉，以為脫離有北滿滿，即可享泰山之安，而不知少數人反借以擴張政權也，以為滿有精神者，可以操縱自治，而不知其即藉此以行惡也，以為自治，負擔可以減輕，而不知其益增負擔，以苦吾人也，前之經過如此，故吾人今後所當，應從事自治之實，所謂實者，第一即尊重法律，而後財政可望復原，而後地方事業，如教育，實業等，方能發展，至其他，則固非眼前自治所當要也。

抑更有進者，此後欲求自治事業之發展，必先吾人有一種覺悟，覺悟為何，即勿再兼有槍桿者之意識是也。有槍桿者，決不能為有利自治事業之衝動，人民若不自謀自治之進行，而專有槍桿之執持，結果不但不能，必且為所利用，前此代議機關，以制憲等神聖事業，希望於有槍桿者，此大誤也，故曰自治自治，而日日度難關，其名而不求實，故雖斤斤於省港問題，而極力排滬統一，其實自治之精神，固不在焉，而自治事業之能否發展，尤不在此也。近年一部分人，惑於自治見解，涉于偏激，而欲運集各地民族自主自決之說，多所誤會，把統一之說，借閩門之說，其意乃至排斥欽廉，界限益分，自治真精神，豈如是乎！

女界的本身問題應該怎樣

黃露塵

我們女界，受「天奪地卑」的專制政策，當歷數千年，到滿清推倒的時候，成立為共和國，當時的婦女，始獲男女平等不秀階級的地位，但是民國產生，已經十二年了，都沒有見實行，並且有些強固男子反應的婦女，認為婦女界，和附屬品，種種不平等的名目，比較從前，覺得更甚，這固屬：都是教育沒有普及，女界的學問，也未發展的夠呢，才有這種附屬的現象，和怪說法，假使要除那種制度，就只在女界的本身問題上著想，究竟自己應該怎樣，始不至於為奴隸物，和附屬品，這要的意思，有三大要素，是對於女界本身，須認知的，須注意的，就是：「一應認本身自治」，「二應認本身自足」，「三應認本身自決」，何以要本身自治呢？因為現在的男女，也是國家的全民份了，男子既為國家上負有一種責任，女界也應代國家上負一點義務，才不至為動動搖的人類，若是，只曉得男子應負的，自家國在那裏面裏面裏面，毫不預聞，豈不像那傀儡，有什麼可尊貴呢，何以要本身自足呢？因為女界本身能自強，知道本身是一種什麼人，是為國家的什麼人，「就要必去研究義務，但是，既去研究義務，往往衣食居住，和家產婚嫁，很不少的，那時，就必然要有一項職業，才不至仰給家庭，和依賴男子，始終都向那方面去，不得「一必為有為的婦女」的論調了。何以要本身自決呢？因為世俗移人，很便易的，每每有人，起初的時候，原能知道其是非，頗有自足的能力，要曉得一旦墜入彀中，雖有悔悟，都不能

羣，并且個人提倡，所以我說：既能自負，又能自足，都不是真正純粹的全民；還要自治，不受人支配和指揮；那端，就成了一個完全人；以上三大要素，都是女界們的本身應注意的，能夠照這三項做去，由一個本身，漸漸推倒多數本身，程度一著，能力一樣，那時，我們女界就可以不致隨羣而奔逐了；可以希望享永久的平等幸福；我的意思，太略簡是，究竟應怎麼做，總望女界們研究一致努力前進罷！

男女平等怎麼要先爭教育

伯 傑

現在的不平等聲浪，不是一天高一天低，但是聲浪雖高，漸漸弱了許多，仍未見那處實行呢？雖然就有處處實行，不是女子自身的努力灌輸，就是因他種事故，阻礙來教育生權了；今請我們不說外省的事，單就我們四川這回女權運動，加入省憲審查的條來說；自表面上看來，像是很容易的，可算我們女子參政的初步，可以渺渺茫茫的區一區真正「平等」了；其實何嘗平等了！你們不知道，剛把女權審查員選出的時候，就有我們女界內的人，被女指揮出來反對選舉，這是什麼原因，恐怕人便會說是不個女界中的自身問題罷，那說錯了；據我看來，男界的教育，若是不等，那我們女界的智識裏面，就自然而然的與男子一樣；但是智識和學問是一樣，當然就與這次女選舉的事，一並且莫得審查會；三演男女全武行的流血慘劇了；所以我要這回法血的事情，歸根到底，要算是反對選舉生出來的；再進一步說，就是教育不平等所致；換言之，教育不平等，其他種種事情，都會因之而不平等；聞者諸君，你們看這那裏，

必定會如是……；我若把這事，說實話在平等，男女的智識和學問，及其他種種，就一概平等罷；然後在社會上獲的權利，必定是平等的；對等平等，這都說自自然然平等的，所以我說：平等怎麼能先爭教育，自是這道理罷。

女權運動須圖維

一九二二，十一月，十六日成都華英女校 黃 維

近二二年間，女界紛紛起而的聲浪，真如雷轟。想那「滿水急流」，勢不可阻止的噴子，所以各有女界，倡言參政運動，就個個聲勢而起，要參進國會的年，參進政策，總算今後世的不等主義，雖無絕幸禍，剛一總免明，這運動，自然是應該的，我也很贊成，但是趨初的時候，一位女界心理，到這態度甚高，無論什麼危險的事，她手並有信守的德度，雖不致倒；一旦有趨烈的隨聲發生，翻覆是不前？恐怕血鏡在身上，所有從前最高的熱度，驟然落下零點；這個人們說說女權，平等，自由，解放……種種問題，這學問，這錢錢，一經拋棄，並不應明這原因，一則是女界的志度不齊，一則是女界的智識尚淺，建設各趨問題，初像這「一統而治」沒得良好具體條件來扶助，安是才有各趨的逐現來產生，這趨進行，就以四川女界的事來觀察，可知這一切了；女界加入省憲審查，很有理由，論而提倡，人前種種漸漸的養成；嗣後實行要求參政，所舉出的審查員和代表，發現種種困難，有些女界，就毅然不問不問，以作物障，這趨趨，再流血而覆飛的折斷，這趨者來，可知這女界是沒有組織的力，到這淨的

的人們，亦復不少；故不能解決，此種問題，是因何種原因而發生？是否如道爾遜所說，不知的仍舊度外，才產生這不能解決的問題，使人們無語，使我個人意思，這問題，也很難解決，就是婦女求生活獨立與否，須在能勞動與否，為標準，為轉移，何以故呢？因社會革命，產業革命，人力工業，變為機械的工業，家庭工業，變為工廠工業，勞動的人們，相率雲集在城內裏的大工廠，出售勞動勞力，取工資而生活，因為大工廠裏，婦女緣於社會寬度的變遷，和經濟的變遷，種種關係，而應付而應付者，不獨在那仰給男子的勞力範圍下，而由安而，是人工廠或工場，而為工資勞動者 wage-labourer 和勞動者工作。取那一種工資，就可算是婦女生活獨立了。

婦女本來具有一種勞工作的能力，試觀中國歷史，從前在家庭的工作，固亦從事於農務，(如紡織織造等類)可知婦女未嘗無工作的能力，去皆不能求生活獨立，和男子一樣取得經濟，不過得賴必其，仰給心重，未能自去工作，求得生計的生活獨立，若這脫去這種負擔，決不為那生計所困，而且而今至工藝工廠中，同力工作，也和那些男子，一般的出售勞動勞力，取得工資而生活，那末，是婦女生活獨立的問題，已經先決，不願懸別的，算得為社會中一個完人，為婦女中一個大領袖。

更有甚者，現在機械逐漸發明，工作中逐漸精美細緻，產業的擴充發展，好像那雨後的春筍，節節向上生長，節節的秋葉，紛紛向外開放，前進不已，這般無息，假使男子不能勞動，或不去自尋工作，決定無生活，並且不能在社會裏立足，就

婦女一方面言，做安自惜，欲想仰給於男子，是萬難可能的；所以男子勞動者的人數，於是就年增一年，而在婦女勞動者的人數，也應該增加，比較年增一年，才不至於受經濟的壓迫，求得生活的地方呢！

婦女勞動者的人數，逐年增加，就婦女勞動者的生活，人人能獨立，對於男子，可以稍輕負擔，對於國家，可以大獲利益，方方均便，無過於此者。我嘗致函各國經濟實業學家，英美德三國，能得離世界，未始非產業發達，使勞動者的力，在勞動者中，未始非佔婦女勞動者的力，茲查其婦女勞動者的人數，就足以想見。

美國在一八八〇年的時候，婦女勞動者的人數，大約僅有二，六四七，一五七人；至一九〇〇年的時候，這塔增加到五，三一九，三九七人，彼此竟一倍有餘，復看英國在一八七一年時，婦女勞動者的人數，只三，三三三，二八〇人；至一九〇二年時，增加到，一七二，七五一；彼此也增至原數三分之一。再看德國在一八八二年，婦女勞動者的人數，不過五，五四一，五一七人；至一九〇七年時，增加到九，四九九，八八一；這二五年中，共增三，九八四，三九五；百勞率計增二三，六人。觀上三國的情形，既已顯現，如指諸掌，可知婦女勞動者的人數，年年增加，今多於昔；就可知三國的婦女，能自尋生活獨立，不為舊習慣所束縛。德國的馬丁斯 (Martinus) 的人口論來解釋：婦人勞動者人數的逐漸增加，本無足為詫異者，所可奇的

婦女勞動者人數的增加，較男子勞動者增加更速；原因由於婦女知識程度生活不足，結婚和男子競爭勞動，圖謀勞動，以抵取工資，有些時間，男子還有不及的，故有這等的結果，於是就獨立生活；不謀於人，并且因此影響產業，國家富強。

中國產業，在世界上要算第一富足的國家，不過不能革命，不盡發達，所以勞動者很少，婦女勞動尤少，假使婦女勞動者，亦和歐美各國一般的增加，無窮不已，我敢說這是婦女生活獨立問題，為先決的條件；雖然婦女獨立生活，須在勞動，實其實際，這種問題，須在經濟方面着眼，與普通在理想上，或人道上，和文化上的婦女獨立問題不同；婦女獨立生活，是在勞動；婦女勞動，即是勞動者；理論上就應當注重事實，進而勞動的幻象，何以放呢？因為婦女要謀獨立生活，這問題確切重心，就是婦女們須去實行勞動，取得經濟，不依賴家庭，不仰賴男子，可不問而知是獨立生活了；且不能以為婦女勞動數字的名詞形空詞了；那末，婦女能實行去勞動，可以解決獨立生活問題，不啻乘虛而入，不啻經濟困難，豈不永久解決經濟問題了，婦女界其急起努力去實行勞動罷！

平民教育

要聞

讀者今日中國以後之局面，固為外憂上，則「國難」且「已」已前一變而為「國難」，內政上，則「軍閥」已將「軍閥」土匪割據，其風光之遠，誠可餘哉；然則所以救國之策，則有「平民教育」，「人格教育」，「平民教育」，「……均屬根本方法，而記者尤為重視者，人應極注重『平民教育』，其最要之理由有二。

(一)平民階級與資產階級人數之比數，平民佔百分之七十，平民中有智識者僅十分之一，此即就其大體言之，雖尚未有十分之一之數，以此最大多數無識之平民，而重國，則內政外交，無怪其做據不寧也，此應注重平民教育一也。

(二)平民最大多數，已如上述矣，而平民又多為國家生利者；以能生利之國民，一面賦予以教育之機會，發展之地點，則其發展與體力并進，自不難增加生利之價值，而國可富強；平民階級為純粹，全以為此純粹之國民，是將來改造國家社會之強有力分子，此所以尤應注重平民教育二也。

綜上二種理由，此年中國中絕無長步，則軍閥，及湖北漢口，俱有平民教育大運動之舉，吾川人民之乘，土地之大，假若察察，不一而足，且非軍事，今青年會及各會，則教育各界各流組織冬令平民教育師範講習會，為適應需要，即為今年暑假時平民教育大運動辦平民學校之預備，乘此運動，可為欽佩；記者不勝為平民之前途預賀也！

解放聲中誤認自由的女界觀

現在女界受潮流的洗滌，甚為激奮，而「學問」知識，種種思想，似覺運動趨新，漸次發達，而去從從舊習慣，換出而今的獨立精神；這個原因，都是由於經濟的女界，具體大眼光，循最真和想，信仰新文化，繼而新文化，無不新派思潮，只須所行合乎應法，方能有種種改造，為之早的轉變，使女

少者乎？公等對此不能就職或就難而不聘任者，知其放乎？職
任乎？抑學生自受公等教育之後，其個人品行，自能自勵，力
與其處人辦事之公的方面，皆勝於入學之前乎？抑毋不遜乎
，論單言之：教育之最大目的為完成發展青年之人格，及畢
業後在社會服務為有用之材料。公之教育，是否能達此等目的
，此國民不須問教育家必須答之問題也。抑國民不知其詳，必
教育家不可不知之問題也。吾人局外，實不敢硬要教育界而答
「香！香！」而教育家責任上必不可答：「唯！唯！」也。

自大體言之，國民對於教育不滿；其不滿之最大者，第
一為擔任學校之學生家庭，第二為費用學業人才之社會各事業
。夫吾等此言，自非一概而論；或以學校如是之多，優秀人才
，皆然就出。教育之言，非謂學校無成績；待於其底蘊不潔而
已。教育家或不自覺悟，而子弟入學之家庭，或帶入辦事之事
，豈能謂無其事哉！然則應如何之何，為以爲最簡單有效者，應
先從何事；第一對於教育要求躬行實踐，第二對於學生提
倡體育。

夫教育青年，似難實易；抑教育人亦如何而已。中國
學生，今日尚限於中流家庭子弟，已具倫理常識；故青年應極
心不受教之人。所以學期常起，百病叢生者；大抵教育者之過
也。再言教育界易犯之病有六：用過其才；學問不精；教材
為講師道迷離；一也。甫出校門，即作教員；當難地位之是保
，不能盡匡扶青年之任；二也。新陳代謝，均流自行；為把持之

計，乃不得不請整頓；三也。高才之人
不安小就，視教育為一時躉身之計；故其志不忠；四也。淺嘗
過信，隨便提倡，其本身學識，時以誤人；五也。其尤甚者，
則視辦學如經商，日教育為營利，貽誤青年，在所不恤；六也
，夫吾固深知現在教育界，有幾許人能認同可欽佩之人！即
敷衍讀者之中，實亦不乏忠誠之教育家。雖然，就一般而論，
就匡救教育界而論，舍第一級教育界之反省外，尚何言哉！且
望教育界之反省努力者，無忽！躬行實踐而已。欲學生勤學；
欲學生深進；此以智識言也；欲學生高尚之人格；自己應時
時注意；欲學生有勇敢，誠篤與責任；貴體德之種種德行；自
己應先不怯，不惰，不自私；此以道德言也。具體的
論之：理工業者自己必爭先衣工服；下工職？受薪業者；自己
應承以試驗室為安心立命之地。為校長者，應以權力全注校務
，成敗利鈍，一身担當，勿徒負虛名，或則雖師徒口頭責。為
教育者，應勿專恃其海外留學時之德語談論，以為敷衍時勢之
用。凡此皆當然之事，抑最能感化學生之舉也。左而言之：教
育家言女性解放，則已應謹處守身，當勞工團體，則已勿奢求
厚享。要而言之：世間原有教之教育方法，與若教育者，以身
作範。中國師道，根本在斯，今教育界之清風尚早，而專門大
學教育成績之未大顯著，得非此中尚有缺點在耶。

其次吾以為全國學校須特別嚴肅者；庶幾體育。何則！
凡青年易犯之病，往往為道德觀念所離隔，而體育能醫之；蓋
青年往往，喜善所備，亦高懸度。而使之之善善進之，惟

有增其其教育之力與其與時，是有教育，教育是也。中國古
 代六經為教，垂年以以上，皆須學之。六經中之射御，體育也，
 禮樂，亦體育也，即禮亦與體育有關也。就六經之中，體育居
 半。禮樂之源，特尊希臘，斯巴達之尚武教育功也；雅興禮
 容，乃為近代之師範。至今日英美日法各國，無不以獎勵體育
 為國民一大事；其詩不盡論，國英教育家所深知也。夫此中有至
 意焉。蓋勞動為人類之本能，由兒童之嗜好見之，且為遺傳之
 性質，由野蠻未開之生活証之。誠以人類生存，以抵抗自然為
 第一條件，以利用環境改善生活為第二條件，此皆體力問題，
 精力問題也。現代文明人類維持生存之手腕，在一方保兒童之特
 性，及人類遺傳之本能，盡量發展體力；一方則用其體力以謀
 人類社會之幸福。故體育者，一切事業之源也。嘗觀中國文化
 自周以後，僅資太健，蓋亦以乘之士，實成其為讀書人，乘
 六藝而不講，僅強命之是論；故士人即為窮人無用人之代名詞
 也。若農民工商，保持其質，不務，早口種矣，今夫學校提倡體
 育，極端極端之遺，如勇放，忍辱犧牲，克己之類，皆體育之
 精神也。如中正和平，禮法有禮亦備體健者易能之也，
 中國最需者，為精學人才或企業人才。然以科學思想之發展而
 言，及近正企業之繁而難，亦非身體強壯所能勝也。夫吾不取
 論中歐體育之末有底，蓋由於不講體育，而此必為第一大原
 因。

試觀科學教育何以不能大進步，青年何以偏道文學，應
 事不耐疲倦而使用之故也。工校甚多，而實質不足者，學生衰

弱之故也。男女社交未始不習體育者，過則居德之故也。又
 如種種社會運動之無組織性，辦事少結實者，皆弱故氣易耗也。
 忽然而憤憤激昂，忽然而煙消雲散，在男子為神經神經衰弱，
 在女子為神經神經衰弱也。是以為此其一病也。雖有迅速普及
 的體育教育。至提倡之道，吾以為小學校之體育最難，唱歌
 也勿論已。凡中學以上者，以體育與學業並重，培養體育部，
 備中西各項運動。學生必須自任一項，作強健科目。每學期嚴
 格考核，其無進步或退步者，除向班外，以成績不良論。如
 是則學風不穩矣。即平日喜於嬉遊打玩者，愛文學之青年，
 皆趨而入運動場矣。

如是有數利為：增加精力，抵抗疾病一也；養成耐久之
 德，二也；四肢強健，不暇邪僻，三也；常有奮發之精神，足
 使之勉學向上，懷抱大志，四也；荷體育有德，可以使之中正
 和平，不持道不苛，五也；在學可以能奮發其智力，畢業可以
 勤勞服務，六也。要而言之，今日各民族之競爭，乃人格與精
 力之比較。近日徐志摩君在東方雜誌一文，論西人老而小壯，
 極言之，為甚極其言。自古以來，惟無在老人種生存者。現
 在今世，以口口無生氣之人種，遞何可以正其於大國中，
 強種也。故能強國五千年。而今世之老人，老人也；弱以未能
 成中與之業者，此理至明；念之則不覺感也。三十年來，留
 學歸來者多矣，獨因近代之教育，未能強健體育，趨下走者，
 亦其人；年來獨居深思，遂以為弱人之不足為人。
 蓋既不能盡人之義務，亦不能享人之權利。雖有聰明無可用

雖有志無可為，四散離全，何堪悲道。今年幸遇良師與三五友人從事中國文學，時常相見，爲之一談。歷歷生靈等，永與精神相連；若蒙天恩表呼等在學校之學，萬幸年與夫已畢業者之各異其志，能者則再表其健，弱者則不表其弱，萬事放下，另改圖自己，將來救國家或救世界之志，皆在此矣；抑今日者，吾則悲目也。然吾則可以紀念者爲其精神，而非其事實，蓋其事實，則極小也。國其至少須有抵抗一二強權國家之實力，方可成國其完全也。今日者，去此抵抗之日尚遠也。即其精神，其作健如今日者所能保證！且之難在好爲人語，願其引路而，以成其世界努力，表其成氣，且並有強其哀言之等語！

爲其精神伏誅對於社會之忠言

皇 吾

牛宋氏之即玉在國義一應結也，其應結於此。何以如是也。蓋其應結五倫記柳子之遺傳，而根本加厲故也。

夫應結者何？倫夫柳子，倫夫柳夫，豈非其人人倫之中則；乃其結其應結自皇國之紛離，利用皇人人倫，而結其等制者也。其應結自皇國之紛離，利用皇人人倫，而結其等制者也。而事仁義禮智義，以爲君父夫之禮者，自秦漢以來，久已脫然無聞矣。謂中國數千年歷史，應結其子而結，史不經世；仁君其父而夫，實不多見；其原固皆由於皇制太甚之過也。雖然，在爲人子者本亦上言，愈結其愈應結之天職也。爲人父者，若固子結之每結，而遂結其爲結，則其結難，徒成爲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此又失爲應結之過也。

牛宋氏之應結也，其應結其生乎是。所以一爲人始，則是

已非時，橫莫與京，辱罵毒流，任所殺爲，豈以爲結其母之習，其應結其母殺其子，殺其爲結，且爲正理；抑其則成逐之，再非從則逐死之；爲人所不殺爲，人所不逐逐；其大地所不容，人神所共憤者也。其應結其母，或逐而逐其母之，皆其結其母之功大矣哉！

今若牛宋氏伏誅矣！人心亦不伏矣，結其結其母殺其母，殺老人無辜堂，恐社會上之牛宋氏者，又將接踵而至也。余深爲人心世道危。固牛宋氏案，特其惡結其母之罪惡，實受歷史上帝之遺傳而結不加罰者。余深爲人心世道危而結之；○牛宋氏社會上之得上失仁，爲夫失結，爲親失其者，而爲子結其母人人部結者，豈亦知其結矣。

生死

結 誅

生死非定論也。謂生爲死也可，謂死爲生也可，亦無不可。而世之人，或死而高。蓋以能死不可復生，一切人事，均與之俱滅；有生者，復引以爲恨，遂相決其結其母之罪惡，而死者實者知畏也。夫生者，死之結也；生而結其母之過也。未生則謂之生，無生則謂之死，其死不如不生，其生即不其死。其死者，不勝乎生死之過也。

形體之者爲生，其無形者，爲人之常情也。有生，起居，飲食，言語之無感而失其常之謂也；無形者，結其母殺其母，而一結之謂也。吾於置於結其母殺其母，言語其結其母者，生，不其者爲死。是常人之生死，亦自死生之常也。此外又有所謂志氣之生者，其力恆結其母殺其母者，尚出萬萬。

等志氣之有也。雖死猶生；其誠也。雖生猶死；斯乃人生之真

生也。故有古語曰：『死生亦大矣。』

夫志氣者，心之所向，而為天地之正也。雖然察其真偽，

若得之則為同志，若得之則為忠良，友則朋友，士則信士，子

則孝子，僕則義僕，生既為食，死猶為香，千古猶道；其未得

者，則得之而復失者，則庸庸庸庸，不知人生之為何，徒以衣

食其需，無所建樹以利民生，與天地間之一塵，生不知名，死

亦與禽獸等。又何難得而得之者哉！要皆無志氣以致之也。

孔子曰：『志氣者，士之命也。』蓋武

文安祥之思，其身曾死，其名曾傳，而後世人之稱譽之若生，

此故得志，志氣之存也。古今來，死生者，豈非子論人而已哉。

何其名之不傳，而絕世無聞之也。無它，志氣消沉而已矣。

然而生不長矣，而志氣之消長，善可觀也！

民國十五年之軍視與民視

楊傳善

軍人非生而為軍人，實由平民變化而來也。平民非樂為軍

人，不為軍人，即不能保其平民之生存，是以一般平民，不肯

為軍人，而肯為軍人也。一般平民，肯肯為軍人，此吾川軍人

，所以有五十師以上，至今猶勇加無已也。

夫平民也，衣食一著，入商賈而商人便曰商視，入工藝工

人則曰工視，其或不給物價而可以取人貨品，不買物券而可以

任意苛稅，人不取則其非，而反稱之曰『先生』者也。先生者，也

。此其意氣之特，勢力之雄，一般平民，真是處處與眾矣。

軍人勢力至此，軍人固得志矣。其如一般平民需苦不堪何

。凡人終歲勞苦，未敢少休，而所賦稅者，半被軍人掠取以去

，而農人之生命危矣。商賈交夜奔亡，則商視者，而所難得者

，悉被軍人奪掠以去，而商人之生存危矣。其如平民之生存，亦

而無所管，教育家盡被奪而不得其值，事社會平民之生存，亦

被軍人剝奪以盡。長此糜爛，惡運幾月，吾等平民將與共其生

存，而軍人之生存，亦將不能長保，而隨平民以治絕矣！

今者民國十五年轉輪於始矣。軍人之視，應隨平民視

之而止而為商視，或可與此法而商一。若仍固當其故，

強民視而為軍視，肩荷一桿槍，手執一丸彈，便得百起胸，豈

高氣揚。視天下之人，皆與子毒。則余實為民國十五年

之軍人贊以同也。子與氏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今余敢為軍人正告曰，軍視當隨民視，軍視當自我民視

，尚軍人之視，能自我民之視，則極極且繁之

軍人，必變而為慈憐體恤之軍人。軍人，即民之天也；民之天

，即軍人也。自既而平民之視軍人，當與為商視，視則若父母

矣；自此而軍人與平民關係之密切，不啻一家之親，且同二

體之相愛矣。在昔之衝鋒而視軍人者，今夫當戰而加也，在昔

之側耳而聽軍人者，今天僕耳而聽也。嗚呼，此其權利為何如

耶！此其快樂為何如耶！吾且為民國十五年之軍民祝！吾更

為民國十五年之軍人祝。

善後會議應注意派委師旅長 王紅龍

裁兵高潮，當道諸公莫不高唱入雲。願當予言之，實則口

頭禪而已；豈真有裁兵之誠意哉！僅以見之。如近日又添師旅

是也。

此次善會開幕，代表諸公，幸已有難形處境，要求當道裁兵之初步，有主裁等呈請裁兵之舉，此固為選裁裁兵之先導。而當道於善會時，尙委委的旅長，是為裁兵之反面行的，似又不可不加以注意者也。

裁兵困難，而裁官尤難，至裁師旅之長官，更屬不可能之事。良以士兵智識簡單，權利思想強，一有進撤之資，便可令其歸田。若師旅長者，則資財動時心，備權利思想，彼雖少兵微，亦不願卸去官職。當道倘被資方所困，立即釀出禍亂。是則於長者，吾川雖車戰斗岳，當道亦身軀之何也。當道能請師旅長之多，不易裁撤，近接報載一見本城各報，豈可任其無事，此亦可玩味哉！

善會代表，既人人主張，全川只留若干師，若干旅，尙須裁撤，已領之師旅長。今當道又添師旅長矣。其為官假裁撤，則代表亦曾見及乎！蓋新委一師旅長，彼自以實力不足，未有不憤極辭，以造成可以鞏固地位之實力，如招兵也，招將也，以及購槍械，造土械，皆屬意外事耳。而欲其原有善會宣言，恐難滿意。

據記者管見，假應由善會諸公，再向各道選籌善會時，不得再提委師旅長之要求。以為釜底抽薪，而免裁撤卷席，則前途前途，庶乎有寄！

輿策人民代表

管君實

善會之善後會議，行將開幕矣。各縣人民代表，受其鄰里

民國日報五週紀念特刊

社論

父老子弟之關係而求刑虐與議，其後會實屬重要。或陳述地方艱苦，或軍閥之增加，或聯合全川人民代表，一致抗爭，不令軍閥得行其利己損人之政策，期而氣貫長河。如其應肩任務，均不能違，是自然起於鄉人，又有何面目以重見江東父老耶。

今吾之所對於各地人民代表，而謂其應注意者，以忠告者，原有數事：分別言之，立嚴實行。語焉不詳，且為議上都，念背肩之重荷，宜納言而勿急，勉我代表，靜聽余言！

一曰，炬燭問題：此為吾川目前第一大事，亦為建設日奇變之第一苛政。若不收斂更張，善後當變惡言。夫鴉片之害，亡國禍種，共處至烈，人誰不知，無如實國利己，思取多金，故不恤人言，方行弟。在民生目前之時代，有斯之土地，已不足供給，今反種煙，且徵重稅，外應國家之需，內賄子孫之愛，默念前途，不憂而樂。新則希與代表，其權力等，請各大軍閥，激發天良，勿貪厚利，以贖元元。吾民苟得逃出苦海永離黑暗，代表之名，孰若百世矣！

二曰，裁兵問題：多兵之害，不勝枚舉，身領械衛，亦其一端，此雖善所以大聲疾呼，而能合裁兵，則川局之紛亂也。各代表既負父老之重托，即宜向當局，提出此項要求。由川康邊防督辦，委四川軍務督辦劉湘氏與各將領商榷，以期全川宣布，則省應留若干師旅，數目應定，然後從事於裁兵，不足則裁撤勿懼，有德則實行裁撤。而目前尤當設法阻止各軍之招募新兵。蓋不裁兵，已為違反民意，如更進招募軍隊，謂其有

第幾萬次，雖三尺童子，亦將弗信。此舉亦應由人民代表一致
力爭，容使兵之受裁，川省裁兵問題，始易解決。退省長
及各團體，既無尊重民意，是已有覺悟，或能速此與論，以成
裁兵之大計也。

三曰，議會問題：國體共和，一省即不可無民意之最高機關。
四川省議會，已成充廢之勢，迄今猶未能正式開會。巴山
已有省長會議，錦屏山預備會議，然皆非法定機關，暨督之
力，組織薄弱。善治各代表，主張正道，鞏固民權，或另行選
舉，則省議會，以期裁兵改革，為民造福。或就省會議員，依
法召集預備會議之方，以召集士作預備員。縣長苟具決心
裁兵與政，立法機關，亦可久懸。各代表負人民請託而來，亦
寧能不替人民設想永久保障，隨時監督之方。所舉提出，如得
督辦之任納，不但省長得清卸之舉，即代表請公，亦有以復
會於公法矣！

以上三項，略舉大綱餘如清鄉之進行，民團之修頓，教育
力求獨立，兵燹廢興，宜謀解決。公債如何阻止，軍民如何分
擔，皆已有人提議，早成公論。代表諸君，當亦欲聞而謝息之
矣。若夫具體辦法，雖行步驟，尙望諸君之詳議。總之努力自
強，毋得剽竊，七千萬衆，實彼顧焉！

人須與環境激戰

楊 傑

世界上具有多方的東西，就是人，而且不自由。痛苦在這
世界裏固着的，也是人。何以說呢？你看世人受着法律的制裁，
禮教的束縛，那有甚麼法去得那般的自由。又有金錢的逼脅

，政客的手段，武人的專橫，自己發家一片的乾淨士，也不能
得，又那有倚賴那沒能自食其力呢？所以世人受着那不安不
能，欲食不得，隨處受刑。但是這不幸而面人，說不能
長受苦楚，苟且偷生。因此，便不得不前赴後繼，大大的與他
激戰一番，以期把這惡劣的環境，改一副面目。這後來時人，
坦坦的不要這同樣的苦楚。今那易卜生一生故事，隨隨的後遂
出來，作一與環境激戰，努力創造新世界的榜樣。

易卜生是北歐文學界之巨子，近代罕見的戲劇作家，世界
上無有一個不知道他的。那時得他才是在於那貧苦的家庭呢？
他的父親是那威(地方)的航海業的商人。他出生的時候，曾值
他父親的生意失敗，積存一旦三餐不給而形勢。但他父親很
明白，謂子弟終不可失學，所以他七八歲時，便入學肄業了，這
也是他不幸中的大幸呢。到後來不能參加所願，才助他父親繼
營商業，得便便學學自醫不傳。後來出外求學，又無力量，才
在某業的處執業，半工半讀。而他天佐的父學，學業終非
所長。每每在暇的時候，便找些舊世文家的著作來讀，幾行一
南面王不與易之傷。到十九歲時，竟意於著作，初成一小冊
子，費了無數的苦心，始克出版。然而其不知名，縱有幾種，
亦銷路不暢。初譯文壇之青年，即以此為傲，是不令人公心焉。
是後益勵前志，多著交些學文的青年，於二十四歲時，集
合同志，創辦一種文藝雜誌，定名曰人。從此易卜生的文名，
才漸漸為人所知。沒有多時，又成了解答勇士之墓了。挪威
首都的劇場，最先排演，於是遂流行一世了。易卜生雖不自居

，劇苦兩功，竟成了世界大文學家。

我們看他是如何的貧困！連飯都吃不起，這他一大波戰，竟那環境戰勝，是例等的榮耀啊！所以我們可以得着一個教訓：「人生於世，無論環境怎樣的壞！已身是何等的窮困！總要他與戰鬥，打他一個落花流水，終竟成大功。」這是千古不易的英傑傳成成功的秘訣。我看世上像易卜生這樣的人多着呢！趕快起來奮鬥罷！

我對於蔣中正任黨軍總司令之懷疑

王廷庸

廣東那位蔣中正，他是國民革命的健將，誰也知道他的。他要打倒軍閥，這也是人們很相信的。他以前宣言此生永遠不帶兵，這更是人們不會健忘的。因為他態度這麼鮮明，心思這麼精深，這是我不能佩服他的，尤其是不能不誇讚他的。唉！說來也怪，我不料他先生也受了軍閥化，竟自甘居於軍閥了。不信麼？他為什麼，當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就建制上說，按照國民政府組織的原則，是絕對採取委員會制；關於軍政最高機關，所以也是設的軍事委員會。今天忽而變之，設了一個總司令，是不是違了當初的原則。況且他的權限，是統轄海陸空各軍，無異於大元帥。他的內部，有二星，一星，一屆，十四處，更屬於大本營。既是如此，那麼，以前的元帥制就廢了，又何必必要改設委員會。雖說以前是以八代表政府，現在是以政府指揮一人，看起來大不相同，其實革命期間的政府一切政治生命，是完全建築在軍政上的。今軍政權

既操諸政府外另一人之手，則是政府已失了重心，須仰此一人之鼻息。況現在國民政府，只有幾個陸軍總司令，一個傀儡主席，一團空虛呢！觀中山案，蔣氏尚未當總司令，竟公然小報告政府，自主處理。而今而後，我更不能不為國民政府，抱點杞憂。即使蔣氏絕對服從政府，但是總司令的權力，大於政府，這個還說得上委員會制嗎？恐怕和吳大帥與孫傳芳，是二五等於一十。不過吳氏的口頭禪，和蔣氏的骨節不同罷了！

就建制上說，若說是為統一軍政，便設訓練團總。但有個軍事委員會，已可操之裕如，何必各軍都設，自有軍長負責，各軍軍長，自有政府管轄；實無須另有一個總司令。即或北伐在即，為便於指揮作戰，有設置專員之必要。那末，臨時派一個前敵總司令，或前敵總指揮，也就是之權矣。如東征之役，蔣氏任總指揮，到復員時，即行解除職務。這就是頂好的先例。我不知道為什麼硬要設一個總司令！若說是為集中革命勢力，在道程上，不得不有這種組織。可是革命勢力，只應集中於政府之下，不應集中於任何一人之手。今集中於蔣氏一人之手，無異乎有將軍和兩將之說。自今以往，恐有人人更知有蔣中正，不知有國民政府了！

總上兩層說，國民革命軍，於建制上，既無設總司令的理由。於需要上，又無設總司令的必要。蔣氏竟要執政府，博得這個大頭銜，他的用心，竟竟是要革命前途的，為自身權位計呢！這是令人不能不懷疑的。論他的在軍，不特第一軍長，不辭衛戍總司令，那地這電，是說得何等乾乾淨淨。好像他不

是中山第二化身？都要算中山的第一信徒。當過何時？他還想當訓練總監？無如被汪精衛搶着了。現在還才一定，他就來當總司令，這不管對他本來面目，和聲托出。什麼叫打倒軍閥，當總司令不是軍閥？什麼叫永遠不帶兵，當總司令不是左派兵？老實說，他是行不願言的。寄語國人真難生殺他廢了，國民黨也和他廢了。我們既要護國民革命，無論如何，是要打倒軍閥的。並且不分新舊軍閥，都要一律打倒的。那末，這枝三軍司令，八面威風的蔣字大旗，我們願誰能替起？一五，七，二二，自謙寄。

小說家之友

莫泊生有十點，呼之為「小朋友」，「朋友」則放蕩漫遊，其所為文，能履行於世者，大都為小朋友所紹介之漁樵漁語。

問 答

- 問 什麼狗不是飛行的？
- 答 狗。
- 問 什麼狗不能作精去肉？
- 答 狗。
- 問 什麼衣是平常人不能穿？
- 答 內衣。
- 問 什麼無是人看不見的？
- 答 心。
- 問 什麼雀不會飛？
- 答 雀。
- 問 什麼不能走船？
- 答 船。
- 問 什麼布不能作衣服？
- 答 布。
- 問 什麼錢不能作貨幣？
- 答 錢。
- 問 什麼耳沒有聽聲？
- 答 耳。
- 問 什麼花人看不見？
- 答 花。
- 問 什麼車不能乘？
- 答 車。

時評

鄧錫侯



時評

所望於美國者

龍冠

美國自歐戰爆發，雄風赫煥，遂為五洲泰斗；地與法德混之正論。遂煥然榮。尤聞彼國者呼之曰。然歐戰之凡運。會議，前亡國失所望。哈丁氏又信華府會議矣。前亡國果能得呼號化復乎？誠不可知之數。

今之華國，一言一動，輒為世界矚目。倘能繼發弱文吟之聲，顛倒亡奴，而不能復救其宗，非奮斗之事也！寄語丁總統：烏獲軍官給之罪若湯毛，登高一呼，狂風草小不風。時不可失，毋自為之！

軍法不均

龍冠

軍法為真正軍事時代，制裁軍民人等之邪法行為，百雜治安維持之法也。

無分乎內外，無分乎軍民，凡屬軍事範圍之禁者，俱無違於軍法，亦足以發振攝之勢。反正以來，只謂戒嚴，不聞解嚴。然則何軍，若有所謂軍法處者。其具法治遠耶，亦何樂而不聞。

乃其嚴軍法也，多殘賊人民，草菅層級，主官自費入事多，不暇及此；同官率皆隱顯，惟理俱備。然本軍或有種禁者，則無禁於食飲逐之者，復何於同人請說之也；或其他不可宣言之關係；則飾詞曲蔽，無所不用其方，略法言情，拘管停罰，亦推度不可。對平民之犯法者如此，對同類之犯法者如彼；

此軍法也，吾謂之不均！

議員不義

鏡冠

議員受人民之委託，其所負代表與情，即政府之責任，故自匪輕。身為議員者，終即顯爾，想亦知此義。乃議員中，顧民思義；盡厥職，皆厥事者，誠乏人。幾種顯施者，飲情嬉戲，則不一而足。徒負神羊之名，幾同飲馬之實，消枯生民膏血，敬逐酒食之場所。

勿以大計，茫然莫對，偶入議會，徒飾本職，恒操杆之職，應雀撲克之牌，似為本領，嗚呼！如此議員，其辜負人民之委託！即不念所謂國言民生，總不念運動愛國難事。此等議員，當謂之不義！

當百銅元

鏡民

全世界幣制，以中國為最惡。中國幣制，以四川為最惡。四川幣制，以反正後為最惡。

軍用票，請川券，人民視如能賜窮民之不可近。而實受其荼毒者，本已不少。

年來造幣局特鑄當百銅元，其造幣特制，固無待辯；其直接影響於平民生計者，較幣制而尤烈。倘能如鳳毛麟角，當十當一十當五十銅元，亦難乎不見見？人民所願之，該會則鑄之，而悍然不認也。長此以往，豈不以百銅元為軍億不止。

嗚呼！吾民何辜，遭此劫！乃該會不惟不慮軍費，一紙詭票，且委過於人。不知軍費氏所掌何職也！

「少數數之當二百萬元，頗廣籌營巨額元，是謂『以暴易暴』。嗚呼！吾民何辜，將此奇詭哉！」

言論

龍冠

民國無言論之自由，實世界所創見。四川為自治區域，言論界較屬忌諱，更復何言！雖然「防川之口，甚於防川。」古有明訓。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又曰：「俱曰守聖，誰知守之難維。」先武於建武辛卯七年，詔百僚各上封事，不得言禁，其合宏光大之家象為迎前，英君諒時，未有以止。為國者。今之言論界，不敢作抗頭之語，需涉諷刺，即不得披露。然則必日日頌德歌功，乃為合格耶！昔始皇詩言死，而明年自誅死，使者得從國中來奏之。諱言亡，而亡業者前，康生得自海上來奏之。倘使有庶生居今日，恐亦不得發言矣！嗚呼！吾人不作，通習腐錄之風，久已絕勢。願不意謗言塞口，於今尤烈也。噫！

新思潮

龍冠

自德意志克拉克之說，風靡電掣，劇說古學說之謬，而新開思想。守舊者誠疑色，視之如洪水猛獸。「我少年朝氣，好弄投機之徒，則廢殘忘務，流毒幾遍，不覺虎列拉黑鼠病之傳染。夫彼一隅一方之民族，為我境街助，大勢迫促，不得已而發生新奇之理想，偶呈羣鳥之現象，實非全世界人類社會進化必然之階級。吾國數千年來，相傳之歷史，倫理，習俗，制度，……繼承，固結深澁，自是為黃帝子孫，獨立之精神。抑奚必藉彼特殊之漢民思想，為吾人劇烈之啟發；若平心靜氣，

探源究微，固所謂新思潮者，殊當發言鑒戒。惟其愚劇，實足以為我般逆德之利刃。吾君子於，不可不察也！」

曾子唯之語

龍冠

曾子唯接任進督學，一派人所以希冀其刻券與利之心，無過於督錫當百萬元，及得買歸化之制。然而事者，久滯滯於人民之骨髓，或思食前盾之肉，而後或度。彼前盾之執事，亦未嘗不知也；知之而不思補救之策，為業者不覺己之窮耶！抑尚有不可同之私也；會者與記者談：「查英明至固，專用獨制，而俾收附近變化制之巴蜀；且又每歲徵銀二十萬兩之額元；督錫當百之運法制。言者，查其前此之額亦者，則曾君之所見既大，其前此尤足以為其制。但望敢然行之，而小為何種之搖動；則會者其可入說！」

出巡

李升三

出巡二字，即古者巡方之義；不外巡視安民，探風問俗。近來之出巡二字，則稍為變遷而極之。平日探風問俗，微逐食酒，一聞失位消息，即求快前遊，行色倉皇。若民間發生臨時之特殊狀況，則待彼處臨民上之難狀，以昭慈國視者。吾謂非巡馬之巡視，即食狼之怡食；此其變遷，其現遊裝，一至於此，不禁為之太息！

社會主義

欽冠

社會主義之發端，始於法國，為革命之士。乘革命，而開明此種憤激之虛想。其說有足引起一般人之風從者；故受踐擊之平民，發革命失志之巨子，至為此主義之價值；尾為齊民

國界

法 一

唐言

死物也；人為之者也。人，靈物也。能為法者也。以靈物之人，而欲其成乎善於靈人可為之死法，有非上智若靈人，無一毫自利之心，及下愚若蟲豕，無一毫自利之識與力者，斷不能任守一法而莫之或異。然橫觀中外，上智而能若靈人乎？下愚而能若蟲豕人乎？林林總總，擾攘熙熙，大抵皆中人。之資充塞宇宙。故一言法也，莫不知其克縛之具，而思有以趨避於利害之間。一言直法也，莫不含有自利之心，而各圖趨避於利害之際。一人如是，衆人如是，團體如是，即維之至良，亦未嘗不如是。夫何國憲應廢十年，省憲高論一年，終未立而即先起，始末逾而亂已形；俾有為之法，豈不得如雲花泡影之一見耶。

法 二

法非人不立，人非法不治；人與法之相關，似有切於衣食住，而為一日不可離者也。然人之需於衣食住，皆藉竭力經營；不聞有誰發反對，故示遲迴；一若輕安於鼎鑪混沌之天為已足；此無他，利害之不同，斯不強有橫梗消礙之判矣。夫衣食住進利之有利人者也，苟不能營，饑寒立至。法之於人，利害幾半者也；一有遲延，奸回何逃。故有利於法者，有利於無法者；利於法者，雖惡法之不立；利於無法者，惟惡法之成立。且無源利於法，利於無法，而皆得有立法之權責，豈列其間，正不難合口欲之而為之辭。嗚呼！徒見其攻擊反對而已矣！

委員其法之能立耶！

法 三

中庸有曰：「雖有其德，苟無其禮，不致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至禮樂，即立法之謂也。不敢云者，即所謂「無德不信，不信民弗從；不德不信，不信民弗從」；而法惡終於無效也。今中國共和告成，於今十載，川省宣言自治，又逾一年，幸之團體會議，一切根本大法，迄未成立。且無論國會省會，每當立法之際，往往意見紛歧，爭端迭起，或進行而中斷，或基礎之難成，無不同歸於屢躑躅廢，以自陷於無法之悲境，良可慨已！夫吾輩國家之政體，其法度必由一而漸於萬，故中庸修德之說，實在天子。民主國家之政體，其法則在於立法機關。時代不同，理無適異。苟不即法之，所以為法，精研而細求之，則法之未立，固若無法，法政華立，亦曰徒法；究何裨於國與省也！必也，身全民而行進其推焉。則私必歸化，公見必同，知賢悉致，其教乃會。夫然後本身徵民，考諸全球而不惑，建諸大地而不悖，實謂是願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安見其法之不立也哉！嗟時之士，爰屬君子，與其責人而矯矯於法，何如返己而兢兢於德，則有以促成法治為不少也。

法 四

天雖固有物理，有理想有法。或謂之未形，法當寓於物理之中；法之既形，法乃屬於物理之外。今中國統一之勢已

變：分治之事未成。當此大法維新之秋，表面雖極形迅速，而至精至粹之天演公法，已昭然各具於人心，而無絲毫之感索。就觀十年來所謂國神府，編極巨甚，此舉小國，趨惡頑民，罪之大者如罪山，惡之細者若毫芒，無不陰私方起，而攻擊即來。國府雖深，而刺彈立至。雖攻擊者仍不免受刑而歸，刺編者亦或時存私見，卒之覆轍相尋，必致互弱其態，各不相洽。當此之時，上焉者儼然焉，一轉念而民家立化為祥和，下焉者遂已以圖，即曰轉輒相攻，已不啻隱隱發，倏然而而安至，實惡石以為牛，法債有良於此，嚴於此者乎！敵人為法之宜與不立，君子不虛也，吾得幸而歸之於民視。

納稅

穆博舍人

人民為國家之國民，應盡納稅管兵之義務。然東西各國，人民之納稅也，必有監督用途之全權，國家之征稅也，必有預決算之佈告。是以人民納稅，不惟納稅，國家收稅，無處不是。乃川省自改革以來，於人民應納正供外，予取予求，割削無盡。而地方稅又從而指意焉；託言辦實業，人民則負擔一分，託言辦教育，人民又負擔一分，託言辦地方自治，應與應章，人民更負擔一分；稅之不已，其不至於民生塗炭不止，彼文明各國之種種科學，名號繁多，人民實享其福；中國之種種科學，名號簡括，每與一稅，人民實受其毒。吾已哉！「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不啻成唐末明季之流寇盜賊遍天下者幾希，何當局之汝汝不察也！益趨機關之人，欲他利業，用權無窮，每一巧取地方之利，輒藉曰：「地方人民貧成也。」地方官吏，以

其財可染指，亦從而附和曰：「維維善則會同也」。由是一紙稱皇上天，爾爾欲盡吞將；外則以軍餉之無補，盜賊之強劫，我財手，賊足，披星，戴月，之完兒之為，最不稱命矣。嗚呼！納稅，傷哉其和國人民，海國四川省人民！

寓兵於工

少 蕭

兵至今日，為世為病，一若世非兵不亂，亂非兵不解者。比來皆因兵禍，以陷於極國險境，其別為洪水猛獸，夫豈不宜。中國非田時代，寓兵於農，農即兵，兵即農，故無以兵為火者。此後准唐之府兵，略即古意，近來俄國招募衛邊，兵制於西大做，於是民出粟以養兵，兵運勇以禦民矣。其為世病病，又幾幾！夫人生而大開必有價值，恒業，而後可以辦盜賊之患，謀暴戾之氣，帶也，亦也。何謂恒業，今者世而寓兵於工之弊，率限高入塞漢，且賦起實行者，已不一其人；則工即兵，兵即工，若水益獸之患，不期而自萌。從來之值，非兵不治，治非兵不期，必於此寓兵於工之。

十年來四川之用人行政

龍 輝

丙辰之秋，驅虎進狼，其禍漸甚。詎意兩湖之系，更甚焉。夫蜀人，欲考者以金職，偷弄權以三策，其意程程，天網恢恢，○川人再興，意當何如；乃然一物，禮儀恭恭。防軍之始，意脈之極以符，中更置者，為其編年，益趨之也；漸趨漸微，徐多御軍閣之意，向，不得謂政權之施行。進軍兵分治，除象途生；此欲若其權，彼思若其勢，各追極端，形同蓬蓬；將兩府之邪季，成對席之管轄。楊此何如，時傳老攜，省長

文人之憾

謝冠

娶妻之美，惟獲頌譽其情，贈之妾，必慮愛其其。故
 玉潔素琴之甘，獨撫未得婦人，漁洋秋柳之詞，密代已多。豈
 夫文人辦事，固難為多，君子愛時，憂思時作。是以子長良
 史，密情於寶氣滄浪之中，莊生謠言，且隨歌吹永南華之外。
 蓬山紫煙，鼓瑟清居，鳥府塵琴，請假詞話，文人之憾已。雖
 一代之事，不可以操琴時，鼓瑟之俗，不可以置詞話，自敗劣文
 之取，而真其知悉，口法固穴之錯，而望其對卷，豈可得
 哉。秦花芳論，召對詩之青感，撫琴成吟，有操琴之亦否，操
 詞者，無為詞者，無為詞者。

收回旅大

杞

旅順口，大連灣，租借期限，為二十五每，自一千八百九
 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起，至本年即一千九百零五年十二月二十
 六日止，已有二十五每，我之中後所訂條約，及中日條約條約
 。皆由我對，應收回，以重主權，為我國人所宜注意者也。
 日本野心勃勃，擬定大連灣租借地，大帝國主義，昭然大
 現於世界之前，非我商權之權，於我國大不利焉。

今設設焉主張收回，惟則以旅大租借日本之年，日本則以
 旅大原由戰勝俄人所得，彼進此卸，交涉不為。因此次收回，
 海峽約有二十一條，問題，及旅口之鑿鑿一哈，香，京，滬，津，
 濟，商會，酒界界等各法團，對於收回旅大之主張，靡不踴躍
 響應，熱烈進行。吾川各界各法團，皆具愛國熱誠，必不弛特
 懈態度，先主權去領土也。樂舉舉舉舉舉也，吾不能不大聲

五洲日報五週紀念號刊 時評

嗟呼！所希學於吾川長之國方國等也。

學生被毆之痛言

各九

五七校旬日，突傳西人有毆打華附之學生之事。余初以局
 外人，未明個中真象，無從測其端。及後聞報載，見於各報
 ，通信此說之不為誣，余於是疑有所謂。或謂學生者，社會
 之古堅人物，亦社會之最勇健無懼者，其所得恃以為記者學
 識也，精神也，意志也，其所以弱者，無能之不能，之實際
 之精力耳。敵軍則得任意以侮辱之，官能則得任意以蹂躪之
 ；環左右，無非強敵。雖為學生者，愛國愛人，至意本出丹
 忱，而為強敵者，雖人機材，用必行由強敵。至謂以道，其血
 青年，自覺其羸弱之危險，遂在強敵面前。嗚呼！學校之悲
 睛，毋敢強敵，或以地方之強敵，而國強則，或以外交之失刺
 ，誓志為身；於是裂膚碎骨者有之，斷髮傷身者有之，唾唾青
 年何辜，薄此荼毒，國是前途，幾有危焉。余以再政不修，外
 患因而變至。執政者，既無補救之策，則人民又豈能坐以待
 斃！詭譎難足示誠，空談難實效，國之榮，於焉盡矣。使
 不然，何要有五七國路之辱，更何致有學生被毆之事。國人乎
 ，慎勿自誤！彼強之毒中學生乎，慎勿自誤！其強於且強也可！

為旅大案責政府

杞

全國志士之憤慨大，迫於愛國熱誠國難之也。全國志士之
 憤慨之尚，或至京滬兩常度以上，北京政府當局交涉之失敗
 ；有以致之憤慨也。

政府當局，不知交涉之失身而後，則政府當局為無智。

那！學生；工匠；勞動家！三者皆短衣，必不敢在街頭滋事；
士亦短衣，則又當受短衣人之駭辱，短衣人之感力，誠為可
怖。

某制君主，神聖不可侵犯，但下不敢指斥，則名之曰神聖
；曰法憲；夫入之威力；至於使人不敢指斥其人類；而以其所
服御者名之；不可謂不調；今短衣人居然有此指問去；雖然，
其中則亦；且滿則缺；不取自焚；懼亦非指斥之謂也；

無聊之言

老民

昨曾相遇西門外，數語寒暄又上聞；為說明朝有封事；毛
曆未食帖春宮；此嘲笑言官之詩也；專制時代，君主惡聞其逆
；於是羣輩相率澹默，即有言者，無幾皆拾細故；苟以察責；
故有此嘲謔語；何其一似今之所謂言論界耶！

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今政府諸公，不可謂無一善人；
然而所謂報律也；戒嚴法也；無一不足以鎖天下之口；夫聞之
者不戒；而言之者有罪，則亦安用此無聊之嘲謔為哉！十萬毛
髮槍，不如此一囊彈斗帳，斯亦可惡也已！

民食

老香

民為邦本，食為民天，古所訓也；吾聞七子黃帝，所養以
養生者雖不，而兩近者換一帶，則以米為大宗；自軍興以來，
農民轉耕，識者已慨然有荒年奈何之慮；所恃者川西尚有國
戶，或可應不時之需；今者不肖政人，到處植樹栽米，雖曰為
計有限，而國戶由此不敢墾，則來日大難，有可預決者；幸
願詳知事慮及此，因是請善後督辦，查禁栽人，估撥栽米；

見節日報，二頭得救民之意，不知其後發時，其能實行查禁否
！記者且執筆俟之。

城隍會

何繼德

城隍者，水庸也；職八職居七，是為崇城隍之神；自後唐
朝俱列入祀典，至今不衰；

雖然；祀為八政之一，垂為典禮，查時祭之，有司之事也
；又何勞人民為之備資集會，將逢過而說，而學問者操籌之；
宜矣！

民國改元，破除迷信，向未聞有列入祀典明文，其業之甚
尤宜；何物能氏；一握政權，便首飾其祭；縱使元天化日之下
，鬼物縱橫，觀者亦萬人空巷；舉國若狂，圍成車雨；

今能氏往矣；一切弊政，吾人進國之與往；有能故鼎新
之責者；盍起而圖之！

為外侮敬告國人

老言

結締勃發，兄弟鬩牆，此固一宗之內事也；然每遭離舍之
輕視，一家然，一國又何獨不然！

吾國內政不振，兵連禍結，無有已時；今與吾外侮矣；其
首相發出宣言，義政府亦有建議，雖列舉各款，諸多不實；然
止謗莫如自修，試察國人自問之曰；軍餉果應迫人民于預政事
否；盜匪果遍地否；果賄賂公行否；我兵糧實行否；是否國民
果在計日艱；窮流而趨於過激；凡此種種皆大端；其與有則政
之；無則加勉；慎勿輕視之；使列國對吾有詞，難以謀我；
致數千年文明古國，至於不國；

嗚呼！國人，汝誰弄黃帝子孫，誰無天良，皮之不存，毛
將焉附，其以汝等，操權利之熱心毅力，故敢以等德等罪危之
國命。

共管禁煙

楊登吾

禁煙發生，而共管鐵路之聲遂起，鴉片煙禁銷日，而共
管禁煙之聲又來，國運通達，至於此極，國家前途，尙堪圖乎

禁煙禁銷，外交當局，既許慎應付，東鄰日本，又仗義
執中，皆將此亡國禍胎，無形消除，是慎者必嘗有可以爲償之
資也，蓋若必吾有可以爲義之辨也，今吾國煙禁果何如耶，司
禁煙者，果有禁煙誠意，使吾民起死而回生耶，尙有誠意，則
共管之說，必無自而發生，今政府之一腔誠禁，而共管禁煙之
聲，遂而發於報紙，則禁煙必有以資外人口實無疑矣，若得不
認真禁禁，或虛禁而藉於提倡，則曲不在人而在我，恐交涉一
生，當局雖慎爲應付，亦難乎其爲慎矣，東隣誠欲候我誠言，
亦無義之可依矣，其亡其亡，謂在禁煙，我煙政者，對此究竟
當無他心耶。

做壽

魯君實

近來最時髦之事，無過於做壽，
洛京也，蘇齊也，皖馬也，奉張也，均極一時之盛，而爲
庸夫愚婦所馳稱焉，新雲驕近又在京，爲其母大張壽筵，蓋亦
將壽翁爲壽人之具，以現做壽之時風相逼耳，
民彭矣，則壽矣，吾儕小民，幾有就不保少之懼，生趣喪

盡，壽子何有，而特然禮殺之人，方與高梁烈，時以壽聞，彼
輩固得意矣，不知權作之餘，曾一念及大多數吾之病民否？

棉鐵主義

魯君實

劉日張季直先生，抱持一種主義，以爲國貨業，謂之爲棉
鐵主義，本將南道經營成功，該實業有奉爲師尊，
蓋棉爲衣被之資，鐵乃造械之需，二者皆得國產，則實
業之盛，正可計日而待耳，

吾川于茲二物，出產均富，原有業者，劉張先生之主義，
奉以同旋，期于有成，則南道不能早興乎哉，

誰謂美國是講正誼人道者

趙君

美國新移民法案，原爲全亞細亞人種起見，初非專指對日
本而設也，

夫亞細亞人種之惡美，人思侵久矣，則猶如中國，則爲美人所
輕蔑，強盛如日本，不五十年一蹶而墜於國等國家，新興如土
耳基，一倡獨立，英人即嚴密監視，則加其嚴，此安爲美人所
嫉恨者也，驅逐則嚴發生，嫌疑則愈起，種種嚴禁，斯即美
人最近所以限制日華人入境也，一事見本報昨日國內新聞欄內
，」

然限制日人，日人舉國上下，風聲鶴唳，蓋固所以對付之
道矣，限制華人，華人猶夢夢昏昏，弗知警惕，豈以爲美人口
頭正誼，果可以迷吾人心致欺，抑以美人在華傳教通商者，其
言之甘，結之蜜，洵足信爲利誘古蹟歟！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彼美人者，既敢明目張膽，限制我

學生工而入劫矣！我華人遭此大辱奇恥，猶不知聯合我全國民族，一致抗禦？大神正遣人放於天下，斯真無恥之尤者也！無恥而欲立國於世界，必無之事也；我全國民族思之，我中華國民思之！

是所望於造幣廠主政者

道君

文明程度高，則生活高；此通例也；我則異是；自改革以來，文明程度，尙未見有若何之增進；人民生活則顯長增進；有如此已，豈至有不應維持之勢？究其原因，大致是太銅幣太多，銅幣消化如流故也；

欲救其弊，不若不學廣造幣廠原主政者；竟刻特造幣一百二百銅幣，總額計十二萬五千銅幣；一面禁買國幣化則錢所產之銅，總則減之；如是則小銅幣生者，得有制錢小銅幣以爲國幣；而人民生活即可漸次低減；是生於七千萬人者，皆爾廠主政者之所期也；七千萬人，能勿感戴不朽耶！

勉矣宗憲

道君

反正以來，憲法選舉而擬高登，廢除在者，此比是也；廢之之，使國能以維軍而不之惜，愛民命以收遠望而不之顧；又比是也；蓋其心專注乎實利，而國家，而人民，初非其能心所終也；

乃則若輩軍長既擬廢置於前；今者思京師軍總司令朱宗憲，又敢明令民團總制董軍於後；不設總軍以張勢力；不稍進軍以圖權位；是宗憲知董軍即匪，匪即董軍，匪之毒胎於董軍，董軍之毒胎於匪；則董軍即可以除匪，匪即可以去

民生？民生安，國之福也；

嗚呼！川東董軍，何不幸而運送宗憲，川東人民，何幸而得遇宗憲；勉矣宗憲！願卒爲人民幸，勿爲軍幸！

利用

有互助之精神，而利用乎人，則人必樂爲我用；我有利而人亦有利，則互助之實際而利用乎人，易於辦也；人豈樂爲用哉！或將不利於己，而來大害之禍也；

然則謂之利用乎？謂之害局乎！何樂而之，直當用耳；

吾今之人，誤認爲利用人；每每特於人，趨歸於己，害歸於人；利歸於己，卒之入害者，誰已而未必有利；甚且禍患臨，尙不省其原因之何在；此直謂之愚也；夫何利之可言哉！能省乎互助，則庶幾矣！

我

道

人皆有我，亦貴無我；有我者，有我之德，無我者，無我之私意也；我言而是，我從而是之；我從而是，非從我也；人言而是，我從而是之；我從而是，非從人也；我人我之見，惟選之是否爲從過；天下豈有不治者哉！吾今之人，則大異於是；知有己而不知有人；意見偏端是；立憲惟我長，堅持是己非人之智，則則然同伐異之端；是國十二年來，內訌所以紛紛不息，迄今愈烈者，其原因皆由於我我之私意也；國人其知之乎！其知而從省之乎！

奉直戰事

道

奉直看戰事，國人之安和平者，實爲極也；余則悅之；豈

余之怪，莫於國人之好和平者。蓋余好和平之見，與國人所好和平者，其稍有不同耳。

夫本直不和，根本上之問題也；一時雖可以和平敷衍，將來終不免於一戰，是以臨時之戰，其弱小；兵燹一開，勝負立決；無固而方勝，均可以說一國強；將來之戰其弱小，幸不易勝，而直而不為勝奉，戰前強盛，這無已焉；國家之危，豈不可思議矣！

嗚呼！此余今日之所以憤慨，而大異乎國人之好和平者也。

國慶

少齋

國慶紀念何為也？為兩流統一，全國民皆得享止戈安樂之福而紀念也。

然則今日之中國，何如乎？江浙軍事未停，而李直戰事又起，已統一之中國，忽變為紛爭之中國，今日為南北統一國，今日豈不能為南北統一國也？度之如何？度中國永無南北也，度之如何？度中國又有南北也，何故又有南北？南人不服北，北人不服南，是以演此分崩離析之現象，而十三年未休也。

今欲救之，必有舉南北偉人從國而民生上作想，斯中國永無南北之族，斯國慶永無紀念矣。

匪之源

湯特英

匪團可以無匪乎！曰可也。匪團可以無匪源乎！曰未可也。

夫匪之源，莫於人心。人心中之匪不消，匪源雖固以禦之，不可能之舉也。

吾川之匪，非自外域來也；實為各縣貧困所逼之人，四種種窮業極而變為匪也；今不務去其窮，徒之軍械將銷，早改良民，徒欲銷匪以禦之，是舍本而求末，豈謂盜賊之愈熾，盜不可禦，然則辦匪非是乎？曰又不然也。今日之匪，非辦團不禦，今日之民，非心正不團，必正則匪化為良民，民不團而自團，匪不除而自銷，豈匪源矣。

聯縣自治

少齋

聯省自治，為促成中國統一而起也。聯縣自治，為促成全省統一而始也。中國久分崩，所以有聯省自治，促成統一之主張，社會須發揚，所以有聯縣自治，促成統一之提倡；二者未始非救國救民之一策也。

然聯省自治，倡之非一日矣，至今思之，各縣未聯，自治亦無成效，不遑為全國統一，每一縣而論，今聯縣自治又見告矣，能否保全安寧，未敢斷言，然為自治而自治而來，可斷言也。

夫自治者，納而言之，即民自修之謂也；提倡聯省者，首先自身，就不能自治，焉能談聯省之自治乎？今提倡聯縣自治者，不知其對於自身果何如也，吾恐目前先修其身者，以立自治之基耳。

臨時執政之運命

玉嬰

自三角同盟成功，而多額政敵起，以云統一，去趨何遠。

；關內外實力權利衝突，各據地盤；李孫保順之爭，尤相持不下；府閣臨時執政者，日事調停；迄無解決方法，相讓乎？相讓乎？真在右做人難而已。

本於歐戰後及黃河流域，而民黨復進其間，使執政無插足餘地；乃力謀長江為根本，合浙孫泰應院主以應歐戰；而湘鄂粵廣，滇唐川熊壽，長江形勢動搖，而執政之計畫，又大受打擊矣。

國政不備，談難聚，果爾，則執政之運命，已入末路而曹段又將上台矣；願黃段與執政，一則高唱裁兵，一則空言和平；皆無實力以盾其後；惟是傀儡登場，豈未有不同歸於倒者乎？

戀 愛

楊覺吾

愛，美德也，德與愛之中堅原素也；天下事非愛則不成，惟愛之生也甚難，不有以結之，則愛無自而生；愛不生，百事均無成立之說矣。

是故吾人與科學戀愛，則科學極；吾人與國學戀愛，則國學宏；吾人與事業戀愛，則事業成美志也；決心也，毅力也，成德也，皆戀愛之所由生；不戀愛則意志絕，情性生，民斯為下矣。

然此愛也，與學業戀愛，最不易生；與女子戀愛，迫眉火迫薪下，火若而薪即為無燒矣；蓋男女情愫，原具有自然吸引之力；一旦則愛生，若不裁之以禮，愛變為慾，漸入禽獸之域矣；故吾人對於女子，不必言戀愛，對於學業，不可不講戀愛；乃一般青年學子，偏不肯與學業戀愛，日惟戀愛於女子，反背

為之辭曰：男女自由戀愛，當今最時髦，最顯之美德也；以有用之走險，儘消解於意欲情索之中，妙學業之有成，人格之不墮落，蓋亦難之又難矣。

除日之謂何

楊覺吾

今日，是今年結果之日也；昨日，是除去年日之非而為真是也；今日是除日，為問我人當日之非，果完全除去乎？為問我人當日之非，又果完全除去乎？我想我非不必完全除去，只須除去一半，便可以對我個人之除日矣；我又想我個人之非，不必完全除去，只須除去一半，便可以對我國家矣；不然，今年除日，只是除去歲月，於我國家，若無大關係；則是我人再除百年，猶昔日我人也；我國再除百年，亦猶昔日國也。

不知我身壽命雖長，不能再延百年；我國家大崩碎，如無進步，即五十年，亦恐不能延矣；何說百年乎？

又視我非不能除去，人是自然進退來；我之國非，不能除去，人之國是，自然逐步進來；我非退一步，人再進，再再進一步，我退無已；異族之進，則不問我之退步如何；如密空氣之積粉空氣，與補自然，雖有智者，亦不能阻其入矣；今年不能阻入，明年亦不能阻入；再延歲月，我人之為我，我國之為國，吾誠不知其現象之如何矣。

今當除日，我人果知從前種種，如昨日死，從後種種，如今日生；則我身以外，我國以外，這今我必死我死國付我，必以生我生國付我，種種難矣；必將我重我我，中國國也，或

由北而南，由東而西，則我國，勿自輕而國圖，中國事大有可為矣。

多妻制

楊覺書

多妻制通行於中國，東西文明各國，皆無有也；視國庶之商下，則此制之有無，可以知之矣。

夫一夫多妻，其弊曾由於是夫也？智識者方，均為婦孺輩人，若夫；一縱情性深，趨心重之女子，見其勢力可憐，衣食有資，遂不惜墮其人格，而自稱為之妻與妾；卒之今日妾之，明日妾也。今日妾之，明日奴也；奴豈可也，甚或肉愛且深，嫉心愈熾，偶生誤會，遂不惜誣如羅犬，任意宰殺，以為可以洩其嫉妒之恨；而不知其捨錢人過，亦已甚矣。

羅世間有志女郎，誠精進，被過心，共聞多妻之制，永消國家之害可也。

為處分清產散告國人

何覺情

近外人估計滿清寶物，足值千萬萬元；此吾民之膏血也，國民主全數充公，是也。

雖然，處分不得其當，狼狽重耗，難資寶庫，不可不深長計之；若以為此寶物者既為吾民之膏血，則處分之權，宜屬之國民，不能由執政者組織代謀，誠為不易法理。

夫今日當務之急，非所謂全國造路乎？非所謂農工商學；是皆亟待興辦，而苦於無資從事者也；今得此吾民三百年儲蓄之寶物，以之築路，何路不成；以之興業，何業不舉；誠能以九萬萬元，用之築路，路成當可觀也；以一萬萬元支配於吾國

基本實業之絲，茶，棉，蠶，糖，錫，一舉以一千萬元與之，以資擴充，餘四十萬元，則用辦興業銀行，彙集官私大也；吾全國之道路既會興，吾全國之工商商會亦一能，起起，處處分清產之全國國民大會。

會集矣，茲事體大，情勢艱難，既在不敏，亦國民一分子，願稍隨同，願效隨聲，當敢進退於國人之後，以一洗十年不與會之羞。

為處分清產再告國人

何覺情

民國二年時，記者與當代實感，想總四川興業公司，處分吾川贖款，一時報界，如國民公報，商報，四川公報，蜀報，均有大肆鼓吹，聲譽斐然，聞之則自當生感；後雖被於二三金王之手，卒至民國七八年之間，流落百餘川紳，倘有請照興業公司辦法，處分吾川贖款之句，足徵其心不死，公理自在也。

今記者執層級變，不問世事久矣，惘爾本報，知有清產重寶，足值千萬萬元充公事，記者不敏，以為隨者大知產，再為吾民言興，主權宜屬之吾民，更宜由吾民公意處分之，曾以一紙短論，寄報本報，見十二月十八日時，即被報章國人，當亦熱心國事者所樂聞，惟記者偶起山時，不知何作出世，亦有吹贊成之名言，如前日國民公報，西蜀新聞等之對四川興業公司否；更不知道路協會，與夫農工，商會等，果集大會否？能成否？成而不被變否？是皆記者所懸望於中，而莫能釋然者也。

先年其莫如乘勢，當機會於立斷，際此全國廢庫空虛之時，可憐何屋，經綸早窮，若不急起而圖之，難保不為，國武軍閥，據為據據充爾之端，吾所謂國分不得其管，轉賣罪戾者此也，事過境遷，爭之無益，斯時也，欲求如上海古物保存會之主張保存，上海美華學校提倡海軍之主張用義美術，已不可得，況論價值而昔，以之築路與築鐵，心所願為，難安續，用而更其國人。

讀劉士元開導馮煥章書感言 詩 册

近來世風澆薄，人心叵測，不願公器，惟利是圖，雖有父子之親，可得而反目也；雖有兄弟之誼，可得而塗炭也；况朋友而鄰里，焉有見利而不忘義？若困積五百其人耶，即人格之檢在，亦在所不惜也，嗟乎！社會之現象危殆至於此極，欲求國家之治平無事，其可得乎！

此讀報，且某校學生強請煥章一書，謂以此次倒吳，手執卑劣，而尋行賄，設法規畫，尚多可說，恐致誤者，其後有人，仍應與吳合作，以勉生民塗炭，其言固卓見矣。

夫操吳貪鄙之失也，何能言及政治眼光，初為吳救釋，不數年因吳而任檢察使，其對吳應如何，豈不止於提議之報智伯；不思而任，而乃為衆人之不能為，豈僅于我卑劣，抑亦人格犧牲也，託言和平者，不過藉以提取高位，與倒吳吳者，不過藉以博濟大權，低見利也，何知有義，善謀其能與吳一致行動，而託辭於吳耳，吁在昔，德軍之名將，而今安在！

新 舊

民國日報五週紀念特刊 時 評

新，舊，對待名詞也，尚質有新者，若其精神，則無新舊之可言矣；今日之所謂新者，昔日之所謂舊者也，今日之所謂新者，又後日之所謂舊者也，守舊者，是謂而非新；炫新者，是謂而非舊；此物質之見交乎中，而昧於精神之理之過也，精神之大者，莫大乎道義，道義本無新舊者也，膠於物質者，偏謂有新道義焉；有道德道義焉，道義有無者，是認道義為物質矣；道義為物質，夫何道義之有哉！英國清日少，亂日多，其原因蓋此乎此；安得有道之士，得天下之當道者，一治而化之，則中國庶乎可為矣。

十三年後之中國

十三年後之中國，其現象為何如耶！夫權是官喪其道，民失其德，人人得趨於爭奪爭奪之途，公利不得，則暴戾恣睢，橫決因溢，論網教紀，紙道通荒，以爲德義不可必得之榮利，卒之榮利未收，目的各異，紛紛趨轉，各謀其說，此等後弊，共趨成一朝人即食，即食即人之空世廢局而也。

今者十四年之中國，歷滄海桑田矣，是否而民國元年前之中國，我不敢知；是否而十三年前之中國，我不敢知；我且且且我敢者，認其真改，不固外能而重而重而重者，認其真辭，莫而自雲其本無心，不才政者，認其小才政，莫謂將今之世，舍我其誰！為國民者，認其真國民；莫謂得且且且休管他如此則人人有我之我，人人有我之國軍國政體學問財賦，必皆淨潔其間，務為愛民愛民愛國之人；而國民人，必不肯與民為國，另造出十三年後一嶄新之中國，庶中國有以立於大地。

而國不致矣，

雖然華國人士，若不兼除私見，共體國家為四百萬人之我，而愛國之，而愛健強之是又不可預卜之事也？

新年

曹 譯

新者，舊之對也，新年者，對於已往之歲月而言也。然以理觀之，事固無新舊，年亦無新舊，而世之故為新舊者，觀之以形者也。

夫何為以理觀而新舊無，以形觀而新舊存，蓋亦有理由來矣；觀之以理，則萬物皆由簡易而趨於繁雜，遞相關以至於今，此進化之程也；而繁雜之於簡易，則有進步意，而無新舊；今之進步，則今為舊之所出，故此新之意，皆為進步，為舊之所出，而不當為舊之對稱名詞也；以形觀之，則不然；則萬物出而而舊，則舊進化，不復有進步之學矣；世俗之飄流，何莫非新舊以形觀之所致也？

今也，新年開始，萬物勃發，凡我國人，吾甚願其能以理觀新年，而不以形觀新年也；誠若此，則新新之中國，誰敢云不其於是，吾請為之先驅矣。

自由結婚

趙

男女至於結婚，男女正義之愛情之結晶也。

正義之愛情維何，由相當之德量普及而自然發生之愛情也

然此愛情，則其從男女之願望起念而生之情也；又非從雙方之物而起念而生之情也；

由正義而生之愛情以結婚，則結婚也；愛情之結晶也；由願望物起而生之愛情，則結婚也；致願之物步也；

今之講自由結婚者，多昧於此，所以結婚不結年，而又與離婚之慶矣，此處未聞離婚，而彼處又時時離婚之說矣；

嗚呼此豈不自由於正義之中，而自由於物起之內之理也；願我輩青年男女，有以義然者之，則自強之時，亦不聞矣；

中國忍為煙國耶

趙

願除鴉片會議，中國代表，提議禁煙會議，亦吾國大勝代表也；

乃美代表竟敢指罵中國為煙國，嗚呼！中國果非煙國歟！吾不得而知也，果為煙國歟，吾不得而知之也，請非煙國耶。何每年到強運時，各地官憲，均有禁煙委員會與文告，紛紛馳驟巡歷於田園間也；而為煙國耶！何全國文武官吏與人民，均不見有幾何自認為煙官煙民也；是煙國又非煙國；非煙國又是煙國，是誰之咎歟！願我代表不致受吾於國會議席上；允令我國民不致辯論於美代表前與言及此；不致受其辱下；

馮玉祥辭職

趙

馮玉祥辭職後，自謂知吾國之，吾國何；何其熱心之堅決，如此其果且誠也；蓋有鑒於近世政局，每情辭職為要留之計，特自作一模範人物耳；

雖然：果發我有決心，人又為我而辭職；人強我出而我

運出。非人能強我出，實我驚驚無心，謂則有意耳；玉辭以無狀拒強出者，其辭職之有決心必矣；強強出者謂之，亦不恐再行強出以我強將軍也；將軍果不再出，將軍真不愧民國大總統軍也。

有買賣心者非良友

登

朋友不可有買賣心，以買賣心視朋友，其心必而情心，其行必而情行，其人必奸詐詭譎之徒，不可與之友矣；蓋友也者，友其德也，德則友與已為一體，人己之異，貧富之殊，地位之別，時間之距，年齡之差，皆非可以惡友之德也。

若以此五者而與友，則友不成為友，而買賣心生，而交黨不可，而社會之樂，不堪者哉矣。

嗚呼！口密腹劍，買賣心附之也；朝秦暮楚，買賣心附之也；若欲全交遊，化若人為良友，能去買賣心，則庶乎其可友矣。

善後會議

楊 霖

合肥執政以來，即發起善後會議，對於四分五裂之國運中，謀和平之統一，其一序為國為民之苦心，誠堪佩矣。

雖然，參觀吾國現時之經重兵以自保者，何莫非總統於權勢之鞏固；孰有能真心為國為民者，兼又有能開誠布公，捐棄私怨，以共謀國是者？李督辦思存乎中，而利害奪其外者耳；此以猜忌利害在，彼以猜忌利害在，舉國之人，皆皆雖然於斯，利害是也；高瞻遠矚是哉！

今合肥布公開議，欲以善後會議統一中國，其辦固者果耶？所布者果公耶？又對此四分五裂之國運，果能中不旁焉，外無利害，以處之耶，豈非余之所知也；誠如斯，則余當中國前途變，為民國前途福，不然，余恐合想危，余為國民病，余更為中國哭矣。

團練練

玉 斐

民間團練之弊，已為全川所共聞矣。然匪而不練，與練而不團等，均非所以自衛，自衛之法之良，惟團練是也；門戶練，挨戶運糧壯丁，以時檢練，練畢各歸，既無差丁繁費，而練又能普及，適有商兵於農之慮，所冀幸遇一的，使團練之弊大，實為奇矣之冠士，則團練乃有利而無弊。

男子之文女子之色

蓮

數千年來中國無進步，其病固難極復，不可思議；而文字之毒，要為百病之主因，實不可諱言，所以德業不必其高，而不必其編美，只須文字強人意，精一二虛詞，便可演英雄，欺當世以欺後世，其實英既非英，傑亦非傑，不過高談乎也，安得雜治，而讓正，而修齊，而治國乎天下，初未及及，遠野其繼往開來趨不朽勳業以照耀古今耶！

是以男子與男子相遺，大都謂詩文詞賦，出人蓋表，則真命為英雄，而人亦以英雄詩，詞也，賦也，詞也，即我，而不知我之為我，非詩非文非賦非詞，豈有大於此者在，而詩而文而賦而詞，皆非我也，皆害我之物，名國之藥也；苟我昂我男子，果以詩文賦詞自固，是則異於一般女子。

僅以容色治庵，自認爲本來面目；而不知女子之本來面目，初不在色而在德也。

夫女子無不稱羨，以容色自矜，固可言也；男子自命爲頂天立地人，僅以文章自詡；遠不求其德業之進步，是又女子之不若也。

男子之文，女子之色，真毒害今天天下之男女不少；奈何一般男女，則乎今茲，猶不覺悟，猶汲汲皇皇於文字上求顯譽；容色上求美証，而身心性命，反漠不關懷，其意何耶？豈不知人之爲人，其本德初不在乎文與色，而在乎道德仁義，有以爲人一天，斯爲美耳。

不然，男子僅誦其文字，自爲男子；女子僅修其容色自爲女子；是物也，非人也，非吾之所謂男子女子也。

對於詩界作品之我見

舒君實

斯賦歷之久且美也，由來尚矣；亦是徵我國詩賦歷史之久且美也。

近年詩道日衰，作品多劣，遂有新詩者，崛起于其間；胡君適之倡導於前，海內少年附和於後，此類出處之物，邇來幾有們而後泰翁，其間之是非得，失時多有其弊，茲辨其也。

然新文化之推行，已逾數年矣；戲劇亦見有若干善本，說部亦未見有幾部佳作；而獨無韻無聲之白話詩滿谷滿坑，層出不窮，漢詩之歷史，而不屑一顧；惟一人之是從，是乃勇於求勝者，過於崇拜時賢歟；抑亦自迷而已耳。

少爺

十八

登

少爺者，拙笨之別名也；少爺之地位，固父爲老爺而成立；父爲老爺，父確有可老可爺之本德，所以人以此老爺稱之，但謂其本德至於老至於爺可矣；因有老老至爺之末則，此老爺之曰老爺可矣；若謂其八果可爲老爲爺，則其必七十而後可，否則年輕人而遠稱之爲爺，實不池之謂也；今以其父爲老爺，而遂稱其子爲少爺少爺，其不通可勝道哉。

乃爲少爺者，固其父之壽與人之稱，遂不知自身之不顧地位，究居何故！竟儼然以爺自居，而其所爲，又執持下流之行動，如此謂之曰少爺，謂之曰爺不可，爺而少爺，其非誰可知；其確爲少，又可知矣；然則少爺者，真猶奉之別名也；一般青年，其恥爲少爺乎！抑樂爲少爺乎！

賀年啓語

舒君實

在此歲暮天寒之際，有許多人，受新年聯事影響，重困於苛徵暴斂，憂無取楚，室若懸磬，而爲新年，感焉已至；今日元旦，各機關張燈結綵，放假休息，約士遊樂，正方談慶祝之方，娛樂之法，或借友開酒，或攜眷觀劇，不識亦有人念及我多數窮而無告之人民否耶。

苦樂之不均，亂之所由起也；往者已矣；來者宜慎；自今以後，軍閥宜速自覺悟，早罷干戈，勿令人民長陷失陷；議員宜盡職母怠，力圖建設；吾人民更當自法之精神，樹主人之權威；從前一切女性式之呼籲，均當舍去不聞；於家大族，尤應放大眼光，與貧富之調和；再來日之去難，則十五年之中華

出國，唯可呈遞到反正之親矣，

嗚呼善會期間之省會

王鴻鵬

善後會議開幕矣，吾人方望此善會後，不意善會首善之區，又處其衰頹公葬之下，乃所謂善者，竟隨煙四伏日趨險惡，其且善會開口，亦既見之矣，

辭職一端，府見迭出。每死一人，屍例連檢起一驗，或防警廳一數術查獲，便行了事，從未聞有將兇手拿獲者，而為兇手者，每今日殺一人，安然無事，明日後日，恐不免又將殺一人，其他如某報記者，正不知多少，此暗殺之機，所以日甚一日也，甚者，據報載某學生被誤殺，「見新四川日刊」某處誤伴而免，「見國民公報」市面危險如此，吾人尚敢夜行耶！彼委資資公同有護美軍隊，但亦念及吾人小小生命否！眼見吾人生命無所適從，均亦奮動於中否！

彼善後會議者，係認稱善全用之後也；今以九里三分之小省會尚不能保障，保持治安，正不知何以善全用之後也？嗚呼！

省會殺人屢見告矣

梁根

人皆曰省會，首善之地也，首善當無不祥，善人，善事，善政，自應甲於全國者也；然時至今日，善無所聞，惟日見其變，變者，不惟貧民已也，變勞選業者，不惟官能已也，近者浙浙察刑，亦屬司空見慣，不為奇矣，今且殺人之事，日有所聞，法官不之問，軍警不之懲，而吾粵小民生命，與草木之不如矣！

民國日報五週紀念號刊 時評

夫禍敵不親友，吾川最近人羣之憤也；友為人所愛，敵為人所仇，惡蜀之人皆樹敵，舉蜀之人皆人仇，人皆無友，人皆無仇，無感乎首非省垣，一變而為暗殺場所也，嗚呼！殺人所不能救，惡人所不能恐，人心至此，尚能設想耶！當局首長，負有維持風化之責，與護愛人羣之任，對此殺機天哉，豈不痛命，我當待何想耶，吾知其絕不忍坐視人羣之受難而不之救歟！

雖然，齊之以刑，治標之道，遊之以德，治本之策；若僅以殺止殺，又非記者所敢望於當局諸公也。

對各將領說幾句忠告話

翁君實

報載顧軍何師防區內，各機關人員，均須卸卸通過，始得到任，果有其事，僕竊以為過矣。

川省各將領，如有治川之誠意耶？即當扶助督軍兩長，統一川局，省長用人而不良也，可取諸君，可以委助，用人而果良也，則不應反對，地方各機關，多屬民政範圍，如省長不能加以更動，尚復成何政體，今乃曰：必須由師部通過，是何言歟！

記者嘗持中立論，省長當行其權，不當任用私人，各將領當保其才，不當把持權利，雙方互讓，各就其道，則川局前途，或有希望，否則走馬燈之故事，恐亦無止息之期也。

三角同盟與馮玉祥

翁君實

前傳吳佩孚，孫傳芳與維維，組織三角同盟，對抗張作霖馮玉祥之合作，至今而形勢又變，請師已與張作霖宣戰。

然以現情觀之，子玉與黎遂西望，尚能為方，三角之盟，或未能除；其督師軍，既為兩必所繫，又不為直系所悅，將來立足，殊非易事，吾度煥章，必日夜為上帝，而冀不墜落，其處境亦大可憐矣。

個人與大眾

賀

議員與代表之對人談話也。輒曰是舉也，余個人本無權利位置之可言，不過受大眾之選舉，不得不為大眾討耳。嗚呼，斯言冠冕堂皇矣，而究其中懷，不念念為活動，則則國在吾者，能有幾人，未選舉之日，不知已覆盡若干經營，幾許勞動也；然選舉國之代表與議員，誠為大眾而為之，則國家之安寧，人民之幸福，指日可待，又何說有今日之滯滯也。

喜談性也

楊特英

先哲云：食色性也。余曰：人之喜談而惡談，亦性也。少時初學言語，長者譽之佳則喜，斥之不佳則大怒，此非性天中常有喜談之性而何？婦女稱本娘母，其喜笑語，愛洽豔，不讓美女子也；人譽之美則喜，人斥之不善則勃然變色，此又非性天中常有喜談之性而何？然則今世偉人，每喜談而惡談，又奚足怪乎？雖然，偉人負有救國救民之重任者也，其學識當出乎精靈萬萬也，若知談於我多損，談於我益害大焉，則燒其喜談喜談之性，以銷談惡談之德，則偉人允成其偉人，而救國救民之偉業豐功，必成自偉人矣。

此次慘殺案與臨城案

適

人類之嫉恨心，非無故而生也，每因個人之壓迫過甚，而生畏恨心，壓迫再甚，有加無已。漸次惡化，必趨於嫉恨心焉；然則此方嫉恨心之生，非單地方之過也，而彼方壓迫者，若究其根與因，此方之嫉恨心實與迫者有以釀成之，嫉恨者罪輕壓迫者罪莫大焉。

今次英日慘殺我工學同胞，其始由日殺我工人，要求待遇；學人譴責援助，冀後工人得相當待遇，與吾人一視同仁之大公心也；日紗廠與英巡捕若素無嫌怨，人之惡恨心，則工人要求，是否適當工感待遇，是否不平，學生起而，是否仁懷，則對付學子工人，均得其宜，又何至出於慘殺之手段，雖可以壓吾大膽哉！

迴憶臨城案起，當時我國政府當局，與全國人民，因素來仁厚外人之故，政除不惜行尊就卑，與匪周旋；人民亦不憚奔走呼號，務期救出外人，俾無生命危險；我華人之仁厚外人，不可謂不至矣；以此次我工人要求待遇，學子援助工人，英日竟惡心慘殺，比較而觀，則英日之心，當非人心，實虎豹心也；又非單即虎豹心，實毒人而虎豹心也，以凶心而待華人，而又欲得華人之傾愛，天下寧有是理哉！

嘗語英日人，雖有鐵弩，難倒惡淵，苟我華之精神化練素來壓迫華人之惡恨心，自然覺悟；自方之過甚，而賠償人命，而誠意道歉，而國際上之威權，日益加厚，國民公憤自燃平矣！

子焉始終不為個人計

藍治

後顧，或將斬子以與制至民生存者哉？嗚呼！痛極至此尚
敢言哉！敢忍言哉！

子惠素不吝情於兵燹

報論

四川兵工廠，四川軍械局之區所也，得兵燹則子惠生焉，
於此產焉，得得之則可以為四川雄，久得之則以為西南霸，
然若武庫動得兵燹未久，而禍不能隨者，何也？蓋利之所在，
即害之所歸，即自然也。

子惠嘗謂：素不吝情於兵燹，其議見卓超，吾則謂：子惠，
其亦達也；今得徐黃二君電，即數然尤際至際交出，其不吝情
兵燹，今且見其實事，即此可證明子惠素不吝情兵燹之心，更
可證明子惠隨安和平之志矣。

彼好戰者，聞子惠之風，其亦知，徐徐，而毅然休兵？二
念軍山子漢乎，吾其樂其生祥和之心，固固然之念。

海貨崩矣

何君質

兩代表，不日應粵後會議，奉方代表，亦應然退席，
以合肥之推一法，即為善後會議，令觀其形勢，殆將崩
潰；夫乘利發各則之人於一堂，日事辯論，本難收效，況合肥
又應辭手，固固大位，羣雄疑懼，不崩何待。所可驚者，程
去日大之國幣，徒事於無謂之談話，趨焉以移，轉送紛擾，國
事益趨於黑暗矣；成績如是，豈不可嘆，若夫合肥一人之榮
枯得失，是若繫於此會之成敗，則猶其小小者耳。

異哉世間竟有為人父止於殺者

趙

父慈子孝，人之大倫，保持家庭安寧之良規也；為人

父，止於慈，為人子，止於孝；學人本善，良心平之天賦大則，
一定為人倫。首，如國古學而不過，即由國古學人倫而進
，雖有智者莫能避之矣。

乃本城中連日，我北匪某，因食賄而逃，因憤極
，忿怒於七歲女孩，卒將其女刃於前，人言皆曰：虎豹難殘
，絕不食子；今接某匪，竟將其女，是與虎豹無異，雖
忍心虎豹者也。

嗚呼！人倫斃，至於此極，有倫之者，亦亦知所痛
傷，愈思有以救正之乎。

國恥溯源

經世

國者，民之歸；國恥者，民恥之也；民恥有恥，民即洗
之，民恥去而民安矣，國有恥，國即辱之，國辱去而國勢
昭矣。

然民國四年五月七日之恥，非自民國四年五月七日也；
實由民國四年五月七日以前，秦國之人，與秦國之士，實以國
體為己為心，不以秦國有為為志，則國恥之恥，國恥之恥，國家
之元氣，至此已斃無餘，而外邦之侵入，勢所必至，是以有
是年五月七日國恥之污，至今日而猶未洗也。

今欲洗之復得，非年年今日紀念國恥也；非青年學生，
照例做一個遊行，與少數報國即制國恥也。途可憐也，必也
舉國上下，臥薪嘗膽，切齒腐心，時時紀念，刻刻紀念，思所
以致恥之由，行所以洗恥之道，即達到洗恥之目的，而猶不忘
夫心，則今後之五月七日，或不需再作紀念也。

不然：徒事紀念，罔知振刷，恐十年紀念，亦終無益於國，空糜人民之浮心靡氣，卒釀成仇外行動：徒亡其國而已矣。嗚呼！吾不願國人竟如是也。

投江果可以救國乎

登

五卅案起，愛國青年，投江自盡者，屢見告矣；其愛國之衷，愛國之切，不忍見祖國淪亡，悲憤之極而出於此，實令人歎感太息於無窮。

然其愛國之忱固可敬，而救國之道，則未敢以爲得也；外患深矣，國恥深矣，欲謀報忠，雪恥之計，須具果敢沉毅之精神，始可以救危亡於萬一，曷有觸耗之餘，悲憤不勝，而遽投江自盡，足以言救國說。

苟善其至死不變之魄力，與胸中志士，途圖根本救國之道，則何事不就，何功不克！而奈何短氣窮志，至於投江自盡，博得個人名士一回憑弔青陵，斯真骨體無用，志氣薄弱之甚者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予與氏病體，何等沉痾；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願容林志趣，何等堅卓，茲二氏者，救世良藥也，凡我青年，其效師之。

吾儕女子自身更當不以物視

留君

女子之爲女子，非器也；人也；人無分於男女，人之有其知也，亦無殊於男女，男子雖往開來之說，女子亦有出類拔萃之傑，若自甘墮甕甈不知覺者，只討裝飾之好惡，不思道德之高下，任其粉飾種種阿諛媚，是自居賤也，是物也非人也，乃舉者不察，假一而具，涉爾高論，不肯深遠造詣，徒粉飾粉飾，治爾男子物視之心，或宜治卑賤，甘爲男子之戲具，

飾粉飾，治爾男子物視之心，或宜治卑賤，甘爲男子之戲具，

若以人視，則必裝裝謀謀，修道德學業，以建立人目的，漸深於學賢，隆傑之居，則人將以人師事之，侮辱又何加焉！然則女子自身不以物視，男子又安敢物視哉。

我同胞苟能專注人視，不作奴妻，其志氣，豈起春榮，女也而不讓提蒙木蘭，婦也而不讓衣類孟光，母也而不讓孟母歐陽，樹巾幗之標，深閨闈之範，將數千子女界果噴一洗而光明之，然後等物視之恥，欣人視之餘，不難也；不然，是輩瀟而居下，進門而芸芸也，奚可哉！

放任婦女看戲者

登

我輩婦女，除貧苦家庭外，無一人不喜觀遊園看戲者，至於近年，此風尤甚，一般婦女每日梳洗後，即結隊前往戲園看戲，午台畢，又結隊向公園或商場一走，夜台開，而結隊歸，又在園後爭相運觀矣；一年內三百六十日，無日不著粉黛影於繁華歌台，除看戲外，無別事，蓋其志情乎戲，必有所必愛而留戀者在也。

其惡維何？戲子也，戲子賤人也，豈足憐哉！

蓋婦女無知，無判別人品貴賤之真識，其始也，亦治習俗之見，而限視乎戲子，胡見裝演優異，遂稱勳人，而表譽戲子之心，油然而生矣；因羨生愛，因愛生戀，戀生而戲視戲子之心，遂趨爲貴視戲子之心矣；戀之既久，則戲視愈篤，厭惡一張，狂恣放作，此時戲子若視其穢穢，而以一種滑稽漫引之，則

此婦女必憤不自禁，而以後之欲，即他君所為，不豈可喻矣？嗚呼！婦女看勝之影響之惡有如是矣，昨日日本報載大劫卷，其性家庭悲劇之一幕，至於夫婦離散，骨肉乖別，其證據也，此其最毒之顯者也，至最毒之顯而未洩者，正不知有若干之千毒百毒，教化不能成，法律不能禁，故在婦女有威者，其亦知所戒而然禁禁之手！

以兩事告我國人

雷君贊

現在日本，國我益烈，秩委島，險甚百出，外侮亟臨，其責在國，不可自離，以放棄其大職也。

假令肥安兩系之包圍，搜行海法金佛郎案，國垂危一千一百萬兩款，而損失至一萬萬兩以上，甚勝全國人民精力長流，要法固其實行，設若能改過自新，則其須歸諸其左右臂小，廢止其非治安案，即可了事，決不深究，設如首鼠不道，能用奸兇，則其人斷不能忍受國之慘禍，誓當激成反黨，共揚義，內除國賊，理無反顧，此重大責任亦應由國人自負，毋解其罪，以救危亡。

所以此兩大事件，勉勵全國國民，須知德謀克復西之政治，必須全體能協助公僕，全體能自助自強，而後始有良果，四萬萬有衆，其速興起可也！

婦女經濟獨立評

哲君

中國之婦女，大半以男養男子為職志，經濟獨立，初亦之舉焉，是以在家也則累贅其父，出嫁也，則累贅其夫，夫歿也則累贅其子，子死也則累贅其至親密友，跡其生卒，無時而非

累贅，無在而非累贅，幾乎女子在人在世間，只有累贅人而已其他則非所能也，雖然，此弊也，自外學來，以舍居之，而出存昔三從，未始其神，只繁其德，是則有現狀耳，若離其神，則在家也，即若經濟獨立之有德，德夫經濟獨立則而從父，從父實有德於父，乘其平矣也，出則也，亦若經濟獨立之智能，依天理自然之極則而從夫，從夫實有德於夫，非其平夫也，夫觀也，更巧而經濟獨立之智德，依天理自然之極則而從子，從子實有助於子，非其平子也，然則從父，從夫，從子，又何費之有哉！又何難於之不備哉！此則獨立，非難父難夫難子而難經濟獨立也，乃從父從夫，從夫從夫，從子助子，始可謂之經濟獨立也，此其一也，經濟獨立，則立非難去一切，即卒即獨，即獨即單，有志救國女德者，其當也三後焉可也！

禦外侮宜先息內訌

魏

外侮之來，內訌召之也，內訌之起，個人窮者不足，猶家業生障之也，於以知外侮根於內訌，內訌起則國智不足，今欲息內訌以禦外侮，舍進德培智之外，其誰能由？

不然，激揚民氣，是激動人與民氣之氣也，吾輩不已，必轉狂悖，至此而理難相投，暴風驟生，其地也，固不知其為是，而人之非者，亦不知其非之理，遂致憤憤，自維是憤憤有加，詎覺那息，甚或遂出於外，自貽其天之罪，而亦不自知，此非所以愛國之道，詎若不能不為我輩青年輩一費之也，相其其進救國之術也。

奮勉臥薪，古有良範，困心衡慮，增結精誠，我輩青年輩

志士，世亦知今日外侮之來，固由國人德智不足，而訂禮也，有以乘之乎！

德智不足，何以足之？內訂禮也，何以止之？此根本復侮救亡之道，舍此不圖，而惟外是借，恐內之正者將日斃，外之侮者將日至，果自促其亡，自召其侮之策，豈非舍之而望於今日救國志士者，而救國志士，豈不知是之固難辦也。

好友不可以敵意結

吾

會友誼仁，千古結友之第一要道，反是則終其身不能得一友，必為衆人所棄，而為社會之絕物。

友，業也，仁，德也，會，輔，互助也，人欲德成而業精，非積善積德與我相等之友，交相資益，未之有也。

下是者則以買賣心結友，下是者則以敵心結友，下者則以奪地心結友，皆非以友視友，皆不能得一友也。

人不以友視我，人或以貨賄視我，以道我買賣心，或以助敵視我，以道我敵人心，或以道助視我，以道我奪地心，至此而我不之悟，或悟之而反怪友之無良，至於此極，新陳社會之大悲也。

嗚呼！會輔之風，邈焉久矣，古語古友，亦豈不可聞矣，刊則相乘，世則相離，朝為朋友，暮為仇敵，斯世世道之大悲也！

工與農之文明

覺

近世之經濟文明者，若曰英國工業精美，地文明國也，美國工業擴充，此不文明國也，文明之稱號，似在工業之精粗為

定評，以余思之，文明與否，實不在工業之精粗，遂可據以為定評也。

試觀一國之工業精美而後理文明者，大抵男子讀平者多，女子安享清閒，而必曰非業農則難，實不足以為稱譽人生，爾時髦之名詞，陰差在純之氣節，安於舒適，無習農風。至於今日，而工難價格之高，幾若雲天，農難價格之下，幾若九淵，雖貴今年大旱，食米生寡，而錢無米，一息人始悟農乃立國之本，工不過粉飾國華而已，文明不文明，實不在工業巧拙，也噫！

成都生活觀

曾稚松

在現狀中將成都的成都，似覺殆同變態，煥然一新，但吾人把一般生活狀況略加考察，社會經濟却毫無新變態了，成都市內出錢築路，不靠一回強，所損失者，是以此都市無根據之經濟狀況，建路在物質繁華身上，才以無形的大損失，自築馬路後，交通便利，人也增進，固無待言，惟一般遊人士女特，別增多，物質和奢侈隨之而增，則又一可為諷，

成都是四川的一強政治中心，大抵河漢為開而居此地者，占大多數，又為學校林立之地，貧富讀書者占多數，又為學校林立之地，貧富讀書者占多數，又為訓練軍隊之地，二尺五正八又占多數，又為遊藝場所，外國紳士團又占多數，準此以推，此輩清逸之人，而這樣生活的人占少數，生鹿和指毛猴不適合，就為社會經濟恐慌的大原因了。

何況或都生產事業，無無增加，而消耗者尤見加添，故或都而難有一時的繁華，敢斷言其根本是極不穩固；若謂不信，吾人試察一般生活，無一個不叫恐慌；留官局既常其趨，再救其本，從事於生產事業之擴充，扶助市民經濟之發展，前途方有可觀。

民氣與民憤

民憤，積怨所起，不可太激動也；民氣，集議所生，不可不激揚也。

今者英百慘殺案發生，民憤既大動矣；但憤之起而，行動易致不軌，人以慘殺來，我以慘殺往，循覆轍，報復不已，惟願將來；我之慘殺，人之憤大起，至此而為集議之氣，或致中傷，終而釀成貽害之慘，非所以雪冤救亡之計也。

集議集議之氣，則已起；民憤；用集議心以雪冤救亡，則民憤而為集議之民氣，合四萬萬人而為一人，彼英百雖費無算，又焉敢不俯首謝罪哉。

不然，徒逞憤憤之憤，不發憤憤之氣，事而不加預備，事不預備，亦終自敗而已矣；愛國志士，當不如此也。

對婦女問題的一點意見

雪雲

婦女問題，為近代社會問題的重心點。婦女問題所關繫的極其複雜，實行解放。

但是，我們應當明白，女性喪失的原因，確是由於昔日女子專欲欺騙男子，故不求自立，惟有在人，密而無能，造成玩物；女同胞們，要趕快復己失的天賦女權，第一即須掃除取

媚男子之心理，舉凡衣飾，語言，行為，態度，均應一律洗盡，羞媚的象徵，然後始足引起男子們的敬重。不說暗見，即生性際的要求，既能如此，則同時又當有自勵立，尋求正當業務，以與男子角逐抗衡，同為生利份子，勿是「伴食之儒」，端則這端地步；從精神上說，女性真是神聖的，不是男子所造物了，從物質上說，彼此均有經濟能力，誰能奪誰的人權，誰敢拘束誰的自由，誰敢不成團體，而獨立不成功，這是我個人對婦女，問題的一點意見，總望諸姊妹，自當自勵，作本上的解決。

國民黨與政府一致

楊雲

政府，國民之政也；國民，政府之國民也；二者一若也，兩者均宜視為一體，不可歧而視之，否則政府離國民，國民

務政府，不惟外交失其權利，即內國官政亦行，亦諸多困難。我政府之對國民，歷來視為一體，幾千年於茲矣；因而國民對於政府，亦常視為一體；故政府之一舉一動，國民無不視為具體之舉動，時生種種之說，上惟不下，下惟不上，上下交困，怨聲橫生，凡百政治事業之進行不進，而日見其衰

藥難醫，豈非危乎殆也。

此道不洽，長延歲月，則漸入膏肓之上，而之下；女之不可，造之不爽矣，其危險當何如耶。

治之則政府當體國民，國民當體政府，上下交守，視同一體，凡百國圖，自然籌畫就緒，而外交內政，從此雖然有整理之望矣。

英日又將聯盟矣

荷君實

駐日英使，運動繼續聯盟，

此誠不可不注意之一事；英日同盟，歐戰後即已廢除，今何以欲重新繼續？不過因運漢事會，欲得以謀我耳，前國一致，雖未必即是亡我，而日之陸軍英之艦隊，均有發於世，隨時昇運，唯其亦難不易，故我人對敵方路，自以設法合去日本為是；況日使已向段執政表示，不與英合作，尤願與英締約，隨而聞之，此亦我向日使者之專責；外交手腕，實在敏捷萬不可讓使徒得售其陰謀也。

假借老爺聽者

適

假借老爺者，非正派老爺也；凡為老爺，而端即假扮為真老爺，或為偽老爺，而另即假扮為真老爺，或為真老爺，而另即假扮為真老爺，而此若弟即假扮為真老爺，此皆為假借老爺，而正派老爺也，社會之所由壞，人心之所由濁，而不可說者，皆由社會上之假借老爺之故也。

夫人以非正派老爺稱我，我即當以老道不究，甚或假此地位，去作威風，能作種種非正派而邪修之狀態，此之獨立智能，而又無廉潔之人之所為，有志者則不願當此老道，必能發展個性，恐一己幸若勤勞，另造成前事業，而得社會絕大之榮名，人有以假借老爺稱者，則賤極之而恥辱，反局適為無恥小人而已矣，彼老爺之兄弟弟，其真居之也乎。

要悅服於道德勢力

楊嘉善

悅服於道德勢力，其人必君子也；屈服於金錢文章勢力，其人必小人也。

是以道德之勢力，必使人悅服，決不使人屈服；官位金錢文章之勢力，能令人屈服，決不能令人悅服；悅服者，永久中心悅而誠服，一服而絕無反背者也；屈服者，一請服從，暫服而終歸違叛者也。

然則今人之能令人屈服者幾矣，今人之屈服於人者亦幾矣；令人屈服者何物乎，屈服於人者，又屈服於何物乎，以言財之，皆非道德勢力之能服人；官位於官位金錢文章勢力之人，是以屈服人者非君子，皆小人也；屈服於人者，非君子，亦實小人也；藝世無君子，藝世皆小人，無君子，何得詐偽之徒之所以日多，而誠實忠厚之人之所以日少歟！

嗚呼，是皆道德無勢力，而官位金錢文章有勢力，之過也。

趨重做官非福也

提

民國以來，人人皆以做官為第一良圖，在英法兩國，一由中國歷來社會上一般之訓育，皆以趨重做官為精神向上之希望；二由卑劣無能者，每多僥倖得官而發財，故起全國人律進之思，此真可為太息者也。

夫發財人所欲也，但發財不必從作官，而工，而商，而實業，射之正軌，且最足信業壽，奈何世之人，不趨重工商，而趨重作官耶。

工商以發財為職志，進之正也，能信以為發財為目的，此其

人之功業，亦我之功業也，我之功業，我不備為我之功業，我且備為他人之方針，斯乃謂與天同德，與人同善，人必與天同德，與人同善，然後功業乃能自我而成，不維，我之功業，亦終為人之功業而已矣。

中國一縷生機

中國對外債合計約有三十萬萬，較之英日法諸國，多若白餘萬萬，少者亦不下七八十萬萬，中國實世界上最大債主也。然彼大債主，向外借，外人不之吝，而內借，國民尤慨以慷慨，而小債主，今向外借，外人不肯與，而內借，國民且斷拒焉，是荷也。統一權屬，國家無強固政府，有權無道，信則雖難，人不之信，而已夫亦自信故也。

然則紀綱廢弛，割據勢成，國內既無一文一錢之政府，國外又無濟怕之可呼，中國一縷之生機，其惟借國稅乎！而借國稅，關係友邦，非待國稅會議開辦，必無着落焉，總曹當國，其焉不若之使國金備用，夫若諸國之共舉，各國團聚會議在制，每年中國遂無形開支二千四百萬元以上之損失，民生日蹙，經濟不舒，再延幾年，中國其將自溺於萬劫之絕矣。

夫天佑吾國，段公當政，首先解決金佛郎案，開國會議亦已喧嘩矣，其結果雖屬不卜，而段公與知國家大政者也，彼不以國家為命，而以總統為榮者，聞段公之風，其亦知所愧乎！

先意奉志之用途

先意奉志，天子奉親之禮也，事親能先意奉志，則親之歡

必可博，國慶之風，應有雲之之賜矣。

然其先也，亦必默察吾親之意而後言，此誠孝不謂，志不正，人子即當先時幾而矯正之，而不致事與違背之嫌，若不允養其體正與否，而夢然承之，以事親於不道，此子之過，非親之罪也，則不孝子也，斯乃先意奉志之過，亦曰先意奉志之誤用也，其次為天下，為人，而用於天下，亦不失其用，不然則雖親長官而先意奉志，又不應其意而違背正典，惟一未先以承之，則官雖得而身已辱，英雄而節已喪，名雖為官其實，官職之不如矣，官同命微，後用人者，又焉用此官為哉，至於博婦人女子之歡心，而先意奉志，斯乃丈夫而妾婦者，非先也。

願世人持三不殺主義

陳根

民國愈立後，我人因官貴功名，不學而為者可以取得也，一殺人遂懷着一種僥倖心，意謂官可僥倖而升也，其可僥倖而殺也，官室妻妾衣服，可用隨時又得之官也而有也，至此而一殺人之良心，皆殺德伴感感而絕矣！

良心殺德，顯善良心而為去惡者，皆必心矣，良心既乘心動，所行之事，皆殺人之事，所殺之政，皆殺國之政，此亦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無幾乎人皆謂曰：天譴而殺，惡國之人猶謂是也。嗚呼！帝德伴賊在吾心，吾心即汝殺矣，殺心，則殺人殺國，皆懷胎於此矣，妻人不夫國，向惡人而不殺人，妻人不殺人，即要詞人不殺心，奈何今世之自私自利者，日日勸人不殺國殺人，日日自殺其心而不自知也。

精察極度轉承命而已，尤爲卑不足道？嗚呼！勸業如此，道是
斃七千萬人民矣。

夫吾川政務，百端待振，無一可稱，因爲愛時之憂所痛斥
，然卒無此勸業會之益人待甚？嗚呼！勸業會！

嗚呼賑災！嗚呼弱兵

非非

自川軍再起，而弱兵之論遍國中，其語極已；雖然未有不
失而自謂之兵，而強稱他人之兵者，非故爲是言也，取天下之
輿論以推斷天下之請狀，以表感天下之憂勝則以益，取天下之
大體則以道今天下之爲者多矣，然弱兵與弱將固道中國而有
之；若實與大將，蓋渺然不一體也，我強則向弱之兵，以爲
請狀先，而又當以日在所有非常之能力以飾其氣？而默步其時
心，則不迫他人之弱兵，他人之感於義，而迫於地方者，則
兵自強矣。

嗚呼！誰爲此強兵而強之絕妙方術也？不然，今日所臨
之災之十百。不若昔日所遭之災之幾萬也；而此後所遭之災之
幾萬，亦有十倍乎今日所遭之災之十也。

嗚呼！弱兵會耶！強公其進！進！進！嗚呼！弱兵會耶！
吾民其幸甚！

法律是什麼東西

三三三

法律是個有利東西，你看有錢的犯了罪，罰幾錢，
叫什麼罰金，就可以了事，窮人犯了，要依法處刑，有錢力的
人，叫「打罰的款」，人民稱做這做點，法律還要來管治，估

若與有勢力的出錢。所以說法律是勢利的？是保護勢利的？
是保護弱者的？並不是爲全國人遵守的嗎！

英日慘殺華人之成都觀

少森

英日慘殺華人，喧騰報端已非一日，讀者對於此事，已有
後援之組織，嚴重之苛待，并發出地電請求各方政府之援助。

吾川實受各國之有礙於此，據者謂與，應即照對付抵制
之法，并有軍界發起運動，其範圍甚廣，油然勃然，良可敬佩
所澤者，成都爲四川政治中心，又爲首善區，想應又明
，當不喜於人，乃竟大認不然，英日慘殺華人，自刃雖非加
於初府，凡有血氣之倫，視之無不髮指，即不能爲實地之抵制
，何不可作遠道之聲援，最者爲日貨，尙有以禁禁之運動，
今按英日慘殺華人，其爲國恥，事同一律，此間所謂當局也，
吾法固也，各界人士也，寂然無聲，察者索爾，近日以來，僅
各報載得君一其作品，與學生會之電報而已。

遠道之聲援，於事實上未必爲若何補救，然其壯心上後援
者之志氣，則未始非法，以增高一彼人之靈魂觀念，則未始非
道，處於此而視若罔聞，可見對於我國思想之淺薄，其不爲亡
國取者相去幾希矣。

俯首貼耳的災民

非非

妙，妙，妙，俯首貼耳的災民，做不該受人呼喚，「天
下本無事，只爲庸人自擾之，」這句話，長發不絕，現則四川隨處象，和十
餘省相像，更無其比倫。

窮苦致他的原因：一種是疲弱者的必愚鈍，一種是懦弱者

其復全。歐氏已矣，無復返川之望矣。

結拜

伍玉斐

馮玉祥在津避難，與醫學長兄兄弟交，以父禮見張作霖，張雖平視庭下拜，兒戲門矣，乃歷時未幾，又與張致致結拜，將軍若拜如斯，則四海皆兄弟也。

自馮段結盟，馮部擁孫倒段之舉動，近無形打消，昔岑蘭，未始非兩端之方，使更東北取友，西南得朋，化仇仇為同胞，和平或將時現，不必三年拜賜，繼而奉而再戰也，然而難矣。

世有大水旋家，以操為滿臨，操手變肝，如鬼如雷，一旦權利相突，不惜同室操戈，私鬥自殺，耳餘劍鏢，而解殺凶，終若若今，一印之勢耳，雖百拜又奚益。

造謠

李升三

別人造謠，每當時局變紛之時，煽亂者常用其術，尤以造謠為目的。

本無亂端也，造謠以啓之；亂極甚微也，造謠以續之；亂機可止也，造謠以助之；無所不備其計；即無所不備乎亂。

息事寧人；心理所同；幸災樂禍；大造人言；究亦何苦耶。

敬告造謠家，作傷心，勞目損，無徒為是腹脹也。

談虎

伍玉斐

虎，人所共知也；艾虎，隱虎，盤踞，市虎，則虎記於形。

民視日報五週紀念彙刊 時評

或當於事，昔謂三君有吳虎，今軍界三傑稱張虎，則又嘗虎以人，然皆非一般人所共知者。

黃改猛於虎，則不特遠人知之，且盡人畏而思之，以其身受者皆耳，昔有季侯，射虎吹行，絕無補益，今虎而越者，為虎作倖，以濟政之猛，幾何不華歆而食人也。

公園獵虎，伏若暗箭，游樂室而觀之，從來奪爪張牙，使出虎耶，一膽因生，其禍敢近，吳楚虎亦亦時時談。

吾願持虎者，但占虎勢，勿假虎威，俾膽小如鼠之蜀民，感虎虎牙之下，不食虎口之行，則虎虎虎名，又豈盡人知之，又豈盡人知之，且盡人視而頌之矣。

陳旅長之訓詞

舒君實

三十師六十旅旅長陳旅長，在其旅部軍事教育團開學式時，致有訓詞云：「本旅長以爲軍人之尚學，其爲不全在兵士，而在營部的軍官，大抵兵士動作，全賴軍官爲範，至於臨敵決勝，更要靠營部得力。」其言真有見地，余讀其言，以告我旅人。

軍隊中之幹部軍官，猶文吏之地方如事，最爲重要，不可忽視，知事親民之官，不良則民始受其害，幹部近之也，不良則三軍受其害，幹部所謂兵士之軍官官範範也，幹部健全人才之養成，大非易事，其在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始得任幹部武職，而在吾國，苟有此資格，爲一團團元戎矣，其在德意志，一連排長之養成，往往須在十年以上，其訓練其最難之，如用者尤精，每經戰後，死傷甚多，急不暇擇，凡未已。

三十五

兵士大半皆升格幹部故軍紀之弛，備方之薄，非無兩也。陳旅知其弊，前力謀改善之，于是有教育團之設，團紀良法，但記者於路途中請若，當念軍學之淵深，責任之重大，勿以它日幸進而自滿，隨時隨地，精心研究，則隨制隨，可獲左券矣。

小影

李對三

四川為中國小影，欲觀中國大勢，觀於四川而可得。

他無論矣，此次劉甫帥辭職，徐東海亦辭職。

東海辭職，誠不得已而辭此，甫帥辭職，其情勢是否與東

海辭職，其具於一紙世文之中甫帥臣東海影手焉否耶？

天生中國，又生四川，譬如石頭，記有金玉，即有時美，

精忠愛國愛國之誠，則天公必惡作劇矣。

暗殺

舒君贊

現在西邦多事，行人莫不，而五都之市，亦成險地，暗殺

事件，日有增加，日昨而善會同首，亦有人流血矣，以三頭義

黨之名，軍警林立之聚會，見人無不，一至於此，治安前途

，尚堪問耶？

軍公諸將，民間妻其，雖者自強，昔者謂苦，不平則鳴，

軍公諸將公權之，如何而絕匪患，如何而維治安，深願分其則

誰作偵之偵，盡心方以為之，不俱吾民之幸福，亦將有利焉

統一戰役之價值

魏一發

夫兵額不汰，則用無生機，舊制不除，則兵無次日，此舉

實子軍所以有統一之誠也。

謂真應歸張氏，僅當防區之謂，是成制之形，主用收者，

，猶無一人能有良好之成績，非才不進，勤而之也，苟不能打

破此最可痛之形勢，則川之為川，絕不可得。

蜀人既歸於此中利害，則則應審思當為統一之根據，

力籌款，期必有成，自平統一不行，則應思武力，且更新地

，亦絕無，此一舉也，意在一身水地，自川局之安地，其

價值亦大，非與無名之計者可比，凡我蜀人，努力為之。

財政不財

龍冠

財政應為一省財政之樞樞，而亦係其長官長官者，

實不可昌言之過，毋論矣，即如老時，率皆馬上騎馬，較

別機關為先，宜乎就籌備之樂也，現在之財政，無用大之

權，無收入之款，即支即其拉西，積欠者，甚至於亦支

拂乏，其情狀不及一小康家。

彼縣長也，科長也，日職得於籌備，此其自度日，

虛始守，嗚呼，竟，似此則，其具應為公家之名符符迷

局，其有也，不知其無也，又何處其去則則政則。

毒一毒一哭

伍玉嬰

我蜀為美代表責言，是世國與國會，局國委，則人難

毒是毒，毒丹淋脂，毒毒毒，管管長，進步不阻，以說者

毒毒，可兵而哭也。

比年以來，內政不，兵戈，煙煙，則對種，

煙煙包圍，則禁煙，煙煙，則禁煙，則禁煙，

也，或煙所也，煙民冊籍也，皆藉以徵稅，名是實非，嚴禁

日中，而極其利益，英員入境調查，並將亞歷斯勞之製藥，羅成影片，與英交涉，豈特二十一條之哀的美政事？始為國戰戰，而國上下，若無救術因循，不力為進毒雪，吾恐頭腦日，日深也；今日無退而國際禁煙會，他日必以出國際同盟會，保和甘大會，而無得之國際地位，將退至水平以下，其危險，而國遂不國，是豈可痛與流涕者矣。

公民

鐵 冠

民之為民，為三五翁，數公民二字，最為重要，惟現在之國，實不值一晒。

平日雖言愛國，不能捨頭角，一時被誘捕縛，就與國頭以黨地方之活動，而又不收自負其責，則愛之何為民。

又言愛國人之國名，這卻空言，為之掉眼已，而得油印物也，亦國之為民。

半外郵票，居然曰快郵代電；二三應運之私說，居然曰己國大會表。

事之正與否，人心之趨舍否，在國不奇，且惟以紛亂觀聽，類例是非之即則物，恣意演說，其功皆與正與否，實非聽聽；嗚呼此公民，吾謂之不為。

嗚呼保護

劉小剛

人民曰，吾人當反抱英日帝國主義，政府曰，吾儕當保護英日居民士，兩說皆是也，何也，以人民若限於侵略之根本，而政府若限於國際之當體也。

然保護云者，僅負保護其生命財產之義務耳，於保護之外

，其反抗英日之態度，政府與人民，固無所異也。總言之，政府與人民，乃立於同一軌道，非立於對面之地位，非立於對三者之地位，以訴衷於其間也，真道以言之，政府之責任，乃兩重之責任，一為反抗英日帝國主義，一為保護英日居民士，此極易明瞭者也。

今欲以吾國政府，何竟至不能了解及此耶？或謂政府，有保護之名，而應迫人民者矣；有保護之名，而與外人食得者矣；是保護之程度，竟無止境，竟使英日人民之運動受壓迫，亦保護而外人之運動受增進，嗚呼，是豈僅保護而已耶？殆完全屈伏於外人之下矣。

不幸巴黎知事，五次供給我領食物，而英領事館之不規，且不賠償；英領之意，以為是回國政府應有義務也，果如是也，是英日人侵後而有要求我政府供給我領之權利矣，侵後而有要求我政府供給我領之權利矣，則英日人固曰日防我之有外交運動，彼乃享受優待之利益也。

質聯軍將領

並 香

嗚呼，是即我國家政府之版面體也。國人其勿忘也。

川省昔年，為受將軍之禍，訖今歸里，尚有丁己之英民，偶一談及，執不置談，川中將領，則謂良心，豈非再引英入室，以毒我元元耶。

不謂川省將軍將領，別具真腸，徒快私慾，竟推其祖輩為川將將領，以名義言，則等於降服，以實際言，又無其實者，即使劍刺成功，以無聊之多欲驅辱，假以恩德，擬以實力，諸

將窮有何法？以善其後，如不幸而再遭了已極劇，何以對我父老昆季？況焉將出，軍心必振，師出有名，旨在保省，勝軍將未見能操勝算，又何苦甘與袁氏俱殉耶！一念之迷，千古遺恨，其罪實當將之謂歟！

舊婚制之惡果

老民

婚姻問題，關係男女學生之幸福，舊制度之不善，為全國學者所公認，改良之劇，誠不可緩。然僅擬紅頭正，如近日文壇結婚之流弊，亦非吾人所樂聞，擬實於新舊之間，而得其一是，有居室互助之樂，無空廬相棄之歎，則惟婚等費言而已。世道俗薄，夫婦之道，惟有天成復委筆文之惡妻，今有白鶴寺遺棄之教夫，「事見十日公報新聞」數月之內，遙遙相對，若制度之惡果，遂至於此，良足歎也，亦可以引起社會之驚駭矣。改良婚姻，提倡教育，更不可以暫緩，非然者，淫風之氣，恐不獨鍾於此二人，影響於社會秩序，何堪設想？夫「有因必有果」不可逆者，此類是也。

民視

李佛航

善乎，徐子休氏於善後會議開幕日，管管遊之言有曰：吾七千萬人，豈目烟烟？法福禍政者之失行其言，斯語也，論世者許為知言，洵可謂一鱗見血者矣，然不佞釋願有以廣其義，而更為左列之一別解。

民視民聽之說，大概可分為兩種解釋：自上之人言之，則有引導自責的意味；自下之人言之，則為實行監督權之說語；勿論如何解釋，行議求治觀象上統之願望，其如吾川人雖有民

而等於無民；所謂民者復若何所何耶？則之亂，併於國之亂；五十四秋矣，大好河山，為強盜與軍閥所蹂躪；哀哉子道，本不復留絲毫影響於吾輩之腦際，民而於請求之聲，充耳不聞；民於戈矛之鏖，而洗視無視，國民者之弗克福民如傷，猶可說也，凡此強盜之民，亦復不獨此為然於民者，之能否勝幾去殺，更不復須賴吾民之精進力竭，是否會勝其覆，上下下，均感其苦，則國而已矣？民而爭氣哉！

雖然，今而後或可廢然思矣；代表者？代表民意者也，代表國一民，然不得謂此一百數十代表，即是全川之七十萬民，能否代表之實，誠視其宅心之何也，幸勿謂有一百數十代表之三百餘日烟烟，注視軍民民言已足，須知吾川尚有所謂七千萬人之「萬四千萬餘備烟烟」，注視若一百數十代表之言論行爲，願吾標明大義之代表，勿當為之；

議員與盜賊

老民

孫美瑤已伏法矣，事前曾言性氣？及案案議員拜盟黨，不知其為志同道合？而為盜賊耶？抑為刑罰法？而為此繁穢耶？

吾輩大食國中國民，不過竟身即為官法之犧牲耳，今則於官吏外，又必分盜賊之類，不可謂非國民之進化，

樂矣哉，今日之議員，

苦矣哉，今日之小民。

用人

志香

民國十三年矣，禍亂相循，毫無寧歲，費國用人無一定

之標準，以致下能託者，行賄賂者，有親族之係屬者，均得獲
筆毫數，足當官稅，朽索取奔駒，誰者早知其難矣；况又啓
人民非分之心，使不顧安其生業，自士農工商以至皂隸子弟，
無一不有一作官之念存者，此國家所以亂也；今欲有以善其後
，則用人行政之進，豈可忽乎哉！

品格

張紹曾復衆議院議員書云：此次法務重典，國會諸
君，品格頗多高尚，試一玩味頗多二字，明明謂品格之不高者
者，不在少數也。

又云：即有時時爲顧問諮詢，亦無非恭思廣益之意，是明
則對於國會所請發表大批顧問諮詢者，已公然承認；正不知
彼所請顧問諮詢者，在商標之列乎；抑不在商標之列乎！

無論聘爲顧問諮詢者，是否集思廣益，彼僅以身任督督政府
之職，而竟應政府顧問諮詢之時，已不免強屈同賦之笑柄；况
尚須蒙衆而稱之者乎。則所謂商者，固不高，而所謂商者，亦
不潔矣；嗚呼！今日國會諸君之品格。

婢：娼：生活

竹 曉

近來生活一天高似一天，人們一天苦似一天，因爲生活的
繁蕩，這婢：娼，也就隨生活的高倍增多了；我知道婢：娼：
他並不是自甘下賤，一是迫於父母的命，二是屬於威權，三是
受金錢的壓迫；但是他父母的本心，何嘗沒有想讓這女兒，勝
過各人的女兒的，只是爲這錢來交迫，以致割掉一「骨肉」，
天倫「感情」和「樂趣」，賣給人作婢：娼；成了可憐，

民國日報五週紀念號刊 時 靜

你倒爲甚不使……「自食其力」呢。你倒爲甚不教給他「職
業」呢！他的不能自立在社會上，一處要依賴人，都是你賣父
母的害了他；是麼，你能解答嗎！

眞國恥

新

五九之國恥，被脅之恥，尙非眞國恥也；若近今當國者之
無恥，則眞國恥矣。

和平統一，既成夢泡矣；而尙能極不去，多項一日；即多
延一日之官廳，全國之人，寧以爲可恥，而當局者，若不自知
，國人之顏面不發爲此輩所辱乎；豈可憐者，竭全國之膏血以
養兵，而津浦車之劫案，一任土匪之橫行無忌，竟束手而無可
如何，以致發我助我之美圖。竟有如此承承之賤言，其其可恥
，雖拘盡太平洋之水，其能洗耶！

且不講當國者然也，國會與制憲之責，理之久久，而憲法
迄未告成，徒覺津貼之難，更有味，轉瞬期滿，而議會將開，其
頭緒無暇，亦既將舉國矣；不知十月以後，此輩尙有何面目
以對我國人，而全國之民，亦若其自慙，而蓋誰不論不讓之
詞，此其所謂哀莫大於心死者，僅其當局者之無恥，亦豈平情
之論哉！

我對於捧盒式的瑞芝章之感想

王 紅

我國的憲法，本來是取以英法美各國的憲法，使執政的人氣
潛起，知道崇尙義舉，並不治國公僕的何種關係，可以隨便收
獎的。

現在北京的內務部，忽然以段祺瑞段芝泉六名幕僚的原因

。補督主用政以來，首先注重教育問題，對於教育事宜多所設
 議，真可敬佩。前者作百尺竿頭，再進一步的請求，希望督督
 并耗費澈到底，現則得應而任教育的人太多，以成辦學校；論
 國經費無著而停課者，時有所聞；幸幸學子，光陰可貴，且昨
 教育界曾發出通電，仍請將內稅完全劃作教育經費，在防區制
 未打破以前，津滬兩多，編查既方以統一四州為已任，在實際
 上確已照辦者五十餘縣；即請先將這數十餘縣的內稅儘先劃出
 任何人不不得挪用，以維持教育的現狀，且俟全川統一的時候
 ，然後次第施行，經費充裕，教育自有振興的機會了。

一打多

成都社會，游民多；
 偉人公幹，相送多；
 戲園坐客，流氓多；
 各縣地方，匪人多；
 報館主筆，閒話多；
 蜀人會下，殘害多；
 下野官員，銀元多；
 果機軍隊，官位多；
 各街娼寮，填塞多；
 四鄉稅夫，負負多；
 衙面渣滓，堆得多；
 四城出入，糞担多；

民視日報五週紀念號刊 時 詩

只要是 何必要 (後能) 一言

我的親戚，只要是偉人政客，何必要設法推選
 ，纔能執政；
 我的上司，只要是男子英雄，何必要動勞才幹
 ，纔能陞官；
 我的出身，只要是德哥，土佬何必要受國軍官格
 ，纔能帶兵；
 我的本領，只要是麻雀酒水，何必要受國軍格
 ，纔能辦事；
 我的法寶，只要是紙幣通緞，何必要開刀往工
 ，纔能損錢；
 我的刻毒，只要是積穴陰謀，何必要講言語和
 ，纔能娶妻；

爲甚麼要

儲蓄？

▲一家幸福保障

▲兒女教育婚嫁

▲將來已身年老

▲防備意外需要

均不可不

儲蓄

閣下尚未實行儲蓄，不知儲蓄之方，或即依此法，照

成都聚興誠銀儲蓄部

章程定期儲蓄辦理

月儲一元	月儲五角	月儲三元	月儲二元	月儲一元	月儲五角	月儲二元	月儲一元
十五年後	十五年後	十五年後	十五年後	十五年後	十五年後	十五年後	十五年後
取洋四百九十元	取洋四百九十元	取洋九百五十元	取洋一千四百五十元	取洋一千四百五十元	取洋二千九百五十元	取洋二千九百五十元	取洋五千四百九十元

其餘活期儲蓄，整付儲蓄，零付儲蓄，定期儲蓄，待付儲蓄，整付儲蓄，整付儲蓄，即奉

研究

方旭題



研究

文學常識

楊露

這等文字，不是沒有意思出風頭；但還是沒有意思的動作！不是無意的行為；若說全無意，豈不成了無意識，差質說，這是我個人，平常對於文學的筆記；今朝偶爾翻着，却也有些好的便記他寫出來，此亦是一篇隨語。

文學的定義

甚麼叫文學？文學的界說在那裏？有個問題，將中國的書分類，也怕說不出。只有文心雕龍，文史通議兩部書，少可考查。但這兩部書，都認得有些文學的分別，種類，於文學的究竟，還說它下肯定，所以文學究竟是什麼東西，我國數千年來，還不知道。下細考查起來，清人阮雲臺，近世人章太炎，還下得有些定義。阮雲臺說：「必沈思博學始名之為文學。」但「沈思博學」，即沈思，即沈思，這算是未清斷。章太炎說：「文學者以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這範圍又太寬泛了！如果文學就是這樣，那明禮儀，流水，也是文學嗎！所以這也不算文學的定義。惟有唐代的韓昌黎他說：「文以載道，」似乎相差不遠了。但他所附文，并不是文學；所以也不能作為定義。至最近西洋學術輸入，以科學的方法，研究文學，而被文學始有一定的詮釋。集各家的說法而歸納之，文學的定義要有下列三個條件：

民視日報五週年紀念刊

研究

一、文學是人生表現和批評

最好之思想

二、想像

感情

作風

三、永久

美質

文學的派別

文學的派別，從他用途上分，可分為二大類：(一)純文學 (二)雜文學；純文學是表情，雜文學是表理行為的。如(詩)(賦)(雜記)等，是純文學；(論辨)(敘記)(書說)(奏議)等類，是雜文學。今列個表在下面：

詩	雜記	純文學	情的
賦	論辨	雜文學	理的
序跋	奏議		
書說	書說		
附序	附序		
詞令	詞令		

傳統 雜文學：理智的

碑誌

頌贊

歲時

哀祭

他記

基本上對於文學的大別可清了。

— 文體的派別

文體甚為複雜，不好分類極了。茲據日本濱方氏等之分析，別為實用文，和美文二大類。今列個表在下面：

法律
命令
告示
詢問
答條
記錄
報告
判決
書報
學說
主論
評議

攻擊 實用文

辯解

說明

釋義

訓話

致證

譯義

評釋

標題

論告

勸誘

通知

廣告

其他

歌（短歌，長歌）

詩（古體詩，律，絕，偈，新體詩）

話（俗話，童話）

小說傳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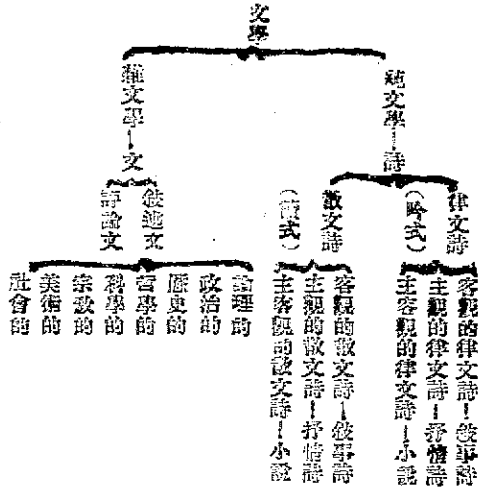
歌劇

小品文（流行雜筆）

其他

美文

最近還有一種新分法，很簡單，很明瞭，列表在下面：



近世文學的派別

近世文學的派別，表面上似乎很複雜，而歸納之，也無外左列幾種：

- 古典主義，
- 浪漫主義（靜穆主義），
- 理想主義，

民國日報五週紀念刊 研 究

- 寫實主義，
- 自然主義，
- 象徵主義，
- 達達主義，譯音，
- 未來派主義，

古典主義之產生，在十八世紀之末，其宗旨在凡所言論動作，均須與希臘經典相似，狹隘極了。『海法』

浪漫主義，亦名神祕主義，恰與古典主義相反，是發揮內心的喜怒哀樂的情感，不必法古，也不必仿今，隨意而自由，而毫無所拘束的，即抒情主義，也即是個人主義個人主義，以發揮情感為主體，人的情感要素，大致可分為二：（一）喜怒哀樂的一切情感（二）觀聽等的情感。凡因第（一）種情感表現出的主觀世界，便是攝成人們對於外界色彩的資料，抒情主義的文學就是取這些資料，用來將自然的現象和深心的情感聯為一致的。如像我國屈原的離騷。『現潮雜誌』

理想主義是甚麼，就是作者理想上以為是千真萬確的便不管與外界事實對不對，就寫出來『是主觀的』

寫實主義，作者不離加自己一絲毫的想像時所見聞的，老老實實的寫出『是客觀的』

自然主義，是來調和主觀與客觀的，他以為理想就不必對，寫實的也未始無錯誤，兩種相合，成一種自然的便對了。

由此看來，這理想，和寫實，自然，三種主義中，有共通之三要點：

- (一)題材——即所描寫者，
- (二)作者——描寫者，
- (三)作品——所描寫成者，

象徵主義，是勝過文學與運的，即是將無情感的事，木，豈若，會與等動，這種特與一副人間的半姿，這法人間一派的精粹，完全是此比喻的。

此篇可分明分爲二種：

「喻」，是比較取作比喻的，明白表露於字裏行間，像如「春野盡如錦」被比喻的是「春野」，「取來作比喻的是（錦）」。

「喻」，是將或比喻的主體，隱在字裏行間，而文章的表面，僅被比喻的，完全不能顯出差別的地方，在這種含蓄的，釋括的境像，便是象徵主義，

這主主義和未來派主義，毫不差發達，出書差少，所以此處便把他略了。

以上說了許多，不過是文學等上的一些常識罷了。研究文學者，不能不具備此種常識，或更廣博的智識。至於說到各種主義的對與不對，有無價值，那又是另外一學問了！

月色與文學

研究文學的人，是富於情感的，是極易激動的，是有幾分異性的。惟其富於情感與激動，有幾分異性，所以能成將來純文學家。我們讀古今來有文學價值的著作，就可以知道。

一九二六，四，五，於成都 愛蘭

莊子，史記……是有文學價值的著作，你著作者，是怎麼樣了，莊周一肚皮的不合時宜，隱於南華經的世，嬉笑怒罵俱成文章，再馬還不見容於世，元武皇帝時，發爲文辭，流於悲悲人民，被羅網底慘劇，他讀書處處難非，而被小說了，都是有一個巨大的動機，和一個巨大的影響。這個動機和影響，與他腦筋激活富於情感，有幾分異性，三項有最密切的關係。好像做一個文學家有了他已底天才不能和環境底適應，就可以有最好的文學價值底作品了。其實這不見，除了這些人倫的衝動，還有一種「自然詩的」。『河前自然詩的圖』，就是宇宙間天然底真美。張潮先生說得精：『山之秀，水之聲，月之色，花之香，皆無可名狀，無可執着，是以稱爲絕妙，顛倒情思。』這種真美，很足以因使人感發，引起人底文學思想。如莊周，司馬遷，趙四卷，他們也不還是受了人倫的衝動。他們還是周遊海內，遍歷名山大川，受了這自然的陶融。

這天然真美底月色，我受了一種多麼大的激刺。所以我願意做這這短文，但我却不是文學家，先要這真美記得我四五歲的時候，同我底小朋友些男女大都有字和個人，我們在庭前草地上，手挽手的，作一個圓形，口裏唱着『黃豆黃豆圓圓』『黃豆黃豆圓圓』底歌兒，仰起頭，睜着眼睛看月色；一面，走着，一面唱着心裏說不出的爽快。忽聽別他稍大的學生在讀書，陡然引起了讀書底興趣，從此依然有這趣，但同時卻沒有忘了書。偶然我底慈母與我作玩說，原來我記得這去學徒弟，便哇的一聲哭了。這是我頭一次受月底激刺。

（附錄）「潮字」心聲清詩人寧開通河也注送次論月色
也是很奇味的一個。

到十五六歲以至現在，或在山麓，水涯，花下，多次與青
翠的月色相見，多次受了她底感動。有一晚我坐在窗下，無聊
得極，又感到身世底凄愴，正抑鬱的不得，忽覺著一線光明
照到窗裏，然後是微，高樓俱空，從前惡感消滅了。再加寂華幾
句動聽底話，於是又由悲觀主義，而變成樂觀主義了；由衰
弱的態度，依然恢復到我少年蓬勃的體度了。淑華「她」又稱
我成功舞臺，布林頓氏人生哲學表。我受了這次月色底激勵
；她底主義如是：「人為幸福而生」不願「消極」；「悲觀」
而該處處樂觀；「悲觀」與「消極」；「悲觀」與「消極」。

我底「人生觀」是月色給我底。我底「來底前途」是月色給我
底。一根扶危底杖兒，一道指路底標兒。我怎麼不感激月色，和
研究月色呢？當時讀詩詞，都只有「月」字。就順便抄下，考
究如左——

秋月春風等閒度，白居易
行宮見月傷心色，白居易
叱起海紅羅底月，魏定盤
小天月色好談看，杜甫

江村月落正班班，司空曙
秋聲和月滿樓，李後主
故園不識阿翁月，李後主

由這些句子裏可以看出，作者當時是受了「月底青色底影響」
。民視日報五週年紀念特刊 研究

。西為科學家及畫家論月底青色是綠色？使人彷彿聞過平聲。
我看以上底句子底全文，確是有繁華或清涼底光景。雖也由他
們底人為的衝動，而受了月底青色底感動也是難免的。

沙場烽火使胡月， 祖暕
牀前明月光， 李白
西窗明月幾回圓， 韋應物
萬里歸心對月明， 盧綸
何用低高比秋月， 李白
莫使金樽空對月， 李白
月上柳梢頭，人靜黃昏後， 朱淑真
明月幾高依何樹， 范仲淹
天意教人月更圓， 吳禮之
月為人留照， 張翥

以上句子裏底月色，或有意斷其為綠色。綠色是青黃二色
合成的，黃是理想色主思慮底深淺，情緒底波動；青是希望色
主人底向上心知自立心。這些詩科學家，畫家底底，我研究
以上底句子并他底全文，俱含有理想和希望。所以我又敢說作
者，或受了「月底綠色底激勵」！

秋來見月多歸思， 蘇軾
風定月出半江白，江上女郎曉未歸， 魏定盤
晨起數山川，浩浩共月色， 盧鏜
無情明月有情，歸夢同到斷腸關， 劉基
一鉤新月天如水， 謝逸

以上句子裏底月色，我思斷必定是紫色，紫色科學家，並學家，均稱之爲濁仰色。研究以上底句子和全文，看他一番熱烈的情緒，細細的標語，就知道他是受了月底紫色底影響。

多情處有春庭月，張泌
客散青天月，李白

五更殘月有霜啼，溫庭筠
憂思香散物，明月香散人，隄定靈
千古秦淮，一片明月，薩都剌

「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蘇東坡

看以上底句子和他底全文，俱有一種超塵不羈底意思，或是受了月底灰色底激動，因爲月底灰色在學界家稱之爲超脫色。人們對了她底灰色；登時可以平靜一切世俗底思想；而生一種超絕塵寰底意思底原故。

張潮底幽夢影上說……

(一)月下談禪旨趣甚遠。月下說劍肝膽益真。月下論詩風致益幽。月上對美人情意益篤。

(二)物之能感入者，在天莫如月
(三)月爲天文中尤物。

(四)月之色……無可名狀；無可執者；真足以誘召魂夢，顛倒情思。

看他體月是如何的好。如何的感人。他更研究玩月底方法

……他說！

(一)談謝則宜仰觀；談陸則宜俯視。「月底友人語」天也云：深而不仰觀，那說改理好世界；陸則不能視，可惜水邊真畫圖。

他先生論「月」何等有趣味啊！而他底著作，我敢說也受了月色底感染。他底思想，也受了月色底影響。所以能成一個卓爾不凡，大雅超羣，活比波比詩的一個藝術家。這「月色」是如何的偉大，神祕呵！

答黑鵲君談談詩學

紅 鵲

按詩學一道；時人不甚久矣。余於此道，亦少涉獵；實未敢有所論列。前對朱鼎昌君傳人行三首；雖會妥加評議；而目問諸心；自不免有乖謬之處；查朱君固君不爲下問；或兩節後；一談體焉。爰將來函各節；逐一答答；并將舊見加後；大雅君子；幸有以教之！

原函；紅鵲主筆吟琴；最著吾友矣。君巨擬有樂人行五言古詩三首；凡數易稿始出以示人；且之若無不自然精美；想固未敢阿其所好；但朱君學詩有年；豈至於包紮習見耶！此詩實有過之；無不逾者。

答詞；固無論朱君之詩；且君是否「欲然精美」；閣下是否「阿其所好」；記者只就本詩而論；實不謬人云亦云。閣下所謂「實有過之；無不逾者」；豈謂過於過耶！抑謂過於人耶！殊覺費解。

原函；乃前日此詩一二兩首方發出；是下即談讓朱君請看

兩首衛生詩，此真確確確也。

答詞：記者之作，雖有改良衛生詩，固不啻含有諷刺與看之意，然而謂諷刺未盡，則有兩首改良衛生詩，又恐過於深潔。讀此二首，其報章有「強首衛生者，維維持秩序之調合」一語，記者頗覺性異。觀此，則正看特別文法在，無怪閣下以狂鳴亂吠，加讚我也。

原函：其言此稿存今登載民視日報之「春令」二字，原係謂此稿存至今日之意，以享閱者之享字，係本以享以視而來，不知如何又為錯誤！

答詞：「春令」二字之讀法，固屬曲盡其妙。如「相相連」變為「單」字，「原無不可」，不過「春令」二字下，應以「登載民視日報」數字，藉恐閣下疑為朱香曲讀，而文法固不能為閣下曲讀也。至享字讀法，我深傾歎，但前季二字，實屬毫無分辯也。

原函：雖謂音韻上，亦非有特別學過，足下竟為然謂其把錯得滿堂。然則閣下自撰一首，係全用道歌而讀，何其中有「回來相送人，各自回其家」一語，較之「此日足可惜」句何以係隨道歌而讀也。

答詞：生君是否有學音韻學，非余所當問，余前之所以謂其把音韻得滿堂者，實彼個人行中錯誤太多耳！如閣下明白詩時，何以歌中雜一寒字，須知此非走韻，實屬原本韻，古本相迥也。至選之「此日足可惜」一者，雖用東，多，汪，陽庚，青，六韻，除陽陽其過寬韻則改入他韻，非也，亦實古

韻相迥也。閣下倘猶不信，請一考各韻詩譜，自可瞭然。

原函：足下既謂曾子詩之微詞，其詩何以教我耶？如不明白各韻，謬有之曰：狗彘食土，豕食子，亂，此之謂也。答詞：余嘗考詩之一道，無不詳盡，於各韻詩家，皆以韻律為必備之要素。故梅聖俞以聲律為韻，歐陽修以格律為韻，西人羅采同傳亦云：詩者聲律之文學，而以韻律為式表附者也。并謂詩文詩為文韻之雅韻，已失詩律之原方。朱君之詩，早已散聲律之韻，已失詩律之原方，閣下詩為玩味，自得之美。至閣下氣息驟然，若斯為余言也不空言，但閣下孔子學詩之語句，令人難解，望各子之學字，令人懷疑，我不重又為閣下之見，是不平憤耳。所有閣下引來看者之曰一語，「四思」，「實不虛言。只好原樣送還，請即自行讀去。

原函：結尾又以此詩有亦你為人為一句，為斥為你，我詩，有失古韻。試問曾子美在稱詩也，何以有彼不可奈之兩層黃鸝鳴翠柳等句，但是彼人并無人斥或不准，可見文實通融，不必借傷翠牙也。昔自登山之詩，老嫗黃鸝鳴，此詩亦我讀，豈紅強君曾尚不知老嫗耶？

答詞：現時文字，固以通雅為貴，然詩實不盡言通雅，舊詩之古體，尤不能言通雅。雖自香山詩，經白居易，但就其全集觀之，亦處處不稱雅，惟其你歌吹之妙句，我寧謂之不解，非特其居老嫗之不如，即為老嫗見笑，亦在所不計。玉人詩有曰：「歡物以恆，誰食為吃，」此近韻，猶于美善用之，閣下所謂兩個黃鸝鳴翠柳，正于美之善用韻也。余生平立

論，從非敢厚古人而薄今人，實亦先人為一偏，歐兩個實屬
喧賓奪主，尤為慘不可奈也。『詩韻學』一書，閣下竟會見到
否？『詩韻學』為成『信德』猶不深進。而藝之一字，為字曲所
無，編制見於宋君詩中，不料閣下今又用之，真不愧宋君之雅
一知己也！

原韻，及後人行其三登限，竟又有孔少魚君投函質問，而
是下亦信口揚說，不遺餘力矣！其謂此詩走韻，與此兩韻首
間一錯謬。是下果不識此詩為何體，請將六朝詩箋細一讀，即
可自然了解。按是下之意，要讀起韻口，乃謂之古體詩，此雖
有對是下所音唱賦謝春，臨端公打蓮花落，才是如此；詩學門
中從來未有如此之奇者也。

答詞，余謂宋君之詩走韻，閣下始終不諒，恐不妨再買一
言，以釋閣下之惑。閣下既囑余讀六朝詩，特即就六朝詩略為
例舉，用證余之前言，并非信口龍觀也。查六朝各詩除用古韻
外，惟用齊韻，即格韻又名叶韻，但一首中用之不過一二韻
。如『客從遊方來，遊我一室終』，全首押賦韻，祇『終』以結
不覺一韻。『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踏歌聲』一首，
通用支微兩韻，獨『採菱特作晚』一韻，係借用庚韻；王文瀾
謂此句不入前內，真是將吳之至，非古人不能用韻也。是說也
，不殆為古人進節，實則亦齊韻也。至『年年不道官，常使千
家足』一首，前兩韻押尤韻，後即全押支韻；謝靈運前兩韻
係協韻，并註有叶音。以余觀之，此兩韻并非協韻，并註有叶
音。以余觀之，此兩韻并非協韻，後用支韻，實係借韻；按諸

『為樂管及時，何能待來世』一韻，已可見其協韻，而非協
韻也。宋君之詩，其韻直與江南之樂韻相似，讀之實有秦才風
味。故余前曾讀之而不順口，古韻又不精進，所而不順口者，
即此韻皆說不上也。而唱賦既等，係屬協韻，宋君所用
之韻實不如唱賦說之順口；故謂其為如『非尋常賦韻口即古體
詩也。』說到此點，余仍不知宋君之詩為何體，閣下竟謂之為六
朝，此正智者見智，余豈又前說厚非也。

原韻，是下兩次均讀誤矣君之詩，不知原中，善，非局外
人所能道。李賀詩實贊曰：『是為遺世心扉耳，已可見作詩
苦之一般。』是下所云一切，最奇則少魚君不願其口味一語贈之

答詞，昔李白詩云：『為問無何去，只在；只與從前作
詩苦』可見作詩一道，詩聖誠感艱難，等而下者，當然更甚。
但人貴有自知之明，彼山雞舞鏡，豈可說也。聊觀女自媒，未
免惹人見笑。唐子西錄敘作詩之苦，有云：『嗚呼！世誰成道
，初讀時未見可者處，始讀之，明日取讀，復讀有出，復讀甚
時累日，反復改正；此之時稍有如焉，復讀其取讀之，疲病
復出，凡如此數回，方敢示人。宋君之詩，其香曾讀于所言
之程度，意固不知。然既登於報，又益於其氣，正時然環編
百出，殊覺少自知明也。閣下以『不解其守中聲余，余亦只好
以不解解之，待有解其味者，再為解之可也。』

原韻，至於『詩之可經身』之語，想係移字非錯；『寄
言持虎者』之持字，當然亦取主詩虎頭者之語。是下其詩不得

○無謂其自謂才學疎淺也！

答詞：紅字係終字之誤，雖平不錯，然其意似，其詞特虎者爲主持此類者，不知主持此者是爲物，愚才學過於陳後，倘要請教，想能講得此語者，才學必與梁異也。

原函：紅腫乎！謂何以爲血帶血之子集耶？是否血帶血根之屬改也？昔李孝恭爲紅兒作詩百首，紅兒不覺，豈不知其何意，今月下亦紅兒之流亞耶？

答詞：妙！妙！讀來語法，與余之意，皆不聽前論，幸何如之？不過人之名字符號，無論如何用法，皆得人稱對自由，他人無逐問之餘地，今閣下問紅腫是何以誤，未免可笑，但係承前問，只好隨以「雲橫春紅似紅腫」及「淚血染成紅

結語」二語，爲之一答。至函合「紅字，竟以紅兒請；在閣下之意，或以爲已將懸而斷不將來，其實男女早離字等，將從階級，亦經廢除；豈能果即紅兒，未必便不爲於人類，况我并非紅兒乎。又及遺物以紅兒爲符號，亦未見人登上即盡損失，何也。古之馮婦，丁夫人，張黑女，（有謂爲汝者，）固曾以男子稱自號女子也，况我并未自號女子乎，尤有帶帶有聲調者，吾

撰究生於何地位，可以亂嚼。恐只開有聲調於李孝恭處贈紅兒詩，不知何時又有李孝恭亦贈紅兒詩，閣下真而今古，見人所來見，余又敢不佩服哉！唉，余又敢不佩服哉！

原函：絕之牛馬蛇神，長爪郎吟而成辭，僧版月下，賈島尋求其友聲，知宏君者，除愚而外，其在青林黑雲閣乎！今日無事，特奉以請教，務希明白見覆，如能將各種詩法，詳細示

示，則并倒於高由之下矣。月下以後其人文字，言信之慎之爲要，言不盡言，即此吟餘！黑腫上言，四月十九日。

民視日報五週紀念彙刊

研究

要，言不盡言，即此吟餘！黑腫上言，四月十九日。

答詞：宏君之詩，係從閣下爲知己，其又何再疑！不過閣下問紅腫人，似非余與之一語詩學不可。余自願腹中無一物，不知詩之門徑爲東爲西，實苦於無從覓合。厥以迫不從已，勉就管中窺見者，略述一二如後：

論五言古

五言始於西漢李陵蘇武，「漢書蘇武傳」所載蘇武答項羽詩，則此時已有五言也。「五言古詩，作法須用筆從句合古意，平仄原務，不可違律。五言長古，律有四要：曰分段，曰過照，曰回照，曰讀嘆，先要分段，句意要能轉接，詩如首段是敘花鳥，一篇之意，合在其中，以下一段一意，防雜亂也。次要分段，名曰過照，此處用兩句，一聯上一生下也。三要回照，謂十步一回頭，以照前句。四用讀嘆，每段能一消息語，以讀嘆之，方不迫促。以上四法，多備於五言詩。

論七言古

七言始於漢武帝柏梁詩，至唐李賀始備，與五言略異。漢魏詩作，誠多樂府，唐代各家，又多歌行。然樂府歌行，貴押韻強，古詩則變來和平，其體不同，如漢魏歌行，則後兩韻，此則後人換韻體也。

七言言有鋪敘，有開闢，有風度，有風骨，有態度，須一披來平，一收提起，而語句宜渾融，格調宜高古。若徒務刻鏤，為巧，務鳴以爲豪，或流於萎靡，或過於澀，則失之矣。

五七言古，章法無不同，但五言著意於少用才氣，則勝不得。七言則須氣勢宏闊，頓挫激昂，大開大闢，七言古以第五字爲關樞，五言以第三字爲關樞，如單句第五字用平，雙句第五字則用仄，所謂關樞也。後俗云「三五不說，不惟不可以言逆，且不可以言古體也。」但古詩亦間有不在此例者。

論五七言律

五言律始於六朝陸機，何遜，庚信，徐陵諸人，至唐其法大備。同七言律，又爲五言之變體也。唐以前此律已備七言律句，唐初始專此體。

律之云者，調平仄，拘對偶，如篆律之嚴也。對句易工，對句難工，發端句尤難工。律詩作法，首起二句，或四景與起，或借物比起，或就題振起，中對四句，二言景，二言情，後結二句，或就題收足，或用語體收嘆，此正格也。唐律有各派：典麗精工如陳子昂，杜審言，沈佺期，宋之間是也；清空簡遠如王維，孟浩，儲光羲，韋應物是也；風華宕逸，如李白之風沈雄悲壯如杜甫之風。

律詩有諸格：貞觀體，太宗時人詩；大曆體，玄代二朝人詩；元和體，憲宗朝人詩；西昆體，五季與晚唐人詩。

律詩有諸格：物體格，中四句對，前後不對，此正格也；命體格，首尾對，次四不對，如梅堯臣等先明也；八句全對格

，八句不對格，前六句全對格，後六句全對格，五六句對聯全不對格，隔句連對格，借對格，交感時格，借聯對多，以物聯爲正。

論排律

五言排律，其作法有四：一貴鋪敘得宜，先後不亂，二貴對仗整齊，情景分明，三貴連展明白，不令人沈思則顯，四貴氣象宏大，縱容不迫，斯爲得體。但五言排律，與五言律不同，律詩描情寫景，止於四十字已足，排律或數十韻，或可餘韻，其作法與五律大異。

七言排律，宋延清王應麟論排律，如入萬松林，光耀燦爛，太白清爽雄麗，少陵變幻宏深，如陟臨海，能激揚，千峯羅列，萬派汪洋。

論五七言絕句

五言絕句，始於魏樂府，如古詩，七言則爲樂府等篇是也。

絕句者，蓋用一首律詩，截爲兩句也。唐八絕句之作法，或前以散起，後二句對結，即用律詩前四句也。或前二句對起，後以散結，即用律詩後四句是也。或四句俱對，即用律詩中四句是也。或前俱散，即用律詩前後四句是也。其工夫轉換之妙，全在第三句有實接，有虛接，若於四句得方，則結句自工矣。

五言句更切，實多勝文，七言傳高華，文多勝實，五言近

於樂府。七言近於賦行。五言屬於七言。要皆貴有微旨遠意。而淺情深，反正相合。一氣呵成，實商詩時，皆為正宗。

論用韻

詩之用韻，猶為之用兵，兵必先操練，而後可以作戰，詩必習熟其韻，而後可以出口成章。若使字韻不熟，而臨時找陳，豈能隨句自如？操練工緻，但押韻不可用聲韻，如花與蘭同押一義，押時用花不用蘭是也。又不可走韻，如一東不可入三江，并不可入二冬是也。韻有一字在兩三韻者押時須審其義而用之，如差字在兩支，不可作為差錯之差是也。惟詩首尾二句可以押音，因音既入聲，及孤雁出羣之誤也。但首句既押音，尾句即不可再押，蓋雁方入羣，豈又有出羣之理！

和詩有三體：一依韻，韻同在一韻之中，不必用原韻也。二次韻，謂和其原韻，而先後次為四之也。三用韻，謂用其韻，先後不必次也。

論平仄

詩之所以有平仄者，蓋因必是運用韻後可以讀聲也。一忌尖酸，即當平而仄，或當仄而平之謂也。二忌拗口，即首句用平起，二句仍用平承，或首句用仄起，三句又用仄承是也。大凡律絕所用之平仄，五言首句用平仄，次句即用仄平，三句仍用仄平，四句又用平仄。七言首句用平仄平，次句即仄平仄，三句仍用仄平仄，四句又平仄平。若用仄起者，皆可依次類推，但古風不在此例。

論情景

詩家作法雖多，不外情景為最，各稱其盛。有一句說情，一句說景者，有情中含景，景中含情者，有情無景到者，如寫四時氣候，凡風，花，雪，月，芳草，斜陽，皆景也。一切書畫敘事，皆情也。少則數語，多則千言，不外此端。若能如宋梅堯臣所言，寫雜賦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情，見於言外，詩之能事畢矣。

詩有五戒

- (一) 戒韻誤，
- (二) 戒韻疏，
- (三) 戒韻俗，
- (四) 戒纏綿，
- (五) 戒刻薄。

詩有十宜

- (一) 宜入四從高，「作文當學龍門，作詩當學少陵。」
- (二) 宜取法同近，「取其與性相親者，而學之。」
- (三) 宜備材備用，「平時須收拾詩材，以備應用。」
- (四) 宜格局謹嚴，「詩貴先立格局，格高則氣清，氣清則杜詩自然有正格，有幾希，不可不知，但首尾統貫相應。」
- (五) 宜命意超卓，「作詩以意為主，而詞隨之，若意不勝人，而事倍講，詩絕不能超妙，意氣凌人，則易奇言微實而難巧也。」

(六)宜道親筆錄，

(七)宜道學書錄，

(八)宜道古雜錄，

(九)宜道心語錄，

(十)宜道詩歌錄，

詩有八病

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名作者必忌。若夫韻，小韻，正紐？旁紐？尚非所重。

以上所述，不過降學一隅；其他應討論之處尚多，非本報所能罄我。倘諸君之再此種係他中意欲，其間恐不免多所錯誤，如承見教，至表歡迎！不過一切意見請，賜賜語，務望自行迴避，否則恕不答覆！

陶潛之人生哲學

胡霖

(一)引言

「人各有性；兵短自裁，」這兩句話，是表示人的趨向和行為，各有各的不同，斷然不能劃一的；而人們也往往是這樣，所以社會之四分五裂，良莠不齊，亦是意中的事啊！這種人必不與西顧，頭覆是非；久之，連自己都不知道所為何了；目的在那裏？實行能否與主義符合？都不暇顧及了！你聽世風惡的不流氣啊！但是，人們儘管糊塗，世風儘管淪喪；難道當真無一二超超者麼？恐怕會到這步田地罷！那嗎這一二超超者，既是人而同時，勝此同類的墮落，難道又安心忍其墮落而最深麼？我想這當然不可能的事實，並且已存在大聲疾呼的

喚醒同胞們，我之所以做這一篇文章，也不是盡人的一份責任，想着此或者能挽回人心於萬一？也即是做作這篇文字的「背必孤龍」。

(二)陶潛小傳

陶潛原名元亮，號淵明，及宋壽皇字名潛，當時在東晉樂業世家，他的曾祖便是陶侃。原來家世窮困，到他手上，已是窮得不得了。他在兒童時代，即不愛讀書而好學，可見他天性就好學；後來繼續的用功，卒成了大儒。

他的性才，更放蕩不拘；與當時清談派很表同情，本意是不願做官；不過家貧如洗，妻子嗷飢，饑寒，很難過日子，不得已才出而謀生；事情都還順手，竟嘗了幾兩酒，又因自己性情古僻得點，所以不久自己就辭職歸家。某朝又來召他當主簿，他決意不去，定在家中躬耕，但是，到時起來，總覺得有些為難；又才出來東街西拉，也算他運氣好，竟當了彭澤縣令。他在縣中，命彭澤的公田種「官田」，可以釀酒，當時人說：「令吾常醉於酒足矣！」他的夫人，便給他做不食飯，一定要種秫「種」即是飯米，他才命一個公田，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糧，可見他是一個好酒者。一個酒是不夠的，他做事簡括，除了辦公以公，別種事情一概不問，不適合上司，不趨走勢利，所以他在當時，免不了要生衝突；有一回要他來了，這就要東帶去見，他嘆了一口氣道：「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這話即被考起，不能而去了。他自從隱居後，簡直不與同時事屢屢一切的徵聘，只以作文飲酒為樂；一直到宋義首都是如

前。他在宋文帝元嘉四年，才與世界的一切告辭了。

(二) 陶潛的人生

我們看陶潛這個人，他的性情行動，處處覺得奇妙，令人無從捉摸。究這他的人生哲學，是怎樣，據各方面看起來，他乃受了環境的逼迫，以致產生他的厭世心，做出舍去物質，歸隱的快樂，而求他精神一靈魂的安適。

為甚麼說他是受了環境的逼迫呢？晉朝一代差不多年年都官職軍到他那個時候，已達到極點了。君主既昏庸，臣下又專橫，謀篡廢立的事，時有所聞，如王敦，悉陵桓溫，桓玄之流，皆因先有大子國，到得功高望重，便心懷不軌了。到得天下種種，祇有強權，不見公理。一個人若是要講公理，衆人就要說你沒公理。所以他寧去官明靜，并且當時老莊，佛三學派，都很盛行，如王或王衍輩，都是因為虛名而得大位，對於國家的事，不特不問，且舍去禮儀，而說虛無之理，一味胡放達不拘。於是朝野的人，都跟着學，以致流毒到數百年十八！唉！為的甚麼！不過時勢的逼迫呵！所以陶潛也不免要受一些影響。

陶潛他雖受了環境的逼壓，然而他非盲從者流；對於老莊佛三學派確有澈底的研究，深悉其中奧妙。『聖言』。然後合三家而一之，認出人生非以衣食住為目的，而以衣食住為目的者，則為入中之益……但是，何以知道他是非以衣食住為目的的呢？看他見晉朝一事觀察，就可明白他確是如此。他以晉朝時之衰，已達到極點，而最衰者，莫過於不大不小的官僚；！

上可以惡下可以威，而種種的弊病，遂在晉朝出現了。先生像這個人特苦。所以他是看晉朝，才有『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等事鄉里小人。』的話。他若是以衣食住為目的，絕說不出『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的話來。『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才出來做官，不是為的衣食住，又是為的什麼呢？那又何必看晉朝了。他之所以出來做官，完全是不得已。當他鄉飲食『朝不保夕』的境況。只靠他一人支持。他一不答，一家大小，就白白地餓死，不出來求事，又何以圖自保？誰能保如此，也怕沒人贊成罷！

我們統括來看，可知陶潛由環境的逼迫，合三家的學說，以造成他非以衣食住為目的的人。人生哲學，為他底人生哲學了。

(四) 陶潛人生哲學之真諦及其別證

要曉得凡物只要有生機，就應該有一種相當的供給，供養的物品，是維持生物的生活的，生物不單向這供給他的物品而生。人也是生物中之一，所以，衣食住是維持人的生活，人却不單為衣食住而生，衣食住不過為人生一種手段罷了，人口漸次增多，衣食住當然逐日減少，人底之所需自謀求其的方法。但除謀衣食住而外總要有大於謀衣食住的事做，才合為人的定義，當時人士，眼光都為清白一派的如王或王衍等，雖高居尊常一等，却終未看出真理來。陶潛他先生，就勞得供養他合老莊佛三家，悉心研究，才看出此理。以為做事成了功，對於社會國家，有真正利益，那時衣食住三事，自然的就豐富了。！衣食住是作工的酬勞品。

民，都屈伏於他個壓迫之下。像這樣看來：那隻英國的政治，就永久都閉不著；而且人民的痛苦亦是永久都不能消除。

待我再把這民主政，體和君主政體的區別說一說：民主政體是全體國民立於主權者的地位；以人民的意圖為政治之基礎；就是國家的法律……都是由國民的意圖產生出來的；所以內政外交都要受人民監督。這君主政體呢？又國民主政體成為反比例；我們將生命財產；都握在君主的大權手裏；而人民僅佔在附屬的地位；一班臣民都甘願甘體投地，去為奴隸般的服從；再不敢出來叫一句。可憐一些人民，都失去人類自由的生靈了！

朋友！你看現今我們中國起有名無實的民主政體招牌；被這少數人操縱；究竟與君主專制的黑壓手段，相差好遠！我恐怕，此教專制政體；還要利害萬倍！所以人們都說現在政府，是『萬惡政府』！

說到政府；本是人民共同的意思來設立的。因為政府能夠保護國民的公共治安和幸福，保證人民的權利；『若不是那個私人的家裏或階級團體來建設的。所以一切行政；都要滿足人民的意圖；人民能夠擔任責任；當兵……動武。不然人民吃苦不消，絕對要放逐法律來干涉的。』

進一步說：現今我國的法律是怎樣呢？自從中華民國成立；今年已過十二年了；而一國的根本法——憲法，還沒見產出來；僅把民國二年的臨時約法，拿來敷衍；而這約法之產生；其中的條文，可以說是對人問題——『貧世』——並不是對事問題。

；後來國會『馬馬糊糊』產出之『民主憲法草案』；和『民五之憲法草案』二款；又被一校無權政黨和舊軍閥，大爭而爭的鬧個不休；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兼言之，就是洪憲及督軍團的問題；於是這國家的根本法竟致又擱置不開了。

因為這種種原因；所以幾度出類年以來南北的戰爭，甚至外交束手；學潮日漲；罷工愈烈；盜匪猖獗；交通和郵業；說不上振興；財政行將破產；幾乎鬧得外人來監督；司法也不改良；在華之各國領事裁判權亦未收回；議院受人利用……以上種種情形；都是一般無聊政客；和腐惡壓迫團體的。他們來顧自身的權利，故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今天到你們身上的肉；明天到你們身上的骨。可憐這些統治者，窮苦日處人民；祇有束手待斃罷了！嗟朋友們；你們看這這復舊的政府；做出悖叛民意的行為；你們還甘願受苦麼？我且問你們這有目擊！這有手腳心子麼？怎麼不起來呼喚呢！本出來改革罷！

我的意見；是現今我們自救唯一無二的方法；祇有全體的國民聯合起來；實行干涉政治；發展人民的自治能力。去裁兵裁匪；振興教育實業；還有種種建設事業；都快自動的幹起來。那麼；我們中國還可以漸漸的恢復起來；在世界上還可以占一部重要的地位；也不過天賦我們的人罷了。

我還寫作；也算完結了。還有一點尾聲給你們聽；朋友們你們看了這篇我對於現今國民與政府之實質關係該得何種思想？應該從何處着手做起去。朋友們；要知道這現今的政治底腐爛；是出乎人民意識範圍以外呵。

「法人」之成立與消滅

鄧谷充

(一) 法人發生的原因

法人之發生為法律上一定之規定而產生者。其產生要素
 厥為四端：(一)元首特許主義；(二)法律特許主義；(三)法律
 定則主義；(四)自由主義。現在國家以採取法律定則主義者
 ；由法律上特別規定法人成立之準則，某團體若具備條件後則
 得稱為法人是也。然法人之發生，又有公法人及私法人之別；
 公法人者以公及事業為目的而成立之法人也。故為國家政治組
 織之一部分，如地方團體，公共營造物公共組合等是。又公法
 人者，其性質須備具一定固有之財產，及行使獨立事務之權力
 之二種條件也，如：學校，病院，博物館，美術館等是。私法
 人者，依民法之通則而成立之法人也。蓋其所根據之民法為私
 法焉。其與公法人相異者，則因其性質不合國家政治組織之意
 義也。私法人可大別為二：(一)社團法人；(二)財團法人。社團
 法人者，為共同目的之組織體。凡為二人以上之共同目的，
 所集合者是。然社團法人中又可別為「公益社團法人」，「營
 利社團法人」，「公益社團法人」者，其目的之事業屬於公益，
 如宗教，祭祀，慈善，等類是也。至「營利社團法人」者，其目
 的之事業，專在營利，如商會社，公司，銀行，等是……
 ！即法人內涵之區分，及其發生之原因也。

(二) 法人消滅的原因

按前可知法人為無形人，其成立雖經種種之手續，但終非
 「不死的」，故止能有權利關係而無權力關係，此所以與自然

人有別也。因自然人死亡，尚有繼承人及遺囑，處理其財產之
 歸屬；若法人之消滅，則隨手不能有所遺矣！然又何猶以了之耶
 ！則不得不依法律上之規定而解決之矣。公法人廢止時，其財
 產之處分，行政法上大抵屬於監督官廳之權限；至私法人消滅
 時，財產處分方式有二：(一)個人之消滅時財產消滅之理由
 ；若為法人自定者，則以其定章或章程行為處分之。(二)由法
 律直接規定處分者，名曰「清算」。何謂清算，即了結法人之現
 務，辦清債務，取之償還，而分配其剩餘財產也。

(三) 結論

共和國民，對於法人之成立及消滅，必應具有觀察之眼光
 。所最不可忽者，當知法律上所謂之「法人」並非自然人之謂，
 故前不可謂法人者為「人」。法人者實為人類共同目的所集合之
 團體，此點不可不知。余為觀察，嘗聞有謂法人為實人者；此
 其弊蓋在於不知法人為無形人耳。夫今日之混亂政局，「法律」
 不足恃，而「法」要不可不知，固不可以今日之混亂政局，出
 身村夫走卒，便亦謂「法」之不足為重也。蓋吾國家之國民，豈
 動有此言乎。十二，廿五。

成都婦女運動

各充

(一) 緒論

成都僻處西蜀，消息梗塞，文化事業，進步遲緩。二三年
 來新潮輸入，民智初開社會運動，逐漸萌芽，惟實則局勢艱，
 軍事紛忙，一般志士，未敢運動，種種不前。際此百端推展，
 萬方同慨中，方謂民氣灰頹，已瀕不救；孰謂偶然一聲之婦女

運動，遂統奔騰以來，勃勃生機，方興未艾，數千年女權墮落之恥辱，於焉將見恢復矣。夫婦女運動固然深遠久矣！除一部分之女子，積極以獲得參政爲目的外，其他能以遠大之眼光，在根本上作有系統的運動者，難覓其人。無形中將須與權利之精神，隨滅殆盡，而所謂勃勃一時之婦女運動者，又隨如過眼烟雲，去而不再也。胡適云：「最功在於嘗試」，吾觀今之自命覺悟之女子，豈不知求最後之成功，於嘗試之過程，吾豈好爲空言以假今之女界哉，是亦最近中國多數女子之實情也。吾又非不同情於今之婦女運動也，吾獨憾今日婦女運動，多爲空想的，個人的，享樂的，而非實際的，戰鬥的，多數的，有組織的。且近世社會改造，事務繁廢，吾人責任繁重，爲社會以後進，吾人生活一部分之義務，爲婦女運動以犧牲，爲婦女生活一部分之義務，斷非籠統廢除，粗懸手段，所能得最後之成功者也。今成都婦女運動，五花八門，陸離光怪，無奇不有，吾人試以公正之眼光，觀察其活動之內容，亦可見今日中國婦女運動，之一斑矣。吾請詳述之如後：

(一) 成都女子覺悟的初期

以前的成都女子，能否覺悟其自身地位則且下，吾不敢臆言。但自去年始有婦女聯合之團體發見，最近又有女權運動大同盟產生，在彼時一般久受時潮洗滌之女子，亦嘗欲以百折不回之志願，遂其復仇雪恥之誓矣，而一片平等解放的聲浪，更是以激激多數覺悟階級之女子的奮起。即平日素未謀面之千金嬌，亦起而奔走經營，氣勢之雄偉，可謂極一時之盛矣。以

余向主帝制消極之人，亦不禁爲之巨然思深，震動之移人，真利害呀！此皆由女子有實際之覺悟所致，是爲成都女子覺悟的初期。

(二) 婦女運動着手的情形

——斷片的女子參政活動！

女子既覺悟其地位之應改革，乃共同組織一聯合團體，女界聯合會，爲初步着手活動的機關，亦女子極力之策源地，由從前無組織的，無統系的，盲從的，種種行動，趨而到有組織的，意識的方面去了。但實際上組織其內部之精神，不容異的統一，仍不能脫離實際的行動與思想。何以言之。蓋社會之成立，純爲少數精神階級女子的活力所結合，而少數有勢力知識之女子，更推致了多數盲從的，無意識的女子，爲她奔走爲她出力，拾起出來充任活動的……；甚或會長……；甚或理事長……；至於那些無勢力不願其組織的運動，便各自磨心去了；於是二三豪傑牛耳之英雄，遂得以面面稱權，縱橫左右，而無所忌憚，此非爲實際的行動爲區，此非爲貴族式的思想麼？此種個人的，享樂的活動，吾豈不表一毫的同情！

(四) 選舉制的内容

女審查員選舉類數初擬以省中學校為單位組織團體選舉！我也認為這種主張不合式！後乃以全川各道為標準；按各道區域之廣狹；為名數多寡之等差；此種辦法固不失為平允；但是女審判員位頗有限；而希望者無窮；一般妄冀高位者流；因此不能不各起羽翼；以期他日之中選；此固意中事。至對審判時尚有一重大由來；為「籍貫」問題；因許多官紳中選的；還受他人攻擊；始又反加排斥；兩派爭執；始成今日選舉上之糾紛。依我看來；候選人無籍貫問題；選舉人始有籍貫問題；與候補各派爭執之要點；不外彼此權利上意見之衝突罷了。故各派競選的活動為空想的；個人的；遊戲的；享樂的；而非實際的；決鬥的；多數的；。獨寫至此；不忍再言；也莫能信能我是「頑梗不化；不識時勢」的人物！

(五) 爭執中之各派持詞

因幾個女審判員位置的問題；把一個塊然的婦女運動；切成無數芥角去了；把一些對於男系的主要活動；阻礙而擱淺了。我試問假設此次政府不允許加入女審判員；不予以片面的參政的機會；難道就不積極的前進了麼？豈知女子得以監督省憲的這種權利；不是女子個人私有的利益；也不是誰可以拿在私利方面去活動的。即政府「男系」的「能以女子的這個機會；也僅僅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況且同屬女性；何是婦女運動者；誰是誰非誰得誰失；也須和衷共濟的；還爭些甚麼。你們應與那立於相反地位的男系爭鬥才是。若實說「做官」是一個普通事業；在男系中已被多數人討厭極了；清白的女同胞們？

留不要去活樂着罷！這是我國有妻戀而和各派說的話。至於各派究為甚麼爭執；也須在這邊說明；在重慶我不是說過他們的糾紛；是起於他們的「籍貫問題」麼！這件事有時難為捉摸；但有時確是實在情形；我就他現在某會委員的某來；他不是成都人；後因他到重慶；去當了幾年「已縣縣立小學」的教員；這次也就居然冒充起來了。你想想這舉下的態度；也配在二十世紀中當了一個人來；「冒籍」的舉；既說明的確有的；所以各派的女衆；都聽不了一是冒充的「真」不是冒充的「道爾德雷頭」。但其中也有幾人敢於承認的！這樣的一場笑話舌戰；也可謂大有「波雲英甲國風」了！

(六) 將來之推測

從樂觀的方面推測：各派爭執為是玉成將來的成功！從悲觀的方面推測：各派爭執為是將來失敗的機會！但這兩種都是客觀上的理想；非主觀上的事實。究竟他們前途是「樂」是「悲」！……還視他們主觀上的努力如何！也非我們推測可以斷定的……

(七) 將來應取之方針

上面既已逐條的把成都婦女運動描寫過一個概略了。至於究竟將來應取如何之方針；以我之管見；可有幾個具體的辦法：

「一」組織小團體。小團體是共同運動中某有力的一個小集團。陳衡壽說：「中國的全民政治 (Democratic)」

也應由「地方自治」的各種小組入手，「這種精神也可以運用到現在龐大的婦女運動上來，尤其是成都的。」

「二」由小團體的活力普及女子教育。一切女子應盡的罪惡都謂之為女性缺乏知識造成的。缺少知識便是缺少教育，所以普及女子教育，為現代婦女運動當頭的一個急務。且女子若要到社會上去作各種活動，也非有「知識」「學問」不行，至於說到「參政」，那更須要有充分法律知識，才可以應付一切。總之「女性的解放」與「女性的教育」，是不可背道而馳的。

「三」多組織婦女勞動團體。女子若不在經濟上獨立，即是有學問有了見解，還是脫不了另系極力的支配。所以絕對的女子解放，非女子實際上有些生產能力不可。簡易的生產方法：是以工作的價值，求生活的獨立，生活及一切人生的供給，都不仰給男性，那時，自然就可以隨意活動了。自由發展本能，自由處置一切，果能如此，將來也許有些城市或都信大一個城市，婦女勞動團體從未發見，也是可恥。總之婦女們把這個緊要關頭注意罷！

「四」認定自己的目標。各種手續都備具了；我們還要認定自己的目標，因為我們是為羣衆——婦女——而運動，不是為個人而運動，也不是為私人權利而運動；故這種運動是自由的不是盲從的，是自決的不是隨附的。各人向作自己的目標做去，從旁的羣衆——軍閥——資本家——不用提攜他，我們只認他是鼓勵我們的工具罷了。而且在這種

絕對的責任下，更不可有些須洩氣或破壞的性質。因為一棒事，多加一好人，不易具效；多加一惡人，往往妨礙大局，這是我久想告訴近處的「婦女運動者」的。這式我受了成都婦女運動不良的刺激，更覺得上面一段話，恰切今日的緊要。我無煩責備婦女們，只希望了「一句」認定自己的目標。」

(八) 結語

予爲此文，本意非僅成就一題之女子而言，不過欲藉今日成都女子最近的實況放不能不借題以爲起點。然又試以新近中國婦女界觀之：所生現象，何不皆然？美必成都女子始然哉。先不能不重言以申之也。抑尤有進者：婦女問題係社會問題之中心，故婦女運動亦爲社會；運動之根本。至其活動之步驟，與其進展之程序，非首即要求參政也，明矣。此端實善後之一問題耳。夫以最後始能解決之問題，而必求於最早踐行之，固能成功難矣。即以成都婦女參政之過程論之，其初亦不知組織許之困難，耗若干之精力，剛非幸而能參政之所能成功也。學今日婦女運動者，當心而察焉。

中國人民之娛樂品

羅素原作 守貞譯

中國人民奇特嗜好之一，爲其對於遊戲的嗜好，進香於廟者，每先燃燈燭於其階，以表誠意而祈神恩；余于某日遊華英子之塚，見其墓者數人，至家燒香，作小佛，後等先以燭的數種送至余處，以備隨時助興。中國新年之期，不與春同，歲獻之夕，萬家爆竹，聲聲相應，適合人夢夜不能合誌，聞復樂

之以流星飛火，推窗四望，火箭橫流若雨黃金，誠奇觀也！查余所知之華友，未有不喜此物者。中國新年頗習吾之耶誕，人皆帶贈玩具以度此佳節；中國玩物為類甚夥，并皆佳妙，紙扎風車能隨風轉動。吾時見屏而老若，坐人力車，手持此物，迎風旋轉，甚覺滑稽。中國戲院所發優美之戲，皆歐洲或亞細亞玩者為標本，中國紙扎玩具，美觀奪目，玲瓏纖巧，難以言狀。而走馬燈最為妙，懸掛於其中，紙馬即能繞燈而奔走。凡此種種玩具，在新年中皆陳列於寺廟之空場上，任人購買。余於新年中嘗遊一園王府，觀十層地獄之刑俱，罪人身後應受之懲，迫已形容無幾矣。余雖入羣中迴避各殿，彼等對此可怖之懲，嗚呼不絕於後至一殿，萬人圍集。而總救世軍之傳道，亦有樂隊，其聲悠揚，殊足動人觀聽。救世軍之傳道者不能以華語，有吾人為之傳譯，其所言大旨為勸人勿事無謂之偶像，以獲永生不致之劫。『酒者固其言，仰天大笑，救世軍之傳道未嘗，故遭此譏笑。蓋中國上下人民，素以禮尚，救世軍之傳道之以謙，非人自亦將以禮近之也。余對此情，理不覺於心中來，不知如何而能以吾道或斯民中國受其教育之下級社會，能保持當時娛樂之天性外，復有數種病文雅而優美之消遣方法。統觀世界各民族，最善於假性美能者，當推華人也。在華山明水秀之區，寺院林，立亭者復遍於其中，遂稱絕詩畫之林以自怡，山之麓，水之濱，荷風物足以觀人，每有亭閣點綴於其間。建此亭閣者，不為帝皇，即為詩人。吾嘗夏游，驚感於一亭，聞有人以茶進，茶之味大異於吾平時所飲者，其

色若琥珀，其味若醇酒，其香平似奇花，半似夏露，其清若素，其明若不染纖塵，豈不異於茶之開焉。與飲茶時，茶華友，起而談哲學，論進化之途徑，為商標而在荷蘭國者，其質處世是否常作犧牲，或亦顧其自身之利益。吾人對於死的問題應持重細加考慮或寬置之度外，所究此等問題，須引往吾哲學家之言行，稽其著述，陳其生平，非立談問斷而輕決者也。談論正廳之際，有人述日人在魯之著作，外人在華之教育教育，或沿江一帶紗廠工人狀況等問題，論至此等問題，君果未結其之非或不消而自滅矣。嗚呼！破壞中國人民，傳自其其代之美育與平安者，皆隨等問題也。

中國人民極嗜門巧之遊戲，此項賭博，我華人者幾與千百倍，棋盤方格有二百五十六之多。吾人之學吾帶戲者，每雖其過於簡單，彼等與歐人作歐洲遊戲能觀焉。聞於魯之中國遊戲為類甚多，入局者皆以錢為標本，賭博已習為普通人民之劣性，蓋代鴉片煙而與者也。鴉片毒已絕跡，而有者皆由口入私運以入者耳。

北京最令人厭者，為乞丐焉；彼等在嚴寒風雪之中，猶衣衫襤褸不蔽其體，時或故驚其術以乞憐，為區區似中古時之遺徒像。吾乘人力車過街市時，彼等每相率來從，大老婦大老翁之聲不絕於耳，謝之既而可憐而又可憐。爾若被擊亦不覺其有辦公時節，每出常有入請助之，故老能應聲而應。業巧於事既畢，遂於向陽之牆根，吸紙烟以自樂，時或終日不出，不演其相，聚而嘆笑。吾知城隅失業流落之人，豈不能若是相習以重

生也。中國人之善於尋樂，豈真上天所賦之特別美德也歟！
 中國人好謙而不傷雅。一日余偕二華友遊一古塔，塔已就
 頹廢，余先拾級而登，知彼等必從余而上也。余既至其頂，俯
 首下望見二人倚清談於石板上，余下而問：「何以不同登」之
 故，彼等答謂吾二人爲尋齊問題，頗多討論，對於應否隨君之
 後，二人之意見適相反，兩方所持理由皆極充份，最後議
 決：謂「若此齊當君在頂時，忽而倒下，哲學家之若何死法，
 必當若人目視之。吾故坐待於下也。實則天氣太熱，一爲解手
 不且勞登臨耳！」

心之味

隨聲

情入之心最甜， ▲ 孀婦之心最酸，
 父母之心最難， ▲ 酸婦之心最酸，
 打兒之心最苦， ▲ 失意人之心最酸，

吾人頭部之衛生

寶

吾人頭部與全身康健，關係至巨，小時進
 保護之法，以飭閱者

一 眼，吾人腦項，常宜垂垂矚矚，或仰溫
 度，出外時宜加帽，以禦日光大風，平時讀書
 或作事，二小時之後，宜休息片刻，因過用則
 生昏眩，

二 鼻，鼻司呼吸之職，吾人呼吸時，宜用
 鼻呼吸，不宜用口呼吸，因鼻孔有毛，能阻止
 塵菌入內，若用口呼吸，則塵菌吸入口中，其
 害甚大，鼻孔之毛，每日宜用清水洗滌，麻粘
 附鼻毛上之塵菌，可以盡去。

裕 牲 和 綢 緞 莊

新 貨 披 露

各色二尺二寬純毛織貢呢

各色加寬各種純毛花細呢

各色二尺二寬絕細毛嗶嘰

各色時新花樣頭驍美亞岩

各色二尺三寬團花毛織葛

定 價 公 道

昌 福 館 後 場 三 六 號

函電

劉成崇題

電文

蘇齊討浙盧徵文

新略約鑿我國自統一破裂以來，民生自處，國事自危，有姓齊說，萬方塗炭；仁人志士，急望河清。乃有國賊盧永祥者，竊據方隅，梗塞南北，作和平之障礙，明尊德為聲援；安能利也。有君五霸，窮凶極惡；擢髮難數；今請揭其罪狀之尤甚者，披瀝言之：盧賊狡獪因循，貪殘賊類；外倚老成之說，內懷不測之奸。方其結謀成約，即多藉詞，縱橫未定，肆行狂逞。袁帥當官，以種族防，賊孽之猖獗在，貪竊之全權統；律法嚴戮，猶獲師于，令辦江蘇軍務處。不思招撫歸國，以服前愆；毛羽甫生，便即揮師，假借督辦，遂得一戰，去德之時；竟不遵奉令，分別權，劫委何豐林代領軍使，恣肆地賊尼之阻，存留播弄之計。秦晉英威上播，軍不日，曲示何容，盧賊不知歸誠，益肆狡獪，不將其罪，而照防，一軍據蘇，俄而割據，迫脅官與民商，誘致叛口，倚聲統一英威，其作，議之梗阻，發黃授命，遂置蘇蘇盧賊，保全江蘇治安；士民聞風，旁皇流泣。而盧賊悍然不顧，幸兵樂禍，遇事從違，前非江浙士民，深明大義，悉軍糧糧讓步，加罪無兼，則兩省兩省兵進，民命早渝水火。盧賊自知身同覆夫，兼憐不附，華北方戰役，誘駐師長賊致平，欲令統制軍，厚已力以掩他省，事機不密，賊為李國所詆斥，乃復賊賊攻李，各軍雖然，遂有純平獨會之變。而許崇智國之援阿，兩州朋因之

民國日報五週紀念專刊 電文

失廣，孫中山因之亂粵，譚延闓因之亂湘，皆隨用舊官影響重延，潰亂幾半神州；盧賊一身，實為禍水。乃復到蘇無厭，欺騙自衛，少不快意，即肆凶謀；徐國榮為統帥，督辦長，本其故大；東非其國，概因亂命偏聽，隨用國賊，暗度陰謀。且更使何豐林驅統中央，設委為任，招納何青玉匪徒，集黨為黨數千於湖州。賊子盧耀廷統小隊，往善觀與小兒，勾結土匪，肆行險阻，俾中原無一淨土；又勾結江北土匪，密約十有餘處，密運腹心，西任才爪，截擊押，拆商船，圍亂津浦，藉撥以原。試問：森然人民，何所害於盧賊？而乃強迫津浦，藉好與非匹夫之私仇，實萬民之公敵。至其極端，劫掠，廣義；賊仁以重賄誘海軍，迫令背叛其長官；又督辦領官，奪取北路軍權；回以頭書某通，行同路盜。尤堪痛恨者，食言而肥，辱罵軍務督辦之名，并未奉中央明令，乃以私人資格，設立機關，妄歸秦鼎，擅置徐國，可比趙冠之自王，倚賴強盜之走狗。又復主張省憲，欺騙浙省，及省憲議成，則又授意私人，沮其實行；翻雲，覆雨，信用毫無，換日，為天，假託國憲。去正國會議員，改具組織；盧賊伺機而動，幾種正道；據兩院，甘言，厚幣，招致使來，則又推說不承，羅罪羅罪，受其欺者，猶游潭濱，環帶委資，不可勝數。盧賊亦曾知罪，罪重，覆載不容；官認原籍四明，希圖浙人喝，皆本，國家，須知無恥。又私自標榜，飾稱服從合肥要務，披以自重。合肥清漢，中外交歡，豈盧賊所可比；請不過其性直，利於名高。盧賊且密語所私曰：「合恩與我，趙冠為可，我資本家，彼乃乾股

其則絕無中立之道，亦絕無可以旁觀之人。各省將帥，平時雖物，而於一悉密策畫，集其精力，從事破壞。變布一到，即奮發奮會，凡我全國人民，以當大敵，務使黃龍騰，次第伏法，盡摧軍閥，實現民治。十三年來，雖亂大局，於茲救平，百年於安大計，從此開始，永奠和平，力救危國，有厚望焉！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大本營務處啟。

張作霖出兵電

何護軍使轉各省軍民長官各省商會總商會教育會及各省軍警各團體鑒。國人苦兵禍久矣！年來川，湘，皖，粵，十室九空，益因本年旱災為災，又延亘十餘省之廣，哀鴻遍野，慘不忍聞，其在稍有人心者，宜如何憐憫哀矜，拯救！乃曹吳包圍瀋心，益張毒焰，不特對於被兵省分，略無矜恤之念，且更以兵戈威脅，橫放之於完善之區。士紳之呼籲無聞，外交之責言不顧，是何肺腑。言之痛心！當風潮發生之初，作霖屢向彼方，切進忠告之詞，勸其以人民為重，獲皆願以和平為念。方爾其悔禍而於真誠，乃舉艦未乾，兵鋒已及，頃接杭州盧總司令江自謙電，是夜首之責，已有所歸，即發討之師，不容或緩。主曹吳橫暴山積，悉數難移，姑舉其罪狀大者言之：賄買法員以竊大位；蒙蓋爪牙以禍鄉鄰。人民所苦者，自治也，則百方破壞之；國所廢企者，和平也，則一意蹂躪之。甚至自身，以無責任人，而德罪則不惜公然承領。外人方以興學辦我，而庚款則施其榨奪之私。曹國，變禍，窮兵，曠武，臨其罪狀，早為天下所不容。徒以頻年，民困已深，不忍使地方真遭

日視日報五週紀念彙刊 電文

兵燹，偶存投鼠忌器之念，遂益其醜態及不之心，流毒既深，輿情共憤。作霖為國家計，為人民計，憤慨難禁，義無可辭，謹率三軍，掃除民賊，去全國和平之障礙，使人民垂絕之生機。在同人聲氣投合者，固當深表同情；即彼方反對者，亦可共和聲援。師行所至，應市無驚，但期元氣伏誅，絕不株連旁及。天日在上，實鑒斯言！敬希御覽，敬希公察。張作霖叩。

蕭耀南罪張作霖電

（上略）張作霖罪狀，苛酷守其，毫無悔意。奉天總統明令申討。繼而蕭耀南專權，義在健忘，竊賊負荷前驅，滅此朝食，當於昨日通電申明在案。通電謂：進兵關外，已與劉軍互有衝突，并致迭次發表宣言，妄肆攻擊，謂之玉璫裝指，不得不得不將該道種種罪狀，再為我全國上下樓閣。夫建國大本，首在紀綱，紀綱既立，政治斯得整頓。而人民咸居法治治之下，其有憑藉兵力，弁髦法紀者，則為國人所共棄，奉天所謂亂賊，人得而誅者也。道經張作霖，起自剽奪之徒，俾稱封疆之寄；自民國五年以來，跋扈一隅，恣圖不軌。往歲稱兵內犯，我大總統時在機軸，有守土之責，受感不從，申以討伐旬日既定，誓不勝師。及我大總統躬膺民選，親履萬幾，俯念今日治國之要，必以和平統一為期。雖建軍之強士自私，罪無可道，猶赦其既往，待以自新。不期張作霖，冥頑更甚，屢徵屢違，竟以震動京師。我大總統之明令討罪，加以國法不可不肅，而民害不可不除也。再觀之罪，深惡難赦，約舉其

力。若國初成，百政待理，國家安危，繫在斯時，全力建設，猶恐不足，豈忍乘機，再行破壞。嗚呼！國運之衰，此固國家之不幸；首領兵禍，則危國本，此第一。歐戰既終，世界人民在已慘發生息，有特種兵禍之慘者，即為世界之罪人。嗚呼！國運之衰，豈忍乘機，再行破壞。嗚呼！國運之衰，此固國家之不幸；首領兵禍，則危國本，此第一。歐戰既終，世界人民在已慘發生息，有特種兵禍之慘者，即為世界之罪人。

念之矣哉！其罪二。冀三省之土地國家之版圖也。嗚呼！安忍割讓？嗚呼！冀三省為孫氏之私產，以國家人民之財力，為其私家之產子孫，其罪三。孫氏之之，民；又國運之衰，豈忍乘機，再行破壞。嗚呼！國運之衰，此固國家之不幸；首領兵禍，則危國本，此第一。歐戰既終，世界人民在已慘發生息，有特種兵禍之慘者，即為世界之罪人。

相迫，藉其徵兵之虛，至於違犯條約，不且，斯又取之固關，列之伍藉。以國家之人民，為一氏之私產，嗚呼！安忍割讓？嗚呼！冀三省為孫氏之私產，以國家人民之財力，為其私家之產子孫，其罪三。孫氏之之，民；又國運之衰，豈忍乘機，再行破壞。嗚呼！國運之衰，此固國家之不幸；首領兵禍，則危國本，此第一。歐戰既終，世界人民在已慘發生息，有特種兵禍之慘者，即為世界之罪人。

然，其罪四。中央政本，全國所瞻。嗚呼！安忍割讓？嗚呼！冀三省為孫氏之私產，以國家人民之財力，為其私家之產子孫，其罪三。孫氏之之，民；又國運之衰，豈忍乘機，再行破壞。嗚呼！國運之衰，此固國家之不幸；首領兵禍，則危國本，此第一。歐戰既終，世界人民在已慘發生息，有特種兵禍之慘者，即為世界之罪人。

本也。嗚呼！安忍割讓？嗚呼！冀三省為孫氏之私產，以國家人民之財力，為其私家之產子孫，其罪三。孫氏之之，民；又國運之衰，豈忍乘機，再行破壞。嗚呼！國運之衰，此固國家之不幸；首領兵禍，則危國本，此第一。歐戰既終，世界人民在已慘發生息，有特種兵禍之慘者，即為世界之罪人。

而施，是豈可忍，其罪五。民國共和而完一體，本為一體，豈忍乘機，再行破壞。嗚呼！國運之衰，此固國家之不幸；首領兵禍，則危國本，此第一。歐戰既終，世界人民在已慘發生息，有特種兵禍之慘者，即為世界之罪人。

有此警。嗚呼！安忍割讓？嗚呼！冀三省為孫氏之私產，以國家人民之財力，為其私家之產子孫，其罪三。孫氏之之，民；又國運之衰，豈忍乘機，再行破壞。嗚呼！國運之衰，此固國家之不幸；首領兵禍，則危國本，此第一。歐戰既終，世界人民在已慘發生息，有特種兵禍之慘者，即為世界之罪人。

民盡何，其罪六。親仁，善鄰，古有遺訓。嗚呼！安忍割讓？嗚呼！冀三省為孫氏之私產，以國家人民之財力，為其私家之產子孫，其罪三。孫氏之之，民；又國運之衰，豈忍乘機，再行破壞。嗚呼！國運之衰，此固國家之不幸；首領兵禍，則危國本，此第一。歐戰既終，世界人民在已慘發生息，有特種兵禍之慘者，即為世界之罪人。

商埠殖民，肆行煽動，已為義親邦交，且又勾引國外無籍亂黨之徒，動其肆虐，毒害無辜。其罪七。國運之衰，豈忍乘機，再行破壞。嗚呼！國運之衰，此固國家之不幸；首領兵禍，則危國本，此第一。歐戰既終，世界人民在已慘發生息，有特種兵禍之慘者，即為世界之罪人。

張逆習於殘忍，重刑村莊，任意屠戮，誠恐不免重罪八。嗚呼！安忍割讓？嗚呼！冀三省為孫氏之私產，以國家人民之財力，為其私家之產子孫，其罪三。孫氏之之，民；又國運之衰，豈忍乘機，再行破壞。嗚呼！國運之衰，此固國家之不幸；首領兵禍，則危國本，此第一。歐戰既終，世界人民在已慘發生息，有特種兵禍之慘者，即為世界之罪人。

遺日，封家禁地，閉藏之能，無以加此，惡惡必察，夫何特三，仰光有難者，國運之衰，豈忍乘機，再行破壞。嗚呼！國運之衰，此固國家之不幸；首領兵禍，則危國本，此第一。歐戰既終，世界人民在已慘發生息，有特種兵禍之慘者，即為世界之罪人。

使國家為天賦，若身居高位，手操兵權者，但求便私獨，而不顧國家之存亡，人民之利害，其人即為吾國軍人所不齒。嗚呼！安忍割讓？嗚呼！冀三省為孫氏之私產，以國家人民之財力，為其私家之產子孫，其罪三。孫氏之之，民；又國運之衰，豈忍乘機，再行破壞。嗚呼！國運之衰，此固國家之不幸；首領兵禍，則危國本，此第一。歐戰既終，世界人民在已慘發生息，有特種兵禍之慘者，即為世界之罪人。

為張逆者，乃更身為首，專之破壞國家，殘虐人民，供其一

人之志。於國民共立之憲法，不知何等，為其國運之元首，不知服從。非惟國民中之惡棍，實為國民中之惡棍。凡我他種，莫不深惡痛絕，特以砂礫為彈，人心與我共憤，即天誅之必加，陰謀必盡，其在斯時，敢有亂心，願其家室，應速而江印。

吳佩孚馮玉祥倒戈電

（徐傳 傳聞）頃接保定曹錕長上發便電，稱「頃據各方接報，馮軍第八旅李鳴鐘於昨日由北京逃往曹錕軍，將北京附近電報，完全割斷，派兵守住曹錕軍各機關，並派一混成團兵力，至長辛店圍我補克營，勒令繳械」。本日午五點，又接報告：「長辛店已在激戰中，請速抽派軍隊，北上應援為禱！」等語。同日大總統由京特派使來滬，詢問詳情，並傳諭謂：「馮玉祥已派兵包圍公府，本大總統，受各方圍逼，完全失其自由。特命佩孚星夜率兵入衛，請召全國軍隊，會師討賊；匡復京國。所有一切能討事宜，均有吳佩孚司令承制處分，便宜行事。」等語。佩孚聞命之下，即自法統恢復，國會重光，依法選舉正式總統，成立正式政府，中華民國憲法，同時宣佈。滬海人民，方慶國基大定，手成電報。馮玉祥身總師下，曾與地獄之列，共託慷慨之中。此次佩孚率兵抵滬，奉國同仇，馮玉祥受命討賊，曹錕何等重大，方未開進天主廟，先，倒戈相向。倭友之交，猶二三其德，况以繩系尊嚴之中央，其所產生之元首，視等弁髦，橫肆幽迫，在國法為大逆。在個人為不義。史稱呂布噬主，劉平之友，又於玉祥見之矣，凡有血氣，羞食其肉。佩孚奉元首密令，剪除凶逆，必不

國難維維之注統，合時建置之政府，任一二大員以盡。所有馮玉祥之倒行，逆施，反逆，敗德，應與張作霖同科。爰一而後，馮玉祥將士，違石東訪大統，一面分師大軍，會師畿甸，解發內政，保持統一，復元首之尊嚴，維護真與不亂，則民國幸甚，國難幸甚。隨定不勝迫切待命之至。馮玉祥總司令張佩孚謹叩。

盛永祥戰敗後通電

（注）此次通電用兵，口為元首，干犯憲法，口實罪惡。義舉應許，達到天下之云，交際以前，永祥選官宜國國人共同負責之責任。良以軍事，成敗，利，鈍，非個人得失所關，實入倉長所制，若本最大決心，期以公理服人。幸將士用命，與敵對峙，豐戰血日，彼不得逞。現在敵方因我軍正面稍懈，不能據雷池一步，倘我軍有緩兵，會攻益近一隅，後乘我軍，竟由我軍。現雖千氣奮發如故，而予制已極，廣源相持，復命師能犧牲，必誓不認，爰毅然放棄雷池，割身下野。伏念計國難，此非與有責任，救國軍後於人，功成不必自我。永祥茲於本日解除兵權，對國軍引各自歸，部下兵士，均已付託有人，必能保守秩序以安天職。自願歸海，未竟全功，殊深內疚，倘有同志友軍，國中義士，繼起奮鬥，俾國難退廢德烈，大局早底澄清，則永祥退為平民，或有先節孝，願重懷梓，伏希亮察！盛永祥文。

唐繼堯致川黔電

十萬火急，分送重慶劉甫先生，劉君之先生，鄧晉康先生，民視日報五週年紀念，電文。

生，成都楊子惠先生，田頌堯先生，劉高志先生，顧祥祥先生，唐君堯先生，唐子晉先生，從廣蜀官軍安生，各局分送各師，無寧字。雅原船始，皆由直派兵艦，恐恐擾亂。現法紀已衰，項城作備於前，督軍團舉廢於後。以我國事，則於於於於，民生日趨於危殆。我兩省，夙同憂慮，情同手足，邊國傾於方，我，維國會於不墜。此不知應應何處，或或何處，亦山我敢，願也。迫選之所圖，有天無會之勢。是以同心，協力，共取，同休，以真國家有維持於不墜也。此年以來，各方軍匪，愈發愈奇，起以隨，法湖土匪，無匪，我軍行之，長今不絕之時，甘為我者，國軍，政府之，對奉之師，復出，海內志士，紛紛起，軍軍起，咸欲共，同仇，益益大誌。川省，江上，我軍，天下，高祖，之以亡秦，諸葛，勸導，後事之，諸君，和助，國家，何能，忍此，者，或以小，致生，或時，暫與，誰不，兄弟，外，誠時，乃為，伏望，一致，行，以一軍出，以一軍入，皆，繼，不，無，執，誓，莫，不，復，將，於，伏，維，維，唐繼堯文印。

鄂將領聲討馮玉祥電

鄂省，馮玉祥有離次，收斂天紀，重國務兵，論國元首

凡有血氣，義憤填膺，全國與前，同聲討討，宣言罪惡，昭告中外。國家設兵，所以保民，軍人致命，所以定亂。曩者，奉軍入關，毒備四海，此次明令征討，正以爲民除害也。馮玉祥奉命出師，進退不進，倒戈，反師，去應，棄地，流命陣兵之罪，爲叛通無禮之地。是可惡也；德不可惡也。夫罪莫大於作亂，無莫甚於反噬，馮玉祥作亂反噬，巧其天性，狠若岳布，德惡罪惡。丁巳武穴謀叛，本應置之典刑，乃屈請於大總統，力爲求情緩刑，誓志革面洗心。庚申與湘軍反師，亦由兵變，師督督圍，始得安然北上。及說憤起河北，馮玉祥亂中原，駐馬店之役，而以一旅之衆，受命於少數戰軍，統會喪師，本應即斬，窮途歧路，猶足乞憐，幸賴吳總帥劉副將，入陳編師，認真包拯禍心，竊改換位，驅除異己，助師排朝。壬戌熱州之敗，以怒誦着，擅殺將領，目無法紀，未奉中央明令，私成三混成旅，明我暗增，勢力日漸擴大，久蓄逆謀，肆意橫行。早不軌，推原禍始，孰生厲階，夫獨勝國家大命，宜如何，任圖功，海誓與吳厚恩，宜如何，德薄德厚，而竟作亂反噬，兇於鷹鷂，狼子野心，豺虎不食。查者馮之歷史，無不陰險，狡詐，反覆無常，恃其謀，壓，詐，僞，以遂其私。中外不乏明白之人，當不致受其欺，此以信州宗族，自欺，欺人，試驗其在軍進退，是否一一真宗族，符會軍人宗旨，最重職權者，尤重主持正義，馮之犯關稱兵，危及元首，背恩負義，私通賊匪，使其反相自問，是否合於其從正義，假如馮之

行爲，可以濟事，則正義可以不明，人惡可事不諱，公祖者皆可反噬，執戈者皆可作亂，宗族不應動爲亂，反以助崇肆虐；人道既滅，天道安在，如其正義未滅，王宰維存，吾敢願馮玉祥終不能免受裁判，逃惡顯戮矣。現在馮玉祥欲次通，以主張和平爲詞。夫和平固爲公敵，民府公敵，非有統一之謀，安有和平之望。頻年各方徵，或真非有主義，統兵無忌。我大總統自受任以來，宵旰憂勞，力謀統一，正以爲和平之計，非統一不克觀成。浙盧九編獨立，奉張前已弄兵，政府東大爲懼，久稽討伐，是不忍釋起兵端之說，馮玉祥稱。道盧德佔領賊揚，破壞合約，中央始不得已而用兵。乃馮亦乘虛犯關，希圖一逞。明令征討，原爲馮德惡，但能統一之方，初非解兵調武。今馮玉祥倒戈相向，使統一之方，初非解兵調武。果能思誠謀國，早應表示在矣，後商。今軍突然背叛，不爲忠，乘人急難，苟不，便其，爲不仁，食言背義，爲不信，以此等不忠，不，不仁，不信之行爲，實爲軍國所不容，令人所共憤。學南等爲維護元首計，維持統制，爲主持正義人道計，不能不立即發師，以肅清。肅清，掃除奸宄。矧大道失時，不能復具，小國，何難發官。吳總帥現任總辦，指揮前進，奉國，雲集，凡屬前途救國，皆爲明哲之士。若其等何誠，必起討之。既自絕於天，天必絕其命，犯衆與，身爲滅亡，殘廢，皆從同治。誦賊去，民國自安。此其布，中外共見，兩湖巡閱使湖北督軍蕭耀南，長江上游總司令第八師師長王汝勤

，遂長趨建寧，應振復，施宜守使十八師師長盧金山，於長
以蔭保，守宗儀，滿地守使二十五師師長盧嘉麟，蔭長師總
，余蔭森，漢軍守使杜勤鈞，陸軍第二混成旅長顧念，忠
軍領事使陸軍十七混成旅長孫錫陸，十八混成旅長于學先，
二十一混成旅長王都慶，湖北陸軍第一混成旅長孫錫陸，第二
混成旅長顧嘉麟，第三混成旅長余大沛，第四混成旅長劉佐龍
，第五混成旅長龐克明，湖北陸軍第一補充旅長曹士奎，印着
印。

川將領聲討馮玉祥電

馮玉祥電。可學吳司令有德鑒。以馮玉祥遷兵京師
，包圍馮帥，元首失去自由，國亂政廢，等詞，伏讀之下
，驚心動魄。竊維國以維，十有三載，神州鼎沸，大局險危，
遠在萬里之外，而近則滄海桑田之變，播於亂，幾於動
搖國本，不啻自召瓜分。幸我大總統應運而生，依法正位，游
海轉圜，幸而救國。方期宏業垂有之矣，共挽頹天之化，乃馮
其下而乘機而動，逆賊馮帥，以逆我元首，違背國憲之人，
竟敢舉兵，向長好刺之舉，前赴有餘，孤軍孤旅，使此弱秦
書共受其。而官軍日與衆共衆。御軍恭備，便在西庭，雖
則尚未先，豈能與敵。除奉天大總統府，登軍帝命，並送
官軍總司令，先派川中第一師師長顧心勳，率領全師，即日
北上，會師討賊外，更乞袍帶請為，同仇敵愾，分兵兩路，重
復軍國之光，早應黎民之望，擬申陳詞，付候教言，勿謂，刻
於厚，鄂錫侯，楊泰，叩支印。

民視日報五週紀念彙刊 電文

段合肥馬日出山電

鈞鑒：共和肇造，十有三載，千戈相尋，迄無寧歲，擾攘
於今，馴至一國元首，難以貽厥，道備德隆，法紀弛廢，殊求
無厭，日鮮寧歲；永旱交乘，年多饑饉，國憲之廢，幾矣；人
民之困苦，深矣；法紀已壞，無奇固守，雖將萌變，更始為宜，
外朝大變，內察人心，計惟啟應山幸，方是定一海之亂，而
閱百年之變，糜爛變業大矣，無謂變危，且為津滬，豫心傷業
，既者忽於往日，冀再劫於將來；逆者起而乘機，北
，徵借則千萬一擲，劫後則十室九空，幸備德隆，為精之用
，人民何辜，逆惡善惡，所爭者方知誰？方是和平，起意口口
口口正與亦逆，革命經已，百廢待興，中樞之人，後及我枋，
碑碑，國難危，匪勝大任，乃重而委我，國難危，不得已擬
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就中樞為國務院時之議，組織臨時政
府，暫維秩序，涉內久望統一，與論定憲法，編製天下人相
見以誠，共定國是；如制定國憲，改組軍制，進修實業，整頓
財政，發展教育，振興實業，商招移民，改組與士商團體，必
須集全國人之心思才力以爲之，備有者焉，現擬組織臨時會議
，一月善後會議，以解決時局制，備編制地方黨為主席，擬
於一個月集議，其會議簡章，另行電達，二曰國代表會議，
擬擬籌國政府會議先例，解決一切根本問題，三曰二個月內齊
集，其集議簡章，俟善後會議議定後，即行公佈，會議畢畢日
即應卸卸任之時，總之此次前所擬，實欲求民心之主張，冀
爲徹底之改革，謹宣斯旨，披覽，望君子垂鑒教焉，

孫傳芳致馮玉祥電

孫傳芳致馮玉祥電

北京馮總司令鑒：聞對前督辦孫先生兄，擬定各省長官，行見前途：言公所為，謀極大之犧牲，以仆此而與彼者，為欲達傳聞之目的，致國家於和平也；今者，國因，或致危，或奉命辭職而去，凡可以為作戰之目標，可以為和平之障礙者，無一不為；然則戰直可等，和平直可致矣；言公亦聞陳樂道句，原傳芳所部軍隊，戰事復起，松江一帶，又焚掠一空乎，亦又開奉天軍隊，五六萬衆，浩浩而下，諸人極便其復仇不專對孫乎，傳芳個人，進退不足惜，浙松一省治亂，亦不足計，獨惜言公與極大之犧牲以來，停戰者乃以私圖方之制，以求和平者，乃以關逼迫之端，往日之戰，雖不詳，倘託名於國家，相爭以政見；今日之戰，直明目張胆，標舉仇報復之名，楊爭城爭地之權，無所顧忌矣；諸公手弟危局，豈能毫無損問，誠未明耶，則請一別之遺途，一考其事實；諸公之初志，而即如是也；則請開口閉目，以視天下之相愛，斯民之無辜遭可也；萬一非言公之意，傳芳即敢再願首以求諸公，先為浙江人呼籲於有權者之門，如天之朝，運天之德，先止甯下之兵，一切留候善後會議以解決；能如是，戶祝諸公者，豈無人哉，說有權者，必欲以仇報復，必欲爭城爭地，亦求諸公代向，當復者為仇，當爭者規地，諸公但能保證，此數仇者相率歸去，此數城數地者，拱手獻出，即可停戰，可和平；傳芳豈惟不求罪狀之避，且厥城地以解諸公之難，且任勸告其他，當避巨賊者，均無

聞所犯之條，惟當速速懲，若天下人能本此條以不睦之名，以出天下之禍，則成德之德，遠勝於德也；則上執政一電，其文曰：即欲言已見其前亦無，則奉命辭職本和平，然在位而無能，無以資其愛，以後種種，均皆歸公；夫曰有權者，可管天下之口，而不能不給諸公之言，諸公非以局外自處，而徒所獲者因或成患果也；當即籌備，俾得通止下臨責迫切，立防開抵，弟孫傳芳叩；

孫傳芳致盧永祥電

鈞鑒：本日致盧一電，文曰：南京直督使，極萬下野以後，恐浙軍民，咸欣欣焉，無不稱頌，可奉和平幸福也；然幸至發，戰事者，實國難考本無用兵之必要，而公竟帶大軍，而與孫魯魯似有對敵之嫌，令其處境之下，山陡生懼，由懼而爭，衡以人情，事屬激變，恐必釀成之變亂也；然目前戰地，雖僅一隅，而地方人民之困苦流離，已至堪憐；度公聞之，當亦憐憫不安；浙以強鄰，大受驚動，能因公書甚漸，遂愛在民；今公又再三宣言，決不越雷，前八回曾公言，以自寬慰，而其聲公推對浙之心，為愛國之事，率其來軍，遠輻北上，聯合肥以圖根本，息蘇事以寧東南，則浙事漸重，具有同情，極盼公加特恤，而順從其意也；夫以公之著德重望，何所處而不得遂其志；今因率軍來蘇，激生戰禍，就合武力壓服，而後後兵黎之慘痛，固已重傷蘇人之感情，是若雖然決然，尊重民意，以安軍民之心，鑿鑿解給，一轉移間，荷軍自然平息，愛其應者，不備蘇浙兩省，即軍南大局，亦隨受無窮之福；

人心，變幻百出，其難預防，故吾國人，不勝大懼，尙望公等
救後，思一勞永逸之計，預防隱患，造孽蒼生，庶幾永清大定
，兵燹甫光，且冠一難，防患尤難，雖在旅總計，防忠在於
未然，宜備慮長於無形，斯官從容建設，進而將來，江浙父老
，及全國同胞，苟能就一團問題發端，一切建設，庶幾全高，
，惟終於始，力圖速大，共與共基，倘若睡不醒，願隨諸君子之
後，以爲後功，敬希指示，尙希鑒察，無任禱叩即仰，

吳佩孚對外通電

(銜略)鈞鑒：本日發表外交宣言文曰：本總司令，此次統
率兩軍討賊，係爲謀我國統一之起見，絕無內政範圍，對於有約
各友邦，從前所定之通商條約，概已照辦決之成案，必俾加以
尊重，其在通商範圍以內，各省僑居外人之生命財產，必一律切
實保護，在通商範圍以外，深願各友邦依據國際公法，無不爲武裝之協約，
禁於政治借款之規定，對於吾國任何方面，不許以軍器及借款
之款項，至於開通會議，自由各友邦之意志，惟須經商會商，
政府成立之後，方能得國民之信任，凡我友邦，素爲明證，必
能主持此議，嚴守中立，謹此宣言，幸垂鑒之，吳佩孚謹(一
十二) 敬請：抄請察照，吳佩孚叩印，

關稅委員會通電

(銜略)鈞鑒：我國關稅規則，自南京條約以來，悉歸約定
，八十餘年，迄未稍改，創深痛鉅，盡人而知，政府於巴黎華
府兩會議，均採自主之案，願以格於事勢，未克有成，而方等
自由之心，始終未改，此次召集關稅特別會議，原欲期華會九

國條約，尊重中國行政完整之精神，以達我國國稅自主之目的
，初非對於後節，尤非急於成功，同議能則訓令，本會以議
決，解原束縛，同具決心，本委員會定當奮往，惟有秉承政府
原案之主張，尊重國民正當之權益，認真辦理，盡力以圖，特
布愚誠，惟希鑒察，關稅特別會議委員會敬叩，

馮玉祥贊成和平電

段執政鈞鑒：各師院各省區督辦，各長，都統，總司令，
各師旅長，各法團，各軍總司令：王士珍軍務總長公，後日通
電，深以此次戰事，關係內政外交，至爲重要，勸告息爭，共
守國是，玉祥極表贊同，當復一電，文曰：奉請接電，忠告息
爭，言之慨然，令人增感，國家兵燹，原以救國，護民來，
非所以供私等與內亂也，當江浙事起，而兩軍兵，其武裝勝之
困奈，皆受奸人所挑撥，不曰某人加入某派，即曰某派將攻某
人，直以吾國流兵將帥，無一人深明大義，能事私爭，領失軍
人人格，毀壞國家元氣，痛心疾首，莫甚於斯，是以玉祥自去
歲蒞師，主和以來，一意提倡通商，極力避河，竭誠謀辦，以
期兩兵於工，爲全國信，實見連年戰爭，重苦吾民，國內精神
，損失殆盡，休養生息，猶恐不及，更起內戰，愈急變，豈
有變故，何以對外，且禍災發生，尙未了，近更重查，希圖
翻覆，正當激厲同胞，共禦外侮，尤不應彼此爭，自爲蚌鱗
，玉祥念民命之不辜，痛國家之動搖，不忍多言，又不忍不言
，謹迫隨我公之後，發表個人意見，藉免各方誤解，尤望我公
，本此真誠，更進一步，向軍事當局，提出相籌辦法，請其容

，家珍至極，于厲雷以直上，應雷而前非進，松齡委同袍，
久矣光散，新穎運命匪輕，竭力輔佐，夏商舊政，總制盜賊，
敢費遺鈔，除舊稅，歷可以除盜賊，厚陳以備士兵，實行文
治，以息黨密，修造勞工，以消激黨，愛舍失於普及，寶慶期
於兼宜，力省廢我四鄰和睦，鈞應慶慶歲月，寶慶烟復，全主
父之令名，事全公之勤事，果為表者垂壽，雖遠處以好何妨，
夫志不敵，則為夫無賴來之愛，黨密相亦，則鄰無何何之
難，松齡之士，將自刃而復德，枯之民，應寶慶而更起，松
齡上而推舉，下極里夷，係乘奉言，更無誤矣，將揚其東起，
而衝上表，非得銷則，每甘碎骨，先珍直言，早抱國元之志，
而為強諫，臣辭朋足之利，鈞應幸勿信讒言，重國士也，
等語，合行奉聞，伏希指示，仰松齡體明哀卹，

又電：獲雷前達，易代以承，謠言相傳，喧傳不息，焦灼
為難，松齡鳴鑄之橫行，哀國之慘死，深知忍痛之痛，伏
在戎行，欲竭瘁軍之身，度諸靈厚，而師重民生，不於兵力
，久欲放牛歸水，歸馬白山，凡在屬僚，咸圖斯旨，此次率軍
，兵勇連綿，皆由楊宇霆等初乘權，穆圖空焉，貽主帥
於疲弱之慘，陷邊民於被虜之危，松齡區區交恩知，飽歷戰陣，
大敵當前，雖竭勇氣，小人在側，終留憂心，並斬角逐之無名
，非僅圖機之有謂，屈從所不忍出，反噬而不屑為，竊見滿洲
軍長，幾將奇能，才識通達，殺士無方，治軍有律，若使疆域
專固，總制全軍，必能精三省於富強，保一府於康樂，松齡嘗
必斯議，專返敵鄰，欲披華而得益，願為我回何惜，東地地當

邊等，人苦其難，雖當調和工，發其率序，思列鏡察之精
，柱比騰虎視之機，治魯治齊之說，報於德，歸榮歸尚之業
，魂諸精戶，前途維艱，原志不渝，亡日已既，昔德安在，一強
折非水存之慮，披覽非不破之實，哀日而前，均途同歸，前潮
後潮，急流指騰，將以民為可憐，而旗幟威靈，以以國為可憐
，而敵舟向與，何求可求外助，昔年前臨，前鋒雖以變同胞，
，則隨言以復異族，不仁若此，所待如何，龍騰虎踞，非若鼎開
，鵬舉時枯，不與同歸，試察南北紛爭之案，孰為春秋義戰之
師，九經之要對面，則陸步防敵，三足之遺當，則神聖告國
，哀願率公，頗多覺悟，移兵以慰，曠地則兵，不傷民而臥，
以海有源，則豈不病國，窮而民不為，饑而食以何為，直言
難逢，狂言可擇，此尤松齡遺囑之際，所屬則馬以隨者也，遂
皇雄慶，為勝願也，仰松齡體明哀卹，

馮玉祥勸張作霖引退電

（密略）：本自致盛京張作霖一電，文曰：何志誠軍謀
督辦：概自江浙肇發，禍及直魯，迄滬青，風聲所至，民
然驚駭，閣下處於輿情之不察，故海外言，皆以是議為詞，
而暗中則節節進行，不遺餘力，竟兵強，迫我宣言，請以前
切之私奉上寸箋，將閣下頹倒傾軋之狀，逐一披露，請以快
本為惜，奮以維持大局，不敢廢，而心者有諒，務求親親
近親主持分進避兵，再而再而再，閣下則不忍之甚，恐令生
靈塗炭，國本動搖，而不為回軍人民一戰，則非水閣下不無
，遂次欲與合作，用敢奉君子與人戰之，凡人之所不敢言

不忍言，而為閣下謀之，作最後之忠告，請即平心靜氣，一詳察之，語云：得人者昌，失人者亡，況共和國哉。民為主體，不顧民生，焉能立國，乃自奉寬入閣，閣出延遲，國所部有公取於用之資，或民間來要娶券之商者，試與軍與謀來，閣下兵威所及之區，無不震動，閣下若果是，實為勤勞，有家無歸，凡屬國人，多歸中飽，軍食告竭，重累人民，民欲自亡豈能獨樂，而閣下謂良足餒規，為閣下計，益民民情，早已共棄，無民與閣下治，理應潔身引退者一也，再則滬變發生，全國人士，奔走呼號，惟恐或後，蓋鑒於強隣之侵略無厭，吾民將無贖類；民之不存，國將奚託，閣下何不注重民生，忍心為虎作倀，變軍政為學生，殘害工人，此等顯違人道之舉，在稍具常識者，決不忍為，閣下方甘為人愚，悍然為之而不顧，就令犧牲國家，亦所不惜，是誠全國人士，所為痛心疾首而一致聲討者矣，閣下不顧國之大計，輕妄動愚昧無知，每一念及，輒為痛憤，現吾國勢就亡，矢及一身，自宜引咎自責，以謝國人，理應潔身引退者二也，至若民國成立，幾於無假無職，無年不征，究其緣緒所在，可以一言而決曰：帝制軍與共和軍之思想衝突而已，閣下思想始脫胎於張勳，總守法乎項述，對於救世民權者，則視為仇讎，贊成帝制者，則引為同調，所謂復辟以索錢戰役，無一非閣下一誤再誤，暗中操縱，明為主持，所釀成，其思想之腐舊統之現代潮流實有背道而馳之勢，夫以德意志之德皇，或應一世之英武，其勢力之雄厚，較之德奧三省，大小奚啻，只以思想昏乎新潮，遂至一蹶不振，閣下既難大

勢所激入歧途，不自覺也，更再尋舊路，謂能轉禍於於身於國，爾無裨益，此類於世界潮流，理宜及身引退者三也，綜上三端而言，閣下對於中華民國之根本，既多誤謬，則國體民生，善能得所補益，但為閣下前途計，自由與平等，既係新時之節，是將諸士，復多請時之士，倘能承平與康時之精神，毅然以三省政綱完全還之國民，則結老國圖，願亦自足樂，較之徒爭意氣，爭反民情，而欲爭始長於一時者，其得失實天淵耶，誠為愛惜國家計，愛惜三省人民計，交請閣下及其左右英才計，讓賢片言，敬祈有納，無至前有所悔，特電奉達，伏維亮察，而玉祥有叩。

楊森宣佈段祺瑞十八罪電

(衛隊)鈞鑒：段祺瑞勾結馮賊，謀圖復辟，率獸食人，惡賊作手，狐鳴朝右，虎視中原，狼狽之局，蒼生之望遂絕；江東奮衛，四海景然，罪惡貫盈，宜爾歸案，乃捕血誅，同豈尤之萬端，詎辭卸職，宜爾棄之十刃，冀爾不昧，是非紊亂，天下之忠，死心為賊，盜匪次之，心所附庇，豈容合謀，爰此舉罪，為天下白之，助袁氏於舉兵拒賊之餘，職其稱實，辭當於事變迫促之際，以與國體，職其稱實，職其稱實，一也；自擬北洋，誣動民黨，垂露南北，陰謀至今，破壞統一，段實渠魁，罪二也；解散國會，乘機制法，從茲罪証，罪三也；督軍圍困濟鎮，造成威脅風，首創軍罪，見賊兵禍，段實倡之，罪四也；小倉使詐，賄誘勳臣，復辟禍端，民國中亡，罪五也；為賊首領，賣友反汗，殺民糶譽，豈獨

有德，與六也，借爵稱參戰之名，爲厚兵自衛之計，外復逾大
德，實曰已三年，隨聖有和，從茲盛死，罪七也；三選元官，
夫姑助政，國難居之門，或撥奪之局，共和事業，從此全非，
罪八也；賄選參戰，賤棄將人，從茲形殘國破，頹弱萬萬，禍
亦不測，時移勢易，罪九也；妄造新法，政起紛爭，沿襲至今
，政務未治，罪十也；庶幾未後，以款盟國，國體在口，實謀
，甲子之變，禍降殘身，流於罪惡，良願成，罪駕朝權
，使江自昔，德言革命，罪十一也；明法法統，國本尊然，野
，國共和，安插百務，罪十二也；鳴鑼集會，則奪人民，立法之
，身雖有，私授國民制憲之業，則夫無志，民無謂，罪
十三也；金銀大款，民怨沸騰，君則通匪討人，今乃自在營舍
，心於國難，超越一時，罪十四也；與人而自，不敢棄金銀之
，私授通商，始收國難之罪，請其宵小，借勢助奸，威權
，保德不問，罪十六也；應節乳與，取細細，怒殺我兵，辱
我軍官，罪十七也；天子招撫，結成回少，若返朝，將亂折
，罪十八也；而國貨衰，務竹羅密，借債萬萬之譜，親親
，同會之事實，消權起，共見其罪，若道通事，則羅之職，創
，以及今年之變，莫非此會操，惟黨團私，川民不幸
，罪此首也，參也不才，尚幸受役，追述至，播揚賊廷，爭
，國難，母亡國父，故戈布，惟向有君子共同之，四川討
賊軍第一路司令馮玉祥印文，印，

李景林宣布馮玉祥罪狀電

民國日報五週紀念彙刊 電文

鈞鑒：查馮玉祥人類妖孽，自袁元國，自去年倒戈以來，
，紀綱掃地，軍人無賴，爲之張羅無餘，又復國政權，挾制樞
府，玩元首於股掌，等法律於弁髦，所置軍師皆皆各異，無
不借債入，身飾領袖，操縱一切，致爲討賊軍所圍，國負受
其拘圍，朝章則任意摧殘，官大則無事進，利居乘此，處道
中極，自應履行，後復當道，此治法其意，中已已未來自
，在在志馮地無當未肅清以前，所有北軍軍師皆令，絕不承
認，謹此宣布，伏惟鑒察，李景林啟，

陳調元告皖省父老文

皖省父老鑒：調元一介武夫，不圖過誤，總計其，眼
越時度，乃背轉帥不，愈領短促之，必心耿耿，向矢不，
，當風與靡靡之，益領短促之，必心耿耿，向矢不，
，路學致端，奉應清，人心不同，如其面也，應信所至，則變
細也，行，慮深未，時步千里，盡備國具，假託強盜，絕至日
，漸心勢，國勢比，五帝之仁，天下之，况乎
共和立國，民意爲先，海內外風，元氣天，觸之，禍
，則禍布矣，以與約，從越，土垂訓景，志民心之，而，此
，亦今者一也，夫君子無世位之，凡有世位之，是以軍
治民，分途步，附者侵，而難易生，在在幸，致生
，廢除，廢除，誰爲厲，調元奉命，不，能
政治之，當保，治之精神，此種，若二也，是年用兵
，民不，農工，商賈，供，飽，急，
，追計，軍血，其，查，難，

李德榮、何國柱、劉振初、毛福成、趙興、王以晉、邵文凱、齊家楨、烏明臣、趙有光、巫鵬臣、鄧忠元、鄧殿舉、姜霖、富保衡、崑山、夏雨亭、楊德山、王道通、張樹森、鄧希勝、馬德潤、盧耀清、上校梁上棟、趙幹波、皮恩良、羅振、齊德運、魏光林、美化甫、姚東嶽、沈榮楨、劉合欽、陳海華、劉光克、王成志、李培光、及全體官兵士兵團印文、印、

張宗昌治魯通電

濟南來電：(前略)鈞鑒。頃准山東省議會、山東省農會、濟南商會、商埠商會、省教育會等公函。內開：自江行籌款、影響全國、各省民衆、咸謀自衛。吾魯管轄南北、適當要衝、若軍侵入、在在堪虞。若不急圖救濟、勢成互爭焦灼。現在吾魯軍隊、奉恩進展、土匪乘機竄行、凌襲日急劇烈。伊於胡底。現值中樞籌畫、責負無人、使我東魯人民、益陷於水深火熱中。輿論同聲、呼籲無門。爲魯省安全計、自治回不容緩、爲保境安民計、付託尤須有人。爰集各團體正式開會、全體議決：公舉我督辦爲山東保安總司令、以慰衆情。誠恐督辦服務鄉鄰、休戚與共、責無旁貸、義不容辭。恐諸僑從民意、即日就職、無任感盼。除通電外、相應函達、希即鑒察等語。并收函開附一紙、准此。竊惟此次軍軍無辜、擾亂治法、破壞大局、當時我軍原不師備武力、以謀對待。外道中央命令、內察人民意見、力持退讓方針、深冀和平解決。迨至迫不得已、反守爲攻。職我軍整勝、收軍潰退、而魯南一帶、旬月之間、已受敵九種蹂躪、均不忍觀。欲勉力負責、以維治安、地方

前此糜爛、未幾痛心、欲引咎辭職以歸罪人、即地方後此痛苦、更屬無窮。當省各法團開會公推、責以大義、付以重託、去民保境、復何敢辭。爰於本月十日、履從民意、就保安總司令職。現在北平方面、暴徒橫行、秩序混亂、元首受其包圍、國員被其拘禁、國本搖動、法紀蕩然。且魯省既存僑黎之禍、則我當即須設法防禦之策。宗昌秉承公推、職當百屈不撓。保衛閭閻之義、盡發盡發之心、一息尚存、誓不相讓。至魯事如何善後、政治如何修明、固是魯省人民、時時相關、休戚與共；惟有與吾魯各法團交定續者儘量籌畫、隨時研討、但使事屬可行、無不虛己以聽。一俟軍務底定、大局和平、我魯人民、亦得甯靜暗息、克謀安全、自當即行辭卸歸田、返我初服。此時仍懇指示一切、俾資遵循、披瀝忠誠、伏維鑒察。張宗昌叩。

段對江西問題電

中山先生賜鑒：口密。據曹廷晉轉江西軍務事宜方本仁勳電稱：段部進駐南昌、在粵湘贛各軍進駐後、勸兩湖中山轉電制止、等語。查段有自奉軍潰走、已完全聽從中央命令、方督辦既抵南昌、當即收拾一切、已無軍事動作之必要。在粵湘贛各軍、對於此種情形、容有乘隙乘機之虞。務請早日解釋、設法制止、俾獲事得以安定、實爲大局之幸、謹此覆。

段執政賜鑒：口密。接電敬悉。據方本仁自去歲迄今、離粵四次。奉閩率吳佩孚令、約陳炯明京北江同時進兵、由贛而突至廣州郊外江村。第二次、夏間、曹段軍駐惠州之際、復

變入關與英德，以牽制我軍，使惠州解圍。第三次，冬間，乘
軍變入廣州近郊，復聯兵取首維始與。第四次，今年夏秋間
，復與陳炯明約夾攻，進窺南雄。自吳佩孚失敗後，始獲許
入粵軍，以逐蔡成勳。當蔡成勳未走，對於北伐軍，指之惟
恐不去。北伐軍將士，積憤於前，復被責於後，憤極目在軍中
。且粵方本仁所為，何曾體念國事，惟我為公，不過圖利乘便
，遂其就地自雄，沉橫霸秦之欲而已。但既發難，自當負盈
盛慮。所以此次離粵，係隻身北上，與公商榷國事，對於粵中
軍事，久已放棄。茲為解決紛起見，擬派李烈和回粵一行，
協助粵軍維持治安，又新到京津，諒知近狀，到職之後，必
當從容籌畫，以副期望也。孫文巧。

馮玉祥下野之東電

鈞鑒。吾國處於戰亂，十四年於茲矣！殺人盈野，所殺者
妻妾同胞；爭端百出，所爭者莫非國土，若則轉於邊陲，少壯
壯而奔險。戰事無時，相習成風，令彼高龍，空趨若鶩；禮讓
之大節盡失，國家之信念無存。軍閥禍國，人民切齒，痛定思
痛，莫甚於斯。玉祥國去歲倡導和平以來，本期從此息止內爭，
專意建設。是以迭接邊警，拓土移民；舉凡開墾，續續；修路
，造橋築路，無不提倡；恤貧，養老，兵士，屯墾諸策，無不
推行；已過事實，諒所共鑒。不期賊匪若不戢其鋒，雖此者既
具其勢，屯軍海上，使馮江表，勢欲席捲海內，雖鄂中康。暴
橫既成，漢憤斯動，以是羣起對流，誓合長從，無不督責義於
鄂，兵禍北指，進防督署接於鄂，志切澄清，皖疆鄰封，咸破

竹之勢，徐淮袍澤，非頭敵之餘，亦至若何？猶進于里，人心
向背，於是可知。猶復野心未死，強進趨粵，磨師入關，轉而
圍北，用兵弗弭，終於自焚。鄂軍長官展其省八民水火之圖，
深懷敵愾之怨，爰舉師旅，為長師會。吳楚之役，芳長率
最林原約援師。迨至極端戰捷，孤軍深入，乃芳長二三武將，
對殘民郭松林則傾聽前刺，對玉祥則進電阻。玉祥為促進和
平計，不得已而用兵。張在芳長獲進，京師風潮，直攻其有
人，中原不日底定。不圖鄂軍游說歸陽，一則謂我，遂相傳
，聞已死死鄰國，未遑初衷，終成尸諫。吳佩孚，始知悔悟
，兩亭經此痛創，當有悔悟；善戰者當服上刑，舟中人盡成敵
國，古訓昭垂，可資警錫。玉祥雖於武人專斷，每得頭腦除威
，把持正權；追則往事，既為痛心。此次能得克復，感亦不武
，又何敢貪天之功，自貽伊戚。儘茲千鈞一髮之機，激厲精神
之會，仍宜本和平之宗旨，謀國家之改造，慎阻礙事從此結束
，俾人民得資休養。玉祥個人，應即日下野以卸督肩。如是則
道謝諸君，可以息止，而張橫是時者，先所感佩。至於國家
大計，執政領袖者老，萬世仰範；字玉祥深悉其理，應受極
賞，能不忘前嫌，共謀國是。張佩芳，則請官，方報官，則百督
，番百督，孫吳督，共起義師，以察奇節，均為不世之功。從
此延聘國內賢豪，公開討論，根本大法，始入軍道。凡關於國
民生計，宜各抒偉抱，共濟艱危。玉祥能能辭督，代之繼統，
以之治國，無益蒼生，以之治軍，空累袍澤，與其貽誤將來，
見護國人，莫若早日引退，藉免咎戾。除呈呈辭職外，當即時

委任，其要領。所有國民軍名義，早經通告取消。此後威權
國軍，不再適用國民軍名義，并聲明自電達以後，凡以政事而
見之者，一律敬謝，凡因職位而賜賜之文電，恕不作答；
以示決心。玉清初電後，軍師出遊，隨心學問，苟有一得之
益，務願共諸國人。謹佈原心，敬祈鑒察。馮玉祥叩。

段祺瑞派員視察全國電

各地文武官吏士卒民衆共鑒。本執政今年六十有一，精力
漸衰，本不擬再與國人周旋。十餘年來，亦嘗竭智殫能，被患
於國人，國體不固則思固之，國權不一則思一之，國委一當迎
和難進進之。然而國人所待之福利不加多，所殺之愚苦不加少，
以言天時，則疫厲流行，水旱頻仍，以言人和，則盜賊盈山，
干戈遍地。豈長庚南布政之未當乎？或制度條章之有未善
乎？抑治罪之無，不足以格天，誠不足以孚衆乎！比者人心離
離，天意悔禍，本執政感感各方推挽之殷，不敢告勞，以謀善
力之所能及。自今在位百餘，宜夙夜思民疾苦，而謀所以休養
守節，不在多之旨，申儆而思討之，或備外侮於萬一，詔曰：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者矣」。文武官吏，果自奮一言一動，無
所不備，否？國家之敗，由於官邪，禮義之壞，由於民氣。良厚。
無不爲兵，爲農，爲士，爲工，爲商，皆能自樂其生，無好作
亂者。何列國交通，人以親厚而愈善，或亦有人，舉動不遜而
越十三年來，實合不聞，實惡不加克，實惡不加修，政治
不如舊，長此相形，何以自冠，又何以自立！「文官不要錢，

武官不怕死」。自古傳爲美談。近來聞者益衆。一「文官要錢
不怕死，武官怕死又與錢」。之語，官吏知此，去其何所依託
，政治安能休明。本執政今與在位之士，務以憲法爲本，宜
一以進心應之，指旋機有失，當宜一以養心應之，是非縱有未
明，宜一以誠心悟之，見善而互助，則事無不濟，見利而互讓
，則聲無重濁。誠能內外上下，相習成風，幾年以後，當必有
可觀者。今進員蒞視各地，所至宜勤，聞兵民疾苦，感勞文武
百官，與地方情形，亦共有未善者，宜體察之，百官宜與美善
，中央有未明者，感問而未盡者，宜代達之。各該員尤宜清白
乃心，所過毋得受人供應，代人賄徇，所報宜詳盡，宜公毋
偏；本執政將以憲法爲宗旨。

岑春煊對於國是通電

北京段執政鑒。前馬電，談國之政，爲善之勇，慨然與天
下人相見；國是攸關，各方均有歸咎之地。惟論與論，良莠尤
重。公出取論，遠憶莫名。前日讀上一電，感佩並懣，惟
尙有不能已於言者，即兵燹武，人盡思之，要其防政，必由相
激，相激之成，則在食者德。勝者德。前事應應追省自明
今茲，議於一清亂局，根本革新，必須廣者育未盡，力持廉
德。歐察兩省，兩學機章，則均具有德。倘更進軍
部曲，分任東北兩方，則進進源，大德爲公，倘則守玉覆履
儲電中，亦已明白移兵實邊，爲其強，則強西北，豈不可能
。兵氣統帥，恩仇悲淚。然後集各省區於一堂，磋商面議，政
革軍制，裁兵理財，勢可迎刃，其他新制，亦爲隨進而開。爐

相與悉此反治，以美餘年，會乘乘乘乘乘。宿府新創，故再一
吃乘乘，乘乘成乘。無詞誤乘，怒不具乘，乘宜看，

護憲軍政府成立通電

(衛路) 衛路。自馮逆玉祥反戈稱叛，使政府前途計進，身
段重感，繼元等誓領驅折，同為固守，杜析惡崩，存盾彌重。
刻下首都失為賊窟，合法之國會政府，不能行使職權；憲法完
全失效。竊維政府不可中斷，大政必有自出，亟應聯合組織護
憲軍政府，以為對內對外之機關，當請脫離馮逆之大任。懇親中
原大勢，黃河上流及長江同志，各完整速啟，從速組織小數團
體，猶大可為。金鳳離缺，玉樹未改，中樞已廢，大廈將傾。
謀宜自速滲入京之日始，衛京偽造通發之傳令，一概無效。
所有征討大計，惟護憲軍政府是屬，一俟組織成立，當即正式
宣布，聞之國人。國事機急迫，繼元等先就近列名，以待同志
，隨密電隨時加入，共策進行。惟訂護憲軍政府組織大綱十條
，如次：(一)護憲軍政府，因首都為賊窟，合法之國會政府
，不能行使職權，憲法完全失效，聯合同志各省區組織之。(二)
護憲軍政府設於武昌。(三)護憲軍政府代表中華民國執行
對內對外一切職務。(四)護憲軍政府，根據法律上之旨為護
大元帥之職，於大元帥之下，設副元帥。凡各省區之巡閱使，
將軍，督理，都統，海軍總司令皆為元帥。(五)元帥聯合護
；暨元帥會審，一切軍政事務，以元帥會議行之。元帥會議，
設正副主席各一人，由各元帥中選之。(六)元帥不能出席元帥
議會，得派代表一人，代行其職權。(七)護憲軍政府於元帥會

議之下，設內務，外交，軍政，財政，交通五部。每部或部長
次長各一人，其餘職及職務另定之。(八)護憲軍政府，至憲法
效力回復，護憲目的完全達到之日，應即撤銷。(九)本大綱有
未盡事宜，由元帥會議修正之。(十)本大綱自正式宣布之日
施行。請即附陳，跪祈明教！黃繼元，孫傳芳，蕭耀南，劉鎮華
，吳佩孚，杜錫珪，秦啟勳，馬聯甲，周自齊，曹錕，張作
來，李濟臣，劉存厚，劉湘，楊森，顧維鈞，段祺瑞，黃鵬威
，金鏡鼎，林虎，洪兆麟，衛路。

王士珍請止戈電

(衛路) 自軍興以來，各省災區無法賑濟，嗷嗷待哺，慘不
堪言。近者交通梗塞，絲米不繼，船懸吳馬，亦皆備難。舉
心望，無不希冀戰事早息，藉救饑亡。詎料一波未平，一波又
起，首善之區，將成戰域。且為鄂本，兵燹於吳，行若死亡，
既無贖贖，居者損失，尤不勝生。同屬赤子，豈不痛心！公固
愛國，亦當愛民，珍此存亡危急之秋，國為懸危動馬之計，雙
方議定條件，尚可保持平衡，使國家得安久治平之福。否則
精銳銷亡，兩傷俱敗，天下糜爛，土崩瓦解，豈非明家覆轍，
土崩瓦解，更有何人可以收拾。貴如救國，亦將如何。(中略)
願願諸公，深維國本，垂念民瘼，曲從衆意，各宜干戈
，難維維康！京師治安會議會王士珍，曹錕，汪大燮，蕭
希齡，田文烈，趙寶惠，周作民，顏惠慶，顏惠慶，等同叩。

章太炎挽留馮玉祥電

北京國民軍總司令鑒。執事解陸兵柄電，風翔千仞，我徒靡密。何容復有後言，屈君猶！倘惟念先大與師，非徒藉定僞誓，兼以聯海屬，支柱中華，稍惹一役。而恣恣之口，兼金漸盡。執事果有澄清之志，直道在人，何懼譏謗！通商便礙於洛陽，轉頭轉伏於朝野，大局堪危，如燕巢幕。執事一去，則空社之遺孽復橫，洛派之死灰重燃，事敢垂成，未得為功。成身退。倘遂遲回數月，坐致清明，使民權大伸，國基永固。所謂軍不成則，閣不代與者，於此實現；然後遂歸郭令，近法霸王，不亦可乎！意炳麟，徐紹楨，柏文蔚，楊鼎璋，馮若武，熊子靜，石青陽，龍元激，謝持，居正，周震麟，劉成勳，靳雲鵬，馮自由，謝良牧，管嗣，但懋，鄧泰覺，茅祖權，周佩鏡，顧乃斌，顧志潔，郭泰燾，劉誠凱，眼一鳴，馬素，阻爛世。

段祺瑞下野電

鈞鑒。他國四政，在尊經年，事屬多遜，心力交瘁，每念四野之疾，我，全國五中之僑，際茲時變，養後維艱。前此修政現制，增置中樞，謀庶政之公開，補損失於既往。但則利國，事有成心，所望各建諫言，詳定國是，即釋重負，仰國商言，起程救世，多難所以興邦，流故鼎新，成敗不必自哀。即人君子，幸共見之。段祺瑞佳，九月九日叩。

曹錕下野電

萬念。北京十二年十月之國務院，參眾兩院，各省軍民長，民國日報五週紀念號刊 電文

官，各省省議會，合法制，各報館，暨全國公民公署。鑒。鑒。鑒。重托，德薄能鮮，致令朕賦不台，觸犯天怒。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馮玉祥倒戈，身受閉鎖，自是法要亂，國無元首，迄今一載有半，臣用灰心！今將軍討賊，巨惡已除，大法可復，願辭院自當復政；依法舉行大總統職務。自負重負，久已倦勤，非難履以為高，且閣內而思過。所冀各方領袖，勸導協和，共循法軌。倘能遂林下，獲賤承平，欣幸莫極！謹電布達，順其奏之。曹錕叩。

段祺瑞述金佛郎案電

（銜略）。以國六年歐戰事起，法瑞與奧協會，主張參戰，強敵既戰，公理乃彰，我國國際地位，遂得顯赫增進。華歷一會，法歐兩事，對法取得各項優待，其於吾國利益，最關重要者，全在關稅會議一事。蓋自國今日，上下交困，欲圖節款，惟要關稅會議成立，須百分之七五，加進加至一二五，不特內外各債，得有歸結，抑且賠償優待，百發可與，民國隆徽，實賴乎此。詎料法項會議，隔首九國，八國早已批；謂法國以授予賠款法郎折付之款，暨軍地國方法，方主用金，相持數年，遂將批准關稅會議之事，懸置不決。而我國關稅，實受損失者，每年以至少數百之，竟達二千四百萬元以上，痛癢不帶，民生益蹙，參眾兩院所取之金，不私知期收效，此誠國人之所共為大忌者也。蓋吾民議位，曾有解決此案之議，然謂法於公法，甘加反對，其所所以然，則謂其地位，獨行地，其於外交官，為國事方等權利之議，其於最後實，為

國家永久前途之策。徒以窮兵黷武，軍費不貲，欲截止禍，匪求一逞。所有本案顧問，如用金之損失如何？中法兩國債權償還之關係何若？關稅會議之是否得有保障？皆吾民之所不暇顧及。當時此案苟成立，而與我國一千九百零五年協定所定，電匯方法，根本推翻，喪失利權，舉與前例，國際上之紛紜，從此而起。因而運用總案務司，實行扣抵之款，以充發人亂國之用，影響全國，民何敢此。天下幸之，固其宜也。迨自去歲青民發難，軍費驟推，君主國政，形勢漸及，想思我國對外經濟政策，首在保全華商利益之精神。故當法委使來屆之時，即有鄭重聲明，以開國會，早應批准；而此案不能與之併為一談；再四磋商，法使尤即連連政府批告，會備約。固由外交總局據使研求討論，復往財政部請派專門委員，將各案內容，悉心研議，修訂大綱，猶恐未善，行交司法部法律部保存，認爲妥慎無誤。其中大概情形，業由主管部分，編制初稿定與原協定之比較，開列至爲詳確；今據其要則，爲德國政府正式承認，並送賠款，并正式承認一千九百零五年所定之電匯辦法。中法銀行復業一事，乃以原有之債券，變爲新債之債權，進果進是，毋期進行。檢分分配，明白協定；政府積欠之款項，代爲撥還；公司通融之股本，亦歸于扣抵，較之舊例，完善良多。且在此案未經商定以前，由外交部函致法使，促開國會會議，法使現函，允于條約批准，照章開會。在外交方面，現分本案與會議爲兩事，各別進行；在財政方面，又允速電匯之法，表示進步；一思考慮，以爲如此辦法，尙屬持平。正辦理間，法國

內閣忽有變更，此方之手續已完。法使之說或有待。現據東京回電，均已認可；於是經年之糾紛，至此完全結束矣。區區之恐，猶惟解決時局之要實在財政，是豈何種本國治之策，尤在穩定關稅之得其宜。除此時局重新，外務部等，馬關條約所定，如悉照之而奉，會議中可得切實討論，理財之策，由是而施，輿論爲此其言價以備本議者，此也。及將屆過情形，據章大要而右，其所以致于厚而感于義者，君子共察。竊本孟子此一時之義也，宜用一以貫之言。知我與我，諸君亮鑒！敬啓叩頭。

章太炎反對臨時政府電

各報論。夫段氏自稱臨時總統，其言皆與，蓋亦無幾；以地則皆非法政府，以人則皆爲異國賊。從前賊督軍四面作亂，與夫毀法自國請狀，會匪百端，國人想亦慮也。今者，亂離前後，徹底改革之電，洋洋盈耳，論其所任用者，蓋是安福德孽，其所包庇者，蓋是專長之同惡。而於駐防軍之營撤，私債之不當繼續，未有一切實之言，豈非種種變化可知已。○蓋自袁氏得志以後，政權歸北洋派，十有三年，其對俄瓜分，則私與外債，欲使局前告，則得借債，以是爲保固權位之術。故北洋派雖更仆迭起，其債不絕一線。北洋派而在中國，終無清算之日，北洋派而在異國，其實與君主臣難異。今之臨時政府，既非合法，國民不願承認。而以罪惡亂政，則受其官秩者，與身受僑命亦相類。苟國有從事立法者，則尤無面目矣。敬告邦人父老，願共察之，幸勿憚者。

袁克文致吳張論時事電

天津張雨帥，保定吳玉帥，鈞鑒。孔子曰：『不時不食』。又曰：『魚餒則食，肉不食也，雖饑也，食不時者也。』其一切政客議員，名士，元老，皆魚之類，肉之取者也。倘強不時，餓取更食之，則病於一身，強過飽而行之，則病加天下。蓋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然使天下者，必先敬人即。今事非與人心背也；天下惡乎走哉！理百公派除成見，以兼為師，建樹新猷，與民更始，則天下幸甚！袁克文叩。

顏惠慶表示復閣政見電

（密略）袁未發遣。余以政綱中廢，主持無人，實以復政中樞，惟維國本；意總前政，易財賦，思避迫際時會，故外生成，雖方所不及，寧忍自欺，心所爾危，隨難移節，謹擬國夫有責之義，以爲應者一得之陳。方今世局混莽，人情視隔，惟濟秋本，法律固所必尊，守度權權，事實仍須先順。今暫置法律而重實；重德之留，以爲現今亟應注意者，務有數端：一曰軍事；民國十五年來，軍興已歷，近歲尤然，實自逾時，流心傷痛，莫此字爲，其禍極矣；亟須設法消弭，稍留善惡生機。至於軍事結束，士旅如林，須有善法安插，或化爲工，或歸之農，非特籌餉款，無法措置。自後各省區存留兵額，應公開會議，審議各該地方財力民情，以爲決定。前所由，中央固已無力担負，地方亦寧可竭蹶而濟。兵禍既終，上下竭盡全力，以謀地方實業經濟之發展，國家乃有康寧之望。二曰財政；中

民視日報五週紀念特刊 電文

央財政之虧竭，久歷經緯，有德氣之亂官，足攝氣之窮吏，現象如斯，國何以國！而不諒者，政府以軍費之浩繁，如星火之追呼；負有度支責任者，莫不認爲良途。先中此於各省區之中，非北京之中央，既欲尸其名議，不能歸其生春。所以各省區軍民當局，願念政本，酌予緩供；第一要語，厥爲釐稅，萬不宜再行徵留。中央政府，亦須縮小範圍，厲行權節，每月經費，限一至兩之數；一切收支，悉登公議，內外相諒，庶可共濟艱危。三日交通；車輛扣留，以軍車運輸，非事外費，邊警業務軍供，即有少數收入，亦宜通盤籌議，當用無費，債償無款，外人責言，具可憐也；應設法籌款，百業交受其敝。所望各軍當局，讓念軍情，共維國體；車輛放還，各結議議，即有軍事運送，應與路局協商。尤望者，各用人行政，必須統一；局長一席，必須委派，方准指撥權，呼應一家，略改供單，收入必增。酌用債債之外，有源無源，亦以一部籌款之推行，一部供國省之公用，亦未爲不可。此外最好萬端，難舉一言；而三善實爲最急最要之事，必其維持有確，乃有治統之可循。應付無本願感，言多謬而，實難在議，不能不吐，絕非以潑水之詞，爲避譽之地。敬望各方負有政職責任者，鑒此下忱，共定大計；果使事有可爲，則歷戰而在，何須執一以求。若其時猶未可，即一已作罷，更無維持之備，漫勿之詞，尙希曲諒！顏惠慶謹叩。

段祺瑞勉川將領電

重慶兩省長，成都楊督辦，綏遠電電總長，使府魏都督，

萬縣有警。川省頻年，民生凋弊。頃聞西師款之分配，意見紛披，甚至必欲於戰爭一途，實非維持川局之初衷。任茲大難臨頭，民無動靜，各領戰，各領戰後，對於前此亂亂之因，今後懲之之法，軍應如何籌謀，思皆預防。語云：「不患無而患不封」，軍事公允而後發難可混，和平可混。所宜川省境內，軍應如何收束，防區如何劃分，餉細如何支配，各不良習，仍應辦法。劉督辦費深重，主持要聞，力謀團結，以善其後，本報政有厚望焉。應時輿論贊同。

各紳耆請各將領息爭電

（符路餉題。頃閱數年，民不堪命，休養生息，請願仁賢。自稱督辦就職以來，注意弭兵，軍事收養，元氣少復，民志未蘇。乃近日道路傳言，有渝中分兵五路，進攻成都之風潮，井聞西師一帶，業趨衝突。總等慮及，極深皇恐，同是川軍，同是川民，有何深怨，必為與戎，若徒懷意目前，不惜殘民以逞，前仆後起，事類衍環，殷鑒昭垂，可勝悼歎。况川省去年苦旱，民食不飽，撫慰安置，尚苦備辦，豈可再事武力之騷擾，以重苦吾民。各軍將領皆川中幼穉，運風鄉井，民命如何，隨戰隨圍，寧悉出此，其要皆辦坐鎮池中之功高望重，宅心仁愛，全國同欽。其冀幸念慈衷，力為調停，務期軍事得以停止，斷有一切事宜，儘可集議，為公事之解決，紳耆胡能付生，望事烽火，暗流現道，伏祈鑒察；手具節，徐綱，應儘備。會，朱君仁，文簡，簡樸，劉成榮，周善嗣，徐孝則，同啟。

楊督辦復紳耆電

（成都紳耆楊先生，徐子作先生，張廣奇先生，會廣如先生，來書于鈞座，文海倫先生，顧維鈞先生，劉崇斌先生，蔣轉周鳳池師，徐申甫師，鈞鑒。文復奉悉。語為愛護桑梓，眷懷吾民，本息事寧人之苦心，為國未能制之長語，情既將申，而尤徘徊，森非木石，能勿感泣。森以劣紳，奉職無能，德能不足以服衆，誠信不足以交孚，致使袍澤間高低訛，事變叢發，兵燹再興，震動父老，其憂鄰邦，憂言地黃，其罪彌重。為此大察釐原因，而森所以自處者，辱承諸君，用詳頭末，非敢自誣，聊以告哀。先是出森法化中央，無時則密訪，悉數督克軍餉，以便軍路防區調度。不許軍餉隨地截留，儘可免損軍，借墊，庶小致重吾吾民。電報十五，特乃為青顧欲隨隨之增運道。乃不謂諒子第九師長劉文輝，以為傷感防區，奪其地盤，抗命稱兵，深固固拒。幸荷劉督辦請出，則森以川糧車載數平，均芳川民，元氣未復，亦已頗為兵燹。凡事屈屈讓步，但得稍獲稍安，即不願自負。彼此一語，已足證明森對於彼，并無其他野心。而劉師長竟欲見奪之私心，且懷仇讎必報之故意，一而再，再而三，師師長劉心輝，一而再，再而三，電報使劉動，所謂一語，與天下皆聞而起。於是湖中有三師攻取成都之組織，特區有劉兵自衛之組織，在森本無愧於交形，而人必相見以兵戎。是日戰禍之禍自起。又森近奉軍政府，謂川中將領，森非地保兵助爾等，其間賊，風潮激，已嚴令制止各等語。此殆又假森聲氣之一。願森有不能不呼冤

有人爲之，此等部當時代會長機關，有何區分？無語強股，斷無商其結果。年來軍閥專橫，不顧國體，人民怨，切齒痛心。加以思前革新，赤化之傳播，一日千里；一般人民，漸有自決之覺悟；公等今日之所爲，不啻助長其學說之流行，公等無以武力爲可恃也！誠恐禍患之來，不在頃刻而在萬里，其則可慮也。本會爲民請命，願諸公實利圖之，則川省漢官叩叩。

楊森避陳討伐苦衷電

北京段執政鈞鑒。頃讀京電，係日奉鈞令：強驅心輝，劉文輝等帶各營，若到涪委公查辦；仰見我執政系念國難之至意，非任恣橫，惟冀西萬里，與象未明，誰爲鈞座一語陳之；查兵營兩版，歷歷川督督想。蓋四川軍隊，內營極爲複雜，師旅省號之多，不下數十；並有槍數百或千餘枝，隨爲師旅兵者。如四川兵少，兵營所出之械，自當盡數分配；今論官兵多，正難得之不起，又何事分配之有？若任其各師旅者，千頭萬政，則彼強弱，尙復或何政體耶？森身膺國寄，川省之責，先驅遠兵營，本屬所有職權。前次派郭旅駐井，保護蜀場，曾先通電知會，尙能固爲職權；至自井建軍，年廿三百八十餘萬元，運來駐防，文輝提爲私用。森原照部會，論議分隊以劑不平；事方着手，而文輝始則集兵抗拒，繼復起軍，約同顧武輝等密議，分道出兵，直攻省城，爾森爲把持國體，究在何時何地，其爲狂派，不辯而知。且森接奉鈞座密諭，立即電請劉督辦湘接收軍械，并懇制止軍事行動，正商機關，而劉

民視日報五週紀念特刊 電文

成勳所部；於文日裝備省城，惡心頗所爲，於元日進攻漢江寺，均得有若輩許盡軍械可憑；曾一得曹鈞與劉督辦嚴令制止，終不見聽。且推過曹語，自稱其非；鈞座亦自查辦；實爲大公至正。惟念川中近年以來，騷擾特甚，向惡亂，紀綱廢替，死日滋生。劉文輝等藉事稱兵，實爲大禍。每以國法，何可姑容！不得已申撤師徒，下令討伐；上爲國家統制；下爲川中除惡；責任所在，并無偏私。應請鈞座體察情形，赫然震怒，明令撤劉文輝，殲心輝，劉成勳等再任各職；并治以應得之罪；以謀統一而立紀綱。川局前途，實賴馬車，謹電陳陳，伏祈睿鑒。會辦四川軍務善後事宜楊森啓。

邊軍出兵申討通電

北京總執政，各都統，成都楊督辦，重慶劉督辦，武營辦，都省長，綏光劉督辦，樞密田督辦，四川各師旅長，趙尹鈞鑒。川歷地聖使劉成勳自宣布就職後，一再派員來邊，圖謀各旅，煽令進攻成都；旅長等以劉氏總調邊軍，恐遭攻擊，未敢輕動。不圖因此離復，飭令駐雅三軍，嚴緝邊軍，並令陳啟南旅由邊源進攻康定；風聲所播，商民驚惶。戰等以軍無援，未能不於死中求活，乃率邊軍，雲與我戰。於昨日分道反攻，我部佔領黃桶堡，張部佔領泗洋，敵戰數日，敵不支，於有日向樂進潰退。戰等於昨日圍攻樂經，該敵棄方抵抗，頗強異常；敵戰九小時，始棄城向麻柳塘新站分頭潰退；我軍遂於有日午後，將樂經完全佔領，立即查飭所部，嚴緝追擊；該敵親督堡小河抵抗，敵戰四小時，敵遂潰退。追至雅州附近，

該軍械務，扼河瀕臨抵抗，且沿岸均築有堅固工事，河深流急，相持兩日不下，始令我軍發砲轟擊，右翼砲軍砲，亂發連發，於砲台午刻，將砲安砲實佔領。該敵向洪漢道前進，現正圍迫中。竊賊即成邊，俾食內地，糧道一絕，生命堪慮，受逼出矣，勢非得已。查劉成勳新奉中央電命，宿兵防邊，乃仇視我軍，竟敢肆而殘滅，殘暴惡劇，古今所無。職等為維護邊疆計，不得不除此除禍。茲我則后，庶我則仇，督辦楊公陸為中央特任大員，能開誠通我，故能奉命惟謹；其他一切亂命，不敢承認。望我執政督辦，毅然對敵，罷免劉成勳電職職權，以維軍心而固邊圉，不勝迫切待命之至。川邊防鎮守使孫兆熊，旅長孫錫，張光典，辛清泉，蔡華翎，指揮官賀中臨叩。臨印。

楊森覆各學校皓電

成都國民公報，民視報，楊成郡公立各學校，全體學生鑒：來電謂悉，此次劉勳與戎，蓋以森將統籌軍餉，禁抑苛斂；不利其私；遂至播亂，森竭心教育，銳意提倡，維持學款，苦戰力守；茲迫不得已而用兵，倘使劉勳悔禍，仍謀共進和平，抑或我軍宣勞，立與立除障礙，森當一秉風說，協商友軍，務使學款獨立，俾教育政進有資，以維諸君書聲殷聲，隨電增概，無任禱祝，楊森謹印。

施邵駱與楊督辦之往還電

成都楊督辦子惠仁兄鑒：真覺感悉。承示根本解決，使紛亂之結，復歸統系，至哉此言，為之欽佩。惟統一自是要圖，而統一之方，要常剛柔並用。川中十年九戰，民力尙有幾何

，軍事屢興，那堪任受。營之重荷之人，地方官應當調治；而苦於元氣傷殘，峻嶺未可驟趨；亦須先若元氣，否則即所請如賢斃子，病去而命隨之矣！現在事已至此，由幸精平，猶未苦晚。竊以為根本解決，舍除防區，收束軍隊，統籌財政，休養民力，更無辦法。而尤要在公開會議，實屬合力，度此難關。如蒙贊可，請速派代表來渝，或當知在渝代表，會同各方，趕速籌備。先此有言：『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云：『那厚薄人，則能遠怨』。吾兄明達，請陳斯言，恐更有違者，川東各地，大兵雲集，窮少億多，民不遑命，軍民爭食，已見告矣。雖當地不無負責之人，而吾兄亦負着衛民之任，同是川人，豈宜異視。又各軍將領，同是袍澤，此衷不待已而交綏，祇可謂弟兄稱失和，究非對仇可比，如有難處，萬乞消融。現因滙案發生，漢口相繼有事，鄂基搖動，岌岌可危，亦慮稍留餘力，捍衛國家，果能如此，化干戈為玉帛，勝氣氣為祥和，川難前途，庶幾有窮！隨風西望，深具感佩！又全川和平軍兵會，業經成立，發表意見，通電不日可到，尚請雅察！公融業反骨，合併奉聞。施錫奎，邵明叔同叩。

重慶施錫奎，邵明叔三先生鑒：前奉各電，極佩仁言！川民因叛，殊堪痛惜。邇來楊處極痛，正為真安起見；並冀各方不生意見，同心戮力，亟救國難，方且歡迎不暇，更何戰事延長！之有心心歸他，可憐天日！但不從根本解決，縱請親善，恐難事堪言；實軍人之志，非人員之利！公等明達，固不悉此！倘具一片婆心，森未有不表同情；果使紛亂之結

，能歸統系，尤出望外也。機微佈復，無任企禱。潘森叩真。

蒲伯英和平意見電

(香港)鈞鑒。民國以來，吾川人旋轉受死於應酬之下者，十餘次矣。無主義可見，無是非可講，否則烏合，否則戰鬥，否則爭食，和則分贓，其心目中固無人民，而人民亦自甘魚肉，決不懸眉，迫正義，以共謀自救自衛者。為亂禍毒，每變益酷，急事則弄兵者，說非不勝說，幸遇前受死者，實事自自作。聞聞說公推也，有要求川中各屬領事會議和，並由人民參酌議會等主張，風雨晦明，真成痛切，惟鄭意備有進者，主權在民一語，并非門面空語，實人民自救自衛之生路。一國內和戰之稱，兵食之數，全憑軍閥意旨，人民不能加以節制，則隨時而增，皆可非戰獲括。和戰戰爭無區別，敵欲永其兵禍，不至倖免一時之戰爭，而在伸民權以節制兵權。吾川為今之計，人民在街頭要求停戰，即宜自衛發起真正之和平會議，最要務各各縣有方領事，組織議會，議決一種節制要約，以全省團體為後盾。於各屬領事提出交涉，無論袁王李趙，凡欲違背此公約者，皆為人民之友，否則認為人民之敵。其公約內容大槪，先決定全省政治根本，當實行自治，立即籌備制定省憲，或省自治法，限期公布施行。自治實行以前，協商成立一臨時統率機關，執行各項政務。無論取合議制或軍制，總以應免除政出多門，無組織之害為主。同時要求各軍部隊，皆駐現在地點，不許移動，出所在處分之法固及國防，會同討論槍支兵數，力求確實，並不裁減，即由該團各團體，聯合負責，籌給相當

民國日報五週紀念特刊 電文

的項。軍人不得直接籌款，亦不得領外匯票。以三月為期，俟臨時統率機關財政計畫，略有眉目，各軍即歸統率統支。至於永久之軍制軍額，悉聽省自治法解決。現有軍隊，專供過度期間，清鄉治匪，以及抵禦別方，對於自治籌辦之用。拙見如此，以告全川父老子弟，若有發生惡死之心，即不能辭此一肩勞怨，與各將領為嚴重戰之交涉。各屬領事倘以檢梓桑，人適為念，許亦未必非此和平正當之舉也。而拒絕不許。否則戰事起，能以軍閥利害為本，能後分兵督軍。各滿其惡，亦難以應軍閥勢力度量，於人民痛苦，可謂言有增無減。既無共守信條，又無是非標準，即分而水無戰爭之遺。一次會議，即議決二次戰機，往事屈辱，素所共見，似此會議，人民各有參加之名，實於自衛自衛，無涉於分贓者，場作膽子，何如不參加，倘得自身戰事，兵禍則矣。民亡無日。萬人即頭之服款，不敷一會通和之犧牲，半年數月苟安，不敷一盡夜戰爭之保障。吾人出生入死，只此自衛一途。諸公既有火熱之深之感，何妨等頭，進步急進，特存愚見，與各省各地方法團商榷，為四川前途求一根本解決。如其所見不盡相違，區區之身雖在遠，猶當竭其誠，為其貢獻。如以為迂論難行，或有其他善法，亦望示及以賜賜書，幸甚。蒲伯英叩。

楊國楨告永豐輪案電

萬急制督辦團監督鈞鑒。頃接領事第一團長趙貴直電稱，本部於本日午時，赴行津滬漢下處，包過去雲南船上，先

預備用既香檳，請用慢車，該輪不惟不速，反加快馬力，
破浪而行，致先頭教船，危險萬狀。始向天鳴一響，以代交涉，
殊覺輪不查，遂開槍而飛兵船直射，適中三連三排兵裝船，
身受數傷，幸亡未下。除飭密回治外，謹電奉聞，并懇向該
輪船交涉，等因前來。除通電該公司外，特電請交涉，隨備
道等，并懇馬署為感，楊國楨叩謝。

向成傑贊成統一電

川軍各師旅團營長參謀。川戰兩年，幾因程繼，尤以容軍
對程軍與孫機併亂，平時私官吏，益密時，戰時殺川民，川川
殘，始則反容為主，終且容為主，若輩口聲今日之稱川黔總
司令，率師進亂，其明著者矣。楊督之謀統一，為七千萬人計
也，抑亦千萬人所大欲。是以討伐叛逆，剪除癰疽，戰勝攻
取，歸附甚捷，足徵人事天心，同深感應，益民以黔中逐勝，
窮蹙來奔，我川人竭其膏血，以勇冀獲育，迨有今日，不圖野
心狼子，得魚忘筌，作亂稱兵，甘為我者。較諸往年客禍，罪
尤深於賊寇，匪特川人所不容，實亦天理所不容。繼則捕擊，
黃雀圖已在後，然與其滋蔓貽患，重苦吾民，毋若共捐小怨，
及時而圖。請公愛護桑梓之念，最後於他人，毋學閩粵兄弟，
牛撲而鬥，而後袍澤一堂，共定蜀是！如必太阿倒持，謂他人
父，是謂公已自絕於川人矣。成傑雖不武，亦能盡其力之所至
而已。謹啟陳詞，實慰利之，向成傑叩謝。

劉存厚對兵廠之主張電

鈞鑒。頃接其相，書牋，逸民，德齊，平辜，於向，南夫

，請見元日通電。垂詢兵工廠之出品，擬請允准則一條，計
入台案。吾川頃年禍亂，皆由兵工廠時時變賣，誠如來電所言
。即意欲那川亂，以圖永久和平，蓋非平允妥為開辦莫如下：
一、兵工廠實行停造槍支，止造子彈，二、兵工廠應去總督辦
，由川康總督督辦署，川黔總督督辦署，川陝邊防督辦署，四
川總督督辦署，川康總督督辦署，留辦公署，省長公署，川西北
屯殖總司令部，各派監理一員，即以各監理為主任一員，副
主任一員，經理廠務。其餘各監理，實有監督職務。主任副主
任之任期，以四個月為限；一俟任期屆滿，再則各監理依法公
推主任副主任接辦。三、兵工廠所遺子彈總額，除以二十分之
一，分派各邊防外，餘額法所擬定存留各邊防支之多寡，
照例均分；由各監理按月分記，存儲，悉交督辦署主任官，分期
轉發。四、兵工廠經費，即以銅元局餘利撥充。以上所擬辦法
，當查備乞其批示復為禱，劉存厚叩謝。

楊督辦保黃緩電

急，北京大總統國務院。各省總長鈞鑒。竊以軍毒一類
，每見重於覆刑，刑罰既重，復慎重於刑罰，蓋審決時，乃可
試軍，斷獄以始，方准作職。故部覆諭之際，當慮審實之心！
伏查職部覆問，現在四川高等檢察廳，為審長黃毅，學識宏通，
才能精敏，不特關於案卷，能事立於中流，且以高等法政專門
畢業，第三屆知事試驗及格，原任法官，辦事，局長，執法吏
長及督軍官各署秘書長等職，或隨督軍官，或入資政機關，素
口稱其廉平，軍實其學識，是應覆部，將年尤多。未敢今春

力謀統一，精誠感，激，隆，內，資，備，以迄成，該員無從不從，度瀕於危，終無懈志。參贊戎機，所向有功，剛毅勇斷，實堪大用。據請以前任總領先任用，以資獎勵。該員任檢長以來，整頓法紀，砥礪廉隅，獲益之鉅，克申，食墨之徒必去，如牛宋氏慘殺牛府氏一案，已成廢案，冠蓋日凋，獲案確證，不為威脅利誘，卒使冤獄反平，擊小忠必，避禍稱快。擬以特記卓異，以勸來茲。倘蒙憲府俞允，俾員展其驥足，為國宣猷，庶老士仰此鴻規，益增勳勉，必能收應感成德之效，不至有備員戶位之譏。特此電呈，伏祈鑒察！查理軍務善後事宜攝森即啟印。

朱宗懋力爭滬案電

富順來電：成都楊督憲公鈞鑒。巧冠奉悉。英日夜節自大，罔顧邦交，在滬肆行無忌，戕我華工，戮我學生，以蔑視我法權，實為國人所共憤。鉤座主等正議，方為抗爭，肅願請鑒，鑒此情，專待殺命！節長朱宗懋叩印。

甘德明對滬案憤慨電

成都督帥楊鑒。巧冠奉悉。竊憤交並，此次滬案發生，英人肆虐，辜背我民命，芻狗我國權，慘禍為中外通商開，奇恥為古今所未有。近復風潮擴大，血濺漢皋，聲絕粉傅，兵臨海上，此恨不雪，豈忍何堪！霖以銜冤深志衛民，赤忱護國，以全川之武力，俾外交之後援，揮淚陳詞，內足以作薄海同仇之氣，執言仗義，外足以強強敵之心。滬案總領事，度變艱難，秣馬以待後命，孰免顧茲前驅，望不負生，義無反顧！

民國日報五週紀念號刊 電文

雪我襟，最發地愛，慈負血統，伏祈鑒察。節長甘德明叩。

吳蕭資佩李逢春電

節州探送四川第四混成旅旅長李逢春。馬憲悉。熱誠衛國，嘉佩良深！中央現正負責交涉，積極進行，內外相維，一致團結，至所企盼，吳光緒叩印。

節州第四混成旅旅長李逢春。馬憲悉。此次滬案發生，全國憤慨。警訊傳來，當即電請中央嚴重交涉，以維主權，與我公主張不取而同。詎意滬案未了，連日來，我人無故槍殺多命。實屬慘無人道。除備電交涉外，區區同胞，尙望時時發言為荷！蕭耀南叩印。

郭汝棟請優恤何維翰電

成都督辦楊鈞鑒。為良將何維翰。從從後進他事。竊以部十七旅旅長何維翰，由四川軍官傳習所畢業，歷任職部連營團長。所部戰事，大小不下數十次，每戰必身先士卒，一往無前。本軍獲石鋪之役，該旅長時任總海一團團長，戰人以六團以上兵力，盡力驅迫，并欲斷電線，四圍包圍，該旅長竟斷難不驚，從容應付，卒能以少勝衆，擊潰敵軍，獲我雄機。其忠勇果敢，實堪於天佐。方當共圖功業，藉效驅驅，不圖天不慈道，竟於本年七月十一日，在樂昌縣馬之驛舍場力戰身亡。大敵當前，後領良將，不但汝棟所心痛，當亦我營所聞而憫然者也。伏查該旅長現年約三十六歲，健體俱在，後嗣猶虛，而且平日清淨自持，身後遺孀，不言而泣。職與其事多年，其家况尤所深悉，既失指臂之助，又致後嗣之憂。當由職在本月份軍餉

遠，中樞慎重，奉命延頌，既經是以重光，豈河山之壯采，轉
其國真，竹拓宏圖，固在下塵，深為翊幸。心輝材質，益下，何
敢妄附隳尾。應輝節節已斷尸素，重以新命，僭辱高位。惟祈
寬其民政，一軌同風，神竭漢流，布公武露，於用於國，庶益
有濟。謹推寸履，并肅賀禱，願必輝叩翼印。

益，重慶賴省長德祥兄勳鑒。原電悉。頃奉明令督辦四川
軍務，方以這軍無狀，深切悚惶，乃辱電賀，為滋慚感。中央
精圖治，特簡兄任省長，以方叔之威靈，作召父之旬宣，登
明達公，為重稱慶。乃據謀下進，囑令兼領，不特非分治之宏
規，抑無以慰來蘇之殷望。其勝早日就職，共濟時艱，以合作
之精神，登人民於莊席，則全蜀幸甚，拜賜良厚矣。特此鳴謝
，並賀任事，弟錫森叩元印。

鄧錫侯解除省職電

特急，成都楊督辦子惠兄勳鑒。弟頃奉明令，解除省符，
權權德兄接管，準於文日交代。維領年戎馬，宵露凝風，賤軀
多病，休養未遑，勢必政局革新，維京軍事，所任尊職，具電
中稱，發予俸給。俾從此放懷宇宙，一洗塵襟，息影江湖，藉
補宿疾，舉國同鄉，惟兄是賴，弟雖在野，同沐雅化，亦鑒香
華幸矣！特出謝忱，并頌新禧，如弟錫侯侯叩泰印。

田頌堯交督辦印電

北京段執政鈞鑒。頃閱報載，鈞令簡：田頌堯行開去幫辦
四川軍務，專任陸軍第二十一師師長，此令。鑒此，竊服自慚
兼資，忝而受命，夙荷培成，頌圖藉稱。現值鈞處乘時國政之

民報五週紀念特刊 電文

際，神妙有主，雲海同欽，引領言華，共慶雲之望，稱身蜀
道，時殷憂之況。亟當盡職服勞，息民兵燹，以副鈞座和平
統一之念。至督辦一職，任大責重，當體維艱，前經各方挽留
就任，復奉兩發關防，僅促多次，均經堅辭拒絕，始終未就，
關防迄未寄用。茲奉新命得人，聲傳素志，擬即將原關防，
送交新任幫辦劉文輝接收。如此項關防，現不通用，即由臬呈
繳大府，以憑另行刊發，應如何辦理之處，伏乞訓示祗遵！謹
田頌堯叩各印。

白道成對首長之意見電

四川公民會鑒。比來全川鼎沸，兵燹相尋，哀我元元，久
淪塗炭。所幸戰禍甫息，元氣漸復，若使德政無人，後患難期
再昭。貴會籌念及此，徵人民之同意，鑒總領之精心，既不肯
矯飾以鳴蕩，又不肯偏袒而磨澤，無非求我七千萬父老兄弟，
同登康樂而已。竊惟督省首領，為軍民之同體所屬，非功罪重
者，曷克管此。如謂與我軍備，與軍而居，而恬淡自居，
早懷高蹈之想，豈不惜送電中央，以卸軍電任。委之有康子重
二公。足徵舉措得善，較若日星，我勳自會之所主持，不啻同
出一轍也。查督公轉職幾年，歷歷堪高，身勤勞，在所必行。
今春軍川一役，我惠公橫挑強梁，立統軍中，我勳自會，以多誠多
材，勤於新政，曾在瀘渝，手創軍營，實繁，成績卓著，民盡
樂孚。果以管公管川，惠公委長民氣，則當國軍民，莫不歡欣
鼓舞，同歌太平，以為此等幸福，皆貴會之所賜也。嗣及歷政
行，殷殷思治，用骨恐懼，辦委費同，隨宜假使，伏維善照！

川軍第七混成旅旅長自稱即江帥。

吳佩孚勉川當局電

（銜略）劉督辦三十一通電，計已達覽。閱川以來，各軍將領均能同心協力，一致進取，是以遠奏膚功，奠定全川，計日可待。雖言強寇，不值一晒，而公明遠，早在隨順之中，無待贅言。惟軍事結束，未竟全功，善後頗繁，隨宜頒發，務望和衷共濟，同歸川局，無任仰盼。特宣布臆，即希鑒察。吳佩孚謹印。

黃毓成致劉甫澄儉語

川局倏定，在有雄心，危心必良，乃能長治。吳督才勇過人，熱忱任事，治蜀年餘，政績斐然，以公重信，亦深羨服，樞機一之主義，願與民以寬。如能假以歲月，不獨川局之福，國家前途，亦獲利益。迨二三將領，狂於私智，阻礙議會，鼓動袍澤，稍開戰端。吳督為主議停戰，為川民請命，已獲捷忱，所向克捷。倘成迫於道義，忍辱前敵，早期川局統一，勿難成難。竊以我公用能所推誠，二軍之資，早足輕重，願就所繫，以三意奉白：就正義言，為國家謀統一，為人民謀福利；今日川局，實合才力兼備之標準，務期整理。比當擊賊勦寇，我公正宜方揚義，為國求賢。至若利用局勢，以少數實力，居中控制之術，萬一均勢倒，即成賊寇之局；腐之國策，不矣愛國，德之棄梓，則非愛國。假令戰期延長，實為中央求治之至意，如竟從此混亂，且高川民莫得則不復矣。願年各省政體，中央多無控制之能力，經軍號令，輒損威信，

大抵不諳實際之創辦，固未可妄言其好惡。今公，中央所倚者，宜為深思熟計，此一意也。就前敵言，惠督，公之舊部，公於惠督，深懷懷抱，歷有年所，愛護人特，儲備國用，樹植粉飾，奚可因終，今惠督努力圖治，正足以適公提學之雅。苟利國家，又何必功成自退也。袁氏世所，多為公之同學，如竟強於一時，以對惠督之政，而與諸國學為敵，無非誤政，將何面目以見數人。此二意也。就川局言，我公舊部，同一學系，如實合作，勢應各方。今日要各求強，實是我公厚，實期二軍系計畫之初變耳。查若，惠督與公，而公不為世重，即足明證。設或揭倒兩各方如勢極，與惠督則，則公之重舉，恐無過於黎黃，他僅總統，何廣得與國家，難辭其責，反為世笑。今公其必愛念之備極，則公之舊部，一告成，公將何以補足於四川，抑有進者，惠督之統一川局，與公之挫敗各方，初無衝突，而公反可藉以自重。惠督與公，公且在上，其不交惠督總統之部隊，及回國與之外發展，公之威望，豈不難持持者外，遠及全國。此三意也。余知我公德厚過人，休休有容，大自屈度，國家重荷，惟以過重，恐公之於公，於公之知，尚望當之立前。正如君子學問，恐非用，不足證起何何，而何，未必，必待他層，而後着手。或或，人，藉比於他，當他，千鈞二髮之際，誰能旁，願公留意，黃道，

邵從恩請關川康要道電

北京來電：重慶督辦劉督辦。前日明令，任公川康督辦，

民面與錢倉然，鄉人尤爲慶幸；川房此後，當可寧寧，爲之頓首。前奉惠電，內稱：兵衆，匪類，殺戮尤甚；竊以爲此等現象，皆由社會經濟窘迫所成；釜底抽薪，必先從經濟生活入手，否則清匪，幾兵，均難實現。川中沿邊各處，土曠人稀，寧遠一地，一有若一窩，土沃氣和，礦產尤富。惟中需相繼，不便交通；間另有一道，由富饒通西昌，不過二三百里。次則將軍任內，會派派司，派關果。據稱：寧遠交通，將有延納兩千里，無橋無川，陸路難行，於鐵路修通，尤爲便利。擬請先託自航，福五路公，就近調查；若事可行，即爲地方以少一亂源；敢拾川局，是成一道。張公復據在抱，更切民生，敢請裁擇，從恩開辦。

楊督辦破除防區制電

特急，北京軍內閣計方街，川督元東辦事處副代表仲實鑒。貴督，請呈假統政使。奉前日鈞批：擬川中各方面電令，總行停止進攻。等語，奉命惶恐，莫可名狀。竊此次劉文輝轉機重慶，密約顧心輝，劉成勳分遣出兵，直攻省城，成勳所部，於文日前抵涪；溫江進攻，必經成都；於元日由資陽進文；會於元日乘星夜進成都。旋於前日，宥日，軍電經過情形；劉成勳未過涪，其爲各方扣留無從。茲將詳情，爲電應再續陳之；劉，在涪應防區，明分自非現狀，月計三十餘萬，僅指匪徒，日無稍大，各軍頗頗頗。此次奉派進軍，竊思劉成勳，分即各軍，劉，願以不利於恩，遂謀作亂。果爲劉成勳，兵版，則

民國日報五週紀念號刊 電文

能請中央主善可也；何得輕易兵戎？且徐奉奉命，將國稅，兵版，委付劉湘主持；正電商委代問，而文，元日，遂有戰事發現；會應再三阻撓，均置若罔聞。則將番番，其象已現，網之敗，當何可言；不得已於寒日下令討伐。而劉成勳所部，半屬匪軍，望風披靡，肆行搶劫；一經派兵追擊，於巧日由新津飽掠涪。一再追剿，現復於成，徐兩日將鄂城，名山，蒲江，丹稜各縣，次第肅清；安撫人民，趕修路卒。顧心輝所部各旅，明知犯上不義，已退匿內江以下，而心輝雖成性，密約騎軍團西陵到道，意圖決戰。顧心輝處處作偽，敢說統一；如再姑息，不特人民慘遭蹂躪，而於中央統一之念，豈不宵馳！現川省防區制，由來已久，無異愛琴。劉成勳在川軍總司令兼省長任內，創立憲制時，是以有辛酉之役，後以劉成勳不效，未克實行。年來各軍爭前，募兵，非不爲已；師旅林立；人各爲難，政出多門，何異藩鎮。竊願川省欲統統一，當自撤防區始；然決非劉成勳之和平協辦，所能全效也。奉待與西陲，治軍無術，惟有刀謀統一，以扶起劉，應請即呈制文，類心輝，劉成勳等各職。由森將所統部隊，即行撤銷，以維善後。謹再稟呈，伏乞察鑒。普辦四川軍務總辦等軍務總辦叩印。

鄧晉康贊成廢督電

南京直轄時局。奉前日上海電，方主權除省軍務督辦一職，而以省長節制各省軍隊，并統制定國軍駐紮區域；專任國軍。宏圖探源，湖中實繁，他處見諸實事，全國從風；則兵氛永靖於日月，若亦悉請於參事，仁人之言，其別甚

之命。蓋彼之來者，其維持現局之力，非特重而不加，且云統
一，迫于建設。此或等愛護和平，宜即卸卸，不後執政；然所
謂者，長久之和平，始是理想，彼思慮大，豈我執政之始限
今彼文輝，制成功，願必輝等願為我首，政府出予優容，則吾
不無他慮，政府給予事權，縱使委他，其何以昭示大信？素
湖海關商團，人心將惡，宜即治亂，楊督政治設施，已得長
衆之同意，治軍嚴肅，尤為鎮成等愛護。今一旦左遷，聖之慈
辱，則其發生，會經總領，前則可師，敬恭養待，無異盡除中央
，必若其安總，方能進謀國是。如必惡之難，是無異棄絕
四川軍民，則川人愛我使君，必將阻其北上，領袖自治，不第
重西南之糾紛，尤陸中央之感情矣。解鈴繫鈴，一轉移間耳！
段等請傳職罷兵，敬待後命，然吾與楊督，爭此去就，我心如
石，固不可動。安危之機，懸於一線，邦人君子，幸有以扶助
之，誰能為悅？有如皓日，四川軍軍前敵總司令黃錫成，師長
王錫爵，王正倫，何光烈，向楷榮，郭汝霖，何金釐，白駒，
唐運成，朱宗慈，陸文彬，甘煥霖，彭光烈，楊春芳，混成旅
長吳有光，向寶傑，楊漢斌，范紹培，李錫，鄧世英，劉登冰，
魏振身，喬得壽，包國甫，陳振萬，總參謀長曾通孔，代川
總督守備總長，旅長孫潤，李清泉，侯中熙，張光典，川邊
軍團司令何時，郭昌明，率所部全體官兵，同叩奏印。

宋育仁致張表芳邵明叔電

民視日報社鑒。頃致邵明叔，張表芳一電，文曰：明叔，

民視日報五週紀念號刊 電文

表方仁弟同鑒！延訂修志，喧聲來延，位學日難，這眼會同，
傳誦進冠，至案錄九州，鑄此大錯。往事已矣，去復何言！為
之淚落。念時憂民，誰為此禍！今之流凡，區非西去，誠知今
日，信不當初，無淚可掉，有同病矣！表方前鑒，可安一時，
恐難持久，宿慮積弊，愚亦前有發言，總督前鑒。總督有言，
才須學也。廣金集思。望繼前鑒，相與兵學，夫官不遠，相
學如何！育仁。

潘文華辭職電

萬縣索電：成都善兵大校長憲初兄，仰呈貴辦鈞
鑒！口密，奉讀魚電。仰見銜座維特川局，委託同體之喜，
無微不至，循循啟發，敬服無歸。比忽奉命為參事，國華率兵
一團，集總待命。因得四原色，不覺小則命前途。昔公此時調
兵，到滬用意如何，尚未明示；唐營前途，實深危險；論中情
形如何，到時再行定議！至魚電於六參領，當為軍為薩唯一切
，并力發揮種種障礙，期於省除一戰。若不得策，其儘有請
去而已。區區愚忱，冀祈察鑒！順摺文華叩印。

郭日何否認亂命電

資奔來電，急，成都督辦楊鈞鑒，高電奉悉，我亦此次兩
派師旅，俄匪弔民，區區抗時，仁愛舉。及奸人煽惑，亂命
遙傳，同誤之命，身勝者憤！康夙發憤，遠荷知悉，捐軀
頂，未足云報。惟有枕戈待旦，鼓勇之士，率隊從鈞履之命
，即盡軍人之天職。名風勁草，海濤忠臣，實願隨進，不敢不
效。區區愚忱，伏維察鑒！敬叩。區日何叩印。

某縣來電：特急。成都督辦楊，口密。率請馬電，敬啟。民權進步，助長川亂。此種政策，與亂亂。鈞座體念川民，促進統一，中討以來，聲威奔走，功在一致，指日蓋平。曠遠既有年，感深知己，忠憤之氣，歷久彌堅，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敬啟此心，誓諸天日！此奉復，專待後命。謹白。叩叩。

敬啟來電：成都督辦楊鈞座，口密。頃奉馬電，得悉段氏亂命，即任鈞座為參議總長，是何異投桃之輩，暗受俯仰，便謂聖人；匪惟輕舉妄動，有損中央之威信，而誠忠輔善，實足以使羣傑之心，是非倒置，至於斯極，憤慨之餘，難以言狀！伏念段公昔川以來，百度俱興，根本大政，次第舉張，成就甫有可觀，際此國而濟生。始而自并鑿鑿，終而亂亂，繼而擁護會法，移兵上犯，終而勾結黔軍，罷門進逐，東南半壁，無一片乾淨土矣。現在該逆等，遂殺我軍總支，派狼下直，既已斷斷與方相無涉，乃復北首乞憐合股，以我乘非血汗之金餉，分從彼地方之運籌，將一紙電文，便欲以誘惑我民聽，遂動我軍心，而為該逆等制勝之奇謀。不知今日之中央，非無政府，非無元首，非無命令不行，徒擁空名；而段氏執政，尤難以振撥之手段，改弦其亂，坐取漁利。試徵上年，川軍討之難，及袁勤復辟之舉，與最近之直奉戰爭，彼段氏者曷嘗不兩皆危險，以遂其私，獲得榮席，執政之職位，今茲所命，毋乃類此。惟是聖念不應，美玉不韞，公道在人，士氣益發。此後我軍官兵，自當一承鈞座之意志，發揮全部之精神，患難會共，同結同歡；

更當始終如一，捐軀頂踵，用報鈞座有加無已之恩，而副失靈靡他之願。倘冀鈞座堅持鐵腕之仁懷，真誠統一全川之毅力，不惑不搖，再接再厲，以為全川之恢復，各軍各盡，區區赤誠，敬請白水，臨電覆復，不知感否。伏乞鑒察，第五路總指揮何金發叩啟。

唐式遵服從楊督電

成都督辦楊鈞座，此次二三番將，雲集絕上，鈞座為維持紀綱，統一川局，不特已出師討伐，自奉武備兵勇此；此種苦衷，當為國人所共諒，以至仁復至不仁，必不難迎刃而解也。願與鈞座，榮辱相聞，休戚與共，自遠區鄂回，以迄於今，患難追隨，深何提挈涕泗之誼，處在自強自勵之時，願與高厚。乃以龍但在浙，急欲返川，彼與我為，豈能自立。萬一戰事發動，彼即乘隙來攻。鈞座一身，負有統一川省之責，防守甚高，即所以待鈞座東顧之憂。近據吳佩孚已割龍山，前方與來風，僅一河之隔，防沙日趨吃重。現正籌備黃河兩關，於卡門，鋼鐵一，石礮一帶，嚴密防範，倘能得感感，使東川無恙，庶可報於萬一，亦足以波助感憤耳。尚乞隨時指示機宜，以資循奉。昨接口口電報：奉鈞座嚴密防沙于我，培植之德，有加無已，得聞之餘，感憤交深，雖有金矢動憤，以圖報稱已耳。謹此電報，并鳴謝！順唐式遵叩啟。

鄧錫侯賀二王授將軍電

成都王旅長浩易，兆奎兄鑒。前蒙日京鈞：欣臨恭奉新詔，滄海崇班，九天龍命，增青龍電之輝光，雨宇清符，表謙

補其德之不足。如常紀績，飽澤賜祿，錫命歸庭，肅仰嘉賀！弟郭錫廷叩支節。

田部各將領挽留袁祖銘電

袁祖銘通電各省，吾川最爲踴躍，至遲數年，統一之聲援，生；人民之痛苦已極。若奉天心厭亂，前敵援我，實賴我前敵總司令袁公，選守總督，總授我職，士心戮力同仇，乃有今日之勝利。誰奉袁公通電，成功不居，已且電約督及中央，討解兵柄，權職無可名狀。現在我軍援袁，乘機覬覦，陰謀毒害，若不謀根本解決，遑狎雅度之謬賞？其一徐盛傑然，豈不功虧一簣。況袁公勳高望碩，凡屬袍澤，無不樂輸糧，正當率領諸將之時，豈宜爲一轉冲霄之舉。我帥爲川爲國特肝焦勞，切望覆甯挽留，俾袁公功績昭著，幾得信符交環甲，皆令馳驅，兼游妖氛安川局。鈞座無憂西顧，統一早告成功，正不獨我輩數人之慰也。蓋電佈忱，伏望前示北歸約指，匪田頑梗，則則獲王勳恩，想糧糧，師長唐廷收，振我本，彭光烈，旅長羅玉山，孫震，羅道遠，曾志棟，於費，李浪園，袁誠，司令趙介臣，同叩共叩。

賴心輝就省長職通電

各省督軍，督辦，都督，省長，總司令，海軍總司令，司令，鈞鑒！竊奉執政陽日電令，特任心輝爲四川省長等語。自維昔年戎馬，無濟於事，謬膺名爵，難堪人望，是以川省領事兵燹，北顧無勞；尤非庸庸，能勝重鉅。能荷中央眷顧之隆，復道桑梓敬恭之誼，謹於本月廿日，在重慶，謹承貴令。此

後存肩重電，治循未歸，腐頓朽蝕，處處黃燬。惟冀時值明秋，俾有榮復！感電抒忱，隨風拜手。賴心輝叩支節。

劉甫澄祝張作霖壽電

念，天津張督辦勳臣，勇和節也，爲國爲民，鞠躬盡瘁，寒冰融和，居花朝之令節，際綠柳之良辰，必展信於廿四番，仰朋傳於九萬里。鎮守上遼疆，西向，赤親臨，而情思於殷，海，渴思光儀。前編孫勳勳君，西渡燕臺，或遠已至，豈仿照孫君，前赴戰線，代督軍實，願崇節節之骨，肅表敬忱，酌償東海之波，空開壽域。劉全叩支節，劉甫澄叩支節。

潘文華贊成除劉電

成都督軍劉鈞，歐軍奉悉一制，歷年政務結冰，當道同守府，政令不一，紀綱廢弛。劉君登程上，披掛，披掛，得鈞座毅然驅除，紀綱爲之一振。足爲川政第一之快，風聲遠播，佩感交深。謹電奉復，即希鑒察！誠謝文華叩支節。

曾述孔請調解川戰電

提督軍急，重慶劉督辦公，奉總督長公度，前督軍由安，王旅長方舟，禮縣李師長，萬縣唐師長，涪陵長，鈞鑒！吾川不幸，又開戰端，長此強延，同歸於盡，則萬民塗炭，早象已成，升米千錢，尙虞不足，若戰爭不已，有與時爭，收獲毫無，恐川人均成殘廢。公等素以大局爲念，慈惠萬民，今川人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惟望公等速爲援手，且甫公爲軍界爭斗，所有川軍，均係袍澤，豈能彼此厚彼耶！惠督非爲主戰之人，有無誠實會議，決無所不戰爭。現甫廣師進，當軍已佔優勢，

若公等以武裝而待，遂令雙方罷兵，留出緩衝地點，饒後召集
會議，徐商辦法，則化干戈為玉帛，公等之危險無辜矣。公等
能進而和，孔亦願奔走於中間，游說調停，請希鑒察！諸希
鑒察！旅長官途孔昭明。

熊克武復毀祺瑞佳電

天津段瑞瑞上將軍鈞鑒：奉請佳電，感任感明！肅舉成衣
，晉謁獨園，交由候人，官盡感禮，法紀無存服罪已盡，則至
寶國增兵，每極外款，損失鉅萬。而國兵備損失者，更不知其
幾千萬矣！十三年內戰，於何為國？真我國大奇恥大辱！克武
所為苦戰三年，誓不與賊俱生者也。比以各州履燭，師出無功
，分道江而，費資整頓，迄今數月，士氣已恢復也。如有東南
東也之師，又亦我公明訓，引春秋大義相援，川軍衛國討賊，
惟力是視，成敗利鈍，素非所計，當即發糧候運，與我義師，
共赴前線手兵者。我公志成該國，具有深慶，向乞時示機宜，
查為荷。行會率，不盡欲言。熊克武叩。

吳子玉勸息爭電

重慶劉督辦，袁督辦，鄧師長，輝師長，帥師長，川中兵者
戎久矣！戰禍延長，連兵莫解，無論孰為勝負，結局難免兩傷
。弟與諸公，相澤而深，弗忍坐視，近聞雙方戰事，有稍停為
暫之說，何不趁此息爭言和，以解民困！至於和平條件，兵能
互奉讓步之心，自有從長計議之地；劫時早告結束，則川人之
福，大局之幸，實諸公之所思也。特電布慰，敬候明察！即希
亮察！吳佩孚叩印。

楊森威回川通電

鈞鑒：近者息影漢皋，本已無心再舉，會學成上將軍與師
討賊，擬以前線軍四川第一路總司令自居，以避至再，未幾
聽許，然爾時亦僅欲自成一軍，駐紮中原，擬定國難，不欲遠
蜀也。尋川中主客兩軍，積有疑言，環生險象；當時位深及權
將領，欲徵遣使請森，堅請回川，防備蜀事，亦屏開調停，消
弭戰禍。今感亦勸回川，遂奉命，定意辭職。森因顧敵總之
多難，外顧國勢之艱危，沉思累日，遂當一諾，因就萬縣設立
討賊軍四川第一路總司令部，一則籌備多駐下京，森在萬可
就近整頓；一則高懸檣桿，較為便利；區
區之意，止於此也。森此次純以兵備防備起，至若省內各
方，則一以調護和平為主，決無其他懷疑，息事在彼，政息斯
言！前已通函西上，不日抵萬，未幾以前，總辦一切事宜，即
由總參謀長暨參贊代行指揮。良晤匪淺，先此佈聞！前敵聯軍
回川第一路總司令楊森叩印。總參謀長暨參贊代。

馬毓智祝廣約紀念碑電

渝慶約巡閱使建碑籌備會公鑒：奉前三十一電，敬悉貴會本
愛國之熱忱，為廢約之運動，建碑紀念，以資紀念。雖古八風
新官廢，舉朝立門之志，何以加焉！勉身勇軍人，心存報國
，願洗不平等之恥辱，同為有秩序之競爭，為國自宜初志，方
收復實質效；突克斯方，則前途有希望也。時為頌賀！馬毓智
叩印。

賴心輝解除軍職通電

(省略) 賴心輝二十年戎馬，未嘗懈怠，以滇川政務，百端待理，或紛或務，莫計其端。所有軍事各節，已於本月冬(二)日，呈請川康總督督辦，直接派隊指揮，并調去所兼軍職，與隨隨應失交之責，或可盡察吏治民之責。特電奉還，統乞察照。四川省長劉必誠叩多叩。

楊森威賀李其相就邊防總司令電

成都李總司令其相兄弟，接誦聖電，欣悉吾兄就四川邊防總司令職，以師干之領袖，固國之邊防，堪嘉堪賀，特建傳對，遙贈賀款，無任感贊。并頌榮慶，謹維吉照！楊森叩。

陳離就旅長職通電

鈞鑒 離於十月二十九日，奉四川總督督辦兼陸軍三十師師長譚，委任離為陸軍三十師六十旅旅長之職，固辭不獲，茲於十一月一日，在成都就職。此後仍當與譚總督公，執鞭隨轡。惟離才疏任重，深感惶恐，尚望譚公俯察，用匡不逮，無任感念。陸軍第三十師六十旅旅長陳離叩。

朱宗鑑贊同高憲改校電

成都四川高等實業講習所改校校委會鑒，奉誦宣言，知貴會求進之獨立，講實業之擴張，才器專門，利害社會，是誠當務之急，况為時勢所趨，極表贊同。尤願成立，倘能持以毅力，何難竟此全功，頌之。謹電奉復。四川陸軍第十四師師長朱宗鑑叩。

民視日報五週紀念特刊 電文

師師長朱宗鑑叩。

張瀾主廢除防區制電

重慶劉直督鑒，成都譚子總督鑒，陸高憲校務督辦省長，當願探報劉自乾督辦，合川鄧督辦督辦，張定都督之督辦，遠奉陸督辦總司令，無各師旅長，咸登各報論，全川各機關，法例，鈞鑒：頃聞省軍，應軍，雙方均已停戰，消息傳來，感慶更生。蜀蜀不無過慮，則人非有澈底覺悟，川事不求根本辦法，即云停戰，不過休息一時耳。則禍相尋，實則人民對於每次戰後川事之處理，從無意見參加。從前戰後，必有一度會議，然則應者皆為軍人，等位置，以防地，等於分贖，積不滿意，即釀成二次戰禍。感慶邊地無方解決，不得不求助於北京政府，曹吳時之漢唐官制，增加官制，執政府兼統四川之經率處置，從長因難，益難收拾。川事重難命於戰後之軍人，及不悉川情之北京政府，人民咸望欲而無言，則亂軍有止日。目前戰事既停，重宜由直督督辦，召集全川人民代表，每縣各出一人，職業團體，如成渝總商會，教育會，農會，工會等，酌選代表，及各軍將領，公開會議。一，議定裁兵編率及辦法，公推裁兵委員長，認真執行。有不遵從者，即嚴罪究討，其裁兵費用，即照前次有電願辦。一，議定軍餉，統籌辦法。一，從速組織制定省憲機關，趕於短期內，將省憲完成。以後川事，悉依省憲進行，俾入軌道，若免受外方凌辱之害。一，在省憲未完成以前，各師旅長地位，暫仍舊。俟省憲完成後

即由原省憲辦理，惟其所有部隊，只許裁減，不准增派。以上兩條，應即為解決川事之必要條件，當對諸公，咸應救川之心，敢請對於諸公，加以採納，我各川父老兄弟，請始辦，請善已深，如不以鄙言為亦，亦請起而共同主張，不達不止。步趨在望，幸勿放棄，此電達，不勝翹企，張瀾叩。

李其相羅平章贊成討賊電

成都去電，悉悉，北京國務院鈞鑒，武漢吳大帥，浙漢兩河司令，各省軍民長官，各法團，各親黨鈞鑒，民國肇造，十有四年，天不眷佑，除餘環生，談匪時之遺者，大抵不外統一聯邦二端，政體主張，雖各不同，然皆以發展政治，鞏固國基為主旨。且國是方針，民意為本，梁浩一乃心德，應應免清君難。乃奉張張閣外，竊比天驕，吞并暴言，張制軍後，夜離國知變柔，江東前成坐大，是民國未獲統一福利，實大有造於奉也。彼官如何矣慮，總方為持，藉匪備府，共趨正軌，竟竟恃其強，時肆野心，其軍何量，藉軍都門，或則出強食，幸都南下，則約法為奔馳，晚主暴君發號，且歷長被擊，遂爾復辟，強張地盤，變若異志，破壞民治而不惜，傾陪民國而不顧，推其兇頑，直併非卓，逆我黨，無異與仇。元若為所刺制，字意因而沈潛，中慮廢帥，成德氣以還其德，並派別中樞，亦應忍而徐俟機會。近省購機專國，願勝勝邪，運籌籌兵，銷心開局，積勢方於河北，布羽翼於江南，初則籌備，開辦議，虛對肝肺，鼻帝神，步諸師之後塵，效項鍊之帝術，是以法統，罔恤民心，進而且旁，局知國是，遂反

舉情，廣成發怒，獨其敢怒，其亦律，其又志士所為痛心疾首，而與食不甘者也。又引亦居委能代議，陳彭能惡亂秦，聽其彭派，勝笑中外，頗謂門，皖，閩，浙，魯，趙司令孫傳芳統電，致其罪過，會師征討，惟梁吳王帥效德，救國為好，義正詞嚴。我親友手解共和，各國公認，我學感念恩德，字內俾服，將帥高揭義旗，大發疾呼，陞內復報，氣壯聲嚴。鈞等西匪侮度，吞併備師，憤滿當天，恨何發，痛不初衷之切，甘為前驅以掃逆，特將漢賊，口無溫。漢布說悅，上履前聽，字內不乏明達，愛國之誠，當發於人，皆不忍去大好山河，淪為廢地。故戈待命，無任主用。川軍一師師長李季鍾，十一混成旅旅長羅澤洲，叩。

李其相反對濫借外債電

萬縣總司令惠公鑒，賄者奉悉，查外債濫借，實即借已；無濟登時，為禍甚烈。我國反正，內亂未定，借債甚烈，實不國，幸高懸，有過前，回國，民生凋敝，行此之故。今執政者不為憂前，後之謀，乃為負其此之稱，歛息止渴，已屬非，現出營私，請不可原，凡有血氣，無不憤慨。我公周旋，通電就請，自當贊成，請與三師，陰符名言，苦心籌口，愛護國家，情辭平詞，請之錄，莫名，難不敏，非營別，匪夫有責之義，助策，致發，一致抗拒，勿使民憂，務使打，用維國本，先商，藉勸，李季年叩。

吳履謙就師長職電

（成都鈞鑒）頃奉討賊軍四川軍第一師司令部轉，委任行
光爲討賊軍四川軍第一師第十一師師長，并頒發關防一顆
。等因奉此。遂於五月十二號在梁山防次，敬謹就職。謝委至
崇，即擬請開課，不復與開事勢，生平救國之志，已知適
即事。乃事與心違，無役不服，敢食高位，以違謗議，自維
補薄，無補時艱，勉效地編，更虞廢極。倘冀辭公，時下嚴
；律實難守，應呈報職職，期，并定用防外，謹電奉聞。討
賊軍四川軍第十一師師長吳行光叩。

唐潘等就討賊軍職通電

百萬萬，重慶委唐潘，王督辦，成都劉督辦，劉督辦，劉
督辦，各軍長，各軍局務處各師旅師團長，吾國種者，法統
中絕，舉國騷然，無復寧日，平賊憂國如時，討賊與師，萬衆
響應，四方響應，各選精銳軍旅，捍國衛民，是義天機，方
與師勦賊，勦命李賊，會討賊軍四川第一路總司令楊森，
委任武選各師，遂於二月二十二日遂就職職，除已發電與
楊森外，就此奉聞，即希鑒察，請公誦加勉，他宗時錫方
，以惠賜焉，尤所至望，討賊軍四川第一路右翼總司令唐
式道，討賊軍四川第一路右翼總司令文輝，討賊軍四川
第一路第二師師長李鴻鈞，討賊軍四川第一路第三師師長王
陳，討賊軍四川第一路第三混成旅旅長何成，討賊軍
四川第一路第十二混成旅旅長張邦本，討賊軍四川第一路
第一旅旅長楊國棟叩。

王正鈞去職電

民國日報五週紀念特刊 電文

（成都急）江王師長芳奇先生鈞鑒：在滬承蒙，銘感五中
；錫鈞額年馳驅，心身力疲，自適地，早覺無補，嗣與東
下，正願卸卸仔肩，藉資休養；奈都屬接連而至，一再挽勸歸
率，不得已勉從其請，方至萬縣，聞公已委先生爲副師長，
錫鈞克遂初願，幸何如之！至三師官兵，皆隨公等青年，性
極純樸，皆能致命驅揚者，尙冀先生深加體恤，免致初衷；鈞
當從所歸田，決不涉足戎行矣；請者請辭。惟前此治軍，以錫
稱不敷，自行羅擄，已身負累，已達四萬元之鉅；子皆借三會
代電責公，迄今毫無把握，迨留此間，非有他意，務祈先生垂
鑒苦衷，轉達前途，早日發下，俾能歸水，得復健體，則幸
甚矣；特電地達，立候回示；學生王正鈞叩。

喻孟羣暫統三師電

（成都鈞鑒）此次徵師長兆奎東下，曾定孟羣主持一切
，并請備前師命令等語；孟羣以羣衆之精，不無磨光重託，曾
重懇前帥，派員接收在案；後經孟羣官兵，竟回後留，不得與
乃允乘公未回之前，所有三師部隊，均由孟羣負責，前已專電
急宜迎迓兆公，并懇前帥電前駐日商時，此兩事帶知，務除
照常訓練，特頌；旅長喻孟羣叩。

向康衢交出肉稅電

（簡州來電）據急成縣劉督辦，經省長，鈞鑒：頃奉東電，
仰維俯交肉稅，法重教育經費之難心，則海同時，貴省爲重，
竊職等前數月，雖已遵照命令，未敢違抗前說，學款甚重，
更慮長刑表，當可查明，謹電覆呈，伏祈察鑒；八師師長向康

楚即印印。

李雅材聲明未圖綏定電

啟者：成都督軍曹錕公鑒：前此一片陰翳，幾於覆運不解；幸賴公和風方息；又將四方咸稱一掃雲霧；復見花日光天；在軍在民，無不佩感。於昨奉藍公總司令之命，乘車所過於省署前日先後抵駐紮處；現正從事訓練；一本原持息民憐憫；至於曉諭諭諭，近均各守原防，若無變態向綏定運動之意；此種傳聞，或原奸人飛短流長，意圖破壞和平；我公英明；幸勿以悠悠之口，致瀆清聽也。謹電奉聞，并希諒鑒；師長李雅材叩印。

王績濟辭市政督辦職電

定都軍急催轉資州劉副司令，鑒：職職者長，劍帶；爐州劉督辦；誰權成都市政；期年無成；心所愧查；百未償一；茲將開局更；軍容勞午；每罪行間；勢難兼顧；特懇公等；另保賢員接任；以專責成；而竟夙願；不勝感戴之至；王績濟叩。

川黔各將領贊成討賊電

自法非去電，漢口吳大帥鈞鑒：奉讀馬電，敬悉香帥應各者之推舉，在漢就討賊軍總司令職，宣布討奉，武鄉侯聚辰給申，乘北徵之節，幸叔子輕裘緩帶，遠南渡之無此；境趨清，聞劉者感恩起舞；同仇敵愾，騰馬首者共賦無本；遂企騰揚；易勝萬趾；願查奉賊憑借外方；侵略中原，謬假改革

之名，陰行盜國之實，吾帥出擊擊英；尤畏機仇，賊彼巨寇，肅我國約；銘等泰在下風，願供糧餉，引軍東擊；為任欽道，劉湘，董祖銘，王天第，彭誠章，顧心輝，鄧錫侯，劉文輝，周西成，田頌堯等叩印。

劉湘勉感督述孔電

成都去電，急；萬縣督軍長子唯見德；頃接來電；感佩其深；雖屬兩江潮，事同一轍；而國家多事，勢難不可無人；足下學識淵博；均與極密；孔謂之德；而難得也；現聽曹釋兵柄，參佐幕中；督界之殷，今昔不殊；會與時勢語言；俾資康濟；私董公誼；全勝謝壽；特電復聞；叩印。

夏首勳贊成朱宗懋感電

成都朱師長首有兄鑒：貴部前日來電，讀之同深；川戰連年，割於莫解；推其原因，一由兄弟匪類，無賴海之力。一由客軍利用，作挑撥之謀。迄今大難外解，獨剩內人；惡殺陰謀；肆為侵略；此時不念謀自振，則人將莫我非矣；吾兄義憤千宵，大聲疾呼；本愛川之熱方；作拒暴之良圖；特公為我恐後；度必入同此心。弟也雖然如仇，為救自備武力；義憤所向；敬當追從；去彼公仇；滋我守宇。川局幸甚；民幸甚；弟夏首勳叩印。

全川民團請留楊督辦電

北京段執政鈞鑒：川亂連年，日寇猖獗；幸得楊督辦；實由得將弱兵；縱地自雄；上抗長官；下殺百姓；使或民大不稱之

○且英領阿爾敵於七月二日英兵戰傷華人之後，尤能節制不使
其於政府署內中，強詞辯護，曲為推諉，甚有不惜武力對待
重慶之語。屢經心輝總理嚴拒，今奉來電，該領事復藉詞自衛
，概以開槍稍嫌，屬強詞狡辯，可見一斑。願請我執政，佈告該
領事，並令英領事，照會英代使先將英領阿爾敵撤換，一面制止
其暴動舉動，以免再肇事端，屆重鄂交而再隱患。除仍由滬等
督飭所屬，切實保護外，特此電請代呈，用資存案。鈞鑒，此
報，頌心禱叩。

郭汝棟告在璧擊匪經過電

永川郭行營電，特急，重慶王司令官芳舟先生鈞鑒：前奉
四川督辦軍務善後事宜劉督電，以股匪竄入璧山，飭即派隊會
同該地駐軍肅剿；適於養日，派旅部廖旅率隊前進。茲據該旅
長報稱：趙匪馮子，自經本師痛剿後，部伍零落，現已不堪。
殘匪逃竄葛山，即與當地土匪，合股分踞燃燈寺，梓潼場二
帶，肆行劫掠。據調查地形，於二十五日決分兩路進攻；一由
石蓮子向燃燈寺攻擊，一由何村向梓潼場攻擊，用收夾攻之效
。我軍一到，即與接戰，該匪據險抵抗，約二十分鐘，幸我官
兵奮勇殺賊，一往直前，當將兩處之匪，同時擊退，追擊十餘
里。天曉林深，官兵尚未午膳，除派探探報察匪，即於當地宿
營。是日擊斃匪人五十餘名，奪獲槍械什物多件；我軍負傷士
兵六名，陣亡下士一名，打斃被劫難民十二名，當已分別給賞
放回家。午後九時，接偵探及可舉國防報告，趙匪馮子率領餘

衆，現住簡家院子及水岩一帶；同時接獲簡家園長通報，該
園宿營於虎望場各等語。復日接簡，發令楊則雨大西場，王團
由渡口，分向簡家院子水岩，該匪聞風，早向石老虎，巫家
溝，茨竹溝一帶逃避。棟於昨日接簡，督率楊王兩團，向該匪
進攻，并飛報接龍場之三師游擊團，揮率楊毅，以免匪軍南
竄。是日午後一時，我楊團向石老虎與匪接戰，該匪見我軍勇
往直前，拋擲手槍數十枝，向我軍投擲數次，均經擊退。同時
王團在巫家溝與匪接戰，約二小時，幸我官兵一鼓作氣，直衝
前進，匪勢不支，紛紛向南潰退；當路有老匪，巫家溝，茨竹
溝，完全佔領。正擬全力追擊，一警警平，適王督辦天培，派
軍官數員，持通證前來，謂該匪已總指揮，趙元隔，文清和
等，由璧山率隊移駐江津，請與保誠等語；惟用是出隊回防，
藉資休養。計是役，當場擊斃捕獲之匪，二百餘名；我軍亦傷
亡士兵十六名，惟消耗子彈大夥。積已三十一號軍隊回永川
等情。覆查趙元隔，文清和等，本係林之隊，如此則匪兼施
，俾其長成燎原，予以自新，亦成難匪患之一法也。特電報陳
！郭汝棟叩。參謀長陳光新代啟印。

向成傑請查辦其平輪電

萬縣來電，成都督辦劉帥鑒：十二月九日午後五鐘，乘
職旅一團二營營長張德正，二團一營營長成其，同時乘輪；
美商其平輪船下駛，於午後三時許抵萬，在城外盤龍石渡口，
浪浪被營過派士兵妥備信，采成其，胡炳南，王佩山，張明德
，李玉山，譚德盛，劉厚元，朱泰階，廖雲卿，魏克期等十一

名；應請核辦以重生命，各等情據此。當經總領事官長趙壽勳赴該局查詢因實；並傳詢柯克士公司經理葉志高，買辦費宜樓，而稱：均係其平德萬，確有浪沉木船，應歸人命之事。復據該渡船出險船夫供稱：其平輪槓萬，未收稅費，行駛太快；以致船速不及，將船浪沉，淹斃十餘人各等情。復於十四日午前；兩約兵艦總長同赴該輪調查，仍回前情。查近來輪船行駛川江，浪沉木船，層見迭出，實屬故違條約，草菅人命。除由該商派師長，乘海美兵艦總長鄭重交涉，並照該輪暫行扣留；電達海關及詳請另呈外，事關重大，特電鈞處電請重慶關監督，轉飭美國領事依法提議，嚴重交涉，以維國體，而重人權，不勝迫切待命之至！此向成傑叩案申印。

李其相罪李重光電

飛急；重慶督辦劉鈞鑒。慶電悉，深荷關垂，職對防區民團，密無獨之見；尤願軍民一體，共保治安。茲者安岳縣團練李重光，詭入到省，再圖隱匿，請求加以職銜；方經准如所請，藉資獎勵，遂獲遂安商團公民紛紛起訴，列款指陳平日辦團劣跡，藉端苛索，強派兵民，草菅人命，迫趨政權各節；如安岳縣石佛場，納民唐連城，陝匪經報，處罰一千元；李煥章，李德輝，殷贊可等，裁撤團營，各罰金四千元；毛家場紳民，李德輝等，借款不還，各罰金四千元；陳有軒苛索不遂，罰金四千元；遂南縣民團大隊長陳文彩，因不當團，加以通匪罪名，並予槍斃；鄰民唐海遠，借貸不遂，指為通匪，非刑斃命；隆昌縣商團大與，孤身赴省，強有重責，圖財斃命；指

民視日報五週紀念號刊 電文

為難料；并勒令受審之家，各具甘結。又承道西屬屬，唐有萬樓兩場，指該商事務所；橫征暴斂；電請總領事橫行犯里；淫威所及；官吏法律，均失平矣。鈞署第十師，又犯字第一二三五號；及二四號令；及嘉陵道尹，轉奉省長公署訓令；又高等檢察訓令節安岳縣知事，秘密查拿；及嚴密查拿；等因在案。知事秉承鈞令；復應公民協德，始以重光經逃歸蜀；呈報前來；職當即由省回防，懇請開導，加意防備。當奉開關辦，軍民相安。第該重光固予求不遂，煽惑謠言；圖自開關人員，為彼彼惑；不復有所疑慮。我公為鹿州川民，得罪無辜；職荷免鈞諭；銘感五中；以後因地制宜，自當悉心規劃；而流言動衆，尤冀委曲體恤；謹此隨復，伏乞垂鑒！李其相叩案申印。

楊森對學款意見電

（附錄鈞鑒。案日上海公等，一電文曰：擬定但軍長；余師長；梁田張旅長；成都劉軍長；師師長；職總司令；陸師長；董旅長；新津張旅長；永川陳師長；嘉慶陸師長；巴中田副兩旅長鈞鑒。頃接來電，謂商稅權充軍餉，各軍駐軍持為經常收入；已非一日；且商稅零星散漫接作學款，更有稅不宜急之勢；不如收撥應款，俾學款得以源源接濟。當論地有見地；惟查商稅一項，自別總領通令對作學款後，隨經開學會議；鄭重聲明，已成定案。且商稅性質，係為國家稅，復經派領外債；至民國十三年後，即有不能撥充之勢。倘進商稅為定案；永遠進行；在事實上既不可能；自未便由商贊同。現在徵軍各師旅先後來口，遵照通令，早已實行；撥助各勸學所獨立應收矣。

四十七

務宜速復，并希速籌，務速即來印等語：尙希察鑒！此致電報。

旅京川人反對自治電

首領總司令鑒：十五年來，國無寧日，武人干政，實爲國障。吾川不幸常入漩渦，時而附北，時而附南，時而獨立，自治。中有九龍百態一段；民五以後，往事可證，雖曰天選，厥亦人爲。願令是時，川中當局，毫無私見，誠心求治，敢不讓廣東獨霸也。所幸今日，天心厭亂，西北戰事，旋戩旋復，統一之勢，有將告成；方尊管子民，可出水火而登在席矣。不意耳來，爾即始舉舊二軍系諸將，續在倡言自治，獨立；不特有背統一，實又聞吾川擾攘之風。昔人云：「天下已治，獨未治？天下未亂，蜀先亂」，誠非虛語也。魏公處軍川軍，一言九鼎，尙能不惜正姿嚴辭，通電指責其非，登高一呼，高山響應，擾亂之風，或可已也。如我川人，澈底覺悟，至心誠意，謀求自治，亦須出自民衆口中，或民意機關，固不必出於強兵大將口中，較諸武人干政之擾亂也。旅京川民等同叩。

阿拉伯字數之相似

「一」1，像一支香烟，「二」2，像有骨節的人頭模樣，「三」3，像男子的鬚髮，「四」4，像白樺樹的葉，「五」5，像洋鐘的鐘匙，「六」6，像一隻火腿，「七」7，像木匠的曲尺，「八」8，像葫蘆，「九」9，像兩個倒不倒翁，「十」10，像一箇美人的臉蛋，



李協和致黨人書

同志諸先生鈞鑒：無害，知有本黨同志俱樂部之組織，此舉幾起何時？約事而離未獲與聞，徐既奉約之會，即若光榮，人之處世，不慮見惡於小人，而慮見罪於君子。至見惡於同志則尤屬可畏，以鈞之際，奚裨於世？諸友厚愛，乃隨時與異，此則深望諸侯者也；鈞知俱樂部之設，在諸友必有遠大之企圖者，亦以舉業以還，國困民疲，侵奪無已，馴至國之大政，決於外力，耄耋此舉，交與藉民意以司政者，固無言矣，而吾人黨派共和者之不力，亦應當分其咎，蓋知分析而忘疑議，有故黨而無疑議，力改則弱，監督遂以不嚴，諸友今日之志，其以疑議而此旨而方來之節耶？鈞以黨素，不應固執，臨戰家言不失節一意，陳於大雅之前；在昔漢高專制暴矣，宇內既定，有功漢清誅戰，然而生不諱難，四皓不出山，獨能變風之以君式，國人；故雖劉豫秦恩，而人心以附，徐役之所以如此者，猶為求利於己其美，若以舉業之公而保此名節，則所取者者大矣。鈞有微言，當其不必爭，民黨精神則不可不保，利權無待讓。國家至重則不可不捨，糠屑自揚，切求友聲，十四年來，承諸諸君愛護，濟濟濟濟之後，極物欲之美，以揚其波，得世多稱謂之生，而少虞亮之死，而吾黨為全國導師者，亦且殺而不宜；鈞之一字，幾若為吾黨先主與過夫愚夫所獨占，何怪乎文化先進之國，其進步反後他人耶？且其共和義，本至淺鮮，

民視日報五週紀念號刊

一

即主權在全民，與於專制之在君主，國之為公有為私有，由此而判；吾黨數十年之犧牲，全體一之自節，不外使國家為公有耳；何者！乃合乎公，即以私人之好惡為好惡，反是則為私也；進民定之法當以行其政者，是為公，反是則為私也；除吾國政象，自袁氏以迄今日，由之而不悟者，幾何人耶！真之全民，於耶耶耶，吾黨既有高節之同感，即不難不體然於此未完之責，豈能待之他人哉，徐欲完此責任，勉以為當自保持國民精神，培愛國家正氣始，此句之感有與也，知諸友必有同情，不以此俱樂部如世俗之遊樂場也，他其其體，請願諸黨山代進進進進，李烈鈞頓首。

康有為致善後會書

北京善後會議趙次山先生等公鑒：取聞今國適是民國乎；抑非民國而為軍國乎？若獨是民國，必以民為主，此在約法與各共和國之公共原則也，今世會議，只有軍國代表，實與秋列國大夫會盟；絕無民也，而欲回國為民之國，下台可如泥水之行乎？約法第二章第四條云：中華民國，以參議院臨時大總統國務院行使其統轄權；第三章第五條云：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第六章第二款云：人民之聚，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搜捕；第三款云：人民有財產及營業之自由；第六款云：人民有居住遷徙之自由；第四章第十三條云：人民對於官吏損害權利之行為，有陳訴於平政院之權；第二章第十九條第十款云：參議院對大總統總督有懲戒行為時，得以約長五分四以上，可以彈劾之，憲法第六十第六十三條

一

法。蓋法律審判，被彈劾之大總統副總統判決有罪，應聽其職，其罪之裁判，由最高法院定之。第七章第九十條云：大總統除叛外，非經議院不受理事上之訴矣。第十章第六十條云：法律非以法律不得變更或廢止之。試問憲法此約法乎！不承認之，即全國無法乎？若數萬民數軍國可成立法，則四萬萬國民軍與以權，或承認之乎？若謂憲法給權，或歸我收，已非約法之謂其約法，實不必認，則人民住者，可不依法律而設案，財產所有權，可從犯罪者，應從居住，可受限制，財產營業，不准自由，國語不能自由，而法律可不法而變更廢止之，則軍國區人及中之家，皆將被暴民之劫掠，大亂全亡，其可待乎！且如各國憲法，皆有此保全人民生命財產所有權，不能侵犯，居住財產及財產營業自由之數條為最重，今既未有新法，則不依舊法，然則約法必當承認也。蓋當承認，則皇上早已廢除舊法，脫身出宮，等於平民，斯亦極矣。舊條件，豈可不認，何以家老須依法律而當廷受親，其財產所有權盡被奪取，皇上二次居住應從不能自由乎！若其言說，豈能發有以告我來，布告天下，若其無說，則即停止親政，不然舉國人皆可以制憲法以制我及諸公，其將依何法以治之乎！各國皆謂君親為總統，無言罪否，豈有不經議院議決五分四之出席，四分三之運動，其憲法之是罪，而隨一人六四之乎！曹錕以舊憲法，實有何罪，即有罪，是否經法院審判而聽我收之乎！共和憲法者，若可聽一有力者實行廢止，誰敢自保，公等復何善後之可議！宜國民黨之不認也，今公等尚唱和平，而遠則

兩粵大亂，國中兵爭，滇兵入桂，奉浙民變，近則河南有胡匪之交戰，京兆有國奉之相持，中央雖有實力維持之乎，否則公等議成，誰奉行之，徒令中外皆笑矣耳。惟願公圖之，有為即。

吳佩孚阻方本仁出洋書

總帥仁弟勳鑒：王參議時，與君親至，即字惠書，談談若，我勞如結，言是高尚世志，屢經轉氣，可謂壯節不泯，然而有光，若夫鴻言出海，遠道異國，雖涉波瀾之壯志，雖惟非穩之難期，亟亟下招，所謂南方赤地，不可久居，歸來歸來，返其故居者，念之惻然，用相勸勉，冀奉君奉，不願奮進之憂，望即即實，其述信德之玉照，道奉知非，名成顯赫，披瀝桑梓，曠社欣行，道制制之鄉，復其草堂之德，復官歸夫，望若肯仙，是以冀祖穩愈，請思益節，宜宜還鄉，終教訓讀，望保且然，他人可知，况我二，分同昆季，劇然一聞，本趨瞻依，抵掌行術，申眉露齒，遂則再臨辭職，電君月於慶，留運器之精神，作班樞之樞密，無心與前，傲骨為尋，過則盡錦有堂，會與有社，赤豎風月，翠台烟城，留與夫之業，轉斯王之駭背，追述營世，照漢德年，人生至理，有何不足，以謂冒不測之風濤，受古人之左右，倘不不，願信笑言，聞見若非，請同他德者，其得失何如也。強趨強復，國運衛員，雖有規再，無傷平治，知幾觀微，是為明者，動而不去，每即隨之，固知進入，無煩諒友，他若刺口，巧言變態，覆被未除，表邪已展，次則親賢遠佞，請君所以戒焉，去重書

，亦進而而締結；重慶意欲，謹附斯旨，惟加熟察，不致所憾，以此本報，致與萬民百益。如小兒異佩，幸甚。

章太炎教段合肥書

芝罘上院左右：方事之殷，即以行政委其制實款；豈謂款
而學說，以一國三公為極致，蓋以人才備者，而又無國會以相
輔成；一人而治，誠為獨斷也，願此尚幸慎之。且為所說
最難事者：夫亂世治人，功罪無定，以執事段意，而克舉大
勢，勢亦至矣；而事功，人亦何暇謀求，唯念武方流一，是
能維持現狀；執事在日繼夜而起，亦會理事進行，哀我南民
，如斯在眼，今果離情非，秉政之日，是否將各營治種種
之役，是否當防軍，付之人民，解此此部人所當問者
，也；亦願請諸借款，由執事一手造成，既得財政之發，復
作債民之券，往日曹錕廢，亦將此事擱置不談，而執事身為
事主，登壇之日，是否將此各種借款，一律勾消，是否能不
問而償，以償有債，是否能將往日賤賤之迹，直隕於民，此部
人所當問者二也；嗚呼！北都政變，以易易者數矣，固可得
志，亦幾足責而執，天性質直，誠會有功，還復矣，復矣，復
他自謂，追悔往咎，當亦歸於成心，如：勇於改，願將此二
問題十成解決，於事發行宣示，而不幸之國民會，宣示以後
，即見施行，則人知前日所以失者，一職段氏之語誤，一發令
之無與，於執事自身無與也，如或謂未決，內幸幸固之附
，外惡私債之謬言，寧使自備其心，詒誤君子，以執事敢更
，豈不其然，語云：新浴者必振其衣，新沐者必彈其冠，執

民國日報五週紀念號刊 國

事之在今日，已取舊區而前除之矣，何可復舊時，遺積垢於
萬世，天長地久，人壽幾何，五穀幾如，則心自見。君子愛人
以德，豈不以規為也，幸勿誤頌音。

稽業青與章太炎論赤化書

太炎先生有道，久遠雅教，時切憂息，時閱報章，見先生
之文，許玉祥之學文，及答復羅君之函，知先生之明根赤
化也深，關心國事也切，隨隨管見，祈為指教，查赤化二字之
來源，由於俄俄共產軍人之赤化，共產主義為一問題，俄俄之
共產政體又一問題，而中國之赤化，又為一問題，不能因俄人
之共產主義為新帝國主義之化，即前前前主義無討論之價值
，不能因俄人施行新帝國主義於中國，自不應與俄人有所往來
，更不能因俄人與俄人有所往來，即謂之為赤化，至俄俄所訂
立之條件，在先生極以為真，在羅君以為偽，其也，偽也，
姑且小論，設若報紙宣傳先生與某國某某條件，先生謂以真
耶，認以為偽耶？若然。則自入民國以來，中國年中。報紙所
載，不曰先生得某某若干金，即曰先生安某某之次，然耶？
否耶？古之君子其責已重，以周，其待人也厚，以周，先生講求
國學，燭照古今，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決不至不欲他人之加
諸於我者，而反以加諸於人也，君子愛人以德，小人愛人以德。
竊青敬仰先生如愛古物保存所之秦幣，雖不願不主於通商
之年，以不欲人之加諸於我者，而加諸於人也，焉是為赤化？
青非其黨羽，不甘為其辯護，每每欲一置批通，實地考證赤化
之真象，夏商之誤，見滿氏之謂，誤化人民，皆乘中國

君代之哲學爲至道，即其深信之耶耶，亦不過抑深冀自由平等
 博愛之大義，爲人道主義之助耳；若謂與俄人共事爲赤化，則
 俄國軍政不之外國人參與其事，亦可謂英化論化日化華化矣；
 馮氏之軍隊中，實有俄人任訓練者，中少將制服馮氏之指揮
 ；若謂青觀之，亦不過等於袁世凱小站談笑時，一切兵書，皆
 由日人多負責爲校訂；克府伯羅維特之流入中國時，凡操俄操
 練，皆由俄人教授爲一例耳；若取原章之汪精衛等李維鈞等
 楚太上皇帝，一切軍民庶政，悉奉命而行之，有如安南皇帝之
 半獨立而猶然，不可以道里喻矣；先生謂馮玉祥左右之人多滲
 染赤化者，不知先生究何所指？黃郛，徐謫，李烈鈞，鈕永建
 ，張之江，李鳴鐘等，爲赤化耶？馮氏之槍聽之俄國，即使事
 具其實，馮氏亦不以俄政府等於服輸之商人耳，有何足異；
 先生又謂馮氏與汪精衛合，即爲赤化，或者以爲汪精衛推尊爲
 總統外，別無對不起國人之事；若能顯然覺悟，逐去馮氏，中
 國前途，豈難料多；或者春張垣時，日華強言生若與馮氏有所
 難言，未聞汪精衛有所往來，今強言汪精衛若何態度；
 先生亦亦明知，至汪精衛因解釋魏克武事，推之與馮，不知是否
 爲報紙上之說詞；魏精先生於查閱而後以定校公佈，使人深信
 之；此次北京騷動，焚燒報館，燒燬居室，施辱辱事前去監防
 館，事後實有戒嚴，馮氏這令屈尼兵隊，加以制止，如違則按槍治
 安罪以懲之，以及能會給社社許自由，如阻集會結社而侵犯人
 之身體財產，則有民國之法律在之說語，報章所載，彰彰可考
 ；先生稱年老眼花，未曾見及耳；至謂赤化不除，中國土劫，

必時外人贊頌，此乃萬金不易之語；俄人不許其民旗幟，從
 軍外獨立，而管領其軍事財政等，其人必不當我兩股；而
 華鐵鐵路，開辦學校，駐紮軍隊，獎發軍餉；其人必不佑我兩股
 ；日人必不出兵滿洲，而效尤於英俄；爲初由英日兩國三義起
 見，必先打倒俄國赤化，欲打倒俄國之赤化，決不可不先已惡
 氣，俄報紙之新聞爲攻擊，他人之報紙，先生在貴會反對與
 爭；後因語體一遊，頓覺初志；今莫佩字李亦化元勳顯揚芳入
 漢矣，先生將何以對之耶；愛君子黃曰：國民當借馮氏以鼓吹
 ；將來必因此而損失，其益無借馮氏爲財，將來必因此而損
 ；馮氏自有主義也；至赤青個人之血，馮氏實一主權國家
 社會主義之人材，先生亦至強其一觀，當信亦言之不謬；至馮
 氏將來補於中國政治之處置，以及爲人之進德，是另一問題，
 非不才如我所能預料矣。

戴季陶不就廣大棟長書

廣大諸同學惠鑒：此次廣廈擔任廣廈，廣中開會，不勝
 惶恐，實自爲己身位力，有不甚冒昧妄言者。第一與學界外
 之情形，與乎國內外人才之現狀，皆無所知；此時對號個
 人學習之學界，欲稍作自答，尙難與學界開會之責；而
 營長高學府，方何能進。第二，乘之教育知識與經驗，至關於
 大學之組織及經費，更毫無研究；大學校長職不必定爲教育專
 家；然必須有相當之知識經驗，而後方有樂思廣益之可能；若
 並非本職念，尙屬缺乏，則難欲廣心乎矣；操擇良法美意，亦
 不能得其道；第三次學爲專門人才共同研究之心，同時又爲其

養育人才之機關，其在今日，更負有造成建國人才之重任；其唯一要素，厥為永久與和平，故當維繫之任者，必其人之一才，其德行，為任何同志所信愛，且具有終身任事之可能，此徵諸既往之先明而信者也；傳賢自知舉不足以應事，德不足以成人，過去言行之遺失，百孔千瘡，正後省之不暇，何敢負此重大而永久之任務。第四則傳賢自十一年回粵至今，神靈衰弱，與日俱增，去年以來，病因愈深，而病狀愈顯，廣大觸目驚心，非有絕大之精力，不足以當此繁劇，傳賢以神靈衰弱之體，不特精力不支負荷，而行為之缺點，每與神靈相相聯帶，此則尤為遺憾自傷者也，是以聞命以來，夙夜惶惶，就則方有所未備，籌劃遂有所不可，再四思維，真莫貽誤於他日，不若懸解於現在，足以拘攝，請於政府，發乞收回成命，另任遠望之人，聞以前曾應委任陸榮廷先生，孟餘先生之學識德行，傳賢敬能親實才，完成組織，為南方建設完全學府，為中國建設改造中心，且現居廣州，更不求之異地，以較委任起無教育經驗之傳賢，其得失不啻霄壤矣，此外吾輩先輩，覺醒者雅如先生，久任教育，德履萃倫，誠超羣矣，當此要緊孔急之時，正為振奮後進之真師，倘能一致請求，亦必能俯從衆意，兼任艱難，天下之事其造始也慎，則其成事也必速，傳賢自知性識才庸，倘能勉維，雖願蒙同志厚愛其忠思，有甚過失，待以親愛，而以書為，然而受愛愈深，則疑案愈甚，更不敢稍有貽誤，益重行充，夫假使命令，驟為登記所聞，兩率直陳言，實為黨德

民國日報五週紀念號刊 四

所請，上之所進，發自肺腑最誠，當為政府所察，若謂同學所請，萬一竟不獲許，必顯其所不備，傳賢雖不敢違逆政府之命，終難謂同學之望，然而是否未備境況之隱憂，實恐無可自信者，此則兩請同學深諒而察之者也，去冬至今，潛居候補，讀書養病之外，不及其他，而思慮廣廣新舊交，久夜激涌不能眠，天際而憂尤厲，幸經先同業諸君優待傳賢，略就痊愈，惟得感潮謝，而又復發，此乃真情，亦實純情相救也，專此奉復，敬謝厚意，并頌平安不一，敬再拜謝。

章太炎反對善後會議

善後會議籌備處：前得合口電，以為該會議相招，已電復貴處；近接籌備員朱君寄華有電：復來電謂：今執政府之應承認兵變，人心尚未可知，亦難其指証何如！近觀奉軍南下，則當學本無黨之心，而有革命之實，彼等誠外患乘機，乘隙居元音，難逃其責，頃廣濟報載：江左為難，復復直用前兵，情已難堪，乃康永祥吳光緒等聯合電章，中多指陳，指外寇，辱中國，律以外患，百餘難節，使當學本無黨意，而謀其私自圖發，即由責令撤兵，並請治罪，今乃此等謬論，是即有心指難，叛國之罪，孰敢其何以辭，夫口言和平，而實與亂，已為人所不信，況指政府，則其難堪，以行叛國之事，此乃曹吳之所不為，吾輩求以會議出席，引起承承致人之實事，倘即中山宣言，法團加入，文事即成，中出崇中書，或為左右優託，或為精神差館，皆未可知，乘即人之別致而和也，抑又聞之：而自自設法以來，或斷意，亦自成爲廢，往者黃阪

五

其後居住所有權乎？若謂約法已破，歸舉國人財產居住生命，其可爲國民劫掠而無所事乎？則舉國豈不亂而亡乎？且其如全球各國憲法，皆以保全人民財產居住生命之義務爲最重；何乃上有無條件，而不足待；下有約法法律，而不足待；雖待人民無以措手足，而蒙、回、藏、又何時自保乎？惟冀願今次東京，匯來議，然軍備橫絕，貧念一起，則一政府之行幸，實難，乃至生命，亦何所恃而保存乎？余竊願思之，不寒而慄，夫北朝皇帝壽祚二百年，久爲法王，恩義厚重，望下之以慈惠，拯救國民，上之以忠愛，保效皇室，免其劫制，中之以仁惠，保全蒙、回、藏，及班藉自身，免于危滅，與與蒙、回、藏，助聯合力與政府交涉的章。今政府非特不聽，惟異武力，斯皆無補勞國民與稅，惟難得復，猶復和解，惟其甚視國之，康有爲。

吳佩孚馮玉祥之往還圖

吳佩孚馮玉祥是下，別來無恙，蓋自膺命爲討逆軍總司令，千戰付託，早以此身爲國所有，不敢自私，言猶在耳，忠忘忘心，想二三德澤，必不以假言爲欺詐也。雖此次身敗名裂，陷生財敵，不歸身歸其境者，爲之惋惜，而天下旁觀側目之人，誰不爲之深宵痛恨，以爲事出意外，與前房離魂，或避所難逃哉！是下之當歸，可謂如願以償，而不知公爲私德所葬之資格，早墮入阿鼻地獄，萬劫不復矣。佩之所以信足下，倚爲心腹者，誠以足下爲忠實命徒，不敢有詐耳；既與未受統入政，然昔在運來爲秀才時，亦前逃往該處之美國教師欲考文先生，彼

之言曰：「吾嘗從之爲軍人者，常則剛毅而女矣矣；又嘗以其理爲屬將，以公義爲謀心銳，足禦和平而信之能，以信則爲盾楨，援護惡敵之火箭，以救恩爲兜鍪，手執聖靈之寶劍，此乃上帝所賜之全身甲冑，方可以取鬼見之好計。」（原文見前報以弗所書六章。）自受教以來，即無日不以上言誦頌，自爲訓練。夫所謂真理者，此言基督權能遠超也，爲禱者，此言信成禱所得之聖潔也，和平而信者，此言信和平至善之大善信也，信仰者，此言世人所受信華之功能也，救恩者，此言耶穌以犧牲爲救贖之淵恩也，聖靈與劍者，此又上帝有權力之鬼神也，欲考女之解釋如此：雖此前德，餘德可以爲基督，之精兵，非然者，待斯鬼之眼面具耳，何肯入軍以戰，轉戰京，幹，空翻，鄂，未嘗不以此誦德自勵。前在河南，以足下之作爲，未免爲枉過正之舉，敢爲願全名譽計，不得不爲之北上，以救大局。足下爲真正基督徒，無有不執誠證經之理，邪說明言，「在此末世，民要攻擊民，國要攻擊國，地靈，亂，瘟疫，各處都有，」今日殺在目前，全非妄語，是知耶穌必不以現世界爲天國，而以人心爲天國，敢於發何時，亦言：「我之國，非此世界，若果爲世界之靈，吾之臣子，必爲我爭戰，蓋此世界，尙爲魔鬼佔據，一大罪人派過之子，尙未出現，尙未滅亡，此世界知一大罪人，則，願，願，願，概不歸我，待至天地末日，火焚變化，自有澄清之法。」是救長世界，救救同胞，亦當合經而行，非私人所能爲也。足下尙嘗耶穌真言，強欲以現世界製造天國，只見其多增擾亂耳。足下前在河南，不准人吸

統制？不准開設娼妓？不准人穿綢緞？此在個人君德，固可為
 權制軍人，而以此為大政方針，以面體自與民爭，多見其不
 知羞恥。假使未入耶教，猶自為秀才時，所受經訓，猶顯顯於
 腦際，未或竟忘；而足下以奉徒教召天下，論說聖賢，何曾離
 離乃爾；而齊自粉飾，以求同情，於基督徒，為爾祈禱；其惡
 狀，欺上帝乎！此次奉命討賊，風潮為總司令，若果足下德感
 ，聲明發誓，大總統必不能越下討伐之命，佩亦不敢冒天下之
 不韙，輕起而敵；若事前聲明有所反對，儘可商議，可涉則避
 ，可止則止；愚若佩學，皆不能根據不韙之後路，貿然獨往。
 及討伐合軍，彭為第一路，王為第二路，足下為第三路，前敵
 戰事方殷，足下逃何御戈，包圍京府，群言和平，實則逼佩出
 走；佩死能不惜，何況出走；惟此次足下所為，失官總統，是
 為不忠；逼佩出走，是為不信；留劫致會，是為不仁；逼佩回
 人，是為不義；且與離文，全背，竊為佩所不取耳！凡人作事
 ，第一當求目的之所在，第二當求手續之所宜均之其名；有議
 天下求名者，有天下求名者，均之求利；有負責求利者，有
 負責求利者，惟足下之所為，如為求名，則名於何有？如為求
 利，則利於何有？徒自引狼入室，大命不保，吳三桂之語兵入
 關，應鑒近事；猶未之好言耶！良有以也。親其結果即可知
 此目的與手段矣。山海關，九門口，石門寨，朝陽等處，大軍
 不下二十萬，方濟山油，漢頭廟，與敵軍相抗，所耗金錢，不
 下數千元，繼足下自後方一戈揮掃，萬軍奔逃，如鳥獸散，而
 廢其志，如掘井九楊而盡其蓋，如此奇功，猶若不為，况能入

之妾，已有姦情，人誰敢娶；行將見足下於足下之一盤，被棄
 於曠野也。然而足下之不可與處，陰險之性，則千古百不遺矣。
 嗚呼！廢章！表躬不潔，追憶我後，已矣矣！不復欲言，惟靜
 觀足下之和平統一足耳！此次每處，滿地之果，皆感感至誠
 填山，展拜狀師之墓；見碑為感，則言在，不盡也。然則有
 所等，而益信足下之行徑，恐自身身難顧矣。嗚呼！廢章！與
 足下相學數年，以心相，今被誣，先便何言！昔樂毅云：
 『君子絕交，不出惡言；忠臣去國，不避罪名。』何為亡人，
 亦敢受教於君子，惟不明心迹，是以不免欺欺耳！此請助安！
 吳佩孚泣謝。

民國以滯，內爭不已，此與彼也。現敵何等？追本窮原，
 皆由一二實業，自負太過，未能『知共和民主』在民之真諦，
 往往以一人之固志，阻天下人以同德，確有異議，即以武功相
 加；敗者固心有未平，勝者復愈趨愈強，於是相與相逼，起伏
 無窮，戕賊民生，騷擾國脈，自向何處，百思不解。本年兩粵，
 八閩，三湘，四川，自設相，民無歸息，猶不知止，復爾
 繼之兵，以南征南，東通三省，天兵之禍，禍以兵禍；吾
 民何辜，遭此荼毒，竊念與會見，私營國保，然此方欲
 策，無益為國策計，為人民計，實為萬不曾聞。此次陳師承
 德，日臨民難，勸馬懸岩，情難自已，敢有違師面命，惟師和
 平之舉。折衷以道，首領李氏之言，其師承師承，唐外師承
 ，亦早見教；凡此諸端，皆皆見其心誠實，而誠於情，精
 於勢，未能期有者，莫不退一代之師而已。夫德師承，則也

與我，天下洵謂，而將復作。現任合肥段公，以三袁共和之元老，受全國一致之推戴，翩然就部，轉輾國政，善後籌備，復進而說明，由會議議決，與當年兄在漢口所主張之言，無一不致，德荷實同。幸兄暨吾輩絕無自持，私心積恨，不自今始，深願彼此國家為重，勿因區區一二人間之誤解，使吾國人民危懼，而不能一日安，政界已決定解散兵制，除另呈請政體請准予廢兵外，親兄亦平心靜氣，將所統部隊，完全委替國家，與弟共謀實業，為良口效忠民國之節。犧牲一人之政見，服從多數之民意，不得制之法，解除兵權，為後言裁兵之倡，不得謂之恥，且從此和平可見，改革可期，循憲式之國爭，可以永繼，於神州大陸，則其智，其仁，其勇，尤足以昭示百世。吾兄明達，普亦爾然！謝辭陳詞，附誌明教，禱至禱叩。

何晴勸告同學書

建師武學後同學均鑒。嗚呼！民國九秋，即袁總統薨，旅長，其統省門，蓋於四川軍界俯仰，雖是仁信義，無英德，久與魏勳，便落身價。我今之惠督，出漢返蜀，派九師於建師，十年正月，召略建師武學學校，惠督信託男兒，莫過惠督，清家同學同儕，節知其為人矣；乃惠督令進進隨惠督左右，得與男兒共處一堂。每精神講時，即以武力統一川局，協助惠督振興實業，交通，教育，吏治，以光大四川，設有障礙，發生，遂死力以排除之諸精神，以語同學，言畢至至今五載，同學於五年中，願惠督同列行間，同學知惠督之為人，惠督待同學之優異，不待聘之費同。去年春，奉正式武學大總統特派督

民國日報五週紀念特刊

函

理四川軍務以來，建章，經武，辦商，與學，修術，樂誦，輕備海軍，四川已過軍民首領，能如惠督者為誰，袁即明起，烟暗不語，事必無親，使身如煉錫，愛民如愛子，而與劉達極點，請發難，以濟急者，即示之，親愛劉達，有錢安分文以肥者，即奪之，當今之首領，能如惠督者為誰，時際長難，方與與人為善，不作非為，流惠督得以建師定川局。不問劉達在漢，陰謀復舊，舉兵而上，惠督以不德已當指出，若行大前，合場出總指揮各路各軍。蜀本確屬獨樹，一旦變為羣走卒，而險不惜為同學助兵官之倡，幸上憲天眷，近復成，半月之久，竟復還，變，新，卸，縣，備，建師軍通面，辭其三軍，歸叙回之而告歸，不可謂非不幸矣。昨忽見臨時執政，則惠督為參謀總長，督辦軍務事宜，則非劉公署理，獨思惠督而兩公，與時均為同學，私至此無何重，民十甫公已繼治四川軍民事宜，或與與惠督比賦，不待論而證人皆知，漢使首長月政，試問三邊八九復舊，其他各軍，川軍，數多於關，究有何法以善其後！恐從此昔川論為地獄，萬端難復，吾人具有天良，同知所善，現狀，吾，願，益，三，邊，入，九，來歸將領，及不軍將士，各界紳商，均當百發，勿為人利用，破建川局與公私回國，不受受執政之僑命，如惠督之，川局之幸。古語曰：「漢風知劫草，漢風知劫草。」一際此各位混清之時，當具始終不改初衷，切望同學，於海陸在戰時，當以惠督馬首是瞻，有礙或者與乘乘之。又况我軍走者之槍數十萬，而兵造兩旅，在其掌中，俯視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而公如受人

九

曹弄，不願圍困，不願川局，以武力與我軍周旋。曹公選用之
將，不備曹文，勝負不待討論矣。古語曰：『輔正驅邪。』以
語：『除惡務盡。』同學勉勵！何五月二十二日。

吳佩孚慰問楊森書

子惠仁兄副司令鑒：虜寇肆虐，百捷無效，遂企圖
逐逐逐，每於國境交馳之際，得爾指授，若定三才，近以蜀
面收復，戰雲紛然，掃蕩餘氛，尤須賢勇，所望一贊之功，永
建百年之治，仰勞遠道，至切欽感！茲將胡宮巷中聯赴蜀之便
，實由無礙，奉訊與居，慰問一切，希垂延接！佩孚在望，無
任拳拳專此佈，即頌時綏，弟吳佩孚拜啓三月四日。

李樹勛李宇杭之往來書

總參軍李學亮兄鑒：李覆書，言詞露骨，同學同心，至
為佩。弟實遠處，無方回天，謹就管窺所及，為吉兄陳之
：吾川自民元迄今，亂無已時，推厥致亂之由，不在外患而在
內訌，當其勢甚可為，願他部能急，從中振撥，親信反視若
仇讎，不惜借外力以自殘，至兩敗俱傷而後已。弟嘗往來，
與之張心，何歸此種現象，復登於二軍首領之團體，二軍成
立以來，艱難維艱，得收今日之效果者，良由曹公勇毅沉沈，又
有側懷不棄之過公相助處理，果能一心一德，始終不歇，匪特
統一川局，并可向外發展，奠定國家。近聞他部關係，遂致猜
嫌，各走極端，無從指。弟恐時過一隅兵運，固非川民
之福；亦豈團體之幸！無識謀勝，身履有之實力，盡消絕
於同盟水火；而乾乾記於其旁者，大有人在，隨奉操遣，坐收

漁利節車之變未遂，甘願覆轍，均若無事。且各省軍，
并非有愛於我。近見二軍上體，皆已下，其形勢，
概入勢方範圍，彼部之存亡，則二軍兩體之聯合為轉移，
方宜鼓，欲能開我團體，使一戰破，不能包含。詎不六振，
勝亦損失過鉅，元氣難復。彼輩及得為願，其害不瑣，
不然，試追溯經過歷史，非實友之人，即我之賊，而謂甘
心擁戴，有是理乎！况曹惠二公，久與惠佩，其心固，
不可言喻於好。就令處置失當，而願原心，願全大局，若
終陳米豈豆相，退與於一時，以至於不可收拾，而願曹川無
際之禍，願期以爲不可也！弟人微言輕，不足足信於當道，
心願謂危，特向吾兄一吐積憤，吾兄才識超群，為弟所崇拜，
又居最高地位，務學設法調解，總願曹公，由才健，完
成曹公之主義，勿致參商。吾人營營共存，係團體範圍，
以免他部侵蝕，否則長城自毀，願笑人，為親厚者所痛，而
為見仇者所快，前途茫茫，不知何於！敢有腹心，惟香
兄實利關之，惠肅奉送，敬頌時綏，弟李宇杭拜。

弟知張長學兄大鑒：接讀手書，敬悉。吾川歷年兵禍，
大都無主戰，此次經過，亦多由外強者從中挑撥，曹公
不察，坐受包圍，良可惜也！我二軍在川歷久，萬人皆知，由
曹公艱難維艱而成，又惠公盡忠愛國而至，有今日之盛，前
事已往，來勢方違，安能受人愚弄，而自外坐。我輩團體中
人，自當力謀結合，以收效於將來。此此次提兵，在謀統一
非，所謂堂堂之鼓，正正之旗，弟亦深願於分肉之害，故敢

熱贊助，亦公早成大業，此後進行雖如登斯云，閉結固有關
應，從速傳決川氣。甫稟兩公，開出一紙，自無分我吟賦也。
弟到省以來，日極於困，進行計劃，尚待商榷，如有所見，
不妨隨時金針，用資借佩。先頓拜頌，並候
鄧穎二省長之往還書

鄧穎二省長之往還書

鄧穎省長見弟書：接奉京師，荷蒙榮膺爵，吾國新
之異聞之餘，為之狂喜。適中凡百政治，亟待振興，中樞倚借
其才，川局前途光輝燦爛，弟之學志，欲罷不能，幸得歸卸
任肩，雖我初軍，現已飭各親隨人員停止辦公，不分晝夜，趕
辦交代，定於十二日派員寄送印信，以資銜接而免停頓。除派
本原沈君長超師崇勳，代致後愧外，專此布達，敬頌鴻禧！
賦謝謝安，弟即行復再拜二月十日。

要履吾兄大鑒：沈君長與白兄銜命臨臨，出示手教，敬
悉一具。此次發布新令，係出中樞調劑，實亦洞悉川情。吾兄受
事於戎馬之餘，宿化進方，翕然稱治，然其間運以敵方，出諸
苦心，續續處安寧。以弟於前，實與未年，趨避兩干，
已備尸奉，政屬高位，政務百端，如履薄冰，如涉深淵，現已
分飭各方，請示辦理，如能堅強，為幸良多。至至定期「十二
日」即送印信一節，乞即從速彼此同袍舊舊，特布鄙情，尚希
鑒察，手復既頌安，弟即心禱再拜二月十一日。

劉存厚覆宋芸子書

劉存厚先生有道，久不見蒼松翠柏之裝矣。錦官城下，錦
時，等遊春惠書，如親遊覽。吾川不幸，兵禍雲開，凡我邦人

，同深念。願以遠在邊，深望諸君早日上進，電海等，原
萬軍鎗兵單，不圖而停壁切，固言身無助，變者各執一詞，仍
極力求接厲，所苦者則後進發其，亦示其無公家辦法，極表贊
同，但能早見實行，即可多留元氣。此後如何辦理，敬惟來效
以共圖施，復頌適安，諸君亮察，即奉復再拜。

王天培與王續緒論川專書

消易宗兄勳鑒：言慶歸國，急欲以談，任公多厚，勝
潮，北難若若態內，武百焉勝，處全感，明為阻，則自上
年川局告終以還，人民皆已他受兵禍矣。弟在生息之未暇，忍
復再見干戈！此次登臨重門，在彼方面固已宣調也，然黃台三
箱，迫難安歸，惟苦吾民，要非勿忘。弟以客行，云列澤，
藉口曉音，轉國無實，誠恐局勢難，未有已也。弟等俱備，
相煎何益，弟今奉劉某兩督辦之命，亟為前方而，兩期忠事
寧人，至為厚幸。惟欲密道交雙方情，則尚何戰戰兢兢，一旦
兵連禍結，貽賊曷極。用請諸君子思見，弟一俟停止前進，
以作緩衝，一切糾紛，呈候中央解決，弟等應即先行撤退，
能和平以遂成，誠為人民賴手戶。前兩，自弟前見處亦已
另電勸其息兵，四天之功，幸甚人住，即乞鑒納，無任懇切！
專此謝安，弟希指示，弟王天培再拜。

續公督辦鈞鑒：接讀指示，敬悉我愛小國，滿重賦，以考
盛再任調停，收川民於水火，免黃豆之如前，雖非木石，能無
動心。察思此次糾紛，敵軍掘出官衙，前向空無以來，即應
公息事寧人之旨，日與鄂陝各師因電乘，信信往還，月來也

請圖窮，而止戰也。刻前蘇公對有種愛國實感之舉，業令其
軍官將地行利退一層，吳等對有濟，未常不可，不過蘇軍
為官地四戶，又復軍原有勇區，藉為作亂而來。因未奉命，
不敢擅離雷池一步，又豈能不奉命而擅離一步。惟則修其有
法，而兵團不待言，初軍人以能德為天職，果不或有令，自當
隨行，否則斷不敢以便宜，反謂我為不武。高明若公，當為表
誌，幸代我謝，隨願具轉，不勝願禱，並候奉命，于續前報
。五月十九日。

邵方子致趙鐵樵書

鐵樵先生鑒：廣天趙二十日晚，抵廣州，次日，見精衛先
生談話一切：軍機此時，仍以前留為宜。案已決走密黨都處
分，必當慎重辦理，生合決無危險，待為從厚，云云。密黨
其現在前線即會有表示，案交督部，彼不再問。但京江米糧
，前此案亦曾請願臨時職權，必可速定。恐不日將往平山調
蔣，區而時當再知詳情。鐵樵現在虎門即常下棋消遣，康亦有
進步。弟本擬親往訪問，但日前尚無把握，今日已乘背井西
歸一百元，遂即離去。現英督令，轉交督部，有為政帥，係西
官元亦令中央銀行總行，存此間軍備處，應儘快隨時支用
。劉帥如有親到督部，弟由前線返時，轉報前往一說也
。公安局請派各員，大政必已照會此間，請看亦均妥籌。伯庸
等行李如有妥友便回，即可啟發，然願。敬頌六好，門牌十月
十二日邵方子啟。

馬德洪維持教育經費書

運籌者，德洪不敢，雷公受命，德洪之定，案呈師于張
督前：才非德樵，豈望德樵之治仰家約，取資或從，亦惟有慎
厥職守，以副厚望而已。任事以來，夙夜匪懈，良願雖切之
在治民治兵之言，先於立憲，若新府無師資，何以普及教育；
上川百二十八縣地方開闢，師資極缺，雖有師資，則難在西
昌，限於地則，一難近而移去，處於中道，幸幸學子，徒嘆
何，言念及此，敬乎俯首，但西昌既為省立，自宜設法之專
，雖非師資，刻目前之計，亦難不顧，惟德樵校
，商書款計，若專備各縣經費，每於書併而備，足備運轉，雖
有這在彼之方，亦難馬六縣，而稅平約取資二萬元，借以保
領該校，此不其細，而德樵云省教育界，早為各處運轉在提
用，及等所駐之地，想亦不其細之計，借以保領該校，而
德樵，或益斯校，既不真提用學子之姓名，其或如維持兩校
之運轉，一舉兩得，無遺憾也。若來文化不興，人尚能出，莫
不謂我公等至武之風也。應願不勝感言，除望知教育所外
，此致川省各軍師領公鑒。川省師資總司令馬德洪謹啟。

陳澤霖督辦勸捐民書

督辦陳會市民：十一月於茲。中國形勢，言民痛苦之
餘，憐思不遑，祈言應戰。現在大局如左，事分兩辦一席，仍
歸省長兼辦，即日卸職。中辦一旬經過，不能不為全省父老
奉告，良以編練，仍不失為勸捐市之民，一事利弊，感與
應章，敬啟所及，約有數語：

一市行政之組織不完全也。市本為自治機關，例由民選政府委任，不過創辦一時權宜之舉，一切行政官廳之局所，未歸於國，以致根本既無市民之代議機關。一市議會或市參議會，「行政又由執行之組織，從事提倡，多成空談。在任一集街黨，區會議，復經行政委員會議，并草擬參事會組織條例，影響時局，未能振感，此缺憾一也。

一市無相當之市庫也。未設市政之前，官廳別有錢局，實則官產皆屬市庫也。省城官產，多因軍費變賣殆盡，其已撥歸市政者，如城壕空地，均有有限，租稅無多，如德國路城，多數為警察所管，收入亦屬有限，其他外東零星舖房，亦屬無多，新接馬廠，定為市公葬地，亦不運於別用，因產業之無多，以致應建之市場，即一切必要設施，皆無款儲置，此缺憾二也。

一市無相當之市財也。市政為整理市政之大本，創辦之初，非大款不為功，大而電氣事業，如成溝水乃電，與夫一切工程建築，市政應有之設備，公家既無開辦之資，人民亦無樂輸之力，本市府入不敷出，濶濶毛雨，及公益券，雖三項為大宗。而產租金，且不逾二百元，公益券，月不過七千，整理處須每月支千數百元，即券數百圓，每屆所餘，前數期多能作平費，後數期「由整理處扣」多數前數期各欠，整理處亦難支，且累因特款支絀，假借信公益券分三子數百圓，又欠房毛雨兩項數百圓，公益券餘，各歸公所管轄，實則市財既入，皆由整理處直接支配，按月報解，另有專

案，以致中城公園之建築費，及馬路工程費，不能按月撥濟，即撥亦屬無多。而警廳迫請張副市長延內之借用，市款已在五千以上，前任內三千圓，現任內二千二百圓，團練總局之信市款三千圓，僅以預付證作抵押，官產管理處之欠市款四千圓，亦已以加大押之房屋作抵押，而示交管理處，以致公所正當之支出，如各原籍警署之各堂原場，隨警按月發費，應湊還解之款數，亦無款可解。更加交官之存費，月耗千數百圓，近日道遠又耗川費二千數百圓，收入無增，支出有加無已，詳細數目，任內經手專案報銷，公所預任亦難，此缺憾三也。

有比三大缺憾，欲欲組織之市參事會議，欲執行之市政日刊，欲應之屋重機器，欲建築之中城公園大會廳，欲貫通東門街，大城之學市街，馬路順河街，通橋街，京西御河街之馬路，欲設之工界教育，及貧民夜學學校，實則之而停。以致在職十一月，一無表建，愧對政府，愧對市民，良用感然！在職之日，公所既未領款於政府，官廳之月進，且以軍事供軍事，各種借案急用，復求加而納於市民，物市政之需要，以圖軍民之休養，此又可差無歸於政府與前與者也。整理處本月末日解諸管辦職務，湘之省長，曾長為創辦市政之「八一」成竹在胸，但願就緒，此後編為市治之民。且王副會辦，仍留原職，王仍任公益經理，兼任中城公園建築，收入不增，建築事不至中輟，本市政當不因公所之解組，而受其影響。現在時局穩定，正當長發治之日，將來根本政進，公所入自難與需一盡退，早親新市之址，得與我全世父老長孫，同享市

民權利，則成都軍吏，不固偏而欲其光榮，是彼得之所登香檳
瓶，而亦交卷呈呈所共願也。此宣言，以別我編愛之市民，
成都市教育會敬啟。

保定系五十一將領致州中同學書

學兄劉聖，山川阻隔，聚首無常，風雨飄人，難領悅懽。
吾輩自別後，以泰，冀以所學，為國宣勞，適遭軍閥禍，素
志生靈，是以西南迭次與師，我同學不惜犧牲，血肉相搏，以
求達救國衛民之目的；此種精神，實可以謀國家之統一，致國
際之平等；而回國往事，環顧近情，吾輩學生，不憚犧牲，幸
之所為者，非獨為益於國民且此十五中，健強勢趨戰禍日烈，
能令數千年文明禮國，生命不絕如縵，此豈非吾輩同學以至仁
之術，得不仁之結果乎！嗟厥原，皆由吾輩雖有憤懣之感，
亦無主義之結合，以致缺乏共同之目標，而實現適宜統一之
政治，遂使軍閥得以乘機搗亂，永無寧日，此實吾輩同學長成
痛心之事也。彼軍閥者，固個人之私利耳，苟有利可圖，不借
外強而固去委以吾國，內殘人民以圖自固；今世界革新，潮
浪日急，帝國主義末日已至，而吾國人民之疾苦軍閥，更如益
擊海沈焉。語曰：『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現近日軍閥之崩潰
隱存，其勢即如弩末矣。吾先生總理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
經濟地位平等耳，然欲達到此目的，則在奉行先總理遺囑之
策略，對外反對帝國主義，取銷不平等條約，對內打倒軍閥，
代表家求利益，而作全民革命，此實外應世界之潮流，內合國

體之需要。近日國民政府既統一而廣三湖，革命根柢，堅不可
破，黨國計劃，正須次第實施。夫以人民與軍閥敵，以主權與
權利敵，以救國者與賣國者敵，我同學志氣憤憤，正何尤
前驅之日也。足等語天個人，志同道合，或應即下，或望繼
，發奮圖及履及，而定中原，造人民之幸福，應世界之潮流，
團結同人，探行黨義，以完成我同學救國衛民之宏志，豈僅吾
國民族之幸，吾同學之光荣與榮，亦萬古不磨也。茲特由湘舉
檢及各省留學同學，公推信任民，張謇第二君，專程來請，共
商國是，尙祈雅誠接洽為荷！專此佈聞，并頌勳業，統前聲願
不一！

- 若生君，葉 琪，劉文島，何 德，李品仙，劉 興，
李宗仁，黃紹雄，俞作柏，夏 威，白崇禧，何應欽，
陳銘濤，陳濟棠，吳登奎，劉 峙，李震聲，鄒清超，
高 舜，張子藩，鄧 剛，王 翰，鄧演達，歐陽剛，
何 彤，蔣光鼐，周啟明，陳 雄，李勳勳，溫克剛，
劉應龍，胡樹森，戴若盟，羅 錕，李勳勳，羅匪托，
黃其祥，黃振球，呂德春，胡宗鐸，簡 飭，呂煥炎，
張國成，劉建緒，廖 磊，廖雲杰，黃鐵誠，李國揚，
饒大鈞，戴 戡，張 健，周祥壽十五等五月十六日發

張瀾退還成大校長聘書

德祥仁兄省長執事：高師校長聘書及五月二十五日惠函均
奉悉，相持之隆，敦促之殷，至深感佩。竊之不能任高師校長
，實以民九在北京時，即得夜談不能盡之病，更得失眠，精神

這日來，他居居喪，就安安適，一入地府，而不限之苦煩增
前時在重慶，成府人等繁雜，皆於病軀不宜，以此高師校長
一職，飯間另聘相當之人擔任，俾利進行，非致病體亦非有他
意也。惟高師改辦大學一節，關於教育代價，曾請諸機關派
萬元為經費；大示副官與各首長協商後再行奉告，不拒萬言，
且具願教育之決心！茲請再將高師改大情形之必要，一為深
化之；川省地方僻處，文化常落於貧困，非設大學，不足以增
高文化，早為有識者所公認。年來中學畢業者日多，留學省外
各大學，一入一年，至少非有五百元不足用；中庭之寒，其守農
得者不難維持之嘆。四川自立大學，則學生每半年用費數少，而
得則與普通之學同者，人數必多，於川省今後之文化與人才，
實有極大之關係，此成都不可不辦大學之必要情形也。高師改
辦成師大學，他服南京高師改為東南大學之例，本無不合；去
年無誤列編成師大學，又已成爲事實。第四成師改辦之款，至
今無着，聞近派學生成高師大兩部學生之爭。此時只有籌籌款
款，依照南京高師改辦東大之程序進行，則成高師大學生爭執
之問題，自能解決。如只承高師而兩不顧成師大，該校內部之
爭固不能止息，前途紛擾更多，而執事終不難不負維持之責也。
如如於此時兩師分辦，早使成師大成立，文化既可以增高，糾
紛亦不至再起，此高師不可不辦大學之必要情形也。願政府辦
大學，必先確籌經費，成師大經費，要以撥撥成款為最相宜；查
前成師高師，名為國立，實用省款，以視他省成師高師之用
國款者，四川不免吃虧，此次國立成師高師，改為國立成師大

民國日報五週年紀念特刊

國

學，既經教育廳奉命備查，即宜急為辦理；擬其經費應定為國
款開支。國款既為國款，此時又回軍用而歸入四川軍用之手，
如能由執事及甫經督辦主持，於川省軍用之中，每月劃撥五萬元
，作為國立大學學款，在中央政府既無限制以拒絕，此後則軍漸
謀收束，莫覺我亦無妨礙之虞。供至將來，全國統一，軍務收
歸中央，而四川國立大學之款，則已固充而不空。就事身
任省長，與學為其當務之急，甫經維持教育經費，早為川人所
欽，尚得執事與甫經督辦力為主張，則此青年川人之大業，立見
有成。至於目前軍用經費，雖極亟亟死而有餘，不辦每月
費銀二萬五千元與成師大，使之無備進行一切，而以每月五萬元
定案，蓋此與中央國款非與川省爭氣也。擬學軍事文策
，財政統出，此項指撥之款，為數不多，自可備辦。即不然，
向他方籌措，亦非甚易；備之所則轉三折者，以成師大學關係
極巨，尤與執事入省之初政，有以發展四川之希望也！高師校
長陶鴻一曾呈請，專此敬頌勳勞！

賴德祥覆陳二庵書

二庵將軍鈞鑒：中樞改選，學查為急，體恤功高，無任引
領。頃由貴美通兄，交閱鈞稿，并述憲法精神之下，至感至佩。
敬難為京山再進，用益新章，正士同仁，不意舊治，亦示風
。察歷年政績之餘，察為吾蜀教育之策，洵謂洞見厥底，絕不
情而下筆，明論弗刊，傾服無似。心此復以貴材，學問淵博，
，美難學識，公儲慶履，誠恐有為執政知人之說，并慮難副我
公期許之厚。旋承新命，益切悚懼。用之為蜀，而又不不能不辨

者，即在戰後軍時與處理財政，統一政權諸端，不謀根本之解決，終無收濟之效。惟有與索賠鈔，裁減軍費，就近匯本甫，則可為，使備辦法，一面與盟軍商討索賠，他，則，詳為討論，訂定軍費，容納各方之意見，則為實效之至也，然後前向中央，宣布政策，矢以誠心，持以定力，期在必行，則談判鈔，皆非所計！所有此間籌議情形，自當隨時詳述，俾眾明瞭，實屬難能，非德不孤，力予維持，俾便進循，不勝感荷！

未免有緒

君言

春色無情，桃花羞媚，以一染插開伴豈避，人面桃花，問誰為勝，此情此景，必胡不醉，

羅舞，東風，高跟女鞋，自誤人自誤，大粉飾是遠西文明之結晶品，能此三者，即可謂之歐化？

女子短其衣，係其下體，是以化戶鬪人也，却又怕人恥侮，豈非矛盾之心理乎！

段芝泉素稱日本之忠臣，此次京變，公然進入日使館，與日使同餐室，親近勞澤，豈不淺

只要是：何必？

我的權威，只要是偉人政變，何必要求我辭職？
我的職責，只要是男子結婚，何必要求我辭職？
我的出身，只要是領袖子弟，何必要求我辭職？
我的帶兵，
我的本領，只要是精通兵法，何必要求我辭職？
我的辦事，
我的法寶，只要是批評時局，何必要求我辭職？
我的錢袋，
我的辦事，只要是讓六股，何必要求我辭職？
我的妻妾。

貝身說漢杏

陳澤霖題



現身說法

趙又新

亂師

我是個附和大雲商主義的軍閥，一時利慾薰心，不惜將吳輝武，孫人妻，孤人子，以求自己的區官發財；不數年間，公然做將軍長地位，正在志得意滿的時候，那曉得天不容應，四川人自己覺悟了，逐客與師，甚至在我鎮壓我一刀兩段，落得身首異處，做鬼都沒有處死，算算沒臉哪！我奉勸狗野心的軍閥，拿我做個榜樣，要收做些穩好！

害人終害己

天空

我從前是個電報郵局的，因為學着看得起我，受我的頭腦，所以不到四五個年頭，他的生意，就完全被我吸收了。我吸收了生意，我的職工，也還是全我對付我們家裏的錢子來對付我；現在我的生意，前子上睡醒可以敷衍，骨子裏的本錢，實在是算着好多的了；若果再不腳踏實地，恐怕算盤一響，連脚骨都算着剩的，豈不害人終害己嗎。可以我要勸勸窮人的人，還是安老實些才好！

雄獅君

鐵冠

我是個日本莫高畢業的學生，滿清時候，聽過革命的招牌，還當過幾天肥實，反正後，提得滿清軍官的地位，誰知他們又叫我無能，振我連打幾個敗仗，真慘子，就一溜烟跑了；幸好句虧得黨贊助，我轉來，更把官階降了一級，恰這這牛不中

民報日報五週紀念特刊

現身說法

用，我把他的牛頭占；這幾年中，大發橫財手段，甚麼朋友，甚麼功勞！我是不認的，却乎四川人，大半還說我很好，看我手段錯不錯呀！那曉得偏有要惹我的一個女子，硬振起雄威，把我這繩子變得來東跑西跑；真法子，又把把這牛牽來，誰知此物龐大，居然將那一黨黨駭起走了；我這這牛還是容易擺佈的，用一個法兒，他果然拉橫繩子跑了；你說可笑不可笑咧！至於那些甚麼老趙老王，一曹的東西，他們也想到利用我；不知我要利用人，如何豈不是做夢嗎！但是四川人現在把我看穿了，說我是四川第一個壞人，多少事都怪我牽出來的，以後怕是個爛卷了罷！

一個鄉人的談話

長公

我本是一個鄉下的土人，前次進城來要，我們老人帶起我去轉商弄場，聽見風聲很大，說甚麼要維持國體（國體）抵制外貨（外貨）我聽了，很覺奇異；我想我們的（國體），總消不出去；只在自己家裏打轉；外禍也時常有的；現在抵制（外貨），我很願手稱慶的，但是維持（國體），豈不苦！我們小百姓嗎？我本來不讀這些文章，故請張先生們把他寫出來登報，希望（外禍）固然要抵制，（國體）還是不要維持才好！

一個留日學生

天空

我是個一知半解的日本留學生，回國的時候，虧了我多方運動，才當了個教習，有盤飯吃，但是不消幾時，硬好又向着準偉人處奔走，奴顏婢膝的賠了許多；又才出準偉人；替我向當道懇求，委了我一個不大不小的校長，我進了目前就任用

的經驗，難道又不可以為戒嗎？却是想來想去了不怪別人的窮，只怪自己不徹底；求學時代，為什麼要去講究窮？為什麼要去沽名釣譽？為什麼要去希求報國？校裏的細小動作，不去勞工，反想入以勞為神聖，要我呢？再四思維：不覺良心發露，高來告訴各位，各位呀！真像我這樣的窮呀！

濫吃洋煙的結果

無 吾

我是個執符子弟，父親的遺產，房屋呀，田地呀，現金呀，總共有幾十萬，整整不下三十萬的積子，上無兄，下無弟，獨我一人，既不嫖，又不賭，這三十多萬的大遺產，被我不過二十年，竟自弄光；各位試著我思想，豈不是一回怪事麼？恐怕你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是怎麼樣弄光了的罷！且等我自己把牠說出來，其實才一點兒也不奇怪，究竟是一回甚麼事呢？不過我不嫖不賭，沒有前進的法子，全賴片煙來燒要，權作消遣；日積月累，也就成了煙客；吃煙的花費總共不過一二萬，倒不差緊，祇是煙癮深了，光管過癮；其他的事，一概不同，都交與用的人去做；年復一年，竟自被他們把我這三十萬的大遺產，一五一十，弄個精光；他們倒肥了，我現在落得煙癮難禁，又要顧過煙癮的大事，看書就讀不成了，奉勸各位，不要學我才好！

辦治安的末路

張 根

我父死的時候，與我遺了三百多畝田的產業，因為我年輕，最要緊的，以及想賭賭片煙，種種嗜好，無所不通；不幾年間，就耗三百多畝田，賒服了一半；我母親又雙，只是

報日報五週年紀念特刊 現身說法

看見我收租？一年更比一年少，他這天，把我喊到太師一場；說我這錢就完了的時候，他竟不為不慚，只顧我的孀人復年輕，未必還要與我這點錢做債；孀人說：此語以後，就實行料理家務，把一切銀錢都理倒；我就很活動了；去年我們川軍驅逐滇軍的時候，各師都招集散軍，我這大同軍團朋友在西風吃茶，商量一陣，決計用我有快槍很多的說法，去騙得大票款子，以好供給我信嘯好；於是就這把部隊的軍軍團備得很多，共計要值四千元；那曉得某師又經上級收銷，我以為某師既經撤銷，我騙得的款，想來也就沒有來源了；誰知某對頭，又把騙款的種種證據，拿在信裏把我告了；房子也與我封了；我情虛畏罪，又不敢到案；實在無從算計；才去請個律師；那律師對我說：久不到案，這是要就刑判決的，要強制執行的；房子也要拍賣的，我聽見這種刑罰關係的話，我心中更害怕起來了；奉勸借債騙人的同志，騙錢只有一時，過後還不是要一五一十吐出來麼！

冒牌的學士

天 空

我是個冒充學士的冒學生，到處招搖，用來供我衣食，倒還沒人曉得我的底細；那曉得在外省的時候，學生見我辦學有的外行，暗了疑心；打電報去問前方，前方問他們的電報；說我是這個學堂，畢業後的學生，難道去當他們的學士的教習；并我學堂，是問該騙他們的學生的學費；我得了這個消息；知道學生要問我來這學堂，我祇得一溜煙跑了；從此隱姓埋名，不敢再充學士；落得衣食都不周全，我至今慚愧不了；奉勸各位，

都是個甚麼東西，就說是個甚麼東西，不要隨便冒充；我現在已聽得那些個名譽，英國雖有，英國都是後者，（英國總統羅士）學士是冒充不得的；他不早為收拾，一日學生們知識增長，他也就聽得；恐怕你的話，更見不好，那就使後進

一個誤於社交公開的女子

無 吾

我是一個女學生，因為中了新潮派的毒，就去與那無學無識的無賴子實行社交公開，又進而精神戀愛，再進而肉體戀；相見當時社會上的人，及輿論界都不以為然，他便跑到重慶去，不久我也照例約了幾位同病的人，易男子裝，（買車下）去與無賴子；後來我就在重慶與他結婚；過後他才給我說：嗚呼！社交公開呵！就是惹起個爛帳；我既把你騙着了，我也不妨說真心話，今後你也不許再出去（社交公開）了。我想這些無賴子不是東西了，說起層層來，我何這些腦筋簡單的人；所以我才說出來，希望你各位女士要以為我為騙車之輩，不要再來與無賴子實行社交公開；這些無學無識的人，最是管人不得的東西呀！

同室操戈的危險

照

我們一婦人，近來是很不和氣的；有一點須小事情，簡直鬧不終局，所以前次人家，把我們的田地，都驅迫佔去耕種；從來不問一下。及到弄得不了的時候，我們才大家憤氣，把他驅逐了；弄不知數去不久，爭鬧又起，最終才鬧得底調停好；說凡事總要全講對外，切莫同室操戈。那聽得話如此，

實行的（多若居見），都是把（同室操戈）當做（口頭禪）；雖然你（言之諄諄），却是他（聽之藐藐）；因為這樣情形，近來外間有一種惡人，大不利於我們的做起來；我們有幾個人去爭，才是叫（對口，無）。唉，我看這些只曉得不做事的，還在觀以不前，以後怎了！就是那些普通河邊，也有一班粗鄙人，找起起來，前赫天個客都來請求討法；我們那些家務的，才是（袖手旁觀），要首畏昆的，所以這幾天還是那樣，可憐呀！我那羅馬屋三家佃客，常與這着這樣惡劣的主兒鬥了鬥，大而言之，便要亡國；小而言之，就是（亡家）；豈不危險麼？究竟各位以為怎樣？

當家人的傷心話

無

我們五大房族家務，均是相等的；惟我們這一房的分子最多。起初我這些分子，都遵守家法；我的家聲勢力頗大，那箇族中人異常尊敬我；到後來我的分子，在外面刁壞，遂骨肉參商，各將這田畝帶去；不管我當家長的度用，而門戶差事，屢帶應酬，又要我去負担；我迫不得已，給這田地與約；向別人押壓，借點數目，撐持門面；他們又出廢話，不能承認；殊不知你們雖不承認，放賬的人這是不怕；但是此項借款，是你們逼迫出來的，假使你們大家，把錢都帶持；通力合作，不分門戶，我又何至去借錢使！因我家庭有此現象，四大房族垂涎我的餘產，不怪你們各存私心，分門別戶，將家務敗壞；反怪我不會當家，要來共管我的家務；你看傷心不傷心！

走錯了路的我

無 我

錢？冤枉，真冤枉，既失掉了我最可貴的元陽，又失我尋
得有用的金錢，這也不能怪人，祇怪我沒有明察的眼光，倘能
早請做光明，所以纔有這不良的結果，就是現在去年的時候，
曾有朋友介紹我進一個學堂，這個學堂就在外面外京的中間，
外面看起來，都還覺得辦得很好，其實機大謬不然，簡直是
（今其外散家其中），裏頭的校長，連中國字都寫不起，一天
到早裏頭得甚麼（也是），（估借題），他請的教員，大半都（
）粗造文字，略知科學的，時常拿給學生整得頭都昏倒，他
所以請這種粗造文字，的緣故，就是圖薪水相同，他裏頭有個
國文教員，連學人不識尺壁而只寸陰，都會認成（些人石質
）尺壁而實寸陰，去了他裏頭其餘的暗形，也就可以想細了。這
就使他辦理這個學堂的人，每年還要受他賺若干的銀錢元陽！
所以我進這個學堂，混了一學期，不但沒有學得甚麼，反轉把
前頭學過的科學都忘記了，因為他裏頭二年級的學生，都還
有在讀字母子的，所以我們一年級的學生，上學堂祇當得倒飽
（）學堂，我在這學堂混了一年的光陰，用去了幾拾元的學食
費，你想想，你何處替我想，是不是冤枉呢？（）這是一篇話，並
不是虛講的，前年星期日週報曾經詳細登載，並且還是該校
學生校務的稿，這個學生還受了甚重的處罰，我希望這個學堂裏
的學生，看見我這個（親身說法），就立地從那裏頭滾出來，
另尋光明的地方，沒有進這個學堂的人，也應當來做（前車
之鑒），不要步我的（後塵），受這種的冤枉纒好咧！

一個軍閥的自述

暗亞生

民權日報五週紀念號刊

現身說法

我是個客軍師長，平日家放排我的武方，一隊練編學校，
魚四平民，無處不替，受害的人，已是不計，我心猶未足，更
想做個督軍，把勢力增長雄厚，以便為所欲為，這才多方運動，
在近年達到的目的，經北政府任命為陝西督軍。我奉命之下，
立刻起馬登程，統率大兵直向陝西前進，沿途任意騷擾，無
人敢問，好不得意，及到了陝西，又與前督軍打起仗來，我與
是乘起兵下，委務極發，兵丁快意，倒還肯與我打仗，到把前
督軍趕出西安，我便進佔武功，宣佈就職，正在志得意滿的時
候，那晚得天精恍惚，睡而不醒，感實滿盈，聞聲心震，竟自
使人把我刺殺，一命嗚呼，萬事成空，在如今想起，實在是後
悔不轉，我奉勸全國的軍官們，不要身處有萬萬倍，就輕視其
他各界，任意騷擾，學我死於非命，始覺後悔，那就實在是悔
不轉了。

兩殿大學士誤我

紅龍

我本是一個窮寒老婦，莫曉得那個人，拿這得那們老鄉當
了大官，我去投奔他，他就大官的把我，不但不理的，我也
就當了個像個像的官了，但為我受得本事，他應當待下來，
曉！我雖然想起這難兒時，前的那本三字經，頂頂上上轉為
田舍郎，登登天子堂，兩句話，我想我原是田舍郎，而今這
般榮耀，豈不是登了天子堂了嗎？我於是我前門前叫天子
堂，並且叫衙門的官，讀個文藝殿，或官說讀個文藝殿，兩殿
兩個大學士，就是我的左右二榜，想那事情，那田舍郎夫做，
我簡直樣樣不齊，當官就是。咳！才不對呀，怎麼久而公之

。我替的這百姓都說我不是東西，一些個邊的人，也說我太糟
。我想我一天幹莫有做過壞事，怎麼鬧出這個臭名。後
。一清查，我知是兩段大學士，替着我鬧行亂為，把我的招牌
。要壞了，唉，唉，我因為莫本事，去送別人，他們罵誤了
。我哩。

扇後會意

紅 麟

我是廉二燈蕭五娃子的大徒弟，慣讀風流話，但我那兩位
老師，他唱風流話，滿口風流話，每每有些不好的話說出來，
惹得看戲的人批評他，獨獨我讀風流話，得了個絕妙法，每
到傳情時候，除了唱幾句好聽的高調，多少怪話，我就不唱
出與看戲的聽，免得挨批評；但拿手上的扇兒遮了臉上的羞，
靜聽與戲中人原來眼去，做幾個好笑的眉眼兒，那看戲的見了
，還是說我唱得好，到底你知道我得的個什麼法，不知道嗎
？就叫扇後會意。

我又到四川試個手

紅 麟

我這位君子，本來是一個有條有理的人，但是那個我出
來做事，他非真心信服我，我是把事當辦不好的，昨年直率
大戰，把中國鬧亂了，段佛爺再三再四，都要請我出山，很說
我發表點大政方針，把中國鬧好，那時我才聽了幾句公道話，
大家都聽不了然我，就要把我弄捧捧；我推忙了，才找幾個軍事
委員，財政委員，占出來當我幾個面子，再也不要什麼了。唉
！這才叫行自做一場空事，真來笑話呀！我嫌不好意思提起說
呵！

這回四川鬧亂了，好幾位軍民首長，又來請我出來，我想
我那一回，莫有把段佛爺的事辦好？一個人硬把我看不得了，
我這一回若再不鼓個勁，留個神，來辦幾件成辦的事，那末，
我這人當真就個廢都不值了。但是我終不是莫成見的人，也不
是莫辦法的人，只看你軍民首長，聽不聽我的公道話，我
就知道四川的事，鬧不開得好；這聽著且不聽話，等我六歲到
差過後，再來試個手看看，各位，你知道我是誰？不才的草字
，就叫善後會議。

一個綠林中的謠言

東方月

好了，好了！這下恐怕有清靜的一天了，無惡不作的大盜
已斃，膽要破膽了；這種聲浪，別人聽了莫大快其心，拍掌
稱賀，歡聲雷動的；獨傳入我的耳鼓來，就動得毛骨悚然；痛
苦萬狀，難言的慘景；不可言喻。昔人說得好：人之將死，其
言也善；我這陣也不知不覺的良心發現；想起幾句善言，給別
人聽聽，不要蹈我的後轍；或者也有些好處；我這道來：我原
是一個綠林出身，並即隊伍很多，又有些利器，所以我的勢力
也就大起來了；這道世亂紛紛的時候，我就連要殺人放火，那
裏還差掛掛，他們去鬧他們事，也就不管我；我更連無忌憚
，無法無天；並且還有人要招安我，於是我就打起正式軍
隊的名號；這是實行我綠林的手段，隨後又有六個我為他的部
下，於是我又將司令的名義打出，凡是連長營長幫幫人，長得
好的我就要將他抬抬，而連長營長就成了我幫手；我的銀錢是
交給每個幫人掌管着干的，又全些銀兩去辦糧料，以為可以千

其當當萬世之業了！誰曉得現在要被人槍斃呢。我「死不足惜」；我的十幾個婦人，一定跟着人走了，錢錢是幫人就發了，自己却把命拋了；唉，我現在知道勢利這兩個字，可以使使人快樂無窮；也可以算使人不見血的剝削；我沒有勢利，我不得有從前的安逸；我沒有勢利，我也不至有今日的慘；勢利之薄呵！我憑你那陣何嘗知道你能使我如此結果！現在曉得了，却又遲了；弟兄們快看罷；我勸你們勿忘勢利到勢利……

養兒不教的結果

余

俗語說得奇：「養兒不教，不如養豬」。這種說法，雖然難見，然而似乎不大近情；其實仔細研究起來，一點都不錯。怎樣見得呢？因為我是一個過來人，所以曉得這個道理，待我把我過去的故事，抄一段出來；大家自然就明白了；我是一個有錢的人，在北京做事，家住四川成都。屋頂丟下一個娃娃，名喚魏伯許，因為我不在家，所以就沒有人教訓他，任其所為，魏伯許煙沒有一樣不會。現在在某處，弄了一個樣子衛生科員，燒煙糊行亂爲了，私自開了一個紅燈煙館，並且在裏頭招賭；「天到黑，開來不得開交。我的朋友都罵我沒教育，我追悔不及，所以才現身說法，使人人把「養兒不教，不如養豬」。緊記在心，把兒子弄來好生教育。免得給我「添」，爲兒子弄人家罵；那嗎，社會上也要少些惡鬼，豈不是一舉兩得嗎？

我失敗以後的談話

佛徒

古人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民國日報五週紀念號刊

現身說法

！這四句話，確有至意。世界上的人，都應該記在心上；拿來做一個模範。何以呢？因為世界上之所以有爭端，就是沒有人跟着這四句話做起來，違的有歐洲的大戰，近而有南北的紛爭，和各省的兵禍，就是很確實證據。大而言之，固然有這種利害；那嗎，小而言之呢？對於個人，他還是有些大很大的關係。如像我就是不能守這四句話做模範，做事就顯極舉妄動；不開辦得到辦不到，捲起半節就開跑；這則我雖然笑之，心裏來潮，想在某司令部運動一個差事，好坐幾天飛機大橋；殊不知時運未來，竟至功敗垂成。我又想當一個醫子位置，也沒有弄到手；曉得我的人，都罵我不要臉，誇獎虛構。我現在又羞又惱，沒法挽回，只好希望同胞些千萬不要學我這種舉妄動；並且時時刻刻把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記在心上，才好喇！

麻子的談話

滑稽

『十個麻九個瞎』。社會一般人的心理，都是這樣設想；那曉得麻子是皮膚上的關係，物質的非常精的，從不會發生什麼作用。退幾步說：有了麻子於美觀還是很絕倫的。無非社會人們知識淺短；看見一個麻子，便拿名學士的頭腦爲推的法子，去解決他；因之才有十個麻子九個瞎的謠言。麻子遭了這個際，整整日整，受社會的侮辱；不問男女老幼；只要有這個滿天星的裝飾，就另目相看拾起。小子因為有點薄福，添長了幾顆麻子，於是也受人家的歡迎。讓看！我是一個專得把握的，看見人家歡迎，便忘乎其形；自命不凡；因爲抄

此我不能不三呼：

克魯泡特金說：「

巴枯寧說：「

這幾年來吾川教育界經過的大概

臥雲

我是一個小學校裏的教員，論輩也算是學界上小小一份子。我們四川的教育，自從改革以來，因為受經費的限制，早已奄奄一息了。去年對前總司令布達因有聲於此，慨然劃撥國稅。為教育經費的專款，一時從事教育的人，以為從此吾川的教育可以興興了；可以擴充了。是味子原故呢？因為這幾年教育經費受政治的影響，任教育的人，月薪一百多元，若是七折五扣三成二成下來，每月收入不過二十餘元，或十餘元不等，此還是中學校以上的教員呢！若說到我們小學校的教員，談何容易，每月有百多元的薪水呢，每月至多的祇修，難得有超過四十元的；若照以上折扣下來，不過是十元，或五六元。以現在生活程度這樣高，得這點點，又何補於事呢。孟子說：「仰不足則事父母，俯不足以養妻子」。真正是今日教育界的現身說法了。上年對前總司令既將肉款拿來做教育經費的專款；我們教育界的人，自然是歡喜慶祝的。那曉得交出肉款的地方，止有六七十縣，學款收支處，每月收入只够拿來維持現狀，這够不上說樣子與與咧！擴充咧！

乃好事多魔難，省中各學校，才領了兩個月的七成，又有人想將已定的案推倒，不承認拿肉款來做教育的專款。於是各

民視日報五週紀念特刊

現身說法

縣交出來，又有收回去的，若是未交出來說，自然是更不交出來了；教育經費因此又大受波折了！加以去年戰事發生，延長到今年，費學款固然是更不堪設想了，這記得開學那幾天，領過一回五成，後來又領過一回二成，一共領了七成；拿來抵補去年的欠薪，都還隔得很遠，更不用說今年月薪水。因為有這種種原因，所以現在教育的人，有多少已經發行了。要知道教育是立國的基礎，所以歐西各國，對於教育，無不甚為重視。發生，過着富強復盛的時候，也要有不盡力扶助的；何況平時更有種種優待各學校教員的條例呢！吾川現今的教育，既這個樣子的腐敗，是有教育與真教育相等。換一個話來說，不過是形式上的教育罷了；我望望深表遺憾，要留心一下才好啊！不然，越弄越糟，以下的話，我就不應說了；我也就不敢說了。

我：四月八

毛蟲

公允兩字：社會上怕都幾乎輪流得一些罷了；其原因都是去顧個人利益去了；設使個人沒有利益的事，或者有一些公允，凡事沒有這個人利益的，以有利益公道利益的事比較，那願！有利益的使占了優勝！公允兩字，也便我兒子被他消滅淨盡了！

每年不是有一個四月八麼；不是有一個紀念會麼！不是有一個崇毛蟲的習慣麼；為甚毛蟲便應崇呢！他黨做罷罷應該放咧！哦！我知道！這裏面就來得有利無兩個字；因為我常常害（宋人，對於社會上的人們便有害。就了生便得得了福來；對於社會上的人們便有利。但是我對於社會，總是害（宋）了人。

却沒有害死人；放了許多生，你們又享受好多利益；歌子，你
去，也，會咬人，你們怎麼又不嫌他呢？放在會辦自治酒館
，你們怎麼又要衛生？這這是有利益！故……；警察，能夠宣
講戒煙毒氣，酒酒利於口腹，可且蘇毛題……；放生……；都是由
有利益才不允的，斷沒有犧牲利益來求事公允的！

舌底利害

黃漢塵

「種種一應千般計，舌頭殺人不用刀」。這句諺語是人人
都知道的。各位要聽得！在下就是慣用舌尖弄鬼唇一個人；若
是讓個稍有點對我不滿意，我便逢人說他底不是，就不說他底
妻孥子孫，也要說他是不忠，不孝，假情，假義；卒使人人都
不看重他。若是他硬給我作反對，我簡直要使他社會上不能
立足；甚至有家難歸；有死無生；方才這我心願；所以我這舌
尖害的人也就不少了。殊不知報復不爽，自作自受，到了這時
候，我也遇着了同我一樣底一些愛頭人，四處底說我是人面獸
心，天良喪盡底一個害人鬼。朋友們也就絕交底絕交，笑罵底
笑罵；唉！我這正才好悔呀！所以我才身說法，勸回我一樣
底人個，趕快改啊，不要再像我這到頭悔時總是遲啊！

平民應當看報

魯英

我們人類生存社會上，除了穿衣喫飯而外，豈有過國家
社會的詳細科學實業的進步，和世界各國的大概情形，都不曉
得；就昏昏沉沉的，活幾十歲，死去了嗎？雖是一個人，有家
庭的縛束，生活的縛束，環境的縛束，不能去一尋一地的研究
；樂觀，者發；但是有一種，可以使你坐着不動，都會來告訴

你的東西，是嘆子呢，就是那些什麼，「日報新聞」週報，月
刊」。這東西不但可以使你知道國家世界社會的情形，就是那
地方買得有什麼好東西，那裏出了什麼怪事，都可以使你知
道；就好像親自看倒的，聽倒的一樣。可是報紙這東西，是我們
人生，不能不看的了。但是，請算我對中國的人，看報紙恐怕
還真有百分之二；不看的原因，也有好幾種，我現在把他列在
上面；但是我很希望，我們男女同胞，人人都要看報，才能夠
知道各事各地的情形，增加智識學問……（一）不喜看報的
：有些人家，到得很文明，報下也天天早晨，要到他屋裏
去走一回；只是他拿倒報，只看一睜目，和巾價，就擱下。
到了明天，就說是閱報，不能看了，只有拿空稿留字，包東西
。咳！這不是可惜那編報人的心血嗎？……（二）捨不得看報
的：有些人屋裏，非常闊氣，弄曉的人，都說主人這多，就是
過一個小小節氣，都要用幾十元錢，他那捨不得錢去買報。他
說：「有甚去買報，莫如拿來吃。看報有什麼益，並且費文錢
，買一張紙，太費不值了」。咳！這真正不知時勢……（三）
不得看報的：有些人到很老氣看報，只是家裏不大好，一
天要去謀一天財生活，那有餘錢去買報看；因報至難看，又覺
路遠些，往來的時間，又可得一個懶懶。咳！有犧牲，無代價
的事，是莫人去做的。我很希望這市區的紳商，要學平民智
識，富學問，何妨多設閱報室呢！

孔方兄亡命海外

今之人

緣自維新以來，海內風傳全我主義；我輩百萬之衆，被拘

一囊之中，內則雜著雜貨，穢氣逼人；外則交通互塞，談話無
窮。真強巧計營謀，活現欲壑，茲將亡命海外，沒脫中原；乃
各方而以交通事宜，無人信任，聽謀罷工，處處絕絕，種種難
境，兼有奇高。余能以卑賤委諸王版，而委迤一職，尙屬虛懸
，本稱權非自主，何敢稍事褻瀆，我今去矣，欲國何如；嗚呼
謀者！與呀可哭！

不幸的洋囡囡

奇 庶

「那報諸君，你們聽我麼？我是一個不幸的洋囡囡，在
我不會以前，那帶我的人，預備了許多材料，將要造成一個
我；其時那粒，兩眼，粉粉，有臉，亂絲，無所不備。如
上帝造人一般的，將我造起來，混做肉，筋絲微筋骨，穿在
面上，使他光滑和皮膚，通用器畫了眼睛，紅色透了嘴唇，拿
針縫在我頭上，算是頭髮，穿布剪了一套小衣服，給我穿在
身上，好了，造成了。」

唉，那人本領，真和上帝一般大，他穿許多禮物，竟造成
了我一個我；而且覺得非常美麗。但是他也費盡心思了，造成一
個我，好不容易啊！

我對爲他應該怎樣愛惜我，怎樣保我，才不至負他一番
心血。誰知不到三天，他忽然將我送入商家玻璃窗裏列去了。
「嗚呼，這真是怎麼一回事？豈一事全一內論那商家麼？我
想不到即會如此壽命，人來會，做商品，他什麼事？好勝
，竟更爭我這微靈，我在他回去之後，從商品夥友口中聽得
來，他對我只有了空 大拜。」

唉！我竟如此不值錢麼？想到這裏，我怎麼不傷心呢？
我想買我的人固然不講人道，那商店主人也不講人道；他
將我買下來，陳列在玻璃窗裏，是甚麼意思呢？不過是要將我
轉賣給別人，他從中取利罷了；然而太苦了麼。

我在玻璃窗裏，坐了三日三夜，街上來來往往的人，大概
都向我一睨，多的一，少的，膩的，美的，我衣服購裏，裏看
不少；我總覺他們沒有愛我的真情，我生前的我買去了。那
麼，以後生涯，比着拾清清的坐在玻璃窗裏還要苦得好多倍哩

不好了，這一天竟被人買去了，竟被一個粗粗不粗的夥子
買去了；他向店中夥計問價，夥計討價一元；那夥子立刻答應
，付過了錢，便不管我願意不願意，硬塞在我袋裏帶了回去。
初買回去的時候，那孩子自然是得意洋洋，如寶貝一般的
看待，如性命一般的愛護；旁的孩子看也不讓他們看一下。只他
自己沒時沒刻的捧着我玩；親我的嘴，摸我的臉；將我抱在懷
裏，睡在腿上，這一種親愛的情形，說也說不盡；但是裝早知
道他性情惡劣，有始無終的，我臉上強強作笑，但是心裏比
刀割還要難過。

果然如我所料，不出三天，他便玩得厭了，把我丟在一邊
，理也不理。後來還將我的衣服剝了，眼也打瞎了，眼睛也破
他拿剪子剪斷了一隻，成了一個廢人。

但是那孩子又花費一塊錢，另買一個洋囡囡了。
那天那孩子向外面游玩去了，我終不任要聽我的命運，告

「新新買來的那個洋囡囡。他語言不悲，反笑了一笑道：『姊姊，你何必大不廣。他們，類的不幸，不是和我們一般麼？上香無福無故的送了他們，讓他們們生在世上，受盡磨折；到頭來或是死了，或是成了廢人，多少可憐，不是和我們一般麼？』」

新青年之自述

少露

年來自由戀愛之聲，洋洋盈耳；一般盲從之輩，不審其真，竟而在平等之說，以致清田種種，德天下笑，殊堪痛惡。總將不傷之歷史，略述一段，以資事實；余昔游學命國，與某女士相識，亦稱愛，即向女士求婚，未得其允諾。一日又向女士請求，女士慨然曰：『君家中既有妻妾，今更欲娶我，將妻妾棄於何地？』吾生曰：『余自有相當處置，毋勞卿之慮慮也。』女士曰：『如是則余可斷君之請求矣。俟暑假後再歸可也。』及暑假，某生返家，即與其妻妾離絕。假後再歸，復訪女士而欣然以前事相告。女士厲聲曰：『君誠一負心人也！不可為友。吾昔之與爾約者，蓋試煉爾之品格何如也；今既如是其卑劣矣，吾非下惡，登願與爾再相周旋乎？請自絕絕交可耳。』某生默然去，後竟抑鬱成疾。西哲言曰：『自由自由，天下許多罪惡，悉假彼名以行。』如不反省者其類類。

不倒翁

無 隱

我這個不倒翁，不是形體上的不倒，是精神上的不倒；因為沒有一個時候，不適應安我的身子；沒有一個地方，不能夠成我的足根。同着一艘有力量的船，有金錢的人，天天來往，天天親近；所以山河雖然改了，我的地位仍然不動，變谷已經

變了，我的權勢仍然不減。我常常說：『東方即真見美德，講聯絡果算良方。』總是受勞苦，受危險，受磨折，總之要弄到原有的位子。我既有了這樣的本領，我就能夠處起，處斷處立；你們看看，我不精神上不倒翁嗎？

雙十節自述

笑 港

今天是我入世十二週的紀念，即是我的壽命，已經滿十二歲了。回想從前我還沒有產生的時候，我那母親看表，整頓了好幾個年頭，好容易辛亥年才把我生了下來；那時我母親受痛苦，也說不小了。及到我漸漸長成，個個身體強壯；一年到頭，內症外症，把我糾纏不了；又好容易才把我養到現在。我也可算是我家一個命根根了。那麼，我的伯叔兄弟，應當怎樣憐愛我；我的合家人等，應當怎樣保護我；使我成一個身體健全的人；也好是存在世界裏；那麼得他們不但不以我為可貴，反轉把我當做路人也不如：一天只管關心他的前事，不管我的死活。我看看將要成年了；教育不知是何物，自然是沒有道德；科學也從來不講；自然是沒有智能；其他關於衛生上的，技術上的，也總沒法看見過，自然身體也不強，技術也無有；是要在廿世紀立足，已經是難乎其難。更兼這上邊下的薄產，又被他們克盡西借的，將他耗盡完了。雖是現在這能談暫時的生活，這能敷衍敷衍我的生日；我却是眼睛子裡著一把汗。何以呢，我莫忙明說；只請你有心的人，仔細記着，誰曉得個生日起，至多還可以過七個；到了第八個的時候，你來看，我已經都……好！今天是我的生，要說吉利話，莫說他些。

鬼混的懺悔

老香

我是個白學畢業生，我在校裏的時候，很不喜歡用功。現在是講「新文化」的時代，書本上死工夫，當然是用不着的；我一天只是鬼混，時而做幾首「花兒」，鳥兒」的新體詩，寫幾封（祝你健康）的白話信，造幾篇「密司」（密司）「約斯」（約斯）的新小說；校報臨時時有我大作。我在校裏居然做過「歐高家揚」的總子；教員裏不滿意我的，我便同他鬥氣。一到試驗時期，我便主張廢除試驗；不然我便組織遊行大會，總然不能照說試驗，教員怕我鬧亂子，不能不暗示題意……餉範圍出題：「不復披帶……因此我也公然混畢業了。我的家事本來，要在外開謀一個飯碗；但是那些翻翻的科學，我如何能教；只有國文一門，似乎比較容易些，我就設法學，鑽了一個國文教員。教了兩星期，不知怎的，屢次寫了有幾字，加以自己行為不好，可恨的學生便用了我對付我老師的法子，把我攆出校。如今我的什麼白話文學，黃話文學，也都用不着了；什麼馬路斯，牛格斯，克魯泡特金，克魯泡特金，羅素羅素，一些口頭禪，也都用不着了；我才知道，這是專心念書，方是正經。若說資本都是死人的東西，活人不應該研究的；那末，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何不專打錢，由魯爾那部引，何必還印書呢？

彩票

老香

我是一個買彩票的人，從去年開辦，連抽了五期，每期賣十張，分配成二十個號碼，總共要賣是八十個號碼，不說真

民國日報五週紀念號刊

現身說法

有得過大彩，連小彩也裏有種着過。除了五張對尾，可以收回十張的本錢；其餘的四十張，是完全輸了的。到這！你們想想；你們買的彩票，有我這樣多嗎？我根本不上就輸了；你們還能够亂想得彩嗎？所以我說，這是不買的要害些！

拖隊伍

老香

我是一個商界中人，因為這幾年生意，又虧本，又受氣，着實難做；我才變了方針，想去當一個司令。所當的，就是軍人應該，講究甚麼神典呀，戰術呀；這些學問，我一點都不懂，恐怕人家罵我混。我的朋友，就替我解圍，說道：「你太傻了！現在的軍官，塊塊都是軍學學問的。只要你能够弄得倒公事，就可以走得倒隊伍；充其量不過點點軍服火餉，你的司令就成功了。」我聽這話也不錯，所以我就託我的朋友，去弄了一封支隊長的公事，出去招搖。連在弄了十種假雜帳，他們都說是認真的，安心湊合我。

我計算一下，足足的有三營多人，心裏十分高興，就變了家產，先買幾百套軍服，給他們送去，叫他們認領就開。他們得了軍服，又說：「還有那些山岸帳，真弄困難，恐怕一時不能開。」我心着急，又請他們發發有經驗，去請山岸帳。山岸帳弄清了，他們又說：「還更有開帳呢。」我聽一不依，二不休，又給他們拿開帳費去，這算子想來，真真亂的說開了！那時候他們又生出一個問題：來說要進進某山開帳，某有某師長的携槍進進，恐山提領，大家都不過這個責任；於是這件事，就把我作難了好久，真真難出，我的軍服，我的銀元，也

就白白領手了。他們還說我沒有魄力，誤了他們的事，又拿起我的公事，在外拉權，幾乎把我扼死。我雖說是跑得快，現在是不能回太原的了。兩位，你們有總心當司令官的，請注意一注意罷！

自治

老香

自治這兩個字，是一個好名詞，我治家的時候，全來實證。在我的意思是名叫兒輩自己管自己。真犯法律，去受國家的處制，那時候他倒拿起半節就開跑，以為這下真有冤案了，就仗他的力氣大，去搶小的菜餚；小的不肯，他就拳足交下的亂打；小的受不過，來向我哭訴。我去干涉他，他不聽不依，反替義正詞嚴的說道：『不干你老的事，這是我們的自治。』自治兩個字，是這種講的。是大的仗着欺小的不受那個的約束，就叫自治嗎？我實在不贊，所以要寫起出來，請大家研究一下！如果不是這樣講，我就好曉我那些兒輩，另自講過，免得活活把這些小的冤殺了！

一個議員的良心話

告子

某督教的書上記着說：『為甚麼看兄弟眼中有利，都不想自己眼中有藥水呢？你不見自己眼中有藥水，怎麼對你兄弟說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這假冒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藥水，然後纔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兄弟眼中的刺。』。這一段話，恍惚看來，好像沒有甚麼意思，其實仔細研究起來，裏頭確有至理，讀者不信，且等我現身說法，或自然曉得。

我是一個省議員，但是毫無學識，不過說着話生給我辯得有一些家產，所以我憑着金錢的權力，把『不勞而獲』的議員，輕巧巧的運動到手。於是就『粉飾太平』前，無事不與，無惡不作，建迎軍閥，奴顏婢膝，誘使人民，鼓骨吸髓；民選省長，每人數字，發行紙幣，派發一錢，即得數百，地收房租，也得了一些銀元；從那軍隊的強迫，那官兵的疾苦，軍閥的橫行。這種卑劣惡濁，不盡可說，我自己面世不明白，還好意思當省議員，說些惡難聽話，不但敢欺騙他們的家，又要宣傳他們的死罪，大言不慚，豈不是沒有去掉自己眼中的藥水，不曾看清楚兄弟的眼刺，就『瞎眼碰』的亂開嗎？唉！現在差不多要當省議員了，我盼望人民趕快起來，實行監視；不讓我們這些惡難聽話拿金錢來買議員。那時，我們四川的人民，看慢慢的可以想幸福不！

老魔

少齋

我原本是個目不識丁，喪失了國貨資格的百姓；跟有一個外國人跑了幾年，到這個外國人死了，我就帶出匯完來；入了個甚麼招搖撞騙的會。老起我這一張老臉，那力助的恭維外國人；雖是很喫了些外國火腿，同靈那煙，均傳得外國人喜歡我恭順，說我奴顏婢膝，有替他們跑狗腿的資格，安心提拔我。有一年，得了一個絕好的機會，照著晚行的辦法，差不多遊歷了世界一週回來的時候，我便大吹法螺，假充斯文；拿社會上的賄賂空心大老官多，被我騙着了，都把我當成一個學士看待。我也就自忘身分，公然以大教育家自命，天天講學說教的。

度，在茫茫天化日底下，橫衝直撞，捫路過市，這真是對於人
民，可以區中優待，賄賂誘弄，來騙騙他們。我們這鬼鬼使使
也不知，那騙得同空強盜也不怕鬼的先生，竟無絲毫的犯這
鬼鬼使使有一併禁止出牌，不准鬼騙；我們這一些鬼鬼使
，鬼鬼使使同鬼鬼使，錯進頭去不敢出來。正在鬼鬼使使的時候，
我們有一副真鬼鬼使使相同，善於勸鬼，奔走遊動，跑來四妻
狗屎的鬼人，想與我們一溜湖的鬼鬼使使，才把這鬼鬼使使會
一溜湖的鬼人，任憑我們這些鬼鬼使使，出來混圖，把個光明燦
爛的鬼人，弄成陰氣森森陰風慘慘的地獄一般，好餉他的陰
謀鬼鬼使使。但是現在不曉得怎麼會一下子，天日清明，風和景明
，亮了，鬼鬼使使不成了，且試試看！

我自述受平民教育的益處

渣而學

我是個不幸的學生，又不幸的是做工，終日在火坑裏，受
那剝削的益，着實難堪，不敢吐半句不是，止哀哀合該至此。
有時師傅會我送貨，我又一字不識，甚麼街道同買女人住話，
止哀哀旁人問，以致走錯路，就這時候，同個受師傅如狼似
狗的師傅，不敢辯白一句。每月照舊雜費師傅一位師兄，由本街
街王，介紹在土地廟，平民讀書處上夜課，向我說：「這個
學堂，不但不要學費，還要送書籍」。我聽了心甚願意，奈不
敢向師傅說。有時師傅的兄弟還將書籍與我，甚感歌呀，眼目
實，我聽啊，都有，我止得專心解題罷了。好了，一天夜裏這
宵津的門道，見我專心聽課于字課，不知他是一位熱心平教的
人，馬上趨前便喊出來，問我一番，並囑令晚將我送在本街素

先生辦的平民讀書處上課，否則則罷。幸此處為的超拔，我又
是一位學生了。這教課的先生又格外熱心，每晚課餘之暇，這
教我們些珠算習字，現在我時四的千字課讀畢，雖不敢說「才
學乘便」，但甚麼商店賬目，同個師傅教，我不覺滿能辦了，
送貨也不假從前走轉。有天師傅的女婿同師傅與他，說
；銀錢的先生將信交與他，喊他照信收銀，這要收銀。我師傅
他是一字不識，正在受窘；我送貨送貨，這時全托了信，收
了銀，寫了收據。可笑我師傅如蒙眼裏的欺刺，非常驚異，
又見我送貨，不似以前迫奉，以此對於我師傅，非常驚異，
我，陸續有加。聞者請看請看，是甚麼原故。就是平民教育處
給我的益處，食德言報，止符感德你平民教育功！萬萬歲禮
拜！

一個富翁的傷心語

無言

我原來是一個大富翁，屋頭金銀財寶異常的多，一家人的
起居飲食都是很闊綽的。辛亥那年改錢，不幸被劫一空，從此
以後就不十分富裕了。隨後又遭着幾了幾次災難，所以一天一
天的漸漸窮苦起來；但是還可以勉強支持，豈沒有窮到不能度
日而光景。我要我的子孫些大家知道，同心協力助窮苦窮做
去；未必又不可以（不乘乘）時！憐憫他們的窮苦窮單，橫那
想不到這道理；先是得爭房屋田地，當時打得冤冤不解的
，打死的打死，善傷的善傷，我看見心清，就罵他們，可恨他
們還是不停語。更要爭房地，你說這甚麼是好的住房，我說這
裏不該是你的住房，你做這文章罵我佔你的房田用地；我也

做篇文章，你這不該爭取我的房屋田地？一年關到頭，鬧得我直滿不覺清淨日子，真是傷心呀！他再沒有說話，若是我可憐，就更要發怒，格外和氣？商商量量去對付外人，為得（折價賣給狗來穿）弄到將來……；越不接開呀！

一個農人的談話

想

我這原就是窮農的，在從前通商時代，每到逢年過節和辦喜會的時候，我父親都要領我進城玩耍。自從辛亥那年反正以後，不幸我父親死了，找不到人領我，於是我就難得進城。隨後雖然長成人了，可以單獨外出，但是誰說城裏頭頭夫拉得利益，一點不對？不是用利刀亂砍，就是用槍筒子亂打，所以這是不敢進城。那幾天城頭有人下鄉說幾十個辦國慶，熱鬧得很，一人傳十，十人傳百，登時就傳遍了幾里圍坎；有許多，紛紛不絕的朝城頭走；我當時也隨着一堆堆跟着熱鬧。漸漸得進城沒有好遠，才走進東大街日子，就撞着幾個穿短衣裳的年輕小伙子，一個把我拉着，一個就拿筒子來套我，我說：『我是絕不領做那家的人，並沒有想法，你為甚麼這樣做呢？』他說：『你要娶家麼？請防出劫！』我正要分辯，他不由分說，把頭這胸的就撞我幾個耳光，把我幾皮帶子，把我打了一連幾個好幾天才得回屋。唉！做莊農的人們呀！切莫聽他呀！我這和我一樣得耳光，與皮帶的費用，欲不空而不可得呀！

一個苦農的自述

力力

民視日報五週年紀念刊

現身說法

『田家樂』，這三個字已成一種過去能受詞；在事實上已不能實現，不過偶爾供職人調寄的詠詩吟唱罷了。怎麼說呢？各位不覺得現在的田家嗎？終歲勤動，勞苦不獲，結果進稀粥也不能常飽；一家老小，受不盡的飢寒。我這是個農人，講起苦來，比一般田家，更見利害；衣食在某一刻，一切損征苛稅，比任何雜都多；并且不能領補子糧食，種的甚麼都毒弄。賤價下來，除了敲骨搗髓外，餘餘的過一年的糧食都不够；還有預征拾墊，更要搶肉補窟，那裏有甚麼自己一家的衣食呢？實在是最窮極了！所以才說『田家樂』這三個字已成了過去的名詞！

一個幼女的不幸

良德

現在男女社交至十分公開，但是發生醜聞的因循，却要當事人承認，才不至影射意外，在法律上也是難定的。就說從前婚姻，雖是由父母主舉，這是要配合相當，否則老夫少妻，房牀床鋪間，就不免你怨我怒，更鬧出些醜聞，和種種怪狀。現在的時代和潮流，更不消說了！

可恨！僕底不幸，處在那高壓家庭裏，『年年待字』。我恐不識時務的父母，許配一個年過不惑的妻；因而『禮稱婚期』或成惡果。假藉口修行，以為在村政會議可擬取消婚約；那知當場時，某知事把假修行騙得真真；到這修行我苦子了結。誰又行驗親手段，假再騙我，知事竟騙我騙我，把一機青絲，竟變為牛山瓦元，噫！知事怎麼敢騙至此！知事本知法律的人；大凡關於婚姻的事，當然要認真說成，不使當事者有

冤莫白；今儂的事，總在婚約上撤消與不撤消是判斷，修行不修行是婚約的自由，怎麼干及呢？像這位知事是不知事例！像到了這步田地，只有「恨恨根根命也何窮！爛爛我」的嘆息聲，再在口邊，不幸的苦笑，抱恨終身！

那裏能夠清鄉

少齋

各位，你們說我們是強盜嗎？這話，我們不愛，我們不過是仗時就是了。你們不看見國中有些偉人嗎？他起他的薪俸來，每月不過數百元，至多一千元罷了；為甚麼他任一兩年，就幾萬元，幾千萬元的儲存在銀行裏，或是買田幾千畝數萬畝那麼多，我們嗎？不過小摸樣，迫於飢寒，進而進退，甘冒不韙，以身試法，稍一不慎，就要身首異處，一到刑場的時候，更是該死不得活。我們這些棒老二，固然完全快活死了；如今在刑場的鄉台一盤，却是看見一般大常人的破曉是多；而罪惡是大了，小百姓越是被了。唉，那裏能夠清鄉！

往年的光說不做到

少齋

我為什麼叫元巨呢？就是一年的頭一天，有「一元復始，萬事更新」的光景，人們才叫我元巨，所以一提到我，都覺得像有一種新希望的樣子，就是叫「以後種種，像如今日生了」。但是後來事，黑如漆，難得難得，我且不在說。現在祇說往年的光說不做到。我說：已在前從十三年一直轉到元年，總共十三年中，自然同昨天除夕說的一切種種無關所談。如果元巨說不做到，也是一種絕大的原因。不是說說兵時，怎麼更是軍隊如此呢，不是說說兵時，怎麼報紙上看見寫「元」字呢！不

是說清鄉嗎？怎麼又這地土匪嗎！人人都在講清國，為什麼國事更亂！人人都說廉潔，為什麼總是貪婪如蠶！人人都說道義，為什麼總在害人！分明說要與教育，提倡實業，試問總費在那裏，分明說要甲辦田，試問那個在假造款項；分明說任官推賢，試問那個不領得進，說是共和國主權在民，那一個小百姓敢妄說國事；說是做新詩，那一個不是在放屁，說是新文化，却偏偏怪不可耐。硬說要召集全國國民大會，處分強盜，也不過「強盜」的雷聲嚇了嚇。唉，這新文化！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楊 森

我愛他的花容月貌，又愛他是很聰明的女學生，他愛我有錢有勢，又愛我翩翩公子，我倆的愛情於是就結晶了！我因為愛他愛甚，穿的，吃的，用的，都一應俱全心願欲，潤澤詩歌，深怕一點有不如意之處。他信他又小氣，這當時時時便往，打碎東西，但我總是愛他，百般的依順，討他歡心，這才覺得他一笑，面我却不曾生厭。

唉！那知我運氣太不好！不久就記我的錢財空耗死了。我又無力維持家務，眼看著坐吃山崩，而萬惡的錢袋，却不給我進了！我那可愛的妻子，也大改其臉色，每日不尋着我吵鬧；今日竟自向我正式離婚。我當時哭的不了，他毫無可奈何；只得與他告別。而我呢，乾凌龍的名聲揚揚了！唉！「早知今日，何必當初！」朋友們，千萬不要愛我這。

各位不要錯怪我

元 空

我今年已經三歲多了；進就我的人，是誰我來代表真黃氏

這，把老百姓所受的痛苦，和社會上的種種惡毒，天天拿來報告一評，使執政的人知道了；極力的去取締。只要是不對的事，一經我報告出來，就發生了効力，那麼也不枉我自毀我的「一腔熱心」。我平生以來所說的事，共有一千多條，在我覺得很「確實」，對事不但不說無益，反轉有些人還說我「誣陷人」。各位不滿意我的「語云」：「這善好者是善談，這惡者是善師」。我原想知道了這兩句話，就知道了我的用心很苦，更不要在「這無聊的批評」！

一個賊人的衷腸話

湯露

這是一個憤慨，對於偷東西一行，很有研究，而且還很有經驗，所以人人都稱我為「賊王」。又因為我仗義勇為，所以又稱我為「賊王」。我現在已經歇手，無妨現身說法，把這賊道中的好處，說出來，以警當世；這須請各界原諒原諒！

「這賊道中的」，不單顧我一方面，却雙方都要顧到；不像現在的官商兩道，只顧自己，一點人誰都沒有。所以我們一下定規，就是你和我不偷，即是應偷的才偷，不應偷的就不偷。這賊道中的如下：

- 偷 貪官污吏的銀錢和物件，
- 偷 清官循吏的銀錢和物件，
- 偷 奸商極商的財帛，
- 偷 良買正人的財帛，
- 偷 土豪光棍，
- 偷 君子善人，

民視日報五週年紀念特刊

現身說法

偷 無用的綢緞及門面品，

不偷 要用時鐘及睡者的衣冠，

現在這些貪官污吏，那裏管得你善不善，我在這賊道中每大話：（他們連賊都不如）。

社會誤我

超

我從認識社會以後，父母異常寵愛，飲食衣服以及極精細極華美的待遇我；這也是父母愛子之心，無微不至的成列；在他人當然視為應該如是；在我個人心裏總覺得很不安。後來我年歲漸漸富強，投身社會，也就奉我初心的主張，事事從穩健入手；對於無稽朋友及一切惡習，自當儘量避去。這社會的經濟主義，包圍得水洩不通；可憐我窮苦山窮力，進退不出一條生路，只得同一般愚魯愚昧，取決於這五分錢的勝負，結果還是我的儉約手袋，要不起一袋的圓幣利銀。若幸呵！美譽君與我辭職，冒牌學生向我發難，保留下半全獎；短棍上滿盤皆輸了。可是我先生這下真真造孽家私，無形中也就消滅淨盡了；直到現在我夜靜深思，不禁歎息了一聲社會誤我！

我們餓鬼該找軍隊索命

紅眼

我本是英商餓死的一個鬼魂兒，每晚一羣小鬼，到處找水飯吃。那晚夕，我們正在搶水飯，看見英商們騎着馬，大半是川北老幫，我把飯袋給他們，問那鬼：「這大英商騎馬的人」，那答應：「是甘肅的『通匪江的』。就占了大半。別的關係，雖

平將爲神靈殺了！

原來四川報界，大多數帶有鴉片色彩；不是與此案吹牛，便是替他家拍馬。把報界堂真正大的宗旨，真失個淨盡。并且辦報的人，都時時的剪刀主義，以政爲文弄成曲調，時事便成歷史。這有一些人，他借辦報以作進身之階，將出種種卑鄙行爲。唉！四川的報界，還有什麼價值呢！

我爲此事，要了七晝夜，將詳細情形，呈請玉皇。玉皇謂：「此乃四川地勢使然；加之人心蕩蕩，士氣不振，亦無可如何者。將來統一告成，四川報界，必有一番大革新。賜爲神靈待，不必甚悲感。」因爲神靈察現身說法，使報界人等，各明其非，以便巨求改良之法！

四川人退出四川籍

俗信

我是四川人，歷來就着誰着不憤四川的準備，因爲四川這地方，自洪憲成立以來，十四年間的，差不多都在兵燹馬亂之狀態中。

最可恨的，就是客軍之亂；如魯：北曹天渡，貴州張子，譚延：等。亂起來，實在有些傷心。北曹天渡，雖是贛籍人與倒任，他却沒有帶些客人的東西來；貴州張子，和譚延，不單是贛籍人，而且還帶些客物到川來。那別想：這是不是贛籍民呢……現在雖說已把北曹天渡貴州張子和譚延打走了，而四川地方的客民祖孽，又在發揚他客軍勢力，恐怕二次又要在我都來人放火爲所欲爲了。我自那此種時勢，最可恨的，就是客軍之亂。

民國日報五週紀念號刊 現身說法

現在呢，我沒有法子想了，只有避世則罷，避世樂土罷！唉！傷心啊！四川人呀！

新女子的自述

紅葉女士

我是一個新婦女，我的思想新，精神新，裝飾新，即我之一舉一動都新。至於新食品，新遊戲，新遊戲，已經不是我不要的了。

自從在師範學校畢業後，我將思想都變換了；暗自想：到一般偉人政客的生活，可算現代的消遣。不曉得人之妻很難辦，就是作他們的愛妻，也是非勞苦費功的。我這思想，竟自不約而同與我愛妻的思想相合了。

該，事很技巧，恰恰我的表哥田亞慶同常，本與某軍團是舊交，某軍團正要前一位新太太，我的表哥就作了媒人，向我懇請說明某軍團要娶我的話。我聽了這話，非常的高興，沒有好久就成事實。我的表哥說：「偉人呀！」我就就這到「太太」了；終日門裏，真覺長日如年，今天有電影，明天遊京戲，出遊遊場，這般生活，這是我從天運來的功課了。

這天我睡一宵，就把我的軍需，搬往南方大軍營，一連打了幾夜牌，我暗暗的想，如果這次能回國，不加一官，也要得半職了。那知這事出意外，不幸竟自一輪牌完了。呀！請看請看，自從軍營完了，我的行動不自了，我的生活也窮了；我終日以淚洗面，現在軍營比當家小女的日子不如了。我很愛我親愛的女婿，千言萬語說與某軍團的人，一旦遇見了政務，恐怕比我的生活還不如呢！就在某軍之妻，善社生前

，都比他食移日的太太生活，要清之千百倍啊！去面廬呀！請別要再學我啊！

償願

乾九

可以自學了，可以賞我索願了！你們不加以白眼並且毀美擊我的榮譽了！唉！一個人不知是，那種邪邪的厥况，才難堪呀！哈哈，那知道有今日，真是夢都想的不到，是夢嗎，真的呢！

我的家是在一個偏僻的城鎮裏，十字口倒榜上，做小生意的。平常人都厭惡我；因為居室陋劣，衣服舊爛，所以有些高傲的隣居，常常打我罵我，或者逐狗咬我，命他的小孫用口涎吐在我潔淨的臉上，這氣實在難過難受。我忍的不住，便去吃糧營兵，從或三戰，升了班長，一連攻破了幾個城池，並奪了無數財寶，滿載而歸，買了數間房屋，幾畝水田，討了一個年輕老婆，日子過的實在安樂，以前那些鄙視我的戲弄我的，現在已是隱隱不敢見面，或者納款告罪。我想斷知罪，也就寬容了他們，罵聲：『狗王八蛋！留心些，緊防膽袋落地，拉你的夾，打你的皮條，哼！才認得老子們麼！』

我再不唱自由戀愛了

紅龍

我是一間中學校的校長，平時極主張男女同校，及自由戀愛。這校內的男女學生，很贊許我是新文化健將者，歡迎我得了不得；我也自以為我這種學說，是對而又對的。我的么妹兒，也在校內讀書；我只說社交既是公開，關於他的行動，當然我不必過於干涉。唉！那知道一晚上，我到海邊去，正撞着

他與一個學生在實行戀愛。當時覺得我十二分難過，我才去打她，說：『這是我戀愛自由，你何得無權侵犯！』當時抵待我無言對答，深悔不該亂唱自由戀愛，弄得自己的妹子出醜。正着急死了，那個學生，他還說：『校長先生，你在唱自由戀愛，叫全校學生去實行，為什麼又不願命令去實行呢！』這話更問得我無言對答。算了算了，這也是我唱自由戀愛，誤了別人多少千文的報應，怪不得呢！以後不再唱戀愛了！

中華民國的自述

偉子園

我不說名字，你們也曉得我；我是漢語語同漢英同譯發的一個兒子，我是辛亥年，在南京才產生出來的；生在亞洲東大陸上面，我已歷滿了十四歲，如今吃了十五歲虧了。我少年時代，不覺悲悲交集；我聽他們為我說了許多的好話，把帝國雄雄打倒了，才把我生下地；在五六月裏頭，表世就想拋棄我；承蒙錫棍，懇懇懇懇我，又蒙我親朋教誨，這是我多末可喜的啊！唉！光陰過得真快啊，我不覺過過了十多個年頭了！我真惶惶得很，實在對不起同胞們，希望我的一切，一點末能照辦；智識，學業，交際，一點說不上；沒有做一件什麼事業；并不能與英雄美人們，同處一地位。聽說他們沒有我的資格者，但是我现在還要受他的氣。各位要知：我沒有給同胞們做希望的事業，不是我得了疾病；並身體又受了損傷所致；實在無報導員。你們想：我年年受冤受屈，這外人的欺侮，去年五月廿，英人大殺我們的同胞，各地又都發生慘案，這幾天大浩劫八國既下通牒，段政府還說我的同胞，……像這

類的事，多得很哪！試打個外交帳簿一看，子孫的事，跟那要若花罷。雖說我是處在一塊大陸地土上的，但是覺得太狹小了，不通新鮮空氣，終年悶悶沉沉，昏昏濁濁，簡直比處在不衛生地方，還要過餘。這或是我得了神經衰弱病罷。同鄉們呀！不是我不自愛，不與他們同處一地位，以及不做事，不快活，不謀衛生，實在是你們放棄責任，不管我的關係呀。要知道我小小的，一個孩子，沒有人指導，我怎麼能實行呢？同鄉們你們儘不盡力指導我，第請而保母，儘其圖他的利益去了，也不照管我。咳！我現在這裏，不願意說了，要說了！咳！不幸，生在廿世紀這呀！末了，我希望同胞盡力幫助我，盡力指導我，引我到光明路上去，並請要保母好好選擇一下！我年幼稚，相信這些事情，我還是知道的呀！

當真勸業會才是勸業呢

芳 草

我生長在蠻地裏，誰說在蠻地裏，但是對於讀文，確是不覺得好。前幾年有一位親朋友到蠻地來，他帶些勸業的勸業會很闊綽，勸我來要，我問勸業那兩個字，是怎麼寫的，他說勸字是如何如何，業字就是一個草頭的業字勸業。我想：草頭那個業字，我聽我那漢文老師說：「是草葉的勸業」。怎麼他勸業人勸人勸業呢？我想了一兩年，想不得，到了今年，我索性到成都來看呀。及到會場來，才看見是那個業字，並不是勸業字，是我弄錯了。把勸一聽，我聽得他們在勸業，在那那大街上和城牆邊，這麼多要錢要飯的討口子，他們不見與他勸業，做這行勸業又怎麼只見一些紅男綠女，你看

民國日報五週紀念特刊 現身說法

我，我看你，做出種種動態，竟沒有費心工費財，依這樣看來，勸業會確是這勸業兩個字，他們寫成勸業勸業，怕是錯了也！

我還不是要害你

紅 塵

奴家小名叫阿片，是個著名的纏鞋女子，因為我纏一個人，就要纏他一輩子，不能夠隨便便便，就丟手他的。弄得來一般人又愛我，又恨我，簡直說要把我纏死，官府尤其覺得利害。我的媽媽，素來是把我當成個禍子來看，覺得要把我剷除，急得不得了，於是想了個辦法，若是我纏來人，他就拿幾個錢買活他。唉，才妙啊！昨天官府來的人，我媽媽才這麼一說，那來的人笑道：「我原來是想纏你，誰說的是要把他剷除阿」。我聽了一想：「這人才可惡呢！他纏我剷除我，才來敲我媽媽的錢使。你的錢倒敲到手了，但是只要我這禍害在，我還不是要害你，我不信把你敲的那個錢，弄不乾淨」。

當丘八還不如當丘二

紅 塵

我本是一個鄉裏老錢，往幾年在這鄉裏當丘二，本分得了不得，一遇着拉夫的來了，我跑得不命。回心一想：「當丘八的是人，我當丘二的不是人嗎」。我這不聽，今年就不當丘二，跑在外頭來當丘八，我把那半個錢一掃起，二尺五一穿起，覺得就帶了幾分靈象，我自己還不打緊，別人就直着點怕我；久來久去，便不得非常。於是乎我帶小官錢，纏纏婦女，估吃虧，給人殺人，無財不為；官長便把我管不了，普通人更指我莫得法。這樣看來，當丘八比當丘二還得多呀！不

拜我昨天接封家信，才曉得前兩個月某師的編安隊伍，遊我住的那個地方，我的父親和兄弟，被拉夫的拉去了！現在還未放回來。過了不久，又遇打起發的勇兒，把我前幾日的劉孟張子，都搶去了。還有一件最傷心的事，就是我那十幾歲的小兒子，知道了他這不出口的事，我硬逼着他出來聽聽句好話，這話了幾句，他就不開口了。嗚呼！我在外頭操人怨，不替人家傷心傷心；今天我屋裏遭了，才知道天網恢恢，是報應不爽的。早知道當兵，八莫吃有吃過好的，穿莫有穿過好的，飯莫爭一個錢，飯從父母，反遭這天大的孽，使父母遭報，慘不勝言。一張子兵二，還委好地。像我這種兵八，真是成了忘八了！各位先生，請你不要學我罷！我自進營是二是我人的俗語。

勸同學們把作妾心打消

楊七郎

我是一個中級學校中的一個女學生，因為我的思想走偏了，行爲也醜陋之而卑劣；而現在的苦況，還老老實實的帶了一塊是之弊矣。請看我的思想，行爲，苦境：

我的思想是：人生不過如「百劫還魂」，有什麼稀罕！不勸趁青年大好光陰，及時行「行樂」，也免得後來「割髮鴉皮」的時候，想起傷心；「榮華富貴」，是我們青年應具的志趣；「鮮衣美食」，是我們青年應享的福澤。你看那些標榜政客，軍閥……的幾本大個，大騾高抬，弁兵後隨，馳奔於熱鬧場中，坐萬眾之視聽於一我，怎不令人心羨而神馳呢！我的行爲是：學生其招洋，而廢棄其寶貴，終日打雲花，抹桃紅，噴香水，挽髮髻，着高跟鞋，穿羅服……來自招彰的

地方，總免不帶我這一個影兒！學生當務之急我的用處！顯不出我的本色！於是乎太太的白臉，就在這時雖然照生了。

我的苦境是：現在色衰了，我亦老矣；但還愛我的熱心拿，去愛新婆去了；而這新婆也學我對太太的手段付我，我公然也愛起二大婆子的氣了！終日朝起浴盆之中，先曾這模樣好看，僅僅睡了一次就了事，而且一個個發發癩的，你說這得死人不了味，算！

同學們！我現在方悟了。政變，真個……之所以百般搜羅我們，乃是供其獸性之發揮罷了！格外說不上當麼的。只有他們獸性存在一日，便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做下去！我們又何苦爲人作玩物而自喪其人格呢！同學們！你們現在做夢麼？就請今晚下帶靜的細心一想，就曉得斷明白！

牛的自述

左佩期

好苦嗎？好苦嗎！我一天遊俄婆頭頭來轉轉的生活，可恨那主人還要任意鞭打。唉，真是把我高的筋抽走了。那出單救齊國，弦高退秦兵，那一回又不是我們祖先人的汗馬功勞呢！論起運來，我們應該享受這福麼？永遠不做勞苦的事體；但是我現在世界上權利幾分？本是對付的，也說不上世襲恩賜了；只得聽從主人的命令，照舊做我的工作。等到有了機會，再給國家出點力，才算盡了我的天職，也才對得起我的祖先。我看他們那些人，叫做高等動物，叫做智識階級；一天所做的事，豈是香檳葡萄酒，吃人害人。以我看來，他們這不如

我。但是以我之笨，也把他想莫法，只得說罷罷罷！

一個被動的我

天 空

我是一個懶惰的人，我這子裏也莫有幾個字；只有轉轉牙的轉呀，倒轉轉牙呀，這些運動起來，倒也靈巧。但是我只會轉呀，不會自動，心裏總有些抱歉。才裏裏天，我被一個家力大的人，朝亂把我上起，我也就依着他的力朝亂轉了幾轉；那轉得轉錯了，倒了我的輪子。這雨大很覺得有些不動動，停停不不停，都還定不得。所以我裏裏轉動的人，還是要自己把輪子才好！

讀書人

少 齋

我本是一個讀書人，教習也當過，校長也當過，職員也當過，政務也當過，我的說也很多。就是因為吃花酒呀，煙酒呀呀，打撲克呀，討小錢呀，錢天錢地呀，這些，紀多少錢都隨手去了。等到下台的時候，架子嗎，是前高了的，錢嗎，還是一點沒有的，這又混不起，放又放不下，萬分難過，才做些無錢無天的事情，拿來做生活。那曉得犯了刑事，定了罪名，眼睜睜就交與我的命。我莫法，只得奉勸回我一樣的人，不要學我才好！

一個軍閥的覺悟語

屠 亞

我是一個窮苦全國的大軍閥，百戰百勝，殺殺何止萬人！固自以為能勢極一時，將這千古的了。正在志得意得的時候，那曉得一天偶然看見民報「屠戶」的現身說法，實在是痛恨痛恨，我「這」個字，說得異常可怕；及到看完，還如痛

民報日報五週紀念特刊

現身說法

夜間鐘一棒，當頭一棒，當然頓悟。我如今卻曉得他前以殺人為功，實在錯誤；凡是身為將領，不該窮兵黷武，應禁止戎為武；如今甘願解甲歸田，閉門悔過。每幸勸導我的人們，也一搭放下屠刀，不操殺業；那時，一個人可以少死；我們的罪也就以減却了；豈不好嗎！

為己的結果

無 香

我姓吳，名有法，陸國軍領袖，室受先人餘業，以為可以一世榮榮子貴，豐衣足食；那曉得到了老才是窮人。唉！我這做善呀，就叫用盡心機，反害自身窮！說起我一生為人，沒一錢不是為向自己。對於外人，不憐為而，這還不能；就是我同胞的一個兄弟，我卻毫不為他。凡是我的兄弟的事，我總裝得實實的不管，還要丟去幾錢他；偶然天與發財，立意改悔，又被我的妻子，說七說八，從中阻止。直到去年，我那不明白不賢的妻了，我無力應酬，反是說那不信信我的兄弟，為他買的。因為我的財，令成民國，已經無效；先人餘業，又被幾個敗家子，在前幾年早把他耗盡。我兄弟他倒能自立，勤發了財，并且兒孫滿堂；又各人都要有完全教育，不難自食其力；看見我只剩一個無用的兒子，不能謀生；我又老病交加，衣食艱難，念在同胞，常常勸我兒子好的生活。雖說仍是貧在接衣的，同我兄弟家人一樣，不過我想起對不住我的兄弟，並毫無益處在一派人名下；只知為己，以為可以此厚富貴，結成成了個寄生蟲，害得世人笑罵；實在是虧他得很。我看世上像我這樣的人很多，才給報紙說說我有病的生平事

這手回到家中，當眾放下屠刀，改業生活，向一個高僧處受戒。○這僧曰：合掌閉目，屏去一切雜念，默念無南（阿彌陀佛）千遍。○由此五年一期的不轉不轉，果然得見（阿彌陀佛）現身，許我某日往西方極樂國，永不入輪迴受苦。○所以我才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語，真正不錯呢！

我不懂命令是甚麼東西

天空

我是一個雜種家，乘來種自由，沒有錢用的時候，隨我去幾幾個粗生來吊半邊鐘，估着他出一千，他不敢出九百；便着衣裳穿的時候，拿一桿連槍，帶幾個兄弟，在道街大道去擱着過客，有合身的衣裳，隨便拿來穿起就是；可算得自由極了。○前年打仗，聽說是公統一，統一以後，就不再打仗了。○我家大哥與前個弟兄商量，說公統一了的時候，一定要大大清鄉，我們恐怕不自由了；我們商量決定，才在擱道街下去找軍；我家大哥帶了大衆弟兄，管了丘八頭，我也帶了幾十個。○最初我以為做官，趕當家像這要個些；那時候一舉一動都要照樣命令。命令是甚麼東西，各位都猜，就是那高級長官的陳制。○講統一主義，還要格外照樣，才算是軍人。嗚呼我也沒有入過軍官學堂，也沒有受過教育，我也不懂得甚麼命令，長官要我就走，我偏不走；長官要我不走，我偏要走走。我隨便開了一會，那管長官的，連不聽二字都沒有說過，那裏還聽得上要麼開會；是這般看客，他們在觀從命令恐怕還是怕的；朋友們，我這他說話，是當了我家大哥的先；你們沒有關係的，恐怕命令二字要好好助他服從罷，不然受重罰的

民視日報五週紀念特刊 現身說法

處謂的！

我是個口口

笑 卷

我本有各種的名字，但是編輯先生請我改作口口。○我對於他給我取這個新名字，覺得什麼滿意，也就做他口口。

自從我有了這名字，於我是頗有利益；於讀者也頗有利益；於編輯先生們更是有利益，怎麼呢？有時我說了不名譽的事，編輯先生便全圖回來隱藏我的真姓名，這是我能利益。○有些不能登載的新聞，多用上幾個口口，也就可以登了出來，使讀者好看，這就是讀者的利益。○至於編輯先生的利益，更是說不完了，大家知道的，就是他們時常拿我來做招牌，其他電碼不明瞭時起不起的人名，均名及不名譽的字，條件都還不掉我代表咧。

一個有功名的人

天空

我在滿清時代，學了花了一百零八個字，博得二步功名，名曰某科的人。○有了這頭銜，也就大目大器，混入名士隊裏，真如起詞章家，寫家來，時常出入公館，下預到方上的公事。○買一部修不完的舊書，也報上幾百個的銀子；賺來後賺。○歡喜喫水果，就把水紅色的糖子，拿來收糖心裏，飽嘗他的滋味；某個報紙發覺了，批發出來，奪倒我的報紙，我却又二續進一個不大不小的學堂內混起債來。我雖然不識甚麼物件是科學，却表備能拿這種的古書，翻閱讀進，能編幾本無國學根底的青年。○一直風平浪靜混過去了，倒還衣衣無憂，平安度

二十七

口，那醜得讓人不少，天也不容，我喜歡吃的水紅色粽子，
變成了不好吃的果兒，却被人家好吃的都吃了去。我現在覺得
了，才來現身說法的！

雙十節生日的談話

歐 廬

今天是我的生日，你們大家都有有一種慶祝的表示；我確不
得不和你們作一度的談話聊答答謝。我自從辛亥年產生以來，
身子感覺風寒就覺得瘦弱，所以時常都為病院所苦，不是生病
，就是染病，過後出痘癩的時候，兩次都昏死了，經名醫的
救治，幸而復活起來。到今年已屆是十三歲了，身子還是不十
分強壯，好在不像從前那樣瘦弱，有一點你覺得浮夸的力量，漸
漸復原。現在雖然生得有個大游在重要部分，但是醫生說手
術後，業已浮出，等把燙頭拔去就莫事了。今後希望你們不圖
體面，盡心努力的愛護我，保護我，不使我覺得疾病；那時，
我的體面自不難培養到十分健全，我的壽命也不難維持得長存
世界。

這這就是我現在的年齡，也是應該受教育的時候了；更希
望你們不惜精神改良我的教育，使我的文明程度與年齡同時並
進；到明年的今天，我的體魄和智慧或者都可以進步。若果能
够這樣，也不枉自你們今年今天的一番殷望了。不然，我的：
……不壞點想吧！

對於江浙戰爭中一個陣亡兵士的說法

法

世音

(要死衆生) (活佛難得) 這話一點不錯呀！你爲江浙的
戰事陣亡，自己以爲是當兵的戰死沙場，得有榮華？不該被毒
到死城中，受盡無量無邊慘毒的毒害，並且你以爲你一生對
人行事都過得去，就是當兵也是出於誠實，於是，幾十戈以附
社稷) 的做人。我試問你：你究竟爲什麼犧牲去當兵？當兵
以後，究竟爲的什麼犧牲？究竟是你爲什麼犧牲去死呢？你不
應當死死城，那個隨着枉死城，你還真正算得死呢？

你要聽得：凡是爲人，應該要管些人事，須要放開眼光，
立定胸臆，不要盲從，不要向隅，才是真箇讀書明理。你現
在既在悲慘痛苦之中，來皈依到我，佛法普渡，慈航無邊，救
苦救難，是我大願；我自當如願的施大法力，使你起生人道；
但是以後爲人，不但應該以人爲重，不要互相殘殺，就是對
於衆生，也該一視同仁，不要損害，不須殘殺，自然不致墮落
。七十二行，行行出狀元，即是博取功。至於那當兵的事呵，
手中既有殺人利器，自然也就不免殺殺，槍了人迫近義才打
仗，算是禁止殺以外，其餘種種是怎樣？我勸導你還是不要
兵的好！

我蓬頭的好處在這裏

芳 草

你們認得這個黑娃兒麼？我名喚頭髮。前些時代，不分
男女，他把我頂戴在頭上。到了現在，一些男朋友，連那
與我絕交了；女朋友中，看我不好，我與絕交的，實在很
少。我的美麗呢？就是「髮光可鑑」，所以人們都爭什麼髮
啊，髮髮啊，來恭維我。如是我不好，身上穿後一點，人

兵士的匪人，把我雞貨隨便裝進去，說是：「抽稅候衙」。像這樣一次，兩次，三次，直到六七次上，已經把我一担雞貨抽得個乾淨，連一對雞籠都被抽去保商去了。好在這些假冒兵士的匪大王，天恩高厚，只抽貨，能保商；不加罪於我，使我得幾手空袋，勝於無窮的平安回家，為我的父母妻孥回家一堂。天呀！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當代表硬要代个表才好

紅 麟

不採辦，在下也在本貴大廳當了個大代表；事情雖不大，但是代表全體的人民，也不為不關。我既有這東西，當然要請點開茶；於是打麻將啊；吃花酒啊，也不得不應酬一下。可惜了白天又要開那會時會罷，過了才醒腦得麼。哦！有了，我想了主意，我寫了不睡醒睡，專門來鬧與？等白天到開會的時候，他們說：「我就拍空睡醒睡。他們時要款，把我鬧醒了，我也立起來一下，沒有把我鬧醒，就作爲不成了。我回回在議場上睡倒不醒話；有三種好處：第一不費精神；第二不去幹；第三不得罪人；只要把這幾點混過，議場上的日就到手了。就可以過關了。有時候混了應酬不清楚，我說的這些話哥們啊，么妨礙病，找個地方等我；我下了會場與去。我一天上該混，是把表告得歸歸一一的，腦腦一回看一回，只要看個規定的時期要到了，我就說：「時間已過，該退會了」。這是我每每下會場，和我與別人約的時間，相差不多。假使我自己真得去，等他們傳說說話的，豈不把我開會的時間誤了嗎？奉勸你們當代表的，也要學我這位代表，天天我個表才好啊！

你們報館敢說真話

紅 麟

最討厭的，不過報館，他又不管人家的態度放在那裏，橫顧都說人家的怪話。分明人家的態度惡劣，及一些亂七八糟的事，可以敷衍得倒好，他還偏這麼說人家，要與人家說出來，說出來都不說，他還要批評幾句，使人難堪過。報館裏的先生呀！你說人真說人痛處嗎，你們太不聰明了。在上是一個惡惡善的人，素來就反對報館，現在我們已經組織了個非報館大同盟，凡有報館的地方，我們都請得有分詞，我們的主義，是不准報館說真話。但是，與人家有關係的，假話都說不得。你們報館若是要由你假說，那好，我們便說真話出來，討人家接便稿子，說你開不對。你們倘不依我的，我就叫人家寫給你們，我看你們怕不怕，會教你們笑噴噴不醒嗎！報館裏的，我勸得你們要罵我，我連名字說出來，我呀！更不，假你們真。

我的罪惡史

舍 子

我本無一技之長，不過仗恃手臉利害，家裏家做，差不多凡屬人類，都莫不真我有來往，雖貴為大總統，賤至乞丐，我都是一樣的親近。在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具的平民民衆，其實不然，我素來的習慣，就不良好，被愛面子，生成一雙當官眼睛，見倒個的便捧個不了，走到講氣一點的屋裏，覺得比那窮的家裏要舒服些，就不想走，而害於一般窮的，則去之極恐不盡，雖然有時萬不得已去接近極一，因着他離開了，所以開成風氣。開的人們，以我這類人過多，便不自重面，拿來隨便捧踏；我因要巴結開的，便不得不助紂為虐，他們要如何就如如何

？真是無往不宜。窮的倦不着我的披手，不說別的，連生活都變成困難，於是一般人便認我爲富翁，我的罪惡也就因此造成了。如像：蘇林亞林的給人呀，軍閥大人的爭鬥呀，四總老爺的進退呀，基督教的犧牲呀，軍閥階級的女子爲人作妾呀，娼妓的爭氣呀，優伶的新人呀，青年人的賭吹主義，王爺先生的離世書字……都爲的我。無一不是我的罪惡，實在發竹雞書呀！

人生苦趣

是我

世界上的人，無論那一種族，都有他那『人生樂趣』。『讀書的，務農的，作工的，經商的，莫不皆然，可從沒有聽見人說過『人生苦趣』。這話，豈不是我一個人特殊的嗎？不然，在我經過的事實，可以做保證：那嗎？我所謂『人生苦趣』，或者就是一般人看爲『人生樂趣』的了。今天且把牠寫出來，當作對閱者諸君的一種貢獻，好嗎？我國這地的關係，常常都是憂形於色的，沒有甚麼樂趣。有朋友對我說：『人生苦趣，何必自苦乃爾啊，趕快去尋樂趣！』我聽他的說法，深以爲然乃從事我求『人生樂趣』。『破題兒第一道，便次其說，次論其如，大贈其義，結底，不但沒有我何樂趣，反增加增了許多煩惱。當悲時，及戀愛，的時候，固然有暫時樂趣！心中，只是久了便要生痛，負債，被拋棄。我艱難的時間至苦，所以沒有這大幸福，唯獨惡意的時候稍長，幾乎犯劫命都送了。』就是因我那愛者，對我的愛惜，爲金錢勢力所轉移，恐心拋棄我，從一個運長壽至十一太太去了。嗟呀！人生那裏有甚麼

樂趣，簡直就是『人生苦趣』這般苦些咧。

我生在這裏就該挨鞭嗎

紅蘭

我是南校場的棍子，這回到前清總巡撫四帥府前，我很挨了些誤傷，週身都莫有好肉，幸得我命會長，還莫有嗚呼。我舉眼一看，那成康馬路總局提摩上的老馬，他也受了傷。我問他：『後如何了？』他說：『訂在我的皮子上的，這不痛的。』我說：『古人說的『馬革裹屍』。你那皮子是該挨的。』他道：『你痛木了，爲什麼說話也痛木了？』我問：『怎麼？』他說：『馬革裹屍，』是說斤八鎊嗎，他們才是該挨的；我是實府裏的，正在糊面子，我今天餓日子餓了，馬革裹屍有人來救好的。我又問：『斤八鎊如何該挨呢？』他說：『這價平時使破火鏡，怎麼不該挨呢？』我說：『我沒有使破火鏡，怎麼也在挨破火？』他說：『誰叫你在南校場？』答人的運氣不好。我聽了想，我怎麼生在這裏，就該挨破呢？唉！那些那些學生和衙民，也無敢挨破的。但是學生挨破，便得帶出大賠命價出湯藥錢，可憐我一身是傷，問那裏人問呢？天老爺呀！你真不該把我生在南校場嗎？

我在成都省才歪臉

紅蘭

我本是外國生長人民，因爲成都南的馬路修起了，我也來玩玩。我生來跑路得行，路說前當的，說的那些飛毛腿跑快，於是有人叫我跑大帮，這真物難些，我想這真一個好職業，是應該做的，凡看練團團裏，和走那那那那，我都擔任了。惟獨一些有空錢的公爺，我被他笑話，他見我認得木快？

小說

周道剛題

小說

棠花淚

傳生

婚姻不自由，遺恨極大，當局墨出舊德則，大千世界，受其害者，不知凡幾。重婚同罪一哭。但自行戀愛，而不得其宜者，亦必自貽伊戚，與不自由婚配同。若生書此，惟恐心人好自審之可耳。

何春勃者，任家子，爲某縣之一優等少年，性豪爽，善文詞。十五六時，於縣中多所種樹。得其意者，雖父執鞭，亦不少動，以是鄉人多懼之。然對於婦人女子，輒遺文有禮，和適異常。宋小庄，只一端存在，春勃遂得遠逐於世，而無詢取之者。

滿清末葉，科舉廢，學校興；春勃年已十七矣，就學于縣立中校，每歲列前茅，同學多稱之。春勃益自負，每有問難，教員均不能對。惟心研於英國文教育，素慕蓋南清君學中人文學亦本專長，今得弟子如春勃，甚快意，盡所蓄，并授之，而春勃之文詞，遂蒸蒸日上矣。

春勃之遠成程氏者，宦裔也，先人曾官至知府，溺歿於任。其族歸葬後，買屋於城之北隅，家道不享，死亡略盡；所存者，惟一婦及子，女四人耳。子年十八九，遠出就學，長女已適人，只少小二女，相依膝下，家庭頗頗得大快樂。次女曰秋英，少女名秋棠，年均十四五，頗解文墨，嬌養在家庭，以其學盡受於其父，而秋英秋棠尤甚，遂遂成詩文，嬌亦以此自喜。願

擇婿者，故至今尚未有當意者。春勃與之，爲其自行之學業，時相過從。春勃既善文詞，且華彩發，青年志遠，文采風流，程氏辭少丁男，故愛之特甚，而秋英秋棠，亦親密成關係，春勃過從時，竟毋須避諱矣。

梅花開後，臘鼓聲，年事漸忙，秋英假日，春勃無事，遂過候程氏，談談融融，程氏喜甚，堅留小酌，且命其二女共座談天，以爲孤寂，秋英說本平常，而語言甚屬伶俐，秋棠言語沉默，貌頗嬌好；春勃際此，趨趨風生，似欲欲其家藏於美人前者。語固涉及時弊，秋英極表贊同，春勃亦自喜；只未得秋棠之同意，似爲稍歉耳。席間程氏以爲春勃，擬行酒令未幾，歡聲四達，而飛花，射覆，擊鼓，猜謎，諸令亦已難易矣。秋棠飲過多，幾不自持，託故他語，應即辭歸，春勃告辭歸，魂魂一縷，特結千條，願彼美人，珠聯璧合，春勃之腹海中，便滿貯秋棠之影。以秋棠之顏色，并佳以才華，果之猶足以傾倒一世，况春勃爲年少鍾情之人乎。此時秋英亦神爲之往，儂竹千聲，桃符萬戶，輕暖又春到人間，春勃俯仰，叩賀佳節於親族，應酬雜繁，身心極極，而過過程氏，竟在樓下留，以冀稍避靈暈，而留一樓，便身繫於秋棠。秋棠極表贊同，若風頭舞，衣襟香伴時世妝，現現款步，乍出堂前，向春勃翩翩展拜；春勃急避，程氏遂呼曰：物影難留，但求其可也。秋棠拜起，傍身坐，目光斜視春勃，到四目相對時，不覺嫣然一笑，而紅暈雙頰，急低頭，尋常相敬。程氏曰：「英兒現過舅家叩節去，倘過時，仍復到帶上一行也。」果見年稚，

開。秋寒檢束畢，而雲霧漸曉，一半猶翳，更覺可人。所聞春
意淺深，顏色橫眉，即此時矣。俄頃移氏歸，春始告歸出
。秋寒猶翳，則曉後則致警珍重也。春始始後，遂不時往顧
。情愛幾達極點，并時德以粉飾之，以垂德長秋矣。亦此
一少年，酌公與之周旋矣。日月不居，新年已過，春始又入校中
，但每於星期日，足跡未嘗不到穆氏之門也。得暇輒與秋寒私
會，時時小來，唱和甚多，但未嘗示人。春始固熟生，竟於
其前局成中，每與秋寒聚會，家人輩，不之惡也。而家人輩亦因
舊耳，反莫長相感守，孰料好事多磨，春始才高見惡，竟成
異學之舉，無奈遂謀轉學府中，以副親戚及家庭間之期望。
隨行赴別秋寒，爾情脈脈，頓擱千般，秋寒淚盈行下，隨以絲
縷各物，并致辭曰：「君保重，毋自誤，小別時，後當
聚首，幸毋以爾為深念。」未竟，已暈不能聲矣。而春始遂行

烟花三月，徑攜楊花柳絲夕照中，駁馬春風裏，而春始遂
安抵府中矣，尋即入校，頗不自聊，草束歸後，備極苦悶。秋
寒亦擬以書曰：「與君別後，時刻神馳，念及高齋，每增悵望
。近時起居安適，頗慰下懷。但落花時節，最易傷心，遠道遊
人，尤當珍攝，前程萬里，好自爲之，幸勿以消息而遺誤於事
業也。家也，倘有店舖巡視，惟願趨避安，差足上告。爾本問後
，早日歸來，毋自延遲，徒勞望眼，寒溫冷暖，仔細留心！進
全加衣，慎毋疏略，唯感懷，不盡欲言。」春始得信，翻翻

民視日報五週紀念號刊 小說

再四，滿腹思量，且佩且感，始從其意，遂學有於學科，惟冀
列得前茅，以便歸而慰籍玉人也。留學年餘，歸家二次，久別
相逢，其樂無涯。方春始之寒侵歸里也，而秋寒之長兄顯華亦學
成歸矣，與春始頗相得，但春始之形跡，不無稍異矣。

辛亥暑期，春始畢業時也，先期秋寒催至，云：「秋寒雖
有日矣，并有請早日爲計，毋遺後悔。」語。春始感其苦思者
屢言，終乏良法，知日坐針氈中，不復一動等矣。然秋寒一
信，內有乞即歸待，春始後圖謀，方謂萬全。等句，并佐以
詩云：「櫻桃熟後芭蕉綠，大梁黃時柳絮飛，爾地相思今已已
，榴花開後我歸時。」信發後，便便歸學備試矣。十里荷香
，一團高興，榜上題名，居然爲春始博得，中心喜幸，有不可
以言喻者。急京裝歸，以爲秋寒告，而秋寒則已遷移久矣。春
始歸時，順華益固爲賀，秋寒乘間語春始曰：「爾別後，行
將及我，刻間裝約紛紜，時來作伐，何母離實歸歸，但爾兄算急
急於此也。倘不先爲預計，恐恒難長大，未易圖爾於百一也。
幸圖之！」春始唯唯，歸而謀諸老母，情殊往。

俗例相沿，尊卑制別，非守舊之人，所敢異言者也。某某
穆氏，進來意，且誘春始才學身家焉。穆氏思春始爲秋寒之長
輩，不便惡語，猶恐有加。婦人又說：「今世已可變通，無拘
古制。」等語。穆氏似有轉機，而順華固此，強詞反對，媒人
遂遭拒絕矣。春始頗感順華之痛徹心扉，百計籌謀，以冀獲此
大歸，又豈知深固執構上，終病交加之秋寒，早已呻吟於其間
矣。春始憐人，遂次示意於穆氏，均無效。

三

真制過甚，革命將起，市井謠傳，發發聞聽，縣紳辛亥八月矣；城中我備甚嚴，如臨大敵，且聞某處之同志軍，有曾來消息，據中大戶，多避居鄉間，舉世惶惶，莫知所措。春防正籌謀間，得秋棠書曰：「別久不見，念德為勞，世事風雲，又遭離亂，本擬於君自官，以資養費，孰料事起同兄，途逐初臘，私心尚以貧賤有轉機於日後，故忍殘生，尙留病骨，纏綿枕席，益甚支離。茲者諸君紛紜，兄弟竟欲避居鄉下，且於家之細事，則欲周之他人，似急欲脫離事未離時，即將案卷卷若之言，碎碎，似此傷心，再四思維，不如死去，前程努力，莫負功名。案本薄命人，長生已矣！」春防讀竟，黯然久之，淚下漣漣曰：「秋棠死矣！全責負之。」疾道往，皇妃焉，不意秋棠已逃效。

方秋棠因事被回病也；思晤春防不得，其兄母與之談，辨別難離矣。欲於避居鄉間時避之。秋棠悲甚，見一婦於春防，欲飲水亦死；不料額水甫入口，而口舌遂腫爛，餘痛乃不得入喉，慘聲嗚呼，遂遇救。春防至，避入內室，秋棠見之，傷心百鍊，春防涕淚滿面，知秋棠未死，恐遭破綻，使人，袖身出，然心中猶若焚也。

秋棠既病，避事乃回；月餘後，創面平復，顯華母子，猶不知其為何而至也。保路事起，兵禍遽起，城中避亂，亦避來求，沈難轉徙者，頗不乏人。春防秋棠家，亦小有損失。夫年既平，春防叔某，以所年已弱冠，且辭勇兒，為宗嗣計，必俟厚資完婚，亦可藉以東春防之行也。語與其母商之，而可獲

於城中賣氏罪。議既定，定期有日矣；其與春防言之。春防執不可，奈其母已執，好勇匪聞，而其叔某，意亦堅決，遂無挽救之法，只暗洒血淚，避居青衫，無以為情，自傷對面已。柔腸九轉，惟思昏昏，事不隨心，極生淚汗；春防勸計，莫若為秋棠告，或可蒙寬而見原也；遂思實對宗前，宗嫌藉此，絕而色變，若甚惡者，種乃親親言曰：「君若此舉，為血統計，乃理所當然，而名正言順者也。前我與女子私情，焉得視之；但君議後，母冷前臨，終使家有所依歸者矣。此身既已屬君，決不能二，倘事與心違者，以死繼之可耳。君若前此，遠去從事，為後哥也！」言訖，淚痕後發，感佩難圓不已；春防嗚咽曰。

鑿開言曰：長道香軍春防者謂云矣；其語愈絕，原形難隱，秋棠亦在此焉；只新鄭若甚愚者。秋棠謂春防手而語之曰：「新鄭如花，君真毀傷！案簿命人，莫不取讓君高興；但始亂終棄，仁者不為，此後幸謀以處我，就免前海茫茫中，多此一恨也。今宵好事，早疑為佳，情極而極，豈再計議。」言訖，推春防行，竟掉頭去；春防追之不及，怨而語曰：「深更私離，盡於茲矣！願好自為之，毋自誤也。」隨頓足返，雖新婦溫存，不足解其煩惱也。

魏樹香遠，稻麥登場，辭以秋棠，春防無甚，往尋秋棠。秋棠曰：「近來眼平震動，石坐無歸，望已至六月矣。」兄獲原疑者，幸爾健忘；然終必有敗壞之日也。語畢，計然；母氏似亦開風，屢詢我，均未以實告；此間事急，不可一日居矣；

隨着蕭蕭暮雨，細雨之，余與生大驚，未敢決也。猶自疑
 曰：「玉容猶在，已離前殿，倘不審識耶？」生帶開故
 曰：「此是安撫時，並領生色，何為爾？」人皆驚
 之，生亦亦驚。且曰：「我這女小翠，目亦亦，爾何色？爾甚
 驚，於眼目中另發一驚人，語未幾，施然如故，後將其軍高札
 與，而後此太醫治之，必委委效！明年，翁可還子煩侯，使
 翁與一游北官，號此子三仙殿，我當帶送良來，使見顏色，
 當與爾同遊，令伊爾，必能重遊青峯。」生曰：「何不早
 言，我當在爾事前，女亦德之，爾語如初。庚申夏，鍾
 生與余共遊，與公如來，爾與右某公於燕邸中，譯表事。余以
 鍾生語，故誌之！」

新爪痕

蕭一酒

余聞此痛，痛巨非止，急視之，而長荷可許之紅絲一痕，
 其痕之痛，何若何者？蓋余因事怒，語言間，傷及余時
 痛中之，亦朋友，即夫入若，夫入怒相抵，余唯若虎耳！殊
 痛痛，而夫入之爪及余腕，以致血流不息，鮮若若珠之血液
 ！其初也。

余聞此痛，痛巨非止，急視之，而長荷可許之紅絲一痕，
 其痕之痛，何若何者？蓋余因事怒，語言間，傷及余時
 痛中之，亦朋友，即夫入若，夫入怒相抵，余唯若虎耳！殊
 痛痛，而夫入之爪及余腕，以致血流不息，鮮若若珠之血液
 ！其初也。

余聞此痛，痛巨非止，急視之，而長荷可許之紅絲一痕，
 其痕之痛，何若何者？蓋余因事怒，語言間，傷及余時
 痛中之，亦朋友，即夫入若，夫入怒相抵，余唯若虎耳！殊
 痛痛，而夫入之爪及余腕，以致血流不息，鮮若若珠之血液
 ！其初也。

言：心緒幾絕！
 嗚呼！妻行孤苦無告之少年，其為情之適合，一正
 於斯乎？人孰無兒女！人孰無妻室，而若余者，其可憐中
 之尤者也！

余之夫人，固甚愛我！然昔以今之時，彼憐憫余，故解解
 ，感德盡矣！是夜余適飲：飲酒間，善於狂言，然留以，或不
 致傷，孫文刺之腕：遂不察夫人之一怒，余適酒矣！而視諸夫
 人心理：且不放於余！是以怒視，呼！呼！之時，斷續無思
 ；吾氏亦愛我者，便不我愛，必不以「憐憫」之愛女而愛
 一「愛」無告「可憐」之妻矣！但其愛女之心，較甚於愛妻
 。故特受創而至非耶。使余皆逝者矣。恐余及以而開罪之，至
 矣！此又我失怙，失恃特別之可憐也！

總之：不謂事之是非，理之曲直，而專創個人身節，痛苦
 之人，以政而創而後生悲，撫肌血而與。痛矣！自痛，
 痛矣！自憐。何以怨為？悲愛筆而進之：痛世之操，方若君
 ；勿謂非幸福之一，而失道清定省之責，焉不明余言其理：誰
 愛妻余之夫人，而若若：遠道足下之夫人，斯時也。余視之，
 痛在；血猶溢。不謂余之夫人，與余及余之痛也。……

魯魚婚

魯一

「喂，你仍是那裏來的，是不是從蘭州來了？」那是一個
 都軍軍衙至席上，打發往蘭州城內警備的人，走在馬路石橋的大
 路上，見迎面來了一乘花轎，有許多的人，圍着，以為是
 州城內送親的，所以他才發出這樣的問話。

「呀！正是，老爺，你問他則甚！」一個秀麗的說，
「不秀麗的，我是羊市街髮髻的。你們既從舊例來，那
算好，我價一跌走罷！我若不問，讓你們去了，我豈不自
走一跌嗎！一個接親的說，

「一驚嚇，一塊兒走罷，（送詞的說），他們於是急急的明
眼眼閃閃的，往上海都的大路走了，此時約莫過六點鐘光景。

「開頭說，一家長門兩府，非登擗形，美備極了。門外許
多的人，咕咕唧唧的，不知說些什麼，下湖一聽，內中有的說：
「這羅家姑婆好醜啊！娘家既有這般富足，許親成羅王家公
子，也有錢有勢，多麼的體面！真是難得！」有的又說：「羅
家今日嫁女，怎麼還不自出錢，請會皇天家賜長，而到成都這
一百四十里，一天要趕路，也費力呢。此時已經七點鐘過久了，
怎麼不見起身呢？」有的又說：「這羅家雖有錢有勢，處在
這般世道，也不敢給帳，也只有捲旗息鼓的，送走了。」

此時粉粉之際，只見得一隊花鳥聲響，一隊花彩大隊，由羅
家大門，高高地抬出來，許家的太太小姐和少爺們，都堵在
大門口，眼巴巴望着抬出去，隱隱聽着裏面啾啾要別聲，前
邊抬禮形的轎夫，雖沒感情的，將這位千金小姐，我也似的，
抬進門了，隨着：「自鳴鐘響了八下，

「娶來：來：囉囉……」一陣鼓鑼和喧嚷聲了，加
別人的嘈雜聲，和花炮爆聲，把一切的爱慕和苦惱，都掃到
九霄雲外去了，這原來是成都羊市街王府上王老太爺，與他么
公子定婚，從今早上就等起，一直到现在，才有人才道，趕緊在

行發婚禮，不然快要天黑了，這時王府上的人，個個都面代喜
色，女客們和男客們，都穿着一套，屋簷上籠罩着，在甬道上的
喜彩，映照着人類的面上，全都是紫紅色了，還有那些穿着
華麗的婦女們，一個個搽上一層粉彩，束一縷面一翠的客人，
隨着：「這新人是如何的福文，即是這模樣，真是怎麼樣，
身體不長不短的，體面又不應不瘦的，身軀又魁梧，又大方，
總是這些關於新人的討論，而尤以婦女們為最談。

王老太爺正與這些遊喜的人周旋，幾乎要得要死，忽的聽
得大門外人聲鼎沸，大有不了之事，王老太爺聽得響動一動道，
甚麼事，便如大兵小兵的，小厮阿二，聽得王老太爺問，趕緊
跑出去傳話道，

「王老太爺，你們甚麼事情，在這裏大驚小怪的，你們知道
今天是什麼日子，咳太不行了，」看禮的說，「你這事怪事，
你不知道，真真怪極了，」阿二接着說，「你聽着什麼事，
怪不得這聲，怪不得這話都說不出來，真說，王老太爺在發大怒
呢，」看門道，「甚麼事，你還不聽得麼，門外又抬了一個新
娘子來，說是前州的羅家姑娘，與我家公子訂的婚，今朝是完
婚的吉日，他們道賀我，我為什麼不要他進來呢，你說怪不怪
嗎，難道我公家，今朝要接他做親戚不成？」阿二聽了，連
跑帶跳的，走在王老太爺面前，從頭至尾的說了一遍，王老太爺
了，把個舌頭伸出來，半天縮不轉去，

「阿二，你這事在少爺屋裏去問少爺娘子，是不是姓羅
，并且請看門說，叫他吩咐羅家的，在大門外等一下，」阿二

答應了一聲，便去了；沒多一會兒，就見何二很慌張的跑起轉來，說道：「新姑爺，李嫂向小的說，少爺娘子不姓羅，姓馬，在無四林的石橋堡家，是與羊市街張家訂婚的；不是與我家公子約婚；並且他說他已行了這次結婚禮，這生平決定不再行結婚禮了；若大爺呀，拿來怎了？」老太爺不聽他的話說完，便問道：「不與你相干，你叫做些什麼，趕緊去給李嫂說，叫他少爺娘子來，我有話與他商量；阿二隨唯的去了；若大爺很從容和客人道：這頭飾也太疏忽了，怎麼不問個明白，便托人抬來了？真真壞事！我聽說本衙的塞十張志誠，也是今天完婚，不料竟把他的夫人，特在我家來了，這才對不住他呢，可喜他這個人講明白，是個很誠實的，好說話，只有他夫人這方面，不好處說……」

張志誠先生來了，看門的說：「若大爺請摩請」看門的跑出去，也叫聲：「請」中門開處，只見張先生馬掛長袍，搖搖擺擺的走，進來，見若大爺，恭恭敬敬行了一個九十度鞠躬，道：「恭喜恭喜，若大爺好福氣啊，今日是貴公子完婚吉日，可慶可慶，」哈哈，若大爺忙道：「誰那裏去了，正要找夫人來拜禮，請是一件事情，而張先生來了，這件事情，無論如何，是要聲明，請先生原諒的，請你千萬不要介意，總之，這件事情，我不精細，以說太……對不住先生了！本來這事，對新姑爺的，有許多不好處，都像這一回事，完全是此種婚姻所發生，若以新舊兩式的婚姻，折衷辦之，那有這一回事，但也是不得已，」張志誠不假思索的道：「這簡直不算什麼，你是無意請錯，那請另自掉一下就行了，」不足掛齒，舊式婚姻

，固然不好，而新式婚姻，弊害也很多，現在一般青年男女，具有大志向的墜入在裏面，也不知凡幾啊！這話可見我國人，是事都在皮毛上講求，不卜細究其微旨，便以為真實在是，其實外人又何嘗是如此呢？」

「新娘子來了，」何二跑進來說，若大爺和衆客人，一看果然李嫂把新娘子扶起進來了，新姑爺若大爺便拜，若大爺還禮不迭，忙道：「不必不必，請起……」現在事情，已到此地步，不結是錯的了；只怪我處事不當，至於姑爺那層意思，我已明白了，是很好的，當然做妻子的，應該如此慎重不違這事，完全出於誤會，以致使姑爺不安，總之，要求姑媽諒解，現在張志誠先生，也無什麼意見，若再方面一原諒，這事就冰消了！我現在想了一種辦法，就是，我媳婦是為我女婿媳婦，我為義父今後由我這方面接納媳婦，小意賠了四百元，這實媳婦當不再為說辭了，」張志誠也說：「為人也不必去這些小事情上計較，眼光務須遠大，」新姑婆面上似很羞澀，而心中似又泰然；結果果然戰勝了羞澀，而說道：「既承若大爺如此用心，而又如此厚意，小女子願領盛情，承認若大爺知恩父能，請受小女子一拜，」一九二五，二，於成都，

一顆卵大的麥

據國花節新泰原著者譯

有一天一羣小孩子在山谷裏玩，忽然間發現一個像麥子般的東西，這東西的正中，有一條裂痕，全形有雞的殼大小；小孩子們正爭着議論着看，恰巧被一個旅行客看見，便以一便士買去，

會說古物，真與國王了。

這國王召了他在的大臣，叫他們去考查這件古物；這些大臣，再沒有尋得，而不能得其頭尾。直到有一天，這件古物，發在書房上的時候，便飛上去除食，墜了一個大洞；他們才知這這件古物，是照麥子，於是這這飛跑的走到國王面前說道：「這件古物，是照麥子。」

「這了非常奇異，便吩咐他學士們，去考查這麥子，在何時何地；這些學士們，便又尋思起來；並且把他們所有的書，都翻出來尋找，但是竟找不出這麥子的來源原由。他到最後，只得報告國王：「我們不能答覆你，因為我們這裏，沒有他這他；前你找他農夫來問他，或許他們知道這麥子出在何時何地。」

國王見此話有理，便下個命令，叫在園中最有年紀的農人帶去，他的巨手便依了他的話，找了一個農人來；這農人又老又瞎，頭髮眉毛鬚鬚，通通的白透了，牙齒也落完了，嘴被窩裏，兩根拐杖，一擺一擺的走到國王面前，國王拿了這顆麥子給他，他看不清楚，只是用手撫摩着；國王看他這模樣，知道他不清楚，便問他道：

「老丈，你能告訴我，像這樣的麥子，生長在那裏？你曾買過和種過沒有？」

「不知這老人有甚麼；國王說的，他聽乎一點沒有懂，不過只聽有春開他聽了，他最後始答道：

「不在我田裏從來沒有種，與夫收過像這樣大的麥

民視日報五週紀念刊 小說

子，又沒有買過他，當我何那些時候，所買來的麥子，都是和現在吃的一樣，但是你可以問我的父親，他或者知道這麥子出在何地。」

國王於是派人去召這老人的父親。這老人的父親，走路只要一根拐杖，眼睛也能看見東西，他來到國王面前，國王就叫這麥子給他。他下細的看了一會，國王問他：「老丈，你能告訴我，像這樣的麥子，生長在那裏？你曾買過及種過沒有？」他道：「沒有。在我田內，從來沒有種過，或收過像這樣的麥子；至於買麼，更沒有那回事。現在我們那些時候，還沒有與用錢呢；各人自種自吃，有要種的等，大家幫助，有盈餘的，大家享受。我不知道像這大的麥子，生長在那裏。不過我們那時的麥，與現在的比較，要大點，勢要種得多些罷了。但我曾聽我的父親說：他們那時還要大得多呢，便還是問他的好。」

國王聽了他的話，所以又把這老人的父親帶來；這老人走起路來見國王，他走路不用拐杖，眼睛又很清亮，耳也不聾，兩腿且很清健；國王見了他，就把這麥子給他看；他下下細細的看了一會，又在手上摸了幾遍，便嘆了一聲，道：「只見他開口道：

「自從我看見這麥子以來，已許久沒有聽過他了。」這就是那「種」。

「請告訴我，老那宗？像這樣的麥子，生長在那裏；你曾買過他沒有，在你自己田內，又種過沒有？」這老人

九

叫道：

「像這些的麥子，在我們那些時候，到處都生長得有；我年輕那些時候，都是吃的他，拿與別人吃，也是他常常給我的，收他的，和雞場打的都是做這樣的麥子，」

這國王道：

「請告訴我，老祖宗！你實還沒有，你自己種過沒有？」

「做的一笑。答道：

「在我們那些時候，想都沒有想到買這包這種的。而我們呢，不知金錢為何物，因為無論何人，有他自己的糧食。」

國王道：

「那麼，你告訴我嗎！何處是你的田莊；在甚麼地方。你會種像這樣的麥子？」

這老老人答道：

「我的田莊，就是上帝的土田；無論何地；我去耕種，都是我的田莊；土地是自由的，無人收買已有，」

國王道：

「是了。那麼請給我幾個問題。第一：是為甚麼地獄在那時，要處這幾大的麥子；到現在又為什麼停止了；他最大的理由；第二：是為什麼你的麥子走路要用兩根拐杖；你的兒子只用一根；而你又一根都不用；你的眼睛光明

；你的齒牙健全，並且你的語言靈敏而能言；這些事情之所以然，就這是怎麼？」

這老老人答道：

「這些事情之所以能這樣：是因為現在人們，不再工作以生活；而生活於他人工作之下，在當時的人。是依上帝的律例而活動；他們有的，是他們自己已。而不以他人的出產品來供給自己。」

苦農說戰記

兵兵兵……戰戰戰……戰戰戰……

這是什麼聲音！嗚呼！怎麼又打起戰來了！快把東西收拾好，躲起來罷！一個半百年紀的農夫，把他瘦弱且帶病的面龐，變成白色似的，向着他的妻子說，他的妻子，隨着他的話，壓低聲答道：「天呀！天！他在那裏面好嗎？」這時門外一羣八九歲的孩子，很驚慌的跑進來，現在農夫為妻，斷斷續續的說道：「爸爸……向我們的屋來；這陣起雷聲……拍拍的放着砲！」

「不要着聲，快些藏起來罷！乖！我把你那套黃棉襖，不要着聲罷！乖！我同你媽媽都要藏的。」農夫很和藹的向他孩子說。

農夫和他的妻子，將犁頭，鋤頭，鐵叉，一切用舊的東西，都藏在黃棉襖上面，把他們倆的麥子，裝進櫃裏的，便匆匆去了。對親戚的兵，對雜糧屋來了；並放了幾槍；一個向大眾道：「這陣起雷聲怕有敵人罷，小心些，待我們進去看一看。」

才曉得那女子叫做琴仙女士，幼教習也還不久。當下我們三個，就一路進進退退說說笑笑談談着，差不多彼此盡了，才向着家裏走。

走在路上，遇見一個朋友少芝。他時時點頭，就定時不時的隨着琴仙，并現出很詫異的神氣。我當時因為初得這趣美的一個女友，心上是怎麼的喜歡！並且常常隨得成都的人，是這般滑稽，只為從沒見過市面，所以見個稱為生得俏的人，就自不覺的呆視；因此我也沒有去注意他。這晚說我們的話，去我們的路。走不多遠，就收有事就告辭了。我便約琴仙到與家裏去，琴仙也不推辭，就一同回去。坐在屋裏，我們才細門細語，方知道他父親還是前清的官場，但是死去得早；琴仙跟他媽長大。現在媽又死了。時時他能幹，一個孤苦零丁的女兒，竟比他家務幹得起；一面收租用度，一面精心向學；去年曾與吳君訂婚，還沒有成禮，未婚夫又死了。現在還沒有夫家。我起初見他的像貌，心裏已經愛他不了；繼又聽他說話的身段，與我算算，同是天涯淪落人。」並且他還沒有夫家這句，他便低了臉低着頭，嗚嗚的啼我，所以我更把他細細的放在心坎上，深深的印存腦海裏，永遠不會消滅或變化的了！

清明時節，成都的先生們和女士們，都要到野外去踏青。我因為愛琴仙的幽怨，很早就起來，着了舊時的春服，攜了一根手杖，到琴仙家裏，把飯吃過，就由他那裏出發。他今天的裝束，又和前天不同：穿的是藍地白布裙，手裏拿一束最鮮豔的芍藥花，一路向野外走去。路上的人，真一個不注意我兩個；原來成都的風俗，非常閑窄，直到現在，男女同行，都易

惹起人注意的；況且我兩個，最難耐的是羞憤，衣服又鮮明雅潔，所以才作了衆目所聚的中心點。到了野外，天際微雲，陽光照得美人面頰的顏色，衝野的青松黃栗，一草一木，時時路上車輪的悠悠聲，田間蜜蜂的嗡嗡聲，每目的快，已算這就游點了。更兼同行的是「蓉華絕代」，「暫似傾城」的麗人，里路談的是「風月佳話」，此種種種，真是我平生絕不曾想得到的呵！再走一會，他對面說道：「先夫前次去道臺不遠了，你許可從我去祭一祭麼？」我心裏暗想：琴仙委實是多情的人！便說道：「自然該奉陪的。」他便牽了我的手。轉過抹角，走了一陣，果然發覺處，現出一些新塚。去他插了他的花在這墳上；接着行了三鞠躬禮。這時我才知道他這花，是來祭他丈夫的；豈不是敬節麼。

他行了禮，就收出一張最大的靈符，手巾鋪在地下，坐那裏痛哭。這時我的心，幾乎要碎碎了，却只好陪他坐着，儘量的勸慰他；後來不知怎樣了我的眼淚也奪眶出來，接着他落掉。還可怪是但哭到最傷心的時候，偏他又醒他醒醒我；又拿他最香的花手巾替我擦眼淚。這時我胸經已「亂為琴絲」，並且靈魂都像附着他的靈魂上去了。哭了半個，天色已不早，只好互相揩了眼淚，一塊兒同行，向着自己的家回進。單路我必裏都在想：我竟不知何處修到得這許多情的一個女朋友呵！不多時，早進了城門，又遇見我那朋友少芝，他還是是像那天樣不住的嚷着琴仙，並且還帶些些醜態的談話。琴仙見是我的朋友，不便發怒，只滿臉堆着笑臉看了他一眼。我還是沒管他；跟着琴仙且說且走，後來琴仙說他有事要回，我也只得和他

她像白晝似的，我和琴仙拉着手在場內遊逛；少芝遠遠跟在後面，面帶羞下面笑得琴仙雙白臉皮如玉人嬌羞；更愛愛人百倍，路上的洗滌，看見我兩人美如璧璧，都跟着我們走；或到這類的流氓很多，願得少芝說得既好，善方又強；都一一把他們屏當開了。我和琴仙一路走，一路談些閒話，後來說到交際，我便把少芝交我的話，插入問道：「少芝，君女士的談話？」他道：

「先前的話，並且很好；後來不知道怎麼得罪了他；他像多我動心，因此就生氣了。我很想請個人來解釋解釋，可是這人又不肯說。」我道：「少芝同我很熟，我替你們解釋，好麼？」他道：「如是你肯玉成，好極好極！可是你知道他領我，究竟是什麼原因？」我道：「他和我是至好，什麼話不對我說，我怎麼不知？今年舊曆二月二十日那天，撞見你和一個軍官在花園上，美其脚陣痛甚，這事有甚麼？」

他道：「有的有的。那軍官還有朋友介紹得我的；他很敬愛我，我實在不願意他；一來我們年齡相差太大；二來現在軍團，差不多是『強弩之末』了；不久就之失敗的；我絕不能拿我畢生的幸福來做見識。所以說同他在一塊兒裏，不過是因爲他窮極了，不得不假意殷勤把面子抹油，實在沒有真前的情。」我聽他這話真說得頭頭是道，並且句句都和我的意見相契；所以不但不能與他絕交，反轉覺得我這朋友少芝性性太偏了。男女的處交，都是一樣的。男子斷不能禁止結交二人以上的朋友，女子當然有同等的自由；任他結識多少人，都可以的。如其是講了少芝，又請軍官就不合理；那能講就放相我又不合理麼？……逛了一會，琴仙回去了。少芝深怪我莫福隨

拒絕他。我只好說道：「少芝兄，你子太愛我。你的好意，我實在感激；但是我決定不能夠以『捕風捉影』的事來拒絕好友；等到我把你說的語調查確實了，再對他絕交，好麼？」少芝笑着去了；我各自回家，只路過在笑他「不圖識」。

從此以後，我同琴仙的感情就更好了；那裏還忍心去調查他的歷史。我倆上下都在一路；金錢也不差彼此，每日飲食雜玩的使用，都隨便隨高興隨骨；有時他房裏沒有紙得，我又幫助他查書籍衣服購雜各費。如他這病，足足過了四週，我才使替二百餘元；他也使替三十餘元。後來他不知爲什麼，就同我生些了。我每每問他；他極盡學說中說學動說聽了；沒有空時候。我自來很相信他；也不多疑；所以就帶了幾天沒有去留他；四爲是怕耽擱了他的試驗。一天，算定他該除單了；我便去約他。這時我想會見他的決心，比「大皇帝要廢」還要很些。那曉得跑到他學校裏去問；他事說：「他前兩個月沒來上課了。」我這一驚，真嚇不小；急急跑去他到藥場的家去；

這。那曉的藥場都不曉的搬在那裏去了。我更急得不得了；只好又跑去問幼敏；幼敏說到：「我自能那死在公園會過，以後就簡直沒見着過了；晚說一向同你要好，你怎麼反來問我呢？」我只好點着頭；心裏想想：「我這做夢了；這豈是是什麼一回事！」心裏不住亂想幼敏給我拿這藥來；我竟不覺得。幼敏大笑道：「你失了魂麼？」我當時很惱他；只好辭了幼敏出來。

回家去就病了；每天精神恍惚；言語失次；就活像一個瘋狂的人一般；少芝幼敏天天都來看視我；六一週光景，我的

精神疲倦而復原狀；他們很想我肯去進避；遲遲不肯；我久
了沒上衙，心裏想跑去進避；我們就一路，向東邊進避，走
滿場口，就看見前面來了一個女人，生得來美姿無匹，穿銀華
麗衣服，頭戴一個男子，衣服和他差不多，口邊有點草色，
看那無賴的鬍子，這女人我認得是李媽，這男子是誰呢？
少年才識就是和他在那裏去賭博的軍官，我時心裏又是憤
恨又是憐愛，臉上又紅又白，生怕他兩個取笑我，他兩個倒想
惹我的意思，趁着騎用着溫和的語氣來安慰，我心裏才覺得寬
得多了點。李媽見了我，裝做不認識的模樣，拿軍官進了個大
衙門去了，我們只好各自帶個清淨茶館去休息休息，隔一陣，
我們也也明白了，各人都想回去，那曉得衙門走不幾步，迎
面就來了兩頭大豬，飛也似的跑來，衙內的人，一個是頭前，
一個便是頭官，騎後的還，兩頭那大書卷的門案都參議長
輩。

貧者的生命與眼淚

笑庵

讀者！世界上最慘的事，該是這滿門大爺了！可是我
所聽的事，又或是滿門大爺裏的最慘的；別人所聽見的滿門大
爺，不過是短時期將痛苦，就了却萬事；我所聽見的，可又
是長時期，如受剝削刀斬般的刑一般，你該我是否世界上
一個最可憐的人呢？讀者，如要知我這可憐的歷史；請多到
衙門裏來，陪着我吊，我才好打和的向你們傾訴呀！

我多小的時候，家裏只有我父親和母親三個人居住。我父
親是廣西的商人，又常常不在家裏，所以我們的家庭是很寂寞

民國廿五年五週紀念號 小說

的。有一年，我父親販了許多貨物下去，有幾個月的光景；就
寫了封信回家；這信裏面的話，因為那時我才五六歲，所以不
什麼記得！大意說：「這回所得利銀幾萬，除了幾百錢子本錢
外，還賺了很多銀子，這一下，儘可會做個富家翁了！這孩子，
免得長成敗壞，又危險，又勞苦；也該叫他回鄉讀書，他說
，「我父親笑了幾十年辛苦，也是這當官一會的了！我也天
天都眼巴巴的望我父親回來，我可不是別的意思，因為我父
親若是回來，一定要給我那些很美的玩具，

那時候想了好久，這形勢都沒法。直到了年底，後動身走
的都回來了；我母親更是着急，詢查他們那裏去引。不一會
，母親回來，就放聲大哭。我當時心裏很不明白，莫不是我父
親走錯了麼？我看見我母親那副那副樣子，又不好詢問，只有
陪着母親大哭。這一哭，就惹來了好幾個圍院的母親議論：
有的又在勸我母親莫哭，有的又在勸我母親莫哭，有的又在說：
「你莫要這樣着急！有什麼了不得的事，總要請回來才好看
你這方纔；只是莫着急了！」我母親聽了這話，也不消聲說
些什麼，只聽得他又說：「這信裏面，「言人天相」，「你
莫信這些無稽的話！我母親這心裏，說說：「這這這話，
……那有說說……誰的嘴！我……我……我……」

……那有說說……誰的嘴！我……我……我……
……二條路了！」衆人聽見母親這話，就有勸道：「你千萬別加
亂想！你小孩子不要緊呵！」我母親聽了這話，就哭了。我
眼。當下又大哭起來，那聲得象急風狂雨，忽地地倒了。我
衆人七足八手的替我母親擦眼淚，擦鼻涕，擦我鼻涕淚
頭滾滾的，有老年的人才說道：「這事只怕要他回來才對

十五

「不然，這小夥子這膽大，怎麼看得了他！高一厚是個什麼事？這家人竟敢整了！」老人說道：「不錯的！不錯的！」。兩中還有更驚心動魄的：「我去帶他罷！」說着走了，不久，把我外婆帶來，母親也換轉來了。我外婆問明原因，衆人七嘴八舌的告訴了一會，從新又大哭一場，衆人這時也倍着痛哭。我外婆連聲安慰我母親道：「女兒你也不要這這性急！這事是怪不得誰的，造物這個人戶總可沒有管你放錯，那魔得會出這個事呢，可見這鬼各人的命」。我母親道：「我是知道我……我……我的命……命不好，所以我……我實在不……不想活人了呀！」我外婆又道：「你千萬莫要那樣想，你的孩子要緊呀！」我母親眼淚很得看着我道：「我……我這魔不得許多！」當下把我壓的痛哭起來。我外婆又安慰了一陣，衆人看見母親醒了外婆也來了，各Y都是有事故的，所以替慰了幾句，都各自回去了。

這天下午，我母親連飯都不肯吃。當天晚間我外婆究竟是老年人，不能不早睡。將睡的時候，摸着我的手道：「我心痛的孫兒，我可憐的孫子，你是很聰明的，你媽的性情，你總還覺得些，他是長命修好福的人，遇了這事，他一定必要想不開的」。……我這低聲在裏面不響，道問道「今天母親回來就睡了一天，究竟我家遇了麼事，這時我還不知呢！」我外婆道：「哎呀！孩子，怎麼你還不知道？你爹爹都被人殺了，賺的錢完全搶跑了。」我當時才弄清楚，不禁大哭起來。我外婆道：「好孫子，你快莫要恐怕惹動你媽，又要傷心。」我趕緊才擦眼淚，我外婆又道：「我老實對你說，你媽那人，自來

是長好福的，忽然遇了此事，恐怕要短命，所以我那不回去宿，要在這邊陪伴你個哩！可是我年老的人，遇了這不能醒，你要好生看着你的媽呀！」我當時道：「一聽得覺得！」外婆道：「我跟着我母親一步也不離，直到我親睡了，我方去睡。誰知想着我爹爹死的那麼慘，又痛之極了外婆的喃喃，那裏還睡得醒。只聽見我爹爹靈柩上環繞的敲到十二下，我母親忽地起來，向後走去，我接着就醒起來，隨了去着，在要明不滅的燈光亮焰中，看見我母親已把沉重的磨刀，拿在手裏，想要撲在頸子上了。我會上幾步，要想奪我母親的刀，却又沒有那麼高，只得抱着我母親的兩腿，口裏發出幾聲最哀痛的聲音連着這淚的哭道：「媽媽呀！」「我母親低頭髮都給我泡濕了。並且母親的手足也都戰動起來，把一柄磨刀落在地下釘起。我隨着哭道：「媽媽，你就是要死，也須帶我去阿！」我母親聽了這話不覺得，就哭失聲出來。早點醒了外婆，跟着就把我母親去睡了。我怕母親再做這事，只好撒着病，睡在他老人家傍裏便，並且拉着他一般手腳，使其他一動，我會醒，若有不測，我就會喊叫。

過了幾天，母親親善我的心切，所以把父親的事漸漸，就沒有再的那麼厲害；從死的記憶，漸漸的漸漸消滅了。我心裏又稍稍放了點子。可是，從此以後，我爹的尸子，就一天一天的不好過了。當其我父親走的時候，是把家裏的積蓄完全帶去的，所以弄來一敗塗地，現在連衣食都不穩了。每天的生活，完全靠我母親的十個指頭。我既經過了這層層一番挫折，自然

對於無論什麼事，都很用心。我母親送我在附近一個私塾裏去讀書，我的師長我敬而好學，並且聽得我家裏窮，特別豁免了學費。我漸漸地心讀了四五年的書，已經識得很多的字；不但這樣，就是算用賬，我也勉強能辦，又勉強能算；不過這其只有十來歲的人，又有誰肯信你？所以這是我得不着一個出身。每逢過年秋天，四方的人民，爲保胎的事，組織了些什麼同盟會，省城裏若也聽聽市的話，這一關我母親的餅粉，可沒人買了；我家也一定要斷款了。我母親發着急，一天，我母親回去，看見我母親一個人正在那裏哭；便上前問道：「媽！你老人家怎麼又在哭？」母親哭着道：「這日子只怕過不出來呀，往天至少留一兩錢的東西，今天却只留了二百錢，還送了許多好話；不然別人還不肯要，你這錢可破什？」我道：「媽！你老人家莫焦，這一兩兩清賬就就好了。」母親就乾了眼眶，交了一二百錢給我，說道：「你去買半斤米，一把柴，一斤肉，另外買點香料；買齊了，今晚你外婆來吃飯！」我聽了心裏想道：「我母親從來不請客的，怎麼現在這飯都吃不飽，反要請客呢？並且只有這二百錢的米，一頓吃完了，明天又怎麼做呢？」只得問道：「今天什麼事要請客呢？」母親道：「你不曉得，因為我要向你外婆借債。」我聽了才明白了，纔仔細的想辦。

恰好我外婆也在家，我擡了菜盤，扶了外甥，一踏喜意歡歡的向自己屋裏走來。走到門口一看，那聽得那門開得死閉，再也不敢不開。等我爬在窗子上一看，原來我外婆獨立在牀邊，動也不動，好像在那裏看什麼，看得出神，連我們兩個都聽不

着的樣子。我當時又大叫了幾聲，還是不見動靜；只好在窗格上伸支手進去，把門門抽開，同外婆進去；誰知方才一推門，外婆就一聲怪叫，把我嚇的一跳，接着外婆就跳了起來；原來我母親吊死了。這才是重演前幕的慘劇；從演前幕的焦點在我母親，如今可又移在我身上來了；劇的幕不悲，只是我母親不在我讀書的時候，相信在我放學的時候，又受開了我才死；這是什麼道理，請諸君細想。可見慈母愛子之心，真是無微不至，誰在這裏，我咽喉哽塞，不能……再說了！

現在我是零丁孤苦的人了；幸虧我外婆，他因為沒有子孫，又很憐念我，才叫我在他家去住，因此我與他家的恩，就跟他做親祖母。可是，我外婆這是後多節儉；他一個兒過活，只吃利錢，到能顧收得過；自我一到他家，就慢慢使使他老本；過二三年，漸漸不能維持了。我外婆見不是法，才托人介紹我在印刷公司裏去排字，我原來頗識幾字，這還何待學呢！我班見我與同輩輩有功得快，很喜歡我；在總理面前，替我我說些好話；所以我的工資，也常常在增加，不三四年，已經添到每月六元了。我從前吃了貧苦的前，現在竟把金銀不當意了！所以我就非常節省，每月工資，一個也不肯動，完全交給我婆婆。我婆婆見了歡喜；就是陳居母身難堪，不願意我；內中有更難重我的，還說對我說：我到底還想到這裏來，我婆婆可喜歡得緊，我要原從我婆婆的歡心，只得叫他他去說。後來我朋友輩聽得這事，都很同情助我，就你三元或五元的送我，一共就添了六七十元錢；那時我雖在排字，還不甘寒；

這樣的宴會。朋友們一見都誇獎說：「好英武的一個小軍人！今年幾歲了？」父親先一面答應着，隨走時還微笑說：「他是我的兒子，但也是我的女兒。」

他會打法蘭西的鼓，會吹召集的喇叭，知道毛瑟槍裏的機關，會將很大的砲彈，炮筒而擊。五六年交關身時無意中的訓練，真將他做成很矯健的小軍人了。

別方面呢？李帶安孩子所愁的事他卻一點都不愁。這也難怪他，他能回國並沒有別的穿若的女伴。偶然看見山下經過的幾個村裏的小姑娘，穿着大紅大紫衣裳，姿容很小的脚，嫵媚一面，他無從知道他們平居的生活。而且他也不把這些現象，放在心上，一把刀，一匹馬，便抵過盡一生了！女扮的事，是極難或極煩瑣嗎？當探海的電燈射在浩浩無邊的大海上，放出一片一片的寒光，濛影下，兩弟兄沉一沉舉起杯來，在中國萬歲的時候，這光景是怎樣的使人們與能時的快樂的限深呢！

他這夢也應到了醒覺的時候了。人生就是一夢，十五歲回到那去，換上了女孩子的衣服；在姊妹羣中，學到了女兒的體裁；金色的絲綢，是縫成很奇巧的裙計的，香的美麗的花，是鑲在頭上的，鏡子是擦亮完時要照一照的，在眾人中間坐着，是要說得很細膩很溫柔的話的；眼淚是時常要落下來；女孩子的足踏有軟牌呢，帶點嬌貴的樣子。

這也是很煩瑣很能造就他的環境，但也是父親送給他的一把利刃，這長刀藏在鞘中，放出鋒來，寒光射眼，他每每是住了。

民國日報五週紀念號刊 小說

○白馬呵，海是呵，碧綠的軍人……懷刺中有無聲的傷柄，姊妹們在窗外喚他，他也不出去了，過了今天，只捧下幾點無聊的眼淚。

他後悔麼？也許是，誰知道呢？軍人的生活，是怎樣的造就了他的情呵！黃昏時常聽着吹出來的風聲，不更是折騰着痛麼！世界上最軟弱的境地，難道只有女裝兒可以占有了海上的月夜星夜，皓台獨立俯仰無首的時候，沉沈的天幕下，人靜了，海也淺靜了。三天以外回家，三天的時候，是詩人的，還是軍人的呢？是兩樣悲壯的無奈的之詞呵！

除了幾點無聊的英雄淚，這軍裝的，他安於自己的境地了！生命如果是在國恥的循環或苦悶的（那來）又走向「過去」的道路上去，但這也是無聊嗎？

十年深刺的印痕遺留於他現在生命中的，只是強健的性質了，他依舊是喜歡着那整齊的步伐，他那悲壯的軍節；但與其說他是喜歡着或敬慕，不如說他是怕着是怕這「積刀驢馬和執筆沉思的他，原都是一個人然而時代的變遷事隔萬年……」

一個吸煙的老人

雨 公

形相上的青癯，滿臉了滿鬍子，這附着他色的太陽已是斜了；白黃色的光，直射在一座屋子的窗牖上。這座屋子內看去，却象的十分真，屋子內的陳設，也不大完善；窗子的面龐，安了一張舊式棉兒，對着窗子，安了一架老舊式的床，白布

簾子，已是成了棕色了；床裏面有個木盤，安了個小燈，有幾豆粒大的火，半明不滅的燃着。這時有個年約近七十歲的老人，穿了一身藍色衣服，斜依着床的一邊。拿一根竹筒，伸手向那小燈上反力抽着；約有幾分鐘的光景，燈抽完了。依舊把那竹筒，放在盤內，面上現了一種愉快極了的樣子。過後老人提起那個燈，嘆道：「四兒！四兒！」

只見得一陣腳步聲響，門開處，走了十五六歲的女郎，頭上黑漆似的頭髮亂蓬蓬梳着，好像是最時髦的樣兒。穿着魚白色的布衫，天然的一雙肥兒，一副飽滿豐腴的臉頰，看着微紫，越顯的越嬌可愛。走進老人的旁邊問道：「爹爹！可是在這？」

「是的，因為你那天給我買的烟，現在快要完了。你……」

「我怎麼？」

「請你再給我買些好烟！」

「爹爹！你整天價總是叫我買烟，但是總沒有一個錢給我，到現在已是好幾次了；王媽他又不能乾白白的給我送。」

「記得你那天向我說，現在可是不不要錢都可以行的，你又怎麼……」

四兒不待老人說話，便得得的去了。老人見四兒走了過後，走到椅子旁邊，傾了一壺茶，笑着向嘴上一吮着。吃完了，依舊躺在牀上，去生那團團煙霧的事。

鈴！鈴！鈴！粉黛上的時針，已是敲三下了，學校裏為學

生，蜂擁般向外而走；內中有一個學生，背着書包，這向四兒的教室走來；到門首望了一會，不見什麼動靜，便坐在那裏等着。只見四兒由遠遠地走來，耳裏帶着風；四兒天價還是叫我去買煙，又沒錢拿給我，叫我去那裏去弄呢？」

「姑娘！爲着什麼事一個人在那裏咕咕的怎樣？」

「不是，因為我的爹爹，要買煙時我去買煙，又沒錢給我，叫我去那裏去弄的來呢？」

學生這時忙在衣袋裏摸出一枚銀幣，遞給四兒，伊這才伸

手來接；學生又走進前，放在伊的衣袋內。隨後便說道：

「姑娘！這事你不要緊的，只要姑娘有什麼事，我能做得到的，我當然盡極力幫助你，但是……」

「但是什麼？」

「但是我要來姑娘的單，現在該可以履行了麼？」

這時只見四兒雪白的粉頰上，現出一種粉紅色，他看頭做聲不得，學生不待四兒答覆，便把那手一甩兒去了。

她倆底家庭

愛蘭

微儀在工場上，踉蹌來去，個個有什事事的模樣；步行了幾分鐘，歇倚在一株海棠花樹下。無情地呻吟，快要倒下。一隻烏鴉，也在樹上咬咬的鳴喚，似欲尋他底神出；同聲響着；這般情景，再打動了微儀情緒，微儀字一聲：「哥那的東西！就向江流細步；忽聽有人喊微儀拿信。微儀三走了，展開一看。

整潔時：

日前的憂愁鄉愁，悲哀場中，凄清萬一別，無精打采的，圍坐在書樓上的一張涼椅上，呆呆的思緒，你底母親，何苦要這樣無禮的呵斥！而元弟，他何苦要吃苦茹苦的投筆從戎！可憐！可憐！可憐！而復復如斯！你何苦要學什麼實業！每日忙忙不休的過那勤苦生活；我也是終日身事無已的過日，不知爲的是什麼！想到此處，已是不耐解答。又想天公何是如此弄人，就應該爽快些快些，如利刀殺人，乾乾淨淨的給我們一個身身的坐落罷了。唉！他偏要藉詞弄弄天涯海澱，把我們聚攏，又要使其分散；這下子，他就不管你傷身其傷骨，並且惹思瘦瘦了……

姊姊：我想到這裏，真不知誰從何處而出！至於前途如斯，命運多舛，天上的明星，皎潔的石碑，換人的狀況，更不知在何處，不禁憂心如焚，誰不可仰！妹子比較安。

姊姊境更爲困難！何以故呢？家有不肖的兒子，終日與妹爭，不是開言開語，即是拍案罵他，幸好有老母主理公道，才不至十分受氣。但是妹雖有時能容忍，恐怕將來積久成仇，這還沒有好結果呢！昨夜又與你可憐的妹子爭乎口角，把老母痛罵了一夜，妹子也悶了一晚！

你的病勢怎樣？食量何如？千萬詳細報告我！我聽急待，同病。

姊姊是萍蓬海中驚濤，是寒心田中積的一株自由花；是妹底裏面的一隻蝴蝶；是妹替天誅的惡習者。敬我怎的不應念

民權日報五週年紀念號 小說

到十二萬分。並且同處患難。

姊姊的眼光，志意，胸襟，肚量都緊繫着同一線，更非一切俗男女可比！俗話說得好：『路我總知獨遠，人實有遠秋雲厚。』妹子長十八年了，所閱歷的事，是如何的變幻，所接觸的人，是如何的複雜無常！願我復願我，誰不似有始之難釋呢……由此看來，妹之知命，妹之變非，都不易得。那我們又似乎不可捉摸而得自其身，真負起這副副。虛度這似水流年，作踐這大有爲的身。說句絕話，我又想起妹子小時說故事了：『那年我纔十歲，少時大哥氣派大姊杜若三姊妹如芳女士同二兄及妹子等讀書；有天，大哥出一聯教我們作對。上聯是：『大河河山誰是主。』妹隨口應道：『經濟宇宙豈無人。』大哥就恨恨異，說是不及女子口吻。有幾眉丈夫之氣。就學妹于爲小秋說：『是女革命之偉人。』……

我想我現時行事，須要有小時家裏的建，這原一進了你的家，或是回了我的家，就覺得『百煉剛化爲泥，柔了。』還不住那番經濟的纏綿，受不住那番黑暗的生活，誰之？妹同姊姊所處的家庭，如何艱辛！我總願應該信身，留他日改過社會，增進女界幸福，但不如你替我目的。要怎麼教愛惜身體呢？就是不要焦心。一切事情，總有一個自然，那是焦不了的。與其焦心，不如笑好了！時常給成爲我笑中笑說『要給得，請你隨時玩玩，自可除掉憂愁了。』

笑話

人之一生，黑暗多，而光明少；憂愁多，而歡樂少。

二十一

段債得其實情，但死法之人，出於法律所不能制裁。萬當此大劫臨頭，起而奮然，揭尸某界之槍，方假現理為詭符，視人命如兒戲。法律早知若奔避，制裁更安從生，致故余對惡事，非願若輩等以描寫箇中真相。不惟如高鼎錫奏，溫厚痛極。且以極端論其下。推其事頗長，君臨許我作長夜談否？余曰：高！曉夫！紅粉多愁，美人薄命，振古如斯，於今為甚。願君若輩，吾知諸君讀至此，必願欲知彼河上懸尸之姓名，吾今且舉以其姓名為諸君告。此河上懸尸，陳其姓，而蘭芬其名；其心不辰，幼失怙恃，有一姊，同名蓮芬。長蘭芬三歲，其母其死後，此可之孀孀而寡。遂依舅家以居，舅故膝下倚重，且體其家之死亡殆盡也，願加意撫養之。及其稍長，均眉目如畫，丰韻超人，見者莫不嘖嘖稱曰：好一對美人兒！不知若們有蘭芬者，方能稍愛也！房間之類引為憾。

好夢多磨，良時難再，無何，姘家忽遭回祿之災，資儲罄盡，在事一空。蘭以衰暮之年，突遭此變。憂愁過甚。未幾，竟於病死。其時自前賬，草草殮殮，而蘭不復行，其月餘，竟復病死。死時無以為殮。雖右隣而捐資置焉。自歸後，蘭芳與其姊日處苦境，已無以為生，有無賴子某，乘間誘而誘諸句欄中。蘭因於年僅十三，而姊則亦僅十六也。

蓋花酒肉，一任風吹，柳絮沾泥，可憐而白，蘭與其姊亦將何處，自悲身世，顧影相憐，鬱鬱不歡，對燈流淚，幸其姊母憐其幼，尚不十分虐待，充飽和，轉眼年，姊使其姊出應客，姊初不願，其母怒曰：『余獲汝歸年，原為今日

衣飯計，不爾考，行將立置汝於死地。』蘭雖於感，吞聲聽命，數月之間，聲名大顯，有德江大腹買其，德其處，見而悅之，以千金贖鴉母，買之而去，新時蘭妻始見其姊，見其姊被，望前事而心傷，念來月而神傷，種種苦痛，皆之，復感死別生離之痛，柔腸寸斷，幾不欲生，幸其姊其國，皆有損玉容也，百計慰解之。

蘭芬年已漸長，德益秀麗，未幾，其姊便適步乃姘後，蘭芬情知不可見，且念與長處，易若鴨魚一可意即若，以期相從借老，因反欣然從命，月餘，有其軍，其姊始覺其才者，與其姊認真寶木，蘭芬名，其姊其，一見後，其姊神，似醉如癡，嘗晚即率赴了數十人，呼鴨母出，強索數十金，取蘭芬去，其姊恨恨高歌，餘屬於，無可如何，嗚呼！『嗚氣』不置！

蘭芬為易隊長強取而去也，心雖不願，然歸於脫離火坑，又自慰為不幸之幸，除長室為得婦，可矣，居恆不相交，時時語，既得蘭芬，欲以之歸，恐其家妻侮起醋，乃暫以營火為歸之地，愛護備至，然迨知蘭芬日後之親，早欲於此矣。

營海易後，愛河多阻，蘭芬之居於營家，較其前之了惟恐不獲其意，雖委懷未慍，而即至正，則知言其愛營難維之時，其側竟有應成而欲逐逐者其人非他，即蘭日借營海蘭芬處之參謀寶木也，寶木市井無多，惟軍與時代，蘭芬與營區，總制成軍易因任為本部參謀，其性奸險，見蘭芬時，

已歸還翁翁，但為易所屈意，不敢不藉上妄念，及蘭芬居處寒
時，寶蘭易他出，每借故入臥長室，藉以抑鬱蘭芬，蘭芬不
為動，且以冷面孔拒之，寶蘭造。

頃之，時易漸定，當局以易多乖謬，驗當地地方，因易
為難，而解其罪由，易實力有限，自不敢不遵令，無幾惟願以
無以處蘭芬為念，寶蘭問易曰：「彼等不日亦來否？無小住
數月，公之如夫人既不與尊夫人同居，易若在外，與蘭芬實
屬同居，彼欺奉到者，彼此既有照拂，亦不寂寞，何等如之！
」易不知其別有陰謀也，詳之。

世道險惡。人心難測。爾姦鬼賊，附股環生。寶之德惠易
之陰蘭芬於外舍，與已同居也。實大有野心在。其言已接奉來
者者，証證耳。蘭芬聞與寶同居，頗不悅。但以易意已決，亦
不便爭執。旬日後，易至成某有兩招有同往青城山一游。易戀
蘭芬，不願過其病，願現購贖狀。寶見而問之，易告以故。寶
笑曰：「此去青城山，不過百十里之遙，公之賊既感德約同，
然亦何可通其意。豈以惡公之如夫人，恐其無人照拂耶？
」然，僕當以身任之，決不令其稍有意外之虞也！易笑曰：
「若如此言，吾明日當踐成約行矣。」

翌日，易果赴成約作青城山之行。孫寶乘易出門後，突闖
入蘭芬室，擁抱求歡。蘭芬感其大醉，呼僕趨至，寶禮進去。
僕趨至。見蘭芬顏色有異，問之，不語。但呼為倒茶。僕嬉笑
曰：「余從未見余主呼奴倒茶聲音，恐人竟若此者。」蘭芬
不覺亦笑。

寶既聞蘭芬不遂，恨懼交並。蓋恐易回時，蘭芬將以此事

告之也。於是亟為先發制人之計，並欲殺之也。乃使八以
易在外賄蘭芬事，告易之妻妾。易之婦與此種界巨子。於是
傾覆，倒懸，而寶從從中操券之，焚其室，燒其田，而難計
，遂得海海而不可測。而蘭芬之死劫亦近矣。

從來姦婦，最易入聽，探古小人，皆工此間。寶之使人
以易在外賄蘭芬事告易之夫婦也，知必必應察耶來，然又恐其
來之結果僅一鬧了事，而不竟遂其陰毒計，因於外間次候之，
以為欺詐之地，頃之，果見一面目可憎之婦人，氣喘吁吁而至，
至門次，即大聲問曰：「此即易名才與蘭芬之婦乎？」易
急起與之為禮曰：然也，夫人得非易太太太。余亦隊長之舊部
寶寶木，而道聞以此事告人告夫人者，但聞其夫往來，與
之開談判乎？抑與之爭意氣乎？抑當之於死而後快乎？請夫人
明以示我，或能助一臂之力，蓋隊長臨此婦時，余曾極力勸回，
隊長不納余言，且此婦性刁惡，余與之同居，知之甚悉，夫
人果有意處此婦者，余固願盡力為夫人助也。」

易婦曰：「余夫不良，請余在外經營，余隨訊之下，恨不
得生嚼其肉，今茲之來，固欲與之爭旦夕之物也。」言訖，欲
遽入，寶急阻之曰：「夫人勿然。夫人勿然。夫人此時入，無
論必不能遂其發於死，即能，而隊長聞來，必與夫人無隙
之刺焉，余有一策，使夫人既陷胸中之恨，而隊長將來又無從
發難，那得夫人願聞否？」易婦曰：「先生如有良策者，幸即
言之。」寶曰：「隊長昨日赴友約往青城山游，其時必有二三
日之盤桓，夫人焉不知如此此……然後任夫人為所欲為乎！」

易結曰：「善！善事有了者，當當見先生！」言訖，便見賣去

易婦之質實然跡，而以此所授之計，告其同肩之妻。妻本才思
絕倫，與易不相識，然亦依所同肩者，令見大婦與已
交款，作其被賊中釘之計，自欣然聽從。於是遂磨以待，為
其買掛殺賊之預備。

翌日，蘭芬在家，必昏肉跳，方成有不測事。傍午，蘭門
外索喘喘然呼且急曰：「蘭夫人在家否？」蘭芬出視之，
則兩與夫昇一空轎來也。問何故，與夫曰：「吾二人即拾見老
婦，其青綠山卷也。易老婦在途中長髮且短，請夫人送往！恐
易老婦之夫大爺，因不能耐病病，故發吾二人昇空與來，
請夫人送往！」蘭芬聽此語，雖然無以為計，心甚悲憫，即
呼女僕領守房屋，如奴乘與去，出城約六七里，至一古廟，與
夫即與守房，蘭芬曰：「易老爺即在途中，吾二人當以一
人守與，一以導夫人。」蘭芬總之入。至一室，見有二婦，一
婦坐也。旁立男女僕數人，幾氣滿面。一婦問與夫曰：「此即
是乎？」與夫曰：「然！此婦即此婦也！」婦不動手，一即
一女僕，先探蘭芬之衣領，除僕亦手足交加，按蘭芬於地，
蘭芬驚異！大呼救人，雖有一人以護其面蘭芬曰，兩見蘭夫坐
之二婦人指蘭芬而罵曰：「孤孀婦，亦有今日乎？」蘭芬女僕
驚恐下，兩婦毒打。打已一婦與蘭芬中出一小刀，對蘭
芬右耳。一婦亦出一刀刺蘭芬，并其脊。嗚夫！鐵石之人，

猶不能禁此！况羅賓如蘭芬者乎！而蘭夫之河上殺尸案，
于是出矣。

蘭芬君，諸君當不待余言而知其手與妻蘭之二婦人，為
易之妻矣，而從中主其謀者為買本也。易之妻與手刃蘭芬後，
見其無血絕，乃令兩僕抬向被殺江中，於是始歸之妻人兒，
遂棄人世，從三國大去遊，蓋是即五月五日也。

蘭芬戶流至某國時，為當地人擄去，自謂有微息，救
之竟無效，該地居人遂報該管法官，法官親自方探得其原委，
而易以曾任隊長，亦不肯外揚。前曾謂其與其妻係某部某副
，係自前道運於法外。而無船捕與，乃此可憐者，亦僅其
可憐之婦而已！

竊劍竊園

便回

這是何處聲音，這不是地地的人們叫喚嗎？將像這地地
處不遠，一時由火回起，羅鳴聲打鈴，果是羅子錢被匪劫了
呀，可憐羅子錢是個小劫劫，一些人員，都是作小買賣，謀她
們的生活，或者替資本家作些苦力的工作，奈解決他們的飯碗
問題，決定是逃不脫匪患的，可是羅子錢則逃的劫劫，固防是
辦得很有精神的，一聞得羅子錢被劫了，他們就動了動，着
實想替他們報仇這大仇，這就是這地地這地地，莫有什麼
可怪的，於是乎他們就大舉進劫，凡這地地這地地，走入他們的
範圍內，就嚴重的盤詰，果是羅子錢被劫了，羅子錢的劫劫
欲以彈丸，羅子錢的劫劫送入地地分別地地了。

起接來的前貨，約結幾位匪夥，四下去收匯，俗語說『冤家路窄』，這巧恰遇着同渡有幾個人，亦是氣昂昂的，羅玉廷以為是他們那家煤棧中的朋友，你當家弟動同他們問起來，原來劫了李子英的匪夥，都是有一種條的，以行囊上有種特異的符號，為他們暗昧的標識，真怪同舟幾個人前行發覺，恰與他們是大同小異，沒有很大的分寸的，羅玉廷就以為是他們一夥的遠友，就胆大粗心的，向這同舟的人道：『若兄此次生意如何？花邊邊得了許多？』（川匪呼洋錢之別名）那同舟人聽了許久纔說：『不若好呀！』羅玉廷又問道：『請說後方事敗了麼？』那幾人說：『是呀，我們正是要逃走的，老幫幫同一路麼？』羅玉廷說：『自然是好，但是我們的目前地，竟往何方去咧？』那幾個人說：『俟登上了岸，不妨在茶樓上去坐坐，也仔細的商量一個方針。』諸君，你說那幾個人是誰？并非羅玉廷的朋友，原來就是他的仇敵！衙門裏的鬼，誰也查得，這些鬼班，本來不是辦匪案來的，亦并非是特選來捕羅玉廷的，是因他事往別地方，路經此地，又恰與羅玉廷同舟，羅玉廷不明不白的話，起初那幾個人，也座不着，後來竟想起李子英被劫了，乃查查那幾個人，這座不着，非他不善，又聽得他這話，異常支吾，或者此人是对於劫案有關係的人；亦未可知，故所以才順着他問的話，假意的答應他，又假意假意問他，皇皇雖然說了這許多問話，然而羅玉廷總也迷了心，真有一點覺悟，畢竟進了茶樓，喝了一碗的茶，就結了幾個武裝兵，黑雲瀾瀾，活捉羅玉廷了。

兵八問道：『你姓什麼？』羅玉廷毫不畏懼的說：『我姓羅，字玉廷，某縣人氏，兵八又問道：『請將李子英在座麼？』羅玉廷不忙不慢的還其首作長形，很得意的說：『我在』等羅玉廷說後，一些鬼班，纔發覺他的本面目，對他的自誇道是我何如的方法，如何的言語說得對，又向兵八道：『諸君其幸，檢不發彈一彈，又不花錢一個，已有人將發彈來，只等得上岸前發了！』此時羅玉廷始知在舟上失言，但是今已中術了！還有一事，應該佈告明白，冤家兵八是從何處來的呢？原來羅玉廷喝茶這個地方，是四川一個產茶的商埠，異常的鬧熱的，平時都是有許多兵八在此賭博，當羅玉廷在茶樓與那同舟幾個人談話的時候，兩中有個同鄉的人說：『諸位老兄，請坐，俟我出關，少遲便來。』此人果不食言！可是來勢洶洶，已改了監前的面目。

堂上一點光，堂下一點血，羅玉廷已聽了，嚇得面根很前兵八，將他的衣服撕破了，將他的手向背上縛束了，至終他的言語，是強硬毫不柔軟的，猶如自無懼兵八曰：『君大盜耳，某小盜，大盜殺小盜，沒有什麼可說，大盜公也會說過，『竊鈞者殺，竊國者侯，』可見當時已有定例的！』羅玉廷聽了，既知大盜殺小盜，汝何不棄小盜而學大盜，既知竊鈞者殺，竊國者侯，汝何不棄竊鈞而竊國，玉廷身，上帝既生汝有此種靈智，請爾身驅，將此頭領帶此國家多事之狀，為不道此好身骨，為國家平內憂，再外患；不使商賈子保其壽，和小鬼似的保儲來殖民於我老大的中國，今爾匪語，已為刀祖上

不到下午，滿盤小菜，便傳來了。老王頭兒好不歡喜，放下菜担，走入一家酒舖，要了一壺燒酒，抓了十文錢的葫豆，自斟自酌，緩緩之氣，發發着兩座酒舖，倒耳一聽，見有一個人說：「公公券開獎了，聽聽這次開獎元錢的拿老回，得了一千元，椰子下遊幾錢。得了五百元，大獎不說，這幾錢子的，彭蓮子也得了二十元的一個八獎！朋友你這說可說不可說？」一面說一面喝酒，越吃越上勁，又替得獎的打一圓條，說老彭不必說。這季若回同趙榮盛，若大一注財，買點地方，怕不馬上稱起是糧戶；若是拿來開個賭口，每年的進項，更不消說！用不完使不盡了！他們只替乘酒與，信口開河，把個王老兒弄得發呆，垂頭不語。半回方才嘆道：「我們天天黑牛似的，才賺幾百錢！萬不想幾天功夫，就可得許多銀錢。天地間的事，真難極了！說着露出羨慕的樣子，會了酒賬，管上來担，便回家去。

老王進門，把老妻訪德瀾下廚子，問了今天生意，和街上事情，便拆身走入窰房，登時熱騰的托了一盆飯，兩盤菜，一盤豆腐，一碟鹽菜，恭恭敬敬擺在老于面前，向老王笑了笑說：「請動手了。」老王端着碗，狼吞虎嚥，一口用完，婆子散了碗，看看夜色已沉，摸着火柴，點燃一盞瓦燈，開口兒對坐床前道：「夫頭子笑咪咪的叫聲：『婆子我全天上街聽着一件新聞：現在有人發行一種什麼公公券，內中分頭獎，二獎，三獎，直到十獎，才得收粉。府街上幾元鋪得了千元，椰子下遊家也得了五百元，好福氣！不淘一點粉，椰子會跑進屋；你說好不好？』」婆子聽得，也樂了，却臉上現出很懷疑的樣子說：

「老漢，那有那麼容易？」老王說：「聽說的！」又細說一陣，婆子這才了然，趕着說：「老漢！你一天賺了錢，買張回來試試，老頭兒得了婆子的贊同，也得笑逐顏開，像這買張試試。老兩口兒又扯開話，夜漸漸深了，展開布被，安睡而眠。」

次日天明，老頭兒照常上街販賣小菜，隨處打聽這個公公券時價，值有種人，見老頭兒價價的，便和他開玩笑，東拉西扯，終不與他說實話。過了多少人時，才遇見一個同他年歲不相上下的老年人，把好多錢一張，與他講說，真他講說，這話剛講出，老王把舌頭一伸，發覺他地地住了，他想我的傢俱，才不過千把錢，那還來的至有幾張？想了一想，便把心本了。

一天老王挑起來担，至西門街口，看見許多人圍着一間舖子，正在那裏高聲放炮，忙個不了，老王急向衆人打聽，當時有人對他說：「這位陳先生，就得了頭獎，我們在我們在這裏盡賞他呢。」這話雖是一句，不開張的時，那曉得老頭兒賺了，獨得心事，很後悔當初不買公公券，一注財，百百的讓別人發了。

從此老頭兒便日轉數十文，便賺實錢，在官廳事務！或不用。豈可笑的，老王一天病了，隔壁吳天德勸他請藥吃，他犯頭搖搖，硬是不去請，吳天德哈哈嘻嘻說：「吳天德勸他請藥吃，他真趣，心中很詫異說：『怎麼老王最近改了常規？』」這不明白他這樁心事，好容易整整隔了兩個多月，才得一張公公券的代價，他聽的聽上街上買了回來，改換把中，這道好頭，生恐有人乘間偷盜了去，從此他倒真有一天的安樂。

老王總是一個勞碌家，沒受過教育，但他却相當於理想。這地處處實固，他就終日盤算，便想到得錢的將來，財產到手，如何安置？如何管理？和他妻子天天商議。他說：「隨行你賣到，我原來是賣小柴出身的，這柴中非塵也。我不過，有了錢，買個大花園，倒是正理；想起把言一物，迎；說：『不對！不對！』」

老王道：「不是要在城外開；如今的土地上得天，賜得我發了財，不說我的地務，雖然銀子來得容易，還是要有命才得，到那時不成了；」

「播起西瓜上梁山，看大王傳過，不對。不對。」

「說開妻子問道：『你說究竟該怎樣弄？』」

老王道：「我這看街上的轎子，倒很好時；幸性弄成轎舖，好麼？」

老妻子道：「不行，這轎夫來，人走乾淨，你這轎舖不是個個倒閉的麼？倒是管個洗滌攤子，但笨錢不費力好學，却是許多銀錢，又不能隨行拿去開洗滌攤子；下餘的又做官店呢？沈吟半向，叫曉得了；某處銀行不在招股麼？把法存在銀行裏，不擔一點心，屆期只去憑摺去息，更穩當得多。」

「於是那舊日朋友又要來把我勸着；信任借貸；那時有什辦法子來對付他呢？想到這裏，硬不言不語，低頭納悶。隔了一陣，老妻子道：『不消！不消！我這願給他一個不理，他把我無其奈何？』」

「不覺胆子一壯，於是復抖精神；一心一腸計劃這你這事；時而要設貨店，時而要發當舖；時而又要辦製草廠；與眾議去想得具有體方法；又要去創立發雲公司；這個念頭重發，那個念頭又起；可憐老頭兒被無謂思想的支配，圍了個連夜不眠。

老陰易過，不久就到開辦的時候，這日王老頭子精神百倍

元且 小 說

得意洋洋，準備着當富翁。這夜就叫妻子備了一瓶口袋，帶在腰間，悄悄地在門口暗中立着；家人都在睡夢中說：「怎麼這樣那的人，也跑來了。」

「看他只大模大樣的，不認人，好他治失掉他富翁的尊嚴，不！一會他聽得錢，家人一晚上前，老王更不待慢，朝前直跑，兩手不住抓人，當然他倒倒的不會其數。要和他理論，他已沖前去了；那裏還管這老兒生疏時命，急難前把被牌壓了，不顧的大哭起來；折轉身就走了；家人連忙拉着他十道：你果什麼？他一百幾，一平說：完了，我發不成財了；我的券上是個（8）耳袋，他這牌上却是一個（1）掛牌，說着又大哭起來，可憐滿天的希望，就失敗在頃刻，

元 且 紅 鵝

光陰易過，我貴大中華民國的十四年與十五年又接交代了，每個縣官城裏的機關衙門，除天與十四年能行，油大氣，狠是驚人！接奉唐帥的英聲，比我們小百姓好幾幾的英聲，更大得充；滿街鋪戶，也擺列着五色旗。我石這類的轎子，莫得那些斗大姓字的香黃旗有請牌；今天這風大的風，吹得那些五色旗，個個倒的，唯獨那香黃旗，四處吹他穩穩的，好像是與風無礙的樣，我在大街小巷，趕了一天開熱，不幾天就冷了，今早晨起來，已離開了六吉了；我想起去出行大吉；剛才走到東門口上，只見得有一個人，歪門一開，說道：『今年大發財，圖發法進來』忽然一飛榜中飛出一個少

人道：「那君！說了就是？」元且就把車夫與他說的那些話，一五一一的，完全說了，美人起初聽了，並不承認有這事，最後元且說：「現在那開官兒，還在這裏你都想誤我，嗎你趕緊罷了，我倆還有商量餘地；不然，我就要馬上上堂！」美人若讓道：「我我就就罷了，你又有什麼辦法？」元且道：「我要把你罰了，免得你再做廢事！」美人聽見這話越起火，嘴的一聲，就響起來了！道：「剛後又怎麼了？」元且道：「你去說帶美的那個刺匪，名叫賀良意，他剛後會罰，或者罰得好？」美人再三哀懇道：「不管那個會罰不會罰，會罰不會罰，最好不罰才好？」元且道：「要我罰不罰，我走了過後，就要守我的三個條件；第一：不准亂說零碎話；第二：不准招的罪神；第三：不准再造出私生子；」美人道：「完全都依你的，這下好了罷？」元且見美人滿口應允，忽然就笑起來了；以為這一下他走了成社武定會為好了，就是他他罰不罰又罰蛋蛋的罰蛋起來了；大傷他倆今晚夕，依然是美妾受辱辱辱了；我的心動回來向我報告，我當時一聽，預料元且又受了成社武的騙了；唉！他自己都甘願受騙，又我的什麼相干呢！不過他倆這苦古怪，不可不報與日報的，報告各位先生，今天是一說，個個都就！假的，慢慢笑一下，好罷！

假 (一打)

西零

- 相買仇貨大減價：假
- 前店紀念新折扣：假
- 戲班子上的鎗刀：假
- 大要招騙錢人：假
- 找稀人著名女士：假
- 太平國產國貨：假
- 妓女逢人道從良：假
- 開張海狗金官飾：假
- 女士說不當太太：假
- 交際場的笑臉：假
- 布告上維持秩序：假
- 救員口中的說：假

近代社會之十二像

讀外國語言負得有重大責任。但近來成績頗英文的，十之八九，是想以譯政為生涯。這樣的譯英文，好像是個泥子。

不做絲毫慈善事業，終日找盡心機，害人聽人。不為子孫想，只為自己。這樣的窮人，好像是個老牛。

用平民錢，吃平民飯，不但不為地方謀利益，反與兵殃民。這樣的富人，好像是個惡魔。

人民代表，棄卻責任；只知南腔北調，處處向北，是這方面的利害，是那方面的謬誤；他笑罵罵罵三我，抱個位義宗旨。這樣的議員，好像是個狡兔。

從前當皇帝的人，迷信家傳是命，或謂龍降生。我看他背了時的皇帝，好像是個水鬼。

不穿那章定的制服，偏要執這些紅紅綠綠的打榜，以博男人的歡心。這樣的女學生，好像是個花籃。

這處談革命主義，那處吹共產學說；專橫一視，就嫁離於人，自己卻能跑到各處逃命。這樣的革命家，好像是個野馬。

順城街的小小幫辦，只知開賭發橫財，處處就定他的工夫，陪不好，便是病入的錢。這樣的醫生，好像是個毒草。

富家子弟的錦羊，幸父兄血汗金錢，不專心讀書；只知今日反對激習，明日反對校長，讀了幾年書，或都到各處學堂，幾乎校他鬧完，但是學識，仍是一點沒得。這樣的青年，好像是個懶豬！

我們熟悉的人，呼聲震天的，主持公道，不偏不黨。這樣的談論家，好像是個暴龍！

又不真誠，又要看臉，招待不周，便罵聲打臭耳！莫有絲毫公德心。這樣的妾人，好像是個泥鰍。

不愛光陰，不求學問；天天打牌，看戲，嫖娼，吃大錢。這樣的公爺，好像是個笨蛋！

文藝

尹昌衡題



同感？不如吾偏枯人也！」衆大感動，遂與黃興相克武但德幸等，將百餘人攻督署；擣大帥，網其盛，牽降，歡九如而下，黃者皆擊碎。身劍甚，賊率至，殺執。自張王光明，死，與七十一人葬黃花岡。後五月，武昌兵起，應者十三省，無不歸。漢政府定矣。民國元年，南京政府設元帥，贈大將軍。而克武亦奉命亦以要軍立於四川。

贊曰：漢族危復，藉楚難之威，險惡詭於數載。蓋世凱已定江南，贊曰：「吾不畏南兵反攻，畏其乘取入會於兩河間。」由此觀之，「攻心爲上，攻城爲下」，非虛言也。然非嗜死生，外功名者，亦那能爲。十年之間，南北更仆迭起，皆以我卒相向，抑幸由哉！

贈森威將軍遊江源山

張靜忠

上到江源第一山，金州舊廟堂敞開；將軍騎馬入宇清，轉舞安文亦靜還。

眼底

張靜忠

眼底紛紛紅百鶴，胸中塊塊疊千盤；早知官味秋雲淡，歸去其成獨造難；龍虎原原眼底作，塵頭且目亦波官；向來深望匡時志，欲挽天河洗肺肝。「接此係律詩體，讀者誌」。

賀陳靜珊旅長喬遷

會學傳

滄海儒巾笑我來，成都市上幾回栽；江山錦繡悲吾土，人物衣冠照劫灰；芳草舊衰文酒會，梅花新傍戰塵飛；將軍豈有山秋變，偏爲吾蜀開草萊。

茲聞諸國番樂動，僑胞風流散舊園。自爲乾坤黑白變，遂將組豆包三軍；必與松柏並碧香，爲我志國重芳芬；獨坐高齋籌宇，功名眼底盡浮雲。

贊昔停車息六載，因翻過嶺笑難真；願將通衢開天地，兼有文章泣鬼神。劍外好身身隨夢，眉前畫眉眉隨塵。今來自愧無回客，入座香醪萬古春。

自任非誇甲第志，高標半現爲蒼生。我聞諸子逢三月，歷歷憶語四瀛。一笑樓台金粉地，萬家燈火錦官城。信年再造黃龍世，似甲歸來醉太平。

祝蕭伯豪太翁七旬雙壽暨華梅落成

弄孫志慶 贊家

簡道人

有君誕誕天上來，壽星高爲老人開；欣逢早定三分局，一伯豪任任邊防參謀長；龍鳳呈祥大福祿，壽星高壽毛公訓；圍棋今見南公才，晴室且見個個頌，樂壽長來祝志來。

寄迦德

看翁

竹院僧通名父子，欲從從之江畔長；莫道雲霄供卓錫，萬松深處一燈涼；松下清風自自香，向來欲爲良人知；靈益政有千金體，用張文酒贈慈叔爲語；來讀迦德七字詩。

二十風飄張一軍，青山口口語語文；不願年少高懸畫，更寫羊欣白練裙。乘雲尚覺夜背詩，滄海山山日轉清；江關曉曉多哀雁，却望南天一渡鴻。

答贈石帚

迦德

風鶴年年驚讀書，荒碑沒字古人疏，幽窗有子常遺我，謝
客蓬山但結廬；懸燈忽傳萬訊至，鹿門遙憶菊花初，江南傳唱
無尋本，白石風流一起予；

春夜聞簫鼓聲偶感

石帚

不識京原賦鼓琴，依然簫管聽烏啼；小樓共聽空聲韻，蕩
漫春風滿酒樽；我登重慶樓白髮，酒闌莫遣唱黃鸝；明朝少婦
蓬樓處，柳外鶯聲滿馬嘶。

上元次山公韻

石帚

花燈綠遞三徑香，憤憤新遊添晴光；錦籠卷外雙苦力，我
儂於面有底忙；春風春風驚爆竹，柳梢微月透殘陽；不覺銀蟾
半凡滿，香珠酒宜盡寬腸。

上元次前韻寄懷香宋先生榮州

石帚

寂寞高樓憶昔香，憑知舊筆映宵光；故翁老卜龜堂隱，紫
翠同看錦角忙；幾載而今無勝木，扶鳩何處斷春腸；山城此日
迷佳節，別處誰能寄客腸。

黃劉二君約游圖書館遂遇南郭醉中相
與臨流濯足云年來無此樂也詩以紀之

石帚

鶴髮之翁城西隅，何來隨鶴衆所趨；阿前虛置可羅雀，時
客歸事來於此；二子率率忽至此，麟趾小邨穿盤紆；升樓橫香
燈不語，履履乃似三浮屠；相呼出門日辛午，蒸隆盡盡蒸盡行

民國日報五週紀念號刊 文 叢

○高眠大談噴消暑，幾被黃浦清而熱；雲棲隱帶與興甚，亦待
吾黨不勝言。揮汗關人丁無作，能醉又能顯駭觀；更尋委巷臨
河洗，新涼涼意吹蕩蕩；二子相從復相笑，而居局促如賴勝！
解衣雲裳臨亂石，試我甫足整頓急；與水爭流驚到骨，豈有餘
熱煩煩餘！野游得意苦易失；夕陽照樹明平蕩，遠風去矣事方
急，城頭烏喙口吳道。

雜詠五則

芳草

飛仙閣

閣裏飛來者，仙家始尾云；仙又是何處，空領李桃雲。

南山道中

去歲南山道，歸迴迷雲霧；今歲南山道，油油翻茂草。年
華如逝川，與歲知多少！

甘州曲

隨水蘇清絕，朝宮龍咽流。向朝龍宮之不傳，故地愁。

隱士居

水色山光老信村，碧綺紅樓見異奇；水邊處處春綠盡，夜
半歸來不打門。

醉珠

半醉櫻紅淡抹朱，誰能不要帶風梳；香塵亂立清香煖，誰
借春風作畫圖！

青草

紅豔

昔年河畔風君子，今日郊原若馬蹄。信馬隨風隨道照，好
漲清夢到瀟西。

一簪相對且頭科，幾醉其如九日何！放眼河山盡料迴，何
身大處區區多。似此紛紛橫井渡，趨趨無幾欲翻歌。回首浪
吟餘處，長江明月幾新磨。

紀勝一飲一經程，白飯醇醪萬古輕。腹有醇醪飯淨土，不
妨安堵擁書檠。別如牙大星溪合，秋在相隨夕照明。香亦欲東
行且住，亂山無路隔江通。

詠菊香朝衣

守一野人

丹屏畫榜樹龍精，鶴鶴守書傲何人！朝衣不設三生色，疑
是山中宰相衣。

詠白菊

生成本色賦紅黃，隱避高風不飾裝。酒澆客來衣袂雪，詩
吟人插髮簪霜。最嫌玉碗秋光老，最愛冰心晚節香。病仙家
知幾度，晚晴香雪滿瓊漿！

贈香妃

劍魂

香車前後，快已三度梅開，錦棧吳江，滄人千里。茶
塵夢劫，重遊香澤，明月樓頭，早已鴛鴦信香，紅閣遙望
，何如舊期後相思！昨由蘇空，寄到手書：滿紙新紅，縱
縱信香花亂錦；分明香兒立紙上，手帶一串如意珠，含笑
以相愛之詞也。

東風明月倚芙蓉，繡出雲霞別樣工。為新海棠香雨索，也
應小字翻雙紅。繡子小飛渡子仙，獨得朝階下碧天；借取瓊樓
今夜月，從頭翻雨再生絲。銀燭高燒琥珀筵，亂飄珠淚淚如仙
；分明一樣鴛鴦牀，月到西樓分外圓。落花如夢雨如煙，鴛鴦

鐘聲又一天，昨夜春風還舞玉，紅泥踏水漫荒園。東皇昨夜
羅錦，吹氣如蘭能寄仙。最是春愁看燕子，輕風隨處是人憐。
明月五屏漁豈惡，春風金屋醉芙蓉；從今喚喚英雅恨，寫出
鴛鴦別樣紅。

天將曉時觀岱嶽

江安卷清長

月暮日曉天曉曉，猶有一線來東京。平蕪變青射屋日，略
露殘點尚低聲；客客如人笑迎客，低聲低語誰能會。幸堂
翁。平生看山天眼闊，敢卷南作小吳趨；天台層嶽不往觀，但
取太行窺雷穴；大巫題難高齊答，摩得雲霧行雲。茲山渺渺
當曉曉，奇大雄橫無一得！旁人私語時：公且須須見！前有奇
峯標雲整天，淋漓變幻極巨十萬云；忽忽雲霧長長愈奇愈
突特；誰能與展排仙都；今所具者乃山麓。直抵如門戶，外此
尚有接連雲兵府樓臺閣軒宇處。齊州東州固不及，環繞待爾嘗
摩挲。諸瀆近山山絕出，草堂隱隱隱山腹；一舉拂北出大開？
辨塊未盡天絕來。尖裏玉忽瘦瘦瘦，臨口絕大形巖巖；忽然改
換作火塔；左三右七八九懸貫相摩挲，肩爾才才無一直；探海
歐濱直直直，餘氣滿不盡金銀玉走走罕罕。故舊舊舊故故故
變變變。我謂：人生當爾爾，大不可盡盡則已！長江行子通城
英；不可舟舟七千里。天橫迥秀曉曉曉，處處法法古如此。神
龍號號號草間，不露一露伍伍伍。大生於心心乃奇，輕風風雷
撼天起。迴風狂即獨登翠凌山，行頭去雲霧已止。聽者大笑狂
言稱：乘所未得乃得今！人同與我我即即，血亦大可作汝身；
會此理者其德薄，天將以子為報恩；我語言者無我奇；大拙誠

巧弄乃愚，此謂佳集靈靈靈靈靈足得一靈可斷心脾，是足照
入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人行前途山高低，照照照照照天
說：二人道指天為誓。曰且觀祭，上有開天古時靈。

雜詩廿三首錄 八首

吳清長

（一）
續續續續續續，愛別愛別獨自處，與且與與與與與；春
風斜日斜照山，也動也動何何早，歸歸歸歸歸未歸；不歸不歸
還還還，應應應應應應。

（二）
松松松山松松向，江江江江江江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風
風風風風風風，松松松松松松松。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
不歸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三）
錦瑟錦瑟五十後，錦瑟行在子親先，江江江江江江江；吳
吳吳吳吳吳年，吳吳吳吳吳吳吳，已已已已已已已；玉梨金柳
朝朝朝，蘇蘇蘇蘇蘇蘇蘇。

（四）
春風春風春風，仿仿仿仿仿不知。明月明月花早起，要
入入入入入入。東風散水散無用，天末天末思思有詩。不盡不盡
頻頻頻，少少少少少少少。

（五）
其世何人其世，言言言言言失西東；不才不才不才不才，近
死死死死死死死。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天亦物界

難難得，欲乞願願打馬堂。

（六）

春風春風春風，忽忽忽忽忽上樓；望望望望望望望，倦
倦倦倦倦倦倦。長江長江長江長江，良友良友良友良友；不解不
也家也，明年明年明年明年。

（七）

破水殘山七管神，別別別別別別別。處處處處處處處，兼
兼兼兼兼兼兼；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絕絕絕絕
雲軒點，偶偶偶偶偶一掃塵。

（八）

金陵金陵金陵，萬里萬里萬里。萬里萬里萬里萬里，
承金陵）松羅）給女郎村；雲雲雲雲雲雲雲，不不不不
離也離也，況是已山最幽；雲雲雲雲雲雲雲。

玉山枕

——金山隱隱——

宋清長

曉雨初霽，
掃天聲，香如洗！
斷山殘照，
大江東注，
斜日紅雲，
倒影千里！
斷山雲字雲雲，
著點點白雲飛去！

……我這江橋入處幾？……
剩與鈴一塔和信語！

水 * * * * *

夜來青浦在波起！
滿橋角線龍氣！

杜江身病！
珠箔不勝；

不辭瓜洲？
在舟邊際！

月沙星樹水茫茫！
夜等得玉鏡更後起！

！！明朝寫入新詞，
別就旗形寄與身帶！

！古今人詞家放易而大難！
最是筆氣？尤是氣力。太

白二句，作三句，亦作四句。千古以來如此而已！人才之
難如此！

解佩令

！送人南行！

柳申叔

機頭雁次？

馬嘶津渡？

不天則迫，人東去！
去也歸來？

只不定早秋發暮。

民國日報五週紀念號刊 文藝

！！隨行豈避兩風雨！

夕陽荒浦？ * * * * *

隔屏層樹？

！！是君今夜銷魂處。！
柳岸孤吟？

莫忘了讀詩舊侶！
暗相思？

比君更苦！

夜半樂

岸山微綠？

二舟的曉曉。

旋棹投荒浦，
歸水歸魚村？一重宿樹？

長灘怪石？
歸地怨虎。

每當驚曉曉嗎？
野鳥驚起。

！！隨行豈避兩風雨！

！！隨行豈避兩風雨！

市隱黃簾？
寺橋紅柱？

時照裏；

歸猶同人分路。

濕煙孤里；

垂楊古道；

畫出冷冷清清；亂曲行旅！

遠行客；

含糊無一語！

＊

到此更念吹面寒風；打聽寒雨；

不定得來寄信何處！

望天涯；

千山萬水迷歸路；

可幾日；

渺渺家前楚。

短長亭子多難數！

此天頭居十年生最見才力之作；柳詞自是絕唱。然此實與過古人。

東風無力

樂叔子

櫻柳落花？不是去年寒食！

酒杯兒；

詩債幾；

謝酒行時。

要對酒分眉最宜樓！

獨自憑欄立。

＊

今古茫茫！

有幾個英雄；

占斷東頭無敵！

野龍船！

倒旋利！

鬼蜮生輝！

！！但擲天柱地；

坐穩履波塵。

愁春未醒

楊花詞

茫無心緒！

花外鶯邊；

發香日酒房。

天好路新晴；

破橋背裏；

沿花噴入小樓根。

！！去年今日；

猶絲燕子；

珠淚零星！

不教尤人；

＊

＊

＊

＊

＊

——幾翻幾索——

異我無情！

某難堪？

我把門下，立盡黃昏！

不及歸鴉！

幾翻幾索，又重城！

而今沒地，尋他蹤跡！

——除是他生。

水龍吟

——秀北——

高樓細雨濛濛？

苦時鳴笛留仙館？

一淚雙飛！

千山萬嶺？

京詩爲伴？

愁雨與煙？

別愁運步？

寒鴉清曉！

此別茫茫！

南歸不定！

北來無算！

只就難酒友？

憑情密意？

朱清長

酸桐樹刺心坎！

*

自後新詞殘燭？

付文魚不如歸燕！

分明也好？

纏綿也好？

想離人眼！

九曲珠心？

十年雲夢？

比香愁釀。

絕無時忘却？

拋茶玉手？

養花庭院！

摸魚兒

——二次秀北——

問燕山，新北香雨？

別來還念儘否？

枯霜經宿枯僧綠？

何況是，黏腸舊露！

別斷處！

只歌板，猶弄柔羅生龍虎

何人更去，向

蟹王奴接？

種種猶坐？
種種猶坐？

* * *

東橋如？多謝同盟滬黨！

請諸君速無數。

但當風月供奔走！

！也要騎盾千古！

春又發！

想紅豆黃箱？

應親臨厚誦。

莫泥裏越！

肯爾學剛勇？

俯仰已驚？

齊天樂

三次寄北！

知難太久無音信！

鐵交屠狗使幾！

天海才人？

誰流劫火？

磨滅虎毛龍氣！

京華歌舞？
有幾個對對爲伊料理！

萬里歸來？

筆端還凝著雨。

* * *

東山有何人起！

一年年剪汝衰麻殘碎！

新燭教寒？

青燭寒燭？

生開死屠龍技！

歸來原易！

笑指大乾坤？

沒人淘洗！

一字千愁？

沁園春

寄君代言語！

蕊秀南屏！

花儲臥石？

待我歸來！

計萬紙分詩

一舟浮酒？

五朝歌哭？

千星輝埃！

楚楚憐人！

悽悽刺骨！

幾點乾淨冷冽灰！

——對付我作新詞料；

亡國詩料。

* * *

村邊雨雨雜語！

荷大個粗茶細草鞋，

開路過三洲幾家龍虎！

——幾點冷局幾點冷局！

佢好得意！

佢好得意！

不啱先生團圓益！

身閉了！

取過四照燈，

細細安插。

早梅芳

眼淚時，團圓益，

團了卷塵情。

小窗親易，

密語寄心兩難收！

一重重暮思！

一重重是恨！

情話人生情？

必口白情詞。

民國日報五週紀念號刊 文 盛

* * *

錦書道，嘉符近，

添了香金冷！

且壓低小；

何處江村柳眼愁？

沒相好是船！

——買勝勝是就！

甚年年，

整天酒醉會！

先生之詞共千二百章，凡古今所有宋元遺失分長

調，中國，短調三種，共八百調，無一不備，且係手

寫石印，分七集，八本。其胎息之遠，氣魄之壯，實

元明清三代所罕見！惜美不勝收，尚餘數冊，以供同

好。

六十自壽

——歲在甲子民國十三年陰歷八月二十五日，時在錦城。

(一)

歲星六十附天，甲子歲元第一，言有文章能自壽，笑

無道頓得人傳，每思學處壽三百，除歲精神幾萬千，不惜魯

光殿讀，種花香菊月華臨。(癸丑八月)

(二)

虎威山上老劉賢，出軸無愁懶是賢，學能直捷新赴伯，此

風種俗信陵君，平生最慕濟名士，詞處徵求餘藝文，自願加

寒甲滿，豈能轉轉紛紛！

(三)

四海名流放眼看，詩仙文傑亂雲中！天關盡照懸青火，雲
霧茫茫打黑風；不種江南紅豆子，願從河北紫雲翁；乘機欲去
尋華嶽，海上青鸞拜未公！

(四)

金沙台上笑河清，我亦乘風萬里行；赤縣誰知秦虎走，青
關又見定燕驚；歸來大陸神龍起，怕聽長平鬼馬鳴；海客談天
驚異國，一筆英旗坐書城！

(五)

春風未報浪難伸，竟作夏天一杞人！守禮三年空事鬼，讀
書萬卷枉通神！浮名都是風花果，大道原非露草茵；垂老方知
真妙諦，性光流出日摩新。

(六)

我是無名劉伯子，非儒非佛亦非仙；曾登秦岳觀滄海，交
入名山誇大用；天上三差同仰照，人間萬事總隨緣；偶成談粉
費幾句，何必輕流五百年！

(七)

南風四月到龜城，怪怪奇奇萬象呈；短布單衣秦氏女，雄
冠博帶魯諸生；將軍半是楊梅客，敬子都成草木兵；更有琴筵
開綠帳，一琴白燕舞黃鶯。

(八)

芙蓉城裏又秋風，仙桂丹流滿樹紅；軍帖忽傳將客燕，家

書欲寄與黃鶴，高樓姊妹花枝上；(吳昌碩三絕處)大雁公孫草
澤中；誰料伶容著眼識，怕他不長信使來！

(九)

帝國河山第一好，真神不問國君生；劍鑿玉堂揮畫壁，紙
馬金戈衝地機；弱冠戰場皆死地，幽靈毒海盡心城；大風欲吼
人歸去，海甸何年見太平！

(十)

天生龍種更然常，派衍長沙田帝王；七十二尊孫第一代，九
重鼻祖法三章；滄桑幾變尤思漢，雲海幾翻盡紀唐；大度本支
傳百世，別開心流邁漢皇。

(十一)

甲邇民國十三年，介壽詩題八月天。歲美生辰逢廿五，未
收弟子滿三千！一生心跡隨清鏡，萬百風聲貫日懸；求有地晚
能寫照？(次男小字延慶)先為實錄勸題。

(十二)

天祿書香海外流？(姪人嘉現留學法國)前乘飛渡滿神州。
大言好出非劉季，博學無成類孔丘；南北史須疑舊存，春秋書
待老彭飾；時人欲識狂歌更，大箱林中國慶周。(念孫小地名
大箱林)

桂海島言 (卽回常言，又名卽回言。)

天隨子

(一)

華芳自開謝，唐流變素落；關西多逆氣，秦祖履綠鹿。日

且聽雙輪，天地逆旅記；當言須臾花！死生涉春聲。

(二)

覺天精神存，浩然氣蓬勃；周流無始終，萬貫感靈擊；我
本天隨子，優遊早天樂；天樂誠無息，大笑披鹿苑！

(三)

人心黑如漆，是非顛倒之；翻笑蒙泉樹，樵老鳳凰枝；覺
彼雙鶴鳴，不識春秋詩；君子行素位，無入不自怡。

(四)

心師王伯安，大關孔門徑；學海茫茫中，良知指前定；結
知辛棄疾，方能定去病；私淑三十年，秋月關明德。

(五)

讀書十萬卷，卷卷還太虛；胸中物何有，樂與天爲徒。渾
然太極象，一寶關明珠；終古不生滅，至誠如玉函。

(六)

羨羨難機消，了無一塵掛；白雲自捲舒，必與天地化；神
遊彌六合，不知瀛寰犬；與亡魂指期，紛雲笑玉函！

(七)

東魯水精子，一身立人極；守節天縱資，四十八表列。道
化流古今，萬世造天德；落落三千年，我必抱獨得！

(八)

祇全不識人，倏悟必如鑑；識人不識金，空襟服如月。獨
透空靈情，千古同一轍。多金滿季子，當貴法頭白。

(九)

民視日報五週紀念刊 文藝

人心如人面，面而不相似；人面如人心，必心各有志。萬
殊一本同，一本萬殊異；心面有異同，世誰如人意！

(十)

思王稱愁文，詩仙反恨賦；反恨恨反來，釋愁愁不去；我
有解困辭，解四問如故；或我良知用，高唐誰何處！

(十一)

范成山戰戰，大柏林森森；橙堂燈未嘗，隱隱燈至今；凝
必顯佛號，默騰升仙學；春輝發千古，萬億念玉音。

(十二)

唐虞君臣德，成周父子全；貴陽弟兒聖，尼山師弟賢；關
雎夫婦樂，均造天壤顛。五倫古今冠，俯仰心安然！

壽楊汝襄先生四句

(一)

家傳清白學山人，甲子年週四十春；愛世世天眞孝子，童
途除日是生辰；報彰靈草霜華國，香散梅蕊雪雲新；特得仙藥
真樂飽，長生丹訣獻劉晨。

(二)

南風四月益州來，客裏相逢笑口開。論說洞穿諸境界，談
心直上妙高臺；一天雷雨思王佐，四海風雲憑霸才；家世飄飄
原出相，達人後起作龍梅。

(三)

淡水高山峯伯牙，鍾期一遇意蓬萊；瓊樓鶴鶴新詩草，遠
勝文運舊繁華；情摯禮稱稱日本，詞橫壯世賦年華；一篇文畫

天隨子；揮出精金不見沙。

(四)

金步蟾呼小茶房，楊柳風冬滿塵涼。乘興清談報曉月，清
聞早伴踏朝陽。欲銷黑霧追黃帝，想見青天起霸王！溪上往來
人不識，猶疑說客是蘇張。

(五)

大那分符憶舊年，牛刀小試化龍泉；心潮愛水滌邪色，言
情清光照蜀川；碑臺去後刊朝陌，飛傳空響唱花田。萬家福音
如生德，紀德論文頌一簣。

(六)

雲刺紅霞噴成節，花囀樓高比得無；真怪若說春在抱，良
知夢醒夜來蘇；數家慈母迤千里，幾級難兄聚一廬；更有歸園
桑德耀，關懷如對乾光珠。

(七)

北雁南征我未歸，四各樓上坐朝暉。冰消意蕊三生美，雪
湧心花六出飛；九轉煉成仙骨健，一洗盡除俗腸肥；陽明洞返
真吾見，相對忘形入化機。

(八)

靈光高懸紫微垣，參漢穹垣大易門；良友願交楊伯起，奇
交不羨柳宗元；春冰化盡命途計，時雪全消玉笋痕；一片光明
心不動，胸襟百善見天根！

楊盛女史亞舒三旬

劉天隨子

靈根生向百花前，名冠華芳一著先；南國芙蓉凋歲歲；東

風桃李笑年年，才高錦水黃鸝；壽春香山白樂天，樂府新裁
三十曲，伯倫喜頌遊姑仙。

其二

楊園詞曲廣勝琴，嬌瀟瀟風具賦心；玉露同凝瓊古韻；百
年猶考選知音，獨犀一點膽胸存；影似雙鴻入錦瑟，大雅詩題
刻萬鈞；孟光辭價重前金。

和范晉安送劉積公之漢南

壁山樓道人

次為七律，時丙寅四月，與真通復同游詩泉。

(一)

翠泉把酒醉飛觴，投劍高談快健腸；壁上絳絳歸孝險；畫
中日月明襟長；一腔血淚聊知己，三顧布衣誰帶王；錦綉西川
無淨土；扁舟臨釣水雲鄉。

(二)

飛花一曲表流觴，字字珠璣錦錦香。風送三千竹報憤；兼
圓百二柳絲長；希文素志安天下；陶斗龍才繼霸王；我憶揚州
狂杜牧，年年金線客他鄉。

哀北軍

劉盛居

丙辰哀兵稱帝，蔡松坡起兵討之。北軍死於川者，不可
勝計。

鶴淚風聲極憂憂，軍書星火告兵驚；那堪還見雲雲起，漢
料紛紛蜀道難；死屍有知終薄魄，生亦無家始放刑；平原多少
青冢冢，悽絕雙目不忍看！

十月九日歇松所喜紀

越勇生

重陽一月菊花疎，消寒行裝百里餘；依舊夜聞松所聲，已
山陰水對兩居。

壽日夜紀

自擬家傳百里行，差人十月十三生。歸回三十年家事，一
夜清閒過百年。

十六午夢

十月霜晴有似秋，恰逢壽事語風流。一時又墜天羅網，幾
夢驚醒萬萬州。

苦熱 五月二十五日

劉成斯

寒風高取暖，酷熱難致涼。我雖過三冬，不愛夏日長。有
暑憤然起，此三殊不公！富家服綉腸，貧子愁烈風。春至身量
減，秋來身骨加，披披羊酒，不在楚門家。凍死與渴死，其數
相懸絕，但願寒歲難，不聞更飢餓。相役貧與富，吐舌而笑天
！豈不亦多毛！賴以經其年。烏雲忽常頭，難過兩短小！耐久
豈不難！前卷有餘幸。

打狗行

前人

街旁狗奔入河河，黃衣騎士亦何勇！一狗突由柳飛來，再
躍三聲已不動。官廳示語重且詳，陰險清道心何長！荒年那容
食人食，狗肉尚可充骨癢。我情狗命必為甚，有狗入夢腸不平
；人既百端狗最難，豈知狗狗終遭烹！嗚呼何食亦何曉！不見

民禍日艱五週紀念彙刊

文藝

着戈益里間。狗工已有人方代，無尾毒生營欲除。豈！他兒畫
變為流寇，狗與人俱不類。

記弄舟

前人

小艇弄扁舟，魚貫坐數人；有一不中五，搖蕩影心神。不
許獨登岸，攀側榜行論。頻頻互惡者，談論調戲我。結人本不
在，詩管乃小兒；小兒頑弄水，緩急安可期！雖有健者從，舟
楫非所知；吾斯未敢信，恐假嘗試之。手足無所措，方知冒進
危。利害非未明，計慮乃不用；乘興趁綠草，移舟已恐恐；視
船遊無恙，詩耳竟離中；恐時一追思，後信當謂重。

月

(一)

嚴

我心惟有他，
他亦惟有我，
有他且愛他，
他知愛我否？
相對兩無言，
這是爲甚麼？

(二)

他是有甚麼？
這是無情麼？
若說他有情，
暗暗的顏色，
緩緩我許多快樂！
若說他無情，
分明是，
顯着他潔白的心，
含怨欲訴！

(三)

有情呢？無須言！

無情呢？何待說！

到底有無情？

使我心如破！

問他他無語？

却只呆呆的向着！

(四)

歌！

他懶了？

他羞了？

將頭低下了？

表示他厭煩了？

豈忍着心腸與我告別了！

十，十，十一夜。

勞心 勞力

當偉人心，東倒西歪，亦覺勞心。爲國談
 的，南顧北走，實在勞力。當改容時，金鼓齊
 走，未幾勞心。暗鬪子的，行施索習，實在勞
 力。當知事的，苛求民財，亦覺勞心。爲百姓
 的，上種納稅，實在勞力。當做官的，趨重金
 錢，未幾勞心。提烟袋的，點火全烟，實在勞
 力。當掌櫃的，私販他貨，亦覺勞心。學徒的
 的，操梓掃地，實在勞力。當當家的，親護成
 家，未幾勞心。爲乞丐的，進街求食，實在勞
 力。

聯語

新春楹聯

具有共和精神；總統不奪，國民不小。

願得箇中趣味；直林何礙？市廛何礙？

一年四季皆榮祀；只怕是物價增高？人價墜下。

悼悼某營長死難

公身雖死，公魂永生；看水刺山發，後來者？其誰何濟！

晚友人王介民君

我知朋友，我知朋友；否友逝兮！我將焉往？

題武侯祠

前時馬思黃，後廣按所；天下文章惟爾表。

題劍門關

西望長河，今古戰爭；任他龍馬誰降？威臨蜀道劍關

北門直衝，往來迎蕩；何必地望天險；無憑豪志作金城

民國日報五週年紀念刊 文 藝

波 瀾

晚李伯階司令

憶昔領兵除賊；大濟人心；尚憶西征英傑；淚會誰能為父

老！

喜君殺身成仁；并非恨事；此說三巨靈者；願頭敵又見將

晚李伯階

憶昔年奮師巴山；原約為國捐軀；邊疆亦將此軀不帶沙塵

同戰死。

聽我處春風杜宇；儼說馬上殺賊；聽下為冤賊賊；那堪讓

淨太雷流。

晚余中將紹廣

出師未捷，先已哭英雄；慘矣乎！先今怕喝從軍樂。

殺官開天；視不整遺老；恨如也！命從前難殺賊賊。

晚楊督理之母吳太夫人聯

如呼喚！變談詩賦；千古墨真誰；遠勝風雨靜的。誠勝者

，龍九健骨；虎略橫胸；維秦則劉子房；報楚則勇冠子符。

空黃鑄命；七十九兆民親報；大筆不空；方顯前康之刻；忽傳

霜石紅落；孤城尚飛；紛紛白馬哀鳴；或將泣拜傷懷。

伊誰何！美蓉城主。爾思英魂；揮灑天龍筆。恨今親

，爾官雲愁；賊眉月恨；仰蒼池而甲金母；聽玉壘而指金吾。

清白揚輝；一十三年官督理；元戎顧身；猶委西陲之出；榮益

沙棠丹洗；彩虹彩斷；渺渺音魂不返；廣安為國動始如。

王 毅 漢

李 鈞 知

李 鈞 知

丁 少 章

竹枝詞

民十一合川渡竹枝詞廿八首

王真鶴

佳節早臨端午天，赤水江頭競渡船；子女誰知舊曆子；笑他粉黛鬥羅娟。

千家粉黛競羅娟，買盡宵中小鳳頭。惟有「班天」是好，蓮帶不入時不留。

玻璃翠翠透羅粧，衣面帶促繡絲光；這人羞惡真如意，羅帶新羅猶加長。

江邊及在麻柳頭，曬曬窗簾不住休。若字一綉鴛巨扇，臨桃渡過無。

船頭三板在船過，蓮步難行喚：「奈何！」爲恐初腰風折斷，上前扶手執人多。

船尾三板多乘船，風月無邊地徑略；莫怪隔江元頭象，江阻不願此新學。

見說這船有兩船，牽繩等看大前頭；落船偏是在官者，呆呆手中不致投。(勝草同羅裝，亦在過江。)

官家奉命查神仙，也逐惡潮逐惡船；兩岸游人休驚訝，倦倦名有十珠連。(裕名)

紅樓裏裏夾青樓，衫子繡絲紐石榴；兜采風流同一樣，此中滋味得無愁。

各校女生美且多，錦帆繡紗欲仙乎；迷人聲說難盡語，不

民利日報五週年紀念號刊 文藝

巾展不帶女裝。

薄薄於裏女歌臺，懷抱琵琶舊舞臺；贏得佳兒先會好，幾幾爭唱滿江紅。

多少仙娥舊紫符，今朝也到水雲間；龍舟戲打聲均助，香草美人引得來！

有女似應白面生，冠裳楚楚在文頭；龍潭空令飛鳳舞，蓮閣居然得鳥兒！

龍金香寶女兒裝，更看滿頭紫翠冠；波曉萍絲隨消息，隨波帶水又飄揚。

小小女郎會遊春，嬌態無端弄天真；半邊羅帶帶來往，那許結句惹牽身。

而今男女逐潮流，兩脚居然踏自由。此句頗多如意事，年年散見有人遊。

笙歌隊裏許多船，恍似江南落未還；恐障有花難認見，遊人無計掃黃塵。

蘭蕙爲兒美得人，可以得那做姑孫；今日龍潭常使妾，未能過去究何因！

妾妾不羨果如何，怪底旁人話白多；方說走人婦又覺，低頭欲換新裝。

得舟公子苦得個，恨做手邊近酒來；酒恨旁人不得事，剛能接帶又排場。

五陵純符最奇聞，浪然無備隨表走。自應得箇尚不知，反云一顧傾城否！

銀河有路接蓬萊；五五竟成七七天；妾與阿郎傳誓約，晴
光滿屋裏團圓。

深鳴我江在就歌；阿郎善飲也這哥；雖三不具風波惡，惟
妾終存念感心。

是誰風乍侵涼冷；問問妾處任意投。當爾難無瓜李涉，須
知夫婿在同舟。

眉舟將得人香投；斜倚蓬窗如醉飛；郎也自帶范少伯，要
讀寒天學西施。

公子詞亦妾雲絲；隨波上下正離離；夕陽無語催人去，南
浦猶教妾別離。

夫君攜手上河洲；細語喃喃語未休；郎得今年端午節，此
間贏得再來遊。

臨歧涕淚洒衣襟；玉纜始知續命難；樓約今宵同別處，妾
魂好對月團圓。

戲擬錦城竹枝詞十首

峻 奇

敬地奉州十五年；而今始得聯紛爭；萬民樂業烽烟息，好
讀竹枝頌太平。

汽車開駛便而輕；電報風馳軌軌鳴；佈告分明隨處貼，聞
人留意路中行。

車如流水馬如龍；不是當年故步封。昔避優伶同一輩，相
攜相抱能相容。

婦女相携滿街遊；商場處處任勾留；東西買賣無他事，坐
隨包車便回頭。

蘇裝少婦巧梳頭；嬌音高聲亦風流；猶笑鏡奩問香女，妾
元袍子學燈州。

鳥翠重開陪春燕；簪牙畫盡白雲飛；並光十色船來品，似
遊湖上更出奇。

雨聲淫淫被西裝；金盞銀杯醉夜裝；與郎飯後同攜手，轉
了商船到戲場。

時式新裝時式扇；頭梳太極勝楊州。耶令又學西洋婦，大
好青絲挽個綰。

名伶鬥扇更爭妍；總疑翠雅濕花仙；一自雲江人謫美，悲
歡慷慨似當年。

風流浪說五担山；藥料而今大不靈；多少英雄遺異客，新
花街裏去遊玩。(呼平)

癸亥川戰竹枝詞

蘭 彬

雷川劫運個誰關；人道天兵相並來；感佩天心猶未轉，東
直豈風愧為才。

年年爭戰管成那；血雨腥風自亦愁；欲問吳戈誰勝者，好
勝往事記危頭。

將六月變或成秋；男兒從不講長樓；應守困處救得勝。底事
就門甘作犬！統
然戰死也非條。

房捐樓上敵捐來；債票方行彩又開；應子豈子須續納，由
來人薦甚天兵。

沿途白骨無人收，有母依門婦倚樓，迷得逐人頭問訊，猶
謂屍骨已封侯。

兵差因患兩難支，就誤秋收播種時，田畝盡荒民半死，將
軍猶自不推辭。

後來彼去兩歡迎，遠來樂樂尚歸鄉，到處抓拿頭受問，誰
能正八達先生。

地穰字合道難獲，時郭郊原草亦乾，前是營頭今瘦土，荒
涼一片慘難看。

因民難使春復秋，雞犬無聲地亦悲，沿路草生人迹絕，款
款難見出村頭。

野草開步各自春，舉村相約避逃秦，可憐真是重來燕，猶
覺當年舊主人！

某處桃李自開花，掩映孤村夕照餘，幾處短牆圍廢灶，從
前一一是人家。

沿路搜捕與查抄，每遇珍奇各上包，更有一番堪憐處，該
處慘無人道宵。

野身草際露相侵，眼見離梁已火焚，輕軟袋袋收拾去，可
憐無剩破羅裙！

猶憶蠶豆青紅煎，此往彼來各要飯，聞問兵差無吠犬，圍
門又過一回年。

軍令有如催命符，亂花落處慘難尋，未知戰死戰場後，會
入春閨否更無！

不分老幼一類穿，殺聲如雷最可憐，淚眼相看無一語，背

民視日報五週紀念彙刊 文藝

人惟有叫蒼天！
青黃不接難陽天，矮屋窗殘最可憐，夫前拋去不敢出，婦

難俛餘嘆無錢！
當夫無餉又無錢，晝夜難行不得眠。瘦骨血脈灰半塗，再

理重裝以湯煎。
大軍每到必索額，軍餉籌來又買槍，兵力厚時民力盡，箱

櫃翻運更沿江。
顆粒餘糧不敢藏，留來糠屑喂兒嘗，惡寒爛爛難下口，泣

訴阿爺已自戕！
男兒三十領兵符，誰曉兵符為奈何，司命頭行與權極，沿

街敲得鬼俱無。
抵惡官等敲賭博，免券收來不交錢，血本一為收拾去，尋

家從此斷炊烟。
富鳥銀款資奇夫，背負肩帶官已括，無處逃匿誰掩土，烏

鴉啄肉大陶顯。
富年筋把卵殼檢，雖是源泉也為枯，割肉割筋盡善業，恐

防一旦肉俱無！
嗚呼敲撲權能員，割割層層未忍看，莫使窮民長哭臨，作

官幾何有心肝！
誰領衙門氣吞吳，蠻觸相爭盡丈夫，惡使窮民此世界，頭

成一比流民間。
飽餐飽飲幾時休，取備敲筋又割油。君聞別處新種子，窮

皮包着瘦骨頭。

年年底事苦相爭，豈盡都無共井情；欲起仙蓮重解難，爲
費又復解聯城。

不因鄉土也關情，財困民窮備用兵；隨石推沙均不悔，愧
無奇策濟蒼生。

宜火葬之人物

婦夫 婦夫全無火氣，隱剛之性，豈爲陰火降伏？不特扭耳鬪雞，固不敢動火；卽蓋至
發精至至眼眉，亦不發火。其一生欠債在火，故宜於死後加以火葬。

妓婦 女子眼唇青櫻，如陷水流，高蓋不復，縱幸有人救出火流還，作上燈香燭，亦須
燻火銷精，庶免過烈火燬之無暇火，是其在生既已殫身火坑，故擬死更宜火葬。

滑吏 滑吏好喜用火，對於上司則火歸心，隱而自斃；對下屬則火蓋面，顯而受侮；畢
生作用，全在自斃火發火；故死亦當順其性而用火葬。

奸商 奸商對財之術極多，而最狠毒者，莫如焚毀放火圖利。例如香港有富商以放火起家
，其發覺其變要以焚餉，無長至是，故當以其人之性還治其人，予以火葬。

內傷者 內傷入最不好火氣，稍過不知意事，無明火則燈高三丈，火氣愈盛，其傷愈重
，其死愈速；其死也由於火，其骨液如漿，故宜於火葬。

兵士 兵士最濫火也，不特自焚，其性質屬火；其魂遊在於上火線開火，其不肯差則過火燒
天之中，趁亦打劫，殺人放火，生平既與火相關係，故死後宜於葬火。

照

歌 謠

化錢謠

雲 帶

我們鄉裏的小錢，賤至一百三十文一百文了；所有貨物，概以當十個元爲單位。小民貧不聊生，怨聲四野；官宇唯君薄除弊政，以清幣政。

銅化錢；銅化錢；小錢化完化個元。

化小幣對大幣；大幣愈多愈困難；

百錢一粒錢；千錢一段錢；

飢不得食；

寒不得衣；

生活程度增高了；經濟現狀懸崖待；

嗚！吁嗚！

若不見了白髮老翁牽幼兒；風塵飄蕩路旁泣。

手中只有百數錢；舉家嗷嗷如何食！

洩灘歌

洩灘來到灘先吼；萬劫千風卷不走；估客嗚呼密萬錢；居

人極慘極難手。負擔若影似蟻竹；若流駭浪相爭迎；須臾莫下

坐與死；不聞人聲但水聲。誰道急流須勇退；勢成騎虎難中斷

；養生自顧非身強；忠信可憑難阻礙。任他水勢走如飛；手記

詩詞歌入袋；僥倖果然風力順；款呼不並凱旋歸。吁嗟乎！山

險莫如洩灘險；山可學按水難按。人生何必憂乘危；富貴亦當

抽身退。

民視日報五週紀念特刊 文 藝

少城內的人力車

人力車，人力車，僕僕往來無休息。

三個個子一里路，塵埃健捷不知疲。

何故甘爲牛馬走，問之不語但悲說。

『上有墮濟慈親，下有區區貧兒；

米店積欠難付，房主賃金催迫。』

噫！幾多華星米樓大人家，給養粉粉窮漢兒；

日食萬錢無下箸，夜那羅羅錦千匹。

富者誠富哉，貧者何貧也！

人力車，乘爾車，爾不見了張七爲盜作劫主；

李八當兵成富室；

同是同胞方睡人，爾胡悲德彼爾者！

人力車，去，去，去！

白話詩

看牛兒

騎牛上山坡，困裏看秧低。心頭很發苦；發苦長得好。我

願天不荒，看牛兒吃飽飯！

只要飯吃飽，勞事都肯做。有時做官曰請詩；有時又去挑

毛廝，每天多少空閒時，編一個山歌來意思。現在文章多好

做，隨便都可寫詩文。月兒兒照着我前門，太陽兒照着我村

；樹兒長得密，草兒長得平；看牛兒長得肥了，收來做肥料；

羊兒長得肥，牛兒長得呢；拿着動頭去挑樹子糞；樹陰底下好

納涼；樹子旁邊好放羊，這是我前牛兒好，牽上山去吃青草。

山裏蕪，由蕪蕪，莊稼老漢吃得虧！看幾有勞關關蕪，反說蕪人資格利。資格利，本事強，只用勤頭不用勞。關關蕪得谷千擔，拿給關老漢腰包，關頭勤得米幾斛，拿給關老漢去討小老婆。小老婆，長得好，腰包兒，裝滿了，蕪人血汗知多少！

不是人

雪

六慈天熱得發昏，下苦力的人才不是人；磨頭磨起磨他細不要緊，最苦者開口要穿了一條紐。拉夫的人兒心太狠，紅起了眼晴全不認人，動不動就拿槍兜兜，一開口便罵：「一會活活牛，一說什麼？」勞動神樂，却原來下苦力的人不是得人！

消道夫

雪

消道夫，上街了，兩邊牆戶把街掃。後街街，掃乾淨，不發瘟疫不生病。街面污穢容易掃，心地隨地如何了！

理應該

雪

理來了，怕個什麼！大家快把槍刀槍，走上前，和他鬥，雙方何必裏面後！快鴨雞，快齊圍！東南西北來幾子，個個口子塞孔在，四面炮火響連天，幾幾十，幾幾百，叫他歪了回不得。俱莫管他好，死莫給他埋！這是他自作自受理應該。

昏黃水

雪

昏黃水，到處流，盪得掉，存何頭。醜頭朋友怕怕得，地方偏僻就交賣。今天搶東村，明天搶西地；官官來了也不怕。誰知人民依傷心，嚇得團來一更換。銀錢衣袋沒分着，老爺子

，各是各。

沒法跑

雪

楊柳枝，隨風倒；大姐兒，臭酸臭；臭鬼也三寸長，誰不誇他全運得小；金蓮小，政德好；賊兵倒非沒法跑。

背時媒人

平民

一張柳子雨邊花，背時媒人二面說：「聽，」要家有田地。二說：「娘家是大家。」又說：「男子多麼瘦。」又說：「女子說如花。」一張嘴巴扇風扇，如扇扇中背時媒。無事就在講空話，叫兒叫女補牙也；日後死在陰司地，她拿拿你去捉叉。

豆角花

豌豆圓花角對角，婆婆着信要整足。白天雞起容易過，夜曉雞起乘不着。背時足，倒扯足，我長這種老老何！

跌倒的感覺

庚

洗臉水，無處容；沒法倒在塵埃中。會說西北風，霎時結成冰；在上行人，如風深洞；如風深洞，一不謹慎可慘。跌倒了，閉了個眼來倒我怨。頂了個大包腫，血泡滿臉紅，確很痛。

反唱歌

道亨

倒起頭；我家園裏菜吃牛；瘦瘦雞雞鴨鴨狗，家中房中頭梳手，聽見外邊人吹狗，拿起狗來石打頭，狗來罵倒不說話，

口裏還在罵子走。

兒歌八首

一 玉員外，家好富，差天門一紙黃角樹，種種都有六桶粗；長年更穿大狗帶，丫頭都戴珊瑚珠，最細也是金釧釵。

二 青絲頭板好高樣，隨人誰不打單身，肚裏發酸我不吃，前年燒家我不開。燈籠掛在巷廊上，剪刀放在桌牙灰，鞋兒飛在箱板上。雙筒鞋子花被蓋，抽開枕頭上金台。

三 媽呀生個么兒子，爺說說：「拿來打跪。」婆婆說：「拿來看個有別子。」囑子下河「下嘴睡睡」；「男公官上插紅花，男對官上大花板，羊雀橫頭街泥巴。踏踏叫鴨喚花堆，松頭叫上牙狀，廟子叫系棉起腿，地蓋叫我蓋倒腿。」

四 步喚喚，金標標，兩聲么姑巧打扮；在街頭，粉搽面，手上拿銀簪梳扇。走一步，扇一扇；開機開讀苦味，照樣具

五 燈籠，黑燈籠，大燈籠我日圓圓。我不是借來的，不是借來的，是花燈新兒結來的。

六 齊齊齊！苦竹板！對門對戶打龍球。幾張廟字會題馬，齊齊女子會翻港；大姐的船是藍芝草；二姐的船是牡丹花。個個三翻不歇，丟下剪刀插棉花；一天船起十二斤，拿與哥哥做手巾；一天船十二條，拿與哥哥做被單。被面嫂嫂不安心，把我嫁在高山村，要水吃，水又深；打漁難搭幾條帶，打漁花幾萬千針，難倒非年易嫁人。

七 黃狗，黃狗你看家；我在後面摘黃花，一得黃花摘不

民視日報五週年紀念特刊 文藝

了，有個媒人到我家。「媒人媒人來做媒了。」我來與大姑娘，二姑娘說家。「大姑娘，二姑娘年紀小，管不得婚配當不得家。」

八 黃狗黃狗你看家；我在後面摘黃瓜。一摘黃瓜未栽完，雙雙媒人到我家。「兩個媒人來做什？」媒人爲你大姑小姑說家。「大姑小姑年紀小，管不得婚配，當不得家。」大姑小姑會捏腿，捏些腿來做棍棒；在籠頭，圓則圓，誰在籠頭像

結。公一盤，婆一盤；大姑小姑大半盤。被褥底下藏一盤，隔門子箱裏亂藏個，隔壁子狗來吐一吐，雙雙媒婆紅花盤。公也罵媒也罵，大姑小姑大家罵；氣得大姑小姑心無法，箱起包

誰問娘家。娘家罵罵，氣得大姑小姑又無法。心想：「死在誰間要帶林？要帶公公當孝子？要帶婆婆當媳婦，要你女兒哀哀哭！」

嘉禾山畔的幾首歌謠

薄依

(一) 小小的妹妹

小小的妹妹，要出閣了，白了白頭髮紅紅，拍案解花頭上帶，一上上房拜翁婆。翁婆看見法重說，叫膝跪地對我說：「好地就有千般好，高樓大廈就有百十間多，你這苦命苦命白頭老，你就成了當家婆。」媳婦說：「叫苦婆苦婆我聽，誰能說家怎麼厚待？這的這酒怎麼甜香；在家沒有番桐樹，且原來了怎麼厚待？」風風句句着這芝草，鳥鳴句句着紅紫火。

(二) 小九姐

小九姐，淚嘆嘆，想婆娘，朝誰說？大雷雷，二哥坡，落

下板聲響，敲着房中院的去打撈，問問道：『去幾天？』待你
撥了去半月，待你不好去十天。』搖搖馬，打打鞭，大嫂看見
拉往馬，二嫂看見接了鞭，三嫂看見抱了包，四嫂看見掛了煙
，五嫂看見牽了六嫂，七嫂看見上籠，八嫂看見打發妹妹
。

(二) 鬼鬼腸腸

鬼鬼腸，鬼鬼腸，春霞裏要嫁衣，前娘吃過留鴉腿，後
娘吃過留鴉腿，鴉腿放在籠子裏，鴉腿掛在樹梢上；摘不下來
，拿鞭打，搖下來吃第一場。反正幫情沒有對，越起越煩一場
。

(三) 同門並門兒

同門同兒陣浪浪，同門狗兒陣陣。誰呀！你呀！小馬鞍
，第二斗米呀，把米放在床上，把馬拴在牆上，把鞭掛的牆上，
一坐，坐的牆上。冷酒，熱酒，吃酒就走。

(四) 小閨女兒

小閨女兒，上朝子兒，老，磨了跟球兒。爹也帶，娘也帶
，哥哥也來打老師，嫂嫂出來，磨了肥，磨了肥，要這個小閨
女子可幹嗎？

(五) 小小子

小小子，門上樓，暗裏寫寫寫。要寫寫寫嗎？在牆作
，同門兒說話。

(六) 扁豆有兒

扁豆有兒，扁豆青，誰與官家小姐知一多？我與官家小姐

遊一多。官家小姐騎着金馬銀馬，我騎着一個梅花兒。官家小
姐拿着金鞭銀鞭，我拿着一個柳樹尖。官家小姐蓋的金被銀被
，我拿着一個牛皮。官家小姐就着金就銀就，我就着一個大
木墩。官家小姐抱着金娃銀娃，我抱着一個大眼眼。走一步，
呱呱呱，要這個哭哭的小冤家作什麼了，飽飽河裏喂忘八。

星宿

星宿日來一顧人，婆婆出來檢點黑么女，公公叫拿來打死
；婆婆叫拿來留，留起做學子；原雞騙騙子。鴨子下田打哈
哈，雞公頭上掛紅花，野雞背上插花草，風風口內噴龍舌，被
把葉兒奉又奉，養媽生張三師妹。大姐生得白又白，媳婦對門
，媳婦對門說西客，銀子二百兩，衣服二百件，錢碼捨不得，
再添五十兩，打轎子來接！

(註) 貧家小戶

將女兒嫁給人家，往往變成殘廢鴉子，不
管把女兒當做貨品養，可憐可憐。

雜錄

吳虞題

講演

誦讀官兵詞

李勁如

川軍第二軍第一師第一旅旅長李宇統誦讀全旅官兵的詞：
你們大家與旅長相處，是很久的；第一團團長旅長一年多了；就是第二團，也有好幾個月；旅長平日所說的話，想來大家是不會忘記的；我看大家都還能夠體貼旅長的意思；旅長是非常熱心的；至旅長這回升任是職，因為自己過於才疏，無方承當，本非所願；不過是大家扶助的效果；長官鼓勵的意思；不得不勉勵應承；盡力做去罷了；只是從軍二十餘年，雖說治軍無難，從不致越範圍一步；今天有幾句治軍的要緊話，要向大家說說，望大家好好記着；

第一要報效國家；我們當軍人的原來的天賦，是要替國家做事；如像我們現在是四川的正式軍隊，那嗎，為四川的罪人和一般舊軍隊，我們就要把他消滅了，使四川過幾天太平日子；但是我們有槍彈，那個人和舊軍隊他也有槍彈，要想惹我們的槍彈。把他的槍彈奪過來，非拚命打仗不可；幸得我們的槍比他們的好；子彈比他們的多；可以與他們打仗；并且我們這一旅原來的六十四團和補充一團，都還很能打仗；現在這兩團已經編成第一旅了；我們以後打仗務必比前還要勇些；隨處都打勝仗，使我們第一旅這塊招牌；人人知道能打仗；那嗎，不但旅長美榮；凡是這一旅的官兵；也莫一個不光荣的；大家看那各處修的關岳廟，是為隊子有人頂敬他呢！就是他一片忠

民視日報五週紀念刊

講演

心；與國家做事；得的這福好處；大家要想使丈夫盡我丈夫也；要學他那個樣子；做過去；才不是一個軍人呢！

第二要愛護人民；我們軍人原來是保護人民的；所以人民才出錢發我們；人民說把我們養起，我們就該保護他才對得起他；若是我們不保護他，反轉騷擾他；做一些吃虧虧；橫暴；淫淫的事情；試問良心上怎麼過得去！譬如我們頂敬一個菩薩；一天香燭錢紙的供奉他；不但不保佑我們；反轉作怪害我們；是不是我們要請個端公把他當鬼來惹！我們對付人民要使他把我們當神敬；切不可使他把我們當鬼惹；大家要想我們起初未當軍人，這是個鄉里人；後空不當軍人；那還是個鄉里人；現在雖當軍人；我們的父兄還是在當鄉里人；別個軍人若是騷擾我們的父兄；試問我們服不服。所以旅長很望大家莫惹害人民；使人人見了這一旅的軍隊都表歡迎那才好！

第三要服從命令；大家都當了許久的軍人，想來都知道服從命令動作的話；但是身體力行的倒很少；那明知故犯也不少；大家要曉得長官的命令就是辦事處想的事；部下的服從，就像身體要照樣去做；若是服從裏面這這想想的；身體不這樣去做；這個人豈不是個廢人嗎。我們軍人是要立功名的；這事業的；若是大家都像廢人；那還得打嗎！我們服從命令，就是長官叫去做那事；我們就去做；我們想做那事；長官不准我們，就不做；只要向我們一派的長官；我們服從服從；無論如何困難；如何艱難；是總不能移動的；簡單的說；就是遵守命令；絕對服從；以前德國與法國打仗；有人說這兩國兵的服

從性質，說在一國找一個開槍的兵井立在右頂上，喊了個開步走的，口令，法國的兵走到營邊上，就停步不走；那德國的兵，以為是停止的命令，竟自倒下去了；人愛動就德國的兵可用；後來德國到底把法國打贏了可見服從命令這件事，是軍人頂要緊的第一件。

第四要遵守紀律；名譽是人生的第二生命，我們軍人，更要覺得我們愛這名譽，就是要守紀律；紀律不好，軍隊的名譽自然就好；紀律不好，再好的軍隊，名譽也不好；所以我們對於平常的規矩，行軍的規矩，戰時的規矩，隨時都要記在心裏；無論何事，有規矩的，我們就不去做；并且凡是有些規矩的事，不論大小，都不可做，切不可說一點小事情，不滿意；如像曹操那樣好，大家是知道的，他不准兵踐踏人民的妻子；他前馬把麥子踏壞了，都自己把馬子斃了；他全軍聽命；他兵營的兵，因為取了人民一個斗室，他以為犯了他的軍法，竟自把這個兵殺了；大家要知道軍隊裏的紀律，是人人該遵守的；若是一個人不遵守，犯全體的各名都連累了；如像本旅有一個兵，佔着人民人家給賊長第一的兵，佔着人民？不是全旅官兵都受影響；所以旅長望大家對於這件事，要再再注意。

第五要堅固團體；我們軍人打仗，不是一個人打得贏的，非有個堅固的團體不可；從前岳飛的軍隊，團體很堅固的；人家說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可見他的軍隊，比山還要堅固些。又看團田權，他帶了幾百同志的起義，鬧了多大的事；後來敗

，幾百人前奔自來；大家看這些人的團體，是何等堅固。我們一家人，要想成大事，也就要和和團團；莫團莫見，團體結得同一個鼻孔出氣；只要大家齊了心，就是如神可以踏破，還怕什麼；古人說衆志成城，又說的莫和；就是这个樣子；若是今天在這裏做事，明天又往別處跑；今天打敗仗，明天就投降別人；像這一種人完全不顧團體，可恥可鄙；連一個錢都不值；旅長是很看不起的；望大家可以為戒。

以上五件事務，就是旅長希望大家這樣去做；如果人人能够自治一個個團一個，那時我們這種有價值的軍隊，將來就更有價值；我們這種長輪理的人，將來就見顯露了；旅長是很有厚望的。

訓教育團開學詞

陳延炯

陸軍第二十師第六十旅旅長陳延炯，談本旅軍事教育團開學訓詞云：今天本旅軍事教育團開學，會辦和各位來賓對諸先生的訓詞，已經說得很詳了；以諸生向學的熱忱，果能照着會辦和各位來賓所訓示的切實做去；那麼諸生這幾月辛苦的工夫，一定不至枉廢；成績的優劣，也是可以預料的。我們大家同在國軍六十旅中服務，平日既有袍澤之誼，而今成立軍事教育團，又增同窗師友之誼；這關係是很難得的了本旅長覺得十分榮幸；并且對於諸生勉勵的語。

我們大家都軍人；又是國軍；究竟國家為甚麼要有軍人呢？簡單說來，不外乎是對外要保護國家的獨立；民族的生存；對內要維持權力的統一；法律的實施；那麼我們軍人的責任

裝的樣子，這才真正可怕；因我們的身體現時說來，實在不及別人；別人正是精神煥發，有作有為的時候；我們就現時說方纔，奄奄一息的样子了；這種民族，怎麼可以長久生存存在世上呢？我這記得一位朋友告訴我一件事說：三年前美國大教育家杜威，來到我國講學的時候，有人會問他，軍國主義的教育應該提倡不應該提倡？杜威先生答得真妙；他說軍國主義的教育應該提倡不該提倡；我們姑且不談，但是我看中國的學校從小學一直到大學，都要急急注重體育才對；若果體育真正求好了，無你們要提倡軍國主義的教育，或是不提倡軍國主義的教育；卻才有說話的餘地；因為體育不好的人，要講提倡軍國主義，這是空口說白，一點沒有用處；翻轉來說，體育不好的人，不講軍國主義，甚至有一種高唱反對；別人也不過說你是藉口敷衍的，就像不能吃葡萄來說葡萄酸的故事一樣；這種話真令我們佩服，所以我敢切實鄭重的說，我們大家自今以後還要注重體育這件事，格外認真才好。

第二點：這是我們提倡體育，不要誤成了少數人的事；我們大家想一想，運動場裏來運動的學生，能佔我們所有學校全體學生總數的幾分之幾呢？相形之下，我們更知道提倡體育的責任，真正大得很；我們應該多方求體育之事十分普遍才好。我查過一個學校裏面，不要說有少數的學生會運動，會講求體育；要全體學生都會運動，都會講求體育才行；并且不要學生們才會運動，才會講求體育，全體教職員都要會運動，會講求體育才行；再進一步，不要所有學校裏的學生，和教職員會運動

，會講求體育；我們無論什麼人，都要會運動，會講求體育才行；必要做到這步田地，我們才算盡了責任。

第三點：就是我們提倡體育，還不要變成了一時的事；這話是甚麼意思呢？我常常見許多熱心注重體育的人，都是一時的運動，時的體育；過了那個時候，便不運動了，不講體育了。譬如說我們當學生，每每在學校的時候，總要運動講體育，出了學校便不講了；甚至在學校的時候，也總有上體育課的時候，就講體育；下了課又不講了。這個體魄，那裏會把體育弄好呢？我們想把體育弄好，須得使運動這類的話，養成一定的習慣，養成終身的習慣；一個人每天要記運動這件事，就有或吃飯穿衣一樣，無論如何，都少不了，這才算得是注重體育。

第四點：就是講求體育，不是會作種種運動，就對的；講求位不要誤會，以為我不發這種種運動，或是在種種運動看成不是講求體育；我自己心中，實在感覺這種種運動都有價值，都是講求體育的要事；我并且以為自己不能作這種種運動，是很差他的事；我的意思，以為運動原是為健身體之強健；但不要又除了運動，把別的事來妨礙身體；隨便舉幾種情形來說：我常常看見一些自命運動很好的人，雖則跑八百八十碼，可以得第一；跳高可以跳過好幾尺，甚至五項運動，十項運動，他都可以稱得能手；但是他平常時時吃酒，飲烈酒，夜裏日連夜的遊蕩雀牌，試問這些事，是不是有礙身體呢？這種樣子運動雖好，實是無益的；所以我們大家要他做一面講求種種運動，以謀身體的健康；一面又要戒除種種之害身體的習慣；

使運動所得的效果，不要消失才好。總之注重運動，請求教育的目的方法，不是一時說得完的，并且今日到會的諸君所知道的，總要比較我多些，所見者總要比較我遠些，我也不必多說了，我總希望大家再加幾分注意，再加幾分努力，使中華民國國民的體育，一天比一天好，不僅可以及別人，還要勝過別人；中華民國才有確立世界的日子。

討賊聯軍川軍第五軍軍長兼十師師長

對十師幹部養成所開學訓詞

本部部隊，是有歷史的；近來數年，隨同馮國璋平定川亂，不過軍人之義務，服從之不暇，總司令及各將領，謂我們既能作戰；又有軍容，我們是狼慚愧的；況我們前年大小數十戰，以三千餘衆在涪陵時；所幹不遺千百人；當時總辦一個軍官養成所，及軍士教導隊，皆五百人都受一點教育；及至去年作戰又傷亡一千餘人；人才日漸凋瘵；近來往往下一命令，你們都做不到；並不是敢於違我，實在是才力不足；這就是人才缺乏；知識有限的原因；所以我急急要辦這個幹部養成所，使你們研習學術，增長智識，爲本師多造些人才。即如你們從前作戰，無不勝敗；在你們心中總是恍惚的；一進學校，在學堂上一研習，便知其所以然了；以後作戰，便就有把握了；可見從軍是有益的，總要專心致意學軍科學，并要始終服從長上，要國術民，終軍畢業，接編總司令部，以定平寇亂，發揚本師歷史之軍容，增長本師無限之光榮；那願是本師長殷望的也。

十三年國慶日所說的話

張森

我們中華民國，值得慶祝麼？說到這十三年這一天，本是辛亥革命，民軍武昌起義，推翻滿清專制政權的日子；辛亥以後，中間雖經「復辟」「鎮壓」「復辟」而後的變遷，而於有幾千年歷史的帝國政治，畢竟不能再現於今日之中國；起點由於世界潮流的影響，國民思想的風潮，其勢有不可阻遏而流上；但當日發身成仁，嚴密抒發的諸領袖的功勳，實也值得全國人的慶祝紀念。

但是我們回顧中華民國十三年前的經過，政治依然腐敗，社會日就黑暗，教育（實業）衰頹，軍政，繼續的遲緩；連綿的滯滯，兵燹於國，西蹈於野，兵燹無止，外患環伺，生計日增，高，遊民日眾；舊國雖既不會變，管治更自爲政，財政紛亂已極；其結果中央則濫借外債；國家權利，益形薄弱；地方則高壓小民；預征苛派；層見疊出；對外交，則國府人民；且動遭外人殘殺海外僑民，屢食其辱；對內交，則國府人民；且驅迫簽訂，嚴重抗議；直等於辱；國府間的經濟關係，完全集中於我國；外國人的兵艦軍隊；均能開到我們的領地；共管中國聲浪，既高唱入雲；共，管中國之權位，也相逼而來；如此中華國民，國家的榮譽在那裏；國民的尊嚴在那裏；政共和已歷十三年之久，完全沒有建設的事業可述；我們正疾首痛心之暇，什麼還值得慶祝；然而守華民國，是我們自己的國家；我們立於斯；長於斯；我們的生命；我們的事業；都至少以國家範圍爲基礎；我們不能隨便吃去本國的權利；我們的國家有

這的様子，這才真正可怕；因我們的身體展現時說來，實在不
及別人；別人正是精神萬分，有作有為的時候；我們就現精神疲
力，奄奄一息的樣子了；這種民族，怎能可以長久生存在世
上呢！我記得一位朋友告訴我一件事說：三年前美國大教育
家杜威，來到我國講學的時候，有人曾問他，軍國主義的教育
教育應該提倡不應該提倡；杜威先生答得真妙；他說軍國主義
的教育該提倡不該提倡，我們姑且不談；但是我着中國的學
校從小學一直到大學，都要注重注重體育才對；若果體育真正
發達了，無不們要提倡軍國主義的教育，或是不提倡軍國民
主義的教育，都有說新的餘地；因為體育不好的人，要講提
倡軍國主義，這是空口說白，一開沒有用處；翻轉來說，體
育不好的人，不講軍國主義，甚至有何種言論反對；別人也
不承認你是藉口敷衍的，就像不能吃葡萄來說葡萄酸的故等一
樣；這種話真令我們氣限，所以我敢切實鄭重前說；我們大家
真心以後這要發揚體育這件事，格外認真才好。

第二點：這是我們提倡體育，不要祇成了少數人的事；我
們大家想一想，運動場邊來運動的學生，能佔我們所有學校全
體學生總數的幾分之幾呢！相此一下，我們更知道提倡體育的
責任，真正大得很；我們應該極力求體育之學十分普遍才對。
祇希望一個學校裏面，不要祇有少數的學生會運動的，會講求體
育；要全體學生都會運動，都會講求體育才行；并且不要學生
們才會運動，才會講求體育；全體教職員都要會運動，會講求
體育才行；再進一步，不要祇有學校裏的學生，和教職員會運動

，會講求體育；我們無論什麼人，都要會運動的；會講求體育才
行；必要做到這步田地，我們才擔負了責任。

第三點：就是我們提倡體育，還不要祇感了一時的熱；這
話是甚麼意思呢！我常常見許多運動場體育的人，都是一時
的運動，一時的體育；過了那個時候，便不運動了；不體育
了。譬如說我們當學生，每每就因為在學校裏運動體育，
出了學校便不運動了；甚至在學校的時候，也祇有上課育課的時
候，就講體育；下了課又不講了。這個樣兒，那裏會把體育弄
好呢；我們想把體育弄好，須得使運動這類的學，養成一定的
習慣，養成終身的習慣；一個人每天把運動這件事，就着或
吃你穿去一樣；無論如何，都少不了；這才算是注重體育。

第四點：就是講求體育，不是會得種種運動，祇勞動的；
勞動也不要誤會，以為我不贊成這種種運動，或是在種種運動
看成不是講求體育的；我自己心中，實在認定這種種運動都有價
值；都是講求體育的要事；我并且以為自己不能停止這種種運動
，是很差池的事；我的意思，以為運動原是為健身體之強健，
但不要再除了運動，把別的事都拋棄了；隨便弄幾種情形來
說；我常常看見一些自命運動很好的人，腰圍八百八十磅，
可以得第一；跳高可以跳過好幾尺；甚至五項運動，十項運動
，他都可以說得話手；但是他平常時時吃香煙，飲烈酒，夜整
日發夜的揮霍金錢；武圍這些事，不是沒有體育而死；這種樣
子運動雖好，實是無益的；所以我們大家要提倡一種講求種種
運動，以謀身體的健全；一面又要發除種種妨害身體的習慣；

使軍隊所得的效果，不要稍失才好。總之注重運動，講求體育的目的方法，不是一時說得完的，并且今日到會的諸君所知道的，總還比我多些，所見者總還要比我遠些，我也不必多說了。我祇希望大家再加奮發努力，再加奮發努力，使中華民國國民的體育，一天比一天好，不僅可以及別人，還要勝過別人，中華民國也才有確實世界的日子。

討賊聯軍川軍第五軍軍長兼十師師長 對十師幹部養成所開學訓詞

本都部隊，是有歷史的；近來數年，隨同楊督軍定川亂，不過軍人之義務，服從之本職，聽司令及各官長的指揮，我們既無作戰，又有軍裝，我們是親衛他的；而我們前年大小數十戰，以三千餘乘在涪陵時，所餘不過千百人；當時總辦一個軍官班或所，及軍士教練隊，使五百人都受一點教育；及至去年作戰又傷亡一千餘人；人才日漸消磨；近來往往下一命令，你們都做不到；並不是敢於違我，實在是才力不足；這就是人才缺乏，知識有限的原因；所以我急急要辦這個幹部養成所，使你們研究學術，增長智識，為本師多造些人才。即如你們從前作戰，如臨勝敵，在你們心中總是恍惚的；一進學校，在學術上一研究，便知其所以然了；以後作戰，便就有把握了；可見從學是有益的，總要專心致志學軍需學；并要精益求精從長上，愛國利民，將來果能，統帥萬軍司令，以定平亂，發揚本師歷史之軍譽；增長本師無限之光榮；那就是本師長殷殷的期望。

十三年國慶日所說的語

我愛中華民國，值得慶祝，能夠到十個第一天，本是辛亥革命，民軍武昌起義，推翻滿清專制政府的日子；辛亥以還，中間雖經「復辟」「洪憲」「帝制」的劫難，而具有數千年歷史的帝國政治，畢竟不能再現於今日之中國；這固由於世界潮流的影響，國民思想的展進，其勢有所不能「回過頭上」；但當日救身成仁，毀家抒難的諸君破產的功績，實已獲得全國人的慶祝紀念。

但是我們回顧中華民國十三年來的經過，政府依然腐敗；社會日就昏亂；教育、實業、交通、市政、經濟的摧殘；連帶的滯滯，兵燹於國，匪禍於野，內憂無止，外患頻仍，生計日增，日趨；其結果中央則流借外債，國家權利，無所附著；地方則匪壓小民，預征苛捐，層見叠出，民怨公憤；則國內人民，且動遭外人殘殺海外僑民，受虐待，於此種種，更足驚心；若嚴條約強迫簽訂，嚴重抗議，直等於零；國際間尚經濟侵略，完全集中於我國；外國人的兵艦軍隊，向我國到我們的國境；共濟中國聲浪，能高唱入雲；共濟中國之布道，也相繼而來；如此此的中華民國，國家的榮譽在那裏；國民的幸福在那裏；我共和已經十三年之久，完全沒有建設的舉措可述；我們正振首痛心之暇，什麼還值得慶祝，然而中華民族，是我們的自己國家；我們立於斯，長於斯；我們的生命；我們的職業；都至少以國家範圍為基礎；我們不能隨便吃去本國的餉；我們的國家有

專視自然令我們歡欣；有悲感，我們也該再悲；有危難，我們更應該救助；因為我們自己的國家，除了我們自己特別關切以外，別的人決不肯麼實愛護的，比如在歐戰未發生以前，一般社會主義者，勞動主義者，總算堅持國際主義，反對國家組織，因而說說愛護的了，但是歐戰一經爆發，各國的勞動者，社會主義者，大都加入了國際的戰爭；自己的國家，不知愛護，愛護別人以不愛護實際的大同主義，國際主義，來保護自己，唯憐自己，這是甚不可靠的呀！所以我們的中華民國，這十三年中，說然不知給了我們若千的痛苦，將來痛苦，或者更是正在有加倍的時候；但是我們既不能不愛護中國，而且因他受了極深的痛苦，所以愛他的情緒，愈覺得分外真摯。

究竟在這無量量的痛苦之中，還有一絲的希望沒有？現在我們細考這些痛苦的根源，總括起來，不外兩端：（一）受國際經濟的壓迫；（二）因國內秩序的紊亂；世界至今還是物質主義跋扈的時代，當然國際間平等的經濟競爭，此非常時期的軍事競爭，還要強烈，何況歐戰以後，繁華殘廢之餘，全世界注目唯睽於東方的一地好土呢？中國是沒有物產富源的，若能用科學的方法，新式的機器，去盡量開發，并不是不能在國際經濟上立足。現在中國比 前尚缺乏，真能運用科學方法的人材，也沒有多少的資本；肯去購用大規模的新式機器，——自然這資本，也怕着沒有安全秩序，可作保證。但是大規模的事業，總不易舉辦，易言不可從一具體而進一節作起，包羅宏富的博物館，或屬體大雜舉，但我們總可以先在通俗教育館內，

辦幾個閱列室，儘管沒有最新式的機器，易言不可一面先就土法改造；動作沒有大座重機的薄面鑄造，來修馬路；我們總可以用人工築路，用石板蓋橋，特用倒切步的舉辦，我國國內學校或留學將來的人材，固然是不見得有很踏實相當的。二、但易言不可以就既知的範圍，盡心盡力，窮苦地，而社會方面去努力；若是舉國人都負責做去，國際經濟的壓迫，總算是絕無不能抵抗的。

再說到國內的秩序；服中國數千平歷史的事實，治亂循環，成了通例；在亂的時候，始而分崩離析，既而率誰誰據；大小之間，相兼相併之餘，而後復歸於治；這不過僅僅總統制政府變更問題，初不曾涉及國體政體；但是差不多每朝的代謝，也要離亂好幾十年；若論先進國家革命的經過，往往這歷史長的紛亂時期；中華民國由滿清帝國改建以來，紊亂的秩序，尚未恢復，亦固其所；一要中國的秩序整理，除了建立有實力的憲法政府不可；這大概是一般公認的，但是現在的政府，雖已公佈了憲法，還沒有統轄全國的實力；憲法本不過一紙條文，是要全國人心與實力護護的，如果人心有一致的傾向，實力一貫的系統，國內長此至秩序紊亂；又何有不能恢復呢？

今天是大眾紀念國慶的日子，各學校各機關，同放了假；各藝樂遊藝的場所，都開放了；全國市民舉行狂歡；張勳辭職；附近成都的軍隊，也於今天大舉回京，這雖是些檢閱與興奮的意思，在大家歡歡鼓舞與高興的時候，我特地把我所想所及，說了出來，希望大家在慶祝當年中華民國成立之餘，不要

這四十三年來長期的痛楚，正因為替我們的國家；受過了極深的痛苦，所以更要特別熱誠地愛護他；語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大家要努力去解除我們的痛苦，創造未來的幸福；或作建設的事業，以抗外來的侵略；或担應有的任務，則後西國

的秩序。
光陰流水，十分容易；十三年的混亂，感覺如昨宵惡夢；怕的是一年後一年，仍然沉在惡夢裏；我希望大家能夠刻刻不懈地努力。到明年的今日，我所說的話，有同一的影響，這便是我今天說的話了。

一個單純的意見和一個熱誠的希望

楊 森

青年的朋友們：

現在，我要說明我的如何的意見？怎樣的前途呢？我的意見是：

現在一般青年們，因為受了時間經過所給予底苦痛；都憤恨了，壓倒了現有的，走入種種的虛無有的，躲避消極的昏睡；你們的哲學，是『否認一切』『不問政治』遇事我覺得有些不對；我憤恨；然而我們勢不能把地球投空裏上炸藥；叫做炸彈炸碎；我們感嘆；我們更不能飛了飛機；逃往別的行星；亦遠離開塵世現實；徒只否定一切；徒只閉了眼；掩了耳；不問不聞；這種態度；和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在首陽山一樣的可笑；單格爾說：『一切現實的，就是實在的。世界就是這一切世界；人生也是這麼一個人生；我們儘量去完成；彼却

要自自然然地肯定了；我們『因為我們不是『非物質』的；你們要曉得『人』！尤其時你們青年；和社會是分不開的；社會原是青年的創產品；青年也只是社會裏所有的一切文化的結果物。所以第一我們要曉得無論如何；是不逃避不問政治的；我們負有製造的使命；我們要盡我們對於社會的義務；要對於我們做了一個『人』的人生負責任！

原來做目前一般社會實地試驗的結論！做今日中國底；只有青年人和公忠的軍人；只是軍事；對於國家；只是有組織的功績却不能執行什麼建設的職務；彼只是一時的；不是永久的；『本來也不能讓彼永久存在。』換句話說；彼只可作為社會進化上一時的原動力地；不能就起彼君威具社會上的一種事業；不能就認許彼為一個長存的進位之標幟；我是軍人；我稍知道軍事的性質；在現今這程境況中；軍事雖然足以救國，但彼却到底不是能够治國的；即此所謂『兵以救國』也和前而所說的青年人之另類一種幫助一樣；彼也是用另一種合作之力；然後才能顯出彼底那們『足以』的貢獻的；不然，軍事祇是軍事；於救國還是無助的；因為發動的極端營運轉；不把這營運生出來的力；送到別的機構上去或顯一種製造品；這種動力的消耗祇是白廢的。要使軍事有救國的真義；使有用的原動力不致白廢；就須全軍事去做那青年人在政治生活上所須的幫助者；而在青年的朋友們要盡自己所負的使命；義務；責任；假乎也祇有；應當和這個有目的有意義的幫助者；合作；倘若軍人自盡了他的現有軍事；是沒有甚麼意義；反轉來把軍事

作為一種手段，以依賴青年們偉大的建設精神，與諸君若的救國本義為目的，那又豈能說軍事對於目前目的守國，沒有一時的價值？青年們他肯去認這種軍人，是非聯合起來！使軍事所到之處，一切文化建設事業也隨之而到；用彼的勳力，去成就種種工作品；依彼的保障，維持文化和一切建設底存在，便有成效可觀；則又安且得中國底事，便不可為，更何須具人假藉頭長嘆，說「救法」……有甚麼法哩！我說道話，並不是我自己命是「公的軍人」！我祇是有這樣一個想學公忠的苦心。倘若朋友肯與我合作，我情願替朋友守陣地，做前衛，做開路探險的尖隊；而且我更不是否認你們底建設力，我祇認目前目的環境，有使我對於朋友們必須如此相聯的必要性了！

所以到底一點的熱誠的希望就是：
願青年們對於凡是我已說過的那些話，加以審查，考慮：
……倘若有一顆的價值，那麼，便請你們決定你們今後的行止。

評論中山

一，二，三，十六
梁啟超

晨報記者，對於孫逸仙君逝世，表哀悼敬慕我的感懷，我與孫君在政治上不同黨派，這是人人共知的，所以說話稍為感覺困難，怕的是易招誤會，但晨報記者既問到，我祇得把我心裏裏的話，簡單一講：孫君是一位歷史上大人物，這是無論何人不能不承認事實；我對於他最佩服的：第一是志志力堅強，經歷年多少風波，始終未曾挫折；第二是隨事應變，長

民視日報五週紀念特刊 講演

於變遷，尤其對於學求心理最善觀察，最善適應；第三是操守廉潔，最少他自己本身不肯苟亂弄錢，便弄錢也絕不為個人目的；第四是人物價值，就在這三件。我對於孫君所說不滿的，一件事：是「為目的而不擇手段」；「孟子說：『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這何話，也說有人覺得這話不切事情；但我始終認為政治家這話所必說的，因為不擇手段的理論一倡，人人都藉口於「一時過渡的手段」結果可以犯目的指的一邊，所謂「本來目的」便反變成虛飾品了。孫君手段真運用得敏捷，我記得民國六年，有一位朋友問我：孫文和段祺瑞，乃至當時所謂軍閥如張作霖等，有一天因利害共同上會聯合起來，我當時覺得這話太滑稽了，誰知竟成事實，這是最近人人共見的一樁顯例；此外類似這樣的舉，我不能多舉了；在現在這種社會裏頭，不合用手段的人，便等於適者生存的原則；孫君不得已而用此，我們也有相當的原則，但次以為孫君所以成功者在此，其所以失敗者亦未必不在此，我們很可惜的是孫君本來目的沒有實現的機會，他便死去了。我們所看見的只是孫君的手段，無從判斷他的真價值，但以孫君一位強毅犧牲在民國成立上有深厚歷史的人一旦失去，實為國家一大不幸，我們不能不哭喪哀悼！

訓戒官兵的話

廖海濤

討賊軍九師十七旅長廖濤，前任第一混成旅第二團團長時，對官兵士兵曾有懇切的談話云，今天召集我全國官兵士兵，革裝一場，共相樂話，不是像城東門邊過路說話，又不是像街

九

。回照開國諸議會，今天足表示我全體官佐士兵，自本團長以至於士兵共役，皆是一體的意思；因此之故，所以本團長今天對於我官佐士兵，就要貢獻兩個忠告，請我們大家互相勉勵。

第一：軍人當視全部官佐士兵為一體；士兵當效忠於長官；至死而不變者；長官能以一體待士兵之結果也；近世為長官者，每不明白一體意思，一旦為長官，坐着鎮靜乘者大馬，則靈敏神勇，彷彿，就有我為天人，兵為眾生，我為至師；兵為奴隸之概；於是飲食求極端服美；異乎士兵；衣服求極端華麗；異乎士兵；宮室極闊綽；異乎士兵；妻妾求極端之優洽；異乎士兵；一切雜耳目之所欲，任心志之所欲；總求有以大異乎士兵而後快；士兵有功則任已惡而薄賞之；士兵有過則任已惡而重罰之；此其平時之待士兵已有異體之殊矣；如是而欲大效之前，士兵樂為已死，不懷異心；以對長官者，必不可得之事也。今欲效此弊，就在我們為長官者，要士兵夫役如父兄之待子弟一般；甘則同甘，苦則同苦，仇也如我仇之，病也如我病之；我即士兵也；士兵即我也；一而二，二而一也，孰始是？孰如是？兼志成城，千人一心，以此構想，何處不攜？以此圖功，何功不克！此長官視士兵，所以要一體待之也。雖然長官因以一體待士兵矣；而士兵之學長官亦當知子弟之領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不待高官重賞，而自於其基礎；庶乎戰時之報，可以符平時之施；長官視我為一體，我亦視長官惟一身，同心同德，共扶國運；天下英雄，為我全體官佐與士兵耳。

第二：軍人要視國家人民為一體；人民國家之人長也；兵

自人民中來，又為國家所育養，是兵即國家之兵也；國家之兵，食國家之餉糧，自當忠國家之事，捍國家之難；若知近日之為軍人者，恐不遂意，則皆叛長官，背榜離國，帶兵，奪作楚將，威求錢之超過，不惜人格之墮落；惡黨金錢之積聚，不計法紀之深重；十三年來，戰禍相循，至今猶未消息者，皆軍人視國家為異體，而不以一體認國家之怨也；使軍人能自思對於國家處何地位，負何責任，外侮內訌，又是如何避難！則雖欲有大官為師，厚祿為釣，恐亦不忍背此而投彼；比作離覆無常之心人也。其對人民也，亦不忍視為魚肉，任意蹂躪；當思當精練為國家施種，其實死出自人民，死以充官室器其夫役之供給，無不出自人民；設無人民，我不應，不丁，不商之軍人，又將何以為生耶！

若憶及此，我輩軍人其忍傷乎自殘而人民為受欺物耶！奈何近世軍人，見富日則視為私之府庫，見己力則視為私有之牛馬，任意取攜，任意棄種離離，使人民驅馳於無可奈何之天，而欲苟全性命，亦不可得；嗚呼！一為富民，則貧窮立至；一為苦力，則生死莫知；凡何不寧而為富民，而不及早為軍官也；民何不寧而為苦力，而不及早為士兵也。寧願道匪，不願道兵，無大可觀，有地皆練；我輩軍人，倘憶及我輩我輩父子兄弟諸姑姊妹遭茲浩劫，不知當如何慘痛憐憫也。追溯原因，皆由軍人視人民為異體，不以一體視人民之怨也。本團長來自田間，深知疾苦，竊恐本團官佐士兵，蹈此覆轍，特提出一建議，貢獻於我官佐士兵之前，請我官佐士兵，自今以後，

交與總辦。由本都官佐士兵為一體，推選於國家人民為一體，軍國至放天地萬物為一體，則管理得為軍人，管理得為國民，中國有我軍人中國亦當受其無窮，要在我官佐士兵共勉一體之意義而已矣。

賀李樹森就軍長詞

會于昨

軍機處總司令代表會旅長述孔，慶賀李樹森師長就三軍軍長職，謹祝詞云：今天李樹森就三軍軍長職，述孔代表黃總司令，時來祝賀，并為大局賀，何以故？述孔是川中名將，文武兼資，對於國家，若一定之主義，并不盲從，且對於此次戰爭，最有功績，何則？吾川自民國以來，我蜀頹弱，其職空費源，國人無軍心，疲於防置制度，一般將領，無一定主義，全為權利之爭，所以今日釋手以打乙，明日擊乙以攻丙，敵戰等不已，民不堪命。今總督欲除此弊，非從組織重心下手不可，對於兵版之組織，設未分配各軍，留作擴充部隊，欲重心一成，即使各軍服從，則省不難統一，對於非法之接收機關，一切之統制舉動，均可阻斷，至於教育，實業，交通諸端，均可漸次進行，總督之政策去行，除城之首領即起，備兵邊境，為各，黑兵犯上，惠督自統一為職志，非為自衛計，不得已而用兵，逆天心厭亂，不數日即逃克名城，蹙一之局，十有八九，但是舉公在邊州之時，四面咸西犯而不顧，三九之軍進駐，誠請而不使其東下，恐戰爭形勢，省軍不似如此之佳，人民不知受若于損失，官兵不知傷亡若干，趨公之險，誠無量，且有益於國家。在名譽為國家酬庸之典，極公勳功，極公統一，有如此功

民視日報五週紀念號刊 謝 詞

勞，故各官兵擁戴，應督倚賴甚殷，特選三軍軍長委任，今日就職，特為述孔祝賀者在此，此刻省督應倚賴，四川尚未全統一，若望總公統率三軍部隊，盡力督辦，使川省統一實現，則人民樂享安寧，并希與川省統一之義，進而謀國家統一，現因國家四分五裂，弱到極點，各國又侵佔之，危乎殆矣，將來極惠前公，以統一口川之兵，而統一中國，到那時，為四川賀，并為國家賀，此述孔隨行時，黃總司令特以此意囑述孔向大眾宣布。

雙十節對時局之意見

章太炎

革命事業，即人固嘗從事，今日為武昌起義成功紀念，歷今億昔，悲喜紛乘，惟念十四年來政道不良，變處未嘗，湘省獨得首倡聯治，努力建設，數年以前，疲於轉徙，繼之以鐵羅；然今日本此精神，必可鞏固省治，完成省憲，可慶也。此次查閱湘憲內容，與前略有差異，即如省長得受中央任命一條，頗可研究，所謂自治，非脫離中央，則豈門戶，此固然也；吾人昔日倡為聯治之論，原係成於中央政府之不與，各省無以自居，為謀各省自保，杜絕中央惡勢力之侵入，固有省憲自治之議，但今尚有更進一步者，在無聞中央政府之合與否；政治之良否；另有一非自治不可之原因焉。試問中央政府之權力何在？以最近所見，復之歷史，秦始皇開六國之業，其權操，以其力削平天下，莫之與抗，而其力皆本諸自身，其權操者，吾民何可奉之為中央，俯首聽命，若今之所謂中央政府，既不能強，復不能聽，徒假借他人之權力，以成其私，其國憲法於非始皇

，而不能不奉給皇之發揮本身力量；則吾民何嘗手有此政府？
趙省長說國稅會議會與裁稅權；若最近一線真機，姑置裁稅
權不談；現在中樞開辦，非說則自由不自由問題，乃裁稅自由
不自由問題？

中央無權管理海關，管理之權則有財政部司，則稅務司
聲明即是中財部，財權不盡之於中央；則十年前之武昌起
義，其效果僅止於逐走清室，而政權轉入於第三清室之手；
依此以求中央証庇，於外人，中國是否尚獨立國家，不可
知；中國之自治，終不可能；就令中政府為合法政府，而不能
自由行使職權，吾人亦未可奉為中央，游官站耳於小朝廷之下
矣。是以吾意以為如有殘暴之政府，可以收國音圖主權者，吾
人固可服從之；而假使殘暴以殘暴者民，感賦吾民者，則絕對
不可苟同；此為微結所在，尤應仔細體察；此則各省有不得不
力謀自治，以離中央之善策也。總之，今之賦歸中央與中央合
法與否？政治良否？皆無關係，如有合法政府，而能超然獨立
，行使職權者，各省省長方可受其任命，各省軍民並已感發及
此，始得一省大捷快呼，以此意囑於國人，各省公委同請，而
集談自治，而湘省為德不孤矣，申而言之，最粗淺一步討論，
中央政府合法與否？第二步合法矣，再觀察其政治之良否？更
進而至第三步，合法政府具有良好之政治，則視其主權回復與
否？前之兩步，皆已辦理；而未盡其第三步主義，雖以殘暴
之資，組織合法政府，吾人亦且望裂然去之矣。今日為武昌獨
立紀念，吾人不妨再謀進一步獨立國，為獨立之國民，為獨立

之民，以獨立自強之者，聯合起來，自組織獨立自治之合法
政府，所望於諸省長及在座諸君者以此，願諸君於民國內前途
亦以此。

學生資格與國民資格

葉子民

我國二年前，第一搶賊者，即此二年前也，名義上還是
北棧長，精力上總不能離在，總想脫離，但個人環境及
北大本身上種種關係，不能揭出幕後，以將浦目下辦事之困難，
既不能即離，故不得不回來。二年前，最後離京，係因
北京情形，令人頭痛，不能更甚，此或為變之弱點；蓋此種情
形之下，要有能力者改造，我沒有改造能力，故不能由此，既
不能改造，便只有同化，我又不能同化，所以同化，感覺有能
力比我大者，應來担任，但却還不能同化，不能同化，故必定
進京；目前不過交通不便，所以不能即日進京，法莊諸君，均
是同學，所以專說花大來說。

北大均說很複雜，但不簡單，不複雜不足或其為大，如為
一系統所支配，使其他系統不能生存，即不能為大，所以北大
四面，無論是國家主義的教育，或是種種主義的教育，都應兼
容并包；大學與中小學不同，即如美國政府辦理中小學，所持
主義，極為嚴格，與中小學不能自己研究，故政府用一方定
好來養成他們的基礎；大學則不然，亦能由政府用一方定
養成他們的道理；現在中國小學尚講所謂道統制，何北大學，自
管中學生自己研究，各人自己研究所以複雜，從前北大提攜種
種事情，外人亦曾批評，但此是外面的關係，至於內面，決無

問題；有人覺得北大現在有黨派的萌芽以爲不好；但決不然；自五四以後，北大學生已成注目之點，學生運動，遍於全國，北大乃居重要地位，在外國時，人以爲這在北大，常以北大事情相議；上海同學對於北大非常關切；張每過上海，必定歡迎；孫自愛北大，因口交我，所以我想請同學就北大何者應改良？何者應辦理？一一指示；我初回國，尙未到京，但覺得有應當辦理者；大學重點，不在課堂，而在研究室，重要功課就在研究室研究；學生出校，總先在研究室下一番工夫；學生研究的基礎，就在此時定局；後來到社會上繼續研究，絕不離此時所定；所以大學最重要者即設備；北大國學系設備最好；學生研究室所得，稱爲國學季刊；歐陽研究中國國學者，常以此爲有價值材料；總算系所出地實學報，亦有相當地位；生物學才得努力，設備尙未完全；其餘各系原有者，不外必要之物；臨時添置；工具已不完全；教員亦覺難得；尙來不及；這就研究；我們應當設法使其成爲大學；在國內時，友人常將這要設一研究室，其經費極力去籌，如庚款亦不失爲助源之一；經費稍多，就可舉辦；現在經費，全用在講堂內面；新說設備，即來不及；即如講義，借費甚多；一門功課，總要印詳細講義；我們現有無方法，使大學生用功時多；講堂時少；學習功課何者定用講義？何必如此呆板；中學會議說解讀時；大學爲何還要講義；歐洲大學講堂因講義時；幾全沒無會；如不若否；一錢不值的到學問；即令一門功課；每星期四點鐘以加至六點鐘；與中學外國語一樣；未必即能講好；此係我輩想；尙未試

民視日報五週紀念特刊 講稿

驗；事實上能行與否？這須試驗後再定。

學生運動，在國事紛亂如今日，無論誰人敢主張或其他主義上說，總不能免；但救國要有救國方法；例如救火，必須通知火警；或用其他方法；如無方法，救火不成；救國亦然；如無方法，總是無聊；救國講義要尋出救國方法。學生救國？一時因種種必要；或服務某種團體；或爲某種運動；雖無不可；但如何方法，使學生有充分發達；以備將來救國；此尤爲重大問題；讀書與運動全屬重要；我所希望與學生；尤其是大學生；在政治上應當有所主張；但資金應當全圖；在救學生一方面急國民；一方面急學生；國民應當爲救國運動；學生應當讀書；兩種資格；應當分開；決不可應此學生實將國民方面上去；學生可以愛國；但不應讓學生或某校學生會名義去做；事實上學生會名義的力量；或比個人大些；固不外一種手段；但此種手段；決不宜用；現在大家都如此這等手段；不交際戰；這一層我一定要求止他；或者勸重運動；不勸校正；但良心上總算覺得非校正不可。總之；大學應變成一研究機關；總要有一部分研究的人；即離學校到社會；總要有研究的機會；我意見如此；不知此辦；即不擔任校名義；如某團體；必如此辦；國諸君若是同學；故說到此；這能指教以後的方針。

談開稅會議

談政府此次召集開稅會議，名爲籌辦開稅，實則學我國

張西伊

稅之權，更失爭證，換言之，無異杜絕稅制度實施於我國之第一步，全國反對，實為正當，按我國關稅不能完全自主之起原，由於戰敗之結果，其後各國訂立通商條約，皆貨物最惠國條例以為要求，關稅之權，因之遂受限制，其實我國貨物運入他國，仍守他國之稅章，我國絕未過關，此種片面之最惠國條例，在世界實為僅見，然此種條約，仍為我國軍機與任何一國之事，所謂協定，乃我國對其他一國商定稅率之謂，并非全世界各國共定我國之稅章，設我國對其他一國條約，取消此協定之限制，則對於其他各國，亦可為同一之要求。自歐戰以後，我國對俄奧等，均不能謂無此機會，政府不能乘時利用，已屬可惜；從前馬凱條約，載明我國關稅可以逐漸增加，至一二五為止；自後我國人，祇知關稅應設法增加，而不知關稅自主，乃為切要之關。一九二一年，華府會議，承認我國增加關稅，原不過願世界稅則自然之趨勢，非於我國有特殊之惠，其實我國關稅，安能在華府會議決定，或此世界共定之局，不幸我國代表，枉於增加之美名，對於九國所議決者，實然簽字，而自已所提出之關稅自主，反歸入保留，從此以後，我國關稅向之單獨對任何一國自定者，今則為九國公同協定，向之關稅協定，我國尚有一年自主之權，今則全入於九國操縱之手，此實外交上之大失敗；當時鄙人曾有反對言論，國人亦未加察；今之主持國政者，有藉為關稅主權說，嘗力圖挽救，亡羊補牢，向未為晚，乃遂稱稅政之設政府，竟悍然召集關稅會議，不以關稅自主為主張，而必以華府會議為根據，曾不思華府會議實屬奪

我國關稅之權，今根據此會議以召集開會，是即承認九國有協定我國關稅之權，而履行此一種手續，存爾自縛，莫此為甚；且即以華府會議言關稅自主，尚為一種保留條件，還有機會，我國尚可抗爭，若經此次會議，則非此保留之損失，不費自行取消，關稅自主，不知何時方有希望；國之損失如何？工商業之權殘廢迫於何等耶？農政府則次辦理法國金幣馬案時，即以關稅會議為交換條件；其意極惡華府會議之九國並未承認，再於一層保障，且使其他各國皆有斯欲而來；又聞此次會議請東所趨，兼及丹麥巴西諸國，一若世界各國皆有協定我國稅率之權，非與心病狂，何至此。今全國方主張修改不平等條約，設政府亦會以此處與各國參議，所請不平等條約，一而稅限制，即為其中最大之端；今一面請修改不平等條約，一面召集開會，自相矛盾，不已太甚；外人對我國國，則主張實行杜威斯制度，所謂杜威斯制度，實即即與共管，而財政共管，又以關稅銀行，為其重要之條件；外人益我國通商銀行，已握金融之權機，而關稅又復如此，去杜威斯制度尚復幾何；我國工商業之前途，寧再有發展之餘地；於是有意政府辦解者，謂關稅增加，會比實無他途徑，抑知通商條約，原與別種條約不同，我國以爭得需要而訂，外國得償地而亦利，惟其兩利而俱存，故其事當相倚伏；關稅自主，於我國國利，於外國亦何嘗有害，果能毅然提出，決非絕對不可商量；在我國亦非無相當抵制之法原不慮外人不識我國能，此亦俄國歷言不願參預此限制我國關稅之會議，即其明證；否則關稅自主之案，在

其府亦已不能保留矣；且關稅增加，實爲一種保護轉嫁，所謂轉嫁轉嫁者，即關稅既增，則貨物之銷售於我國者，價值亦隨之而抬漲，是負擔關稅者，仍爲我國之國民，非取於外人之手；我國所以行金銀輸納關稅，乃由九國外人爲我議定，而擅自歸於我國者有利，亦應預其一段政府思以加除除額，別覓外償之途，以供其無窮之揮霍；乃不惜失此國家主權而我國人乃無視無視，且有爲之辯護者；此真鄙人所未大諒不解者也。

關稅自主談

王正廷

關稅會議議事日程之第一項，即爲中國恢復自主問題；設各國代表藉端拒絕討論問題；換言之，即不允中國稅權自主；則中國彼時向各國代表所可建議，惟有請該輩遊明陸陸和等歷史古蹟，蓋各代表如拒絕，中國更何所求；惟有閉會而已；就國際法任何方面而言，中國有管理關稅行政以及收入支配等權，毫無異義；關稅管理，爲一國主權重要部分；即各國於華府會議時，已經表示尊重中國主權，若各國仍藉端拒絕中國海關，實與此等諸大相違反；不幸各國不允中國以租界手段，將海關收回，吾人彼時無論外人如何反對，亦不得作中國租界手段，而將海關收回自主；但此爲步障，絕不能認作中國租界手段，而將海關收回一切債務，反之中國，尤應竭力登重各種債務，並鑄錢之細；中國亦必有以清償之，不過不處於外人強迫下而償之而已。列強對於中國要求各國，登重對華義務；或爲難不認，若須強使中國必須收回其關稅權；

則中國彼時亦惟有自行設法解救，不買一兵一卒以抵制之；列強雖強，可派遣海陸軍佔領廣州上海及津漢口等處，用武力征服各地；苟華人不欲購買外債，彼絕無方法以限制之；華民之享有愛國權，猶之夜應享有關稅自主權，無人敢動奪之。王氏又稱：設外人之管理海關，施限期交還；中國必不能辭謝其條約約束義務，并限期交還之規定，得之付屋，每月尤納賃金若干，非俟合同期滿，絕不能增加租金，如以月爲單位，次月房主即有增加租金之權，如以爲租金過昂，不爲交納，則惟有另覓房所之一法，設既不欲付房金，亦不欲移出，則房主惟有將業逐出；實行房主權衡；中國一房主也，則應已締約承讓之矣；各國對於中國之態度，何異謂「波回爲房主，但不允汝增租屬金，其奈我何？」豈讓真屬絕倫；中國必不利用關稅自主，限制進口貨，以設危害其對外貿易，誤入自殺之途；中國所希望者，建造國內實業於穩固基礎之上，而增進其購買能力而已；列強或並不此之阻礙耶；中國之刻盡放棄機會，絕不相後於列強；各省因裁撤釐金而生之損失，約有六千萬元，中政府必設法以彌補之；中政府現其負外債六萬萬元；又鐵路無權保外債；又近二萬萬元；中政府因裁撤釐金之故，每年須補償各省六千萬，共計八萬六千萬元；按年利息六釐之按低率計算，每年利息約爲五千萬元；而二五附加稅之收入，不過三千萬元；以之付息，尚差甚少；列強對華態度之轉趨有利，中國如何不作某某事件；而實聽百萬阻礙之；此種情形，絕不能任其長此以往；關稅會議，乃予中國與華府會議各國以厚禮之機會；

而提下列之問題，吾等甚願與汝等公平交換，不致流過此同一地度否？

論帝國主義

汪精衛

帝國主義，有許多人不明白，就望文生義來說：帝國二字，容易誤做有皇帝的國家，其實不然，英國是有君主，其對於印度，固是帝國主義法國是有民主，其對於遠東，固是不具帝國主義，所以在這等所謂帝國字樣，不是指說的國體，是特指對於殖民地所目的和手段，簡單一句話，帝國主義的對象，便是殖民地，帝國主義之對於殖民地，其手段之種種，比起國內帝王之對於人民利害得多！

帝國叫做殖民地！凡是一個國家，和一個地方，一個民族，被人在那裏隨意施行帝國主義的，便叫做殖民地，例如南洋羣島殖民地，其是加羅林羣島甲密利亞，稱為英國殖民地，固是殖民地，然而大小薩摩亞隆披業多坊等，稱為英國的保護國或保護地，雖然還有馬拉人做酋長，一類也是殖民地，又如法國的安南西貢等處，稱為法國的屬地，固是殖民地，然而東京河內等處，稱為法國的保護國，雖然還有安南人的國王，一類也是殖民地，因不問他名義上有亡國沒有，只要他在事實上被人施行帝國主義的，便叫做殖民地。

帝國主義者為什麼要這些殖民地？說來話長，然而就最近和最顯著的事實來說，是原因於十九世紀以來，工業先進國的資本制度，歐洲列強，尤其是英國，因為機器發明和工廠制度發達的起大生產力膨脹，却又因為資本制度的結果，資本操

在少數人手中，國內釀成少數資本家和大多數勞動者兩階級；有資本的便作機器工廠的主人，資本愈大，做主人的勢力愈大；沒資本的便只好做機器工廠奴隸了。機器工廠燒著的煤炭，發出熱力，及其熱力已盡發發出鍋爐以外，叫做煤渣；勞動者的血汗，便和煤炭的熱力一樣，早經資本家總動的勞務品；勞動者的身體，便是和煤渣一樣，等到血汗盡盡，便搬出工廠，絕不會有人顧恤的；資本制度在國內既成現狀了，這種種現象，同時因為生產力過於膨脹，機器工廠製造出來的商品，在國內銷售不了許多，因此急於在國外去放寬市場，以為銷售商品之地；而且製造商品（是需原料的，要內的原料供給不許多，因此又急於在國外廣覓天然資源，以為供給原料之地，這便是尋求殖民地的最大目的；銷售商品是要換取他人血汗得來的金錢，或是做相當的貨物供給財料，是將將他人所有的地方一切土地，都盡括了去；還有將他人所有的勞力，當做牛馬般使用；他人如是唯恐，不肯上當，那便怎麼辦呢！即使一時欺蒙上了老當，不久必然覺悟的，覺悟後想因種種方法來抵抗，便又想派兵；帝國主義者早已打算如此，所以對於他所認定的殖民地，第一要緊的便是扶植他的政治上或經濟的勢力，在上方面則用他的政治上優越的勢力，使他所認定的殖民地人民，眼睛的受他束縛；而且束縛之後，還要當面管轄的永遠不會釋放，然後帝國主義者總能為所欲為所以他們將他人的地方捆做自己的勢力範圍，有時竟帶着他們的個人自己的軍地，有時變着花樣放出保護國保護地等等名色，有時更變換法似的

祇要和他入結些不平等條約，權利盡量的歸入自己荷包裏，那那幾片而義務的權利國，長物大鎖的，永遠監禁著了，當那利於強者的時候，便做出反離持已得權利及維持優越地位的各色；當那利於分戰時候，便做出些英惠國條約，利益均霽的各色；當那各色，其真是層出不窮，然其作用，無非要扶植政治上優越的勢力，他爲著扶植政治上優越的勢力，有時用些欺騙離間的手段，便可以成功，那是最便宜不過的事，漢分欺騙離間的手段，有時而窮，那就不能不訴之於武力了；當那機關槍與機關炮是他的特產，正所謂以無道行之，誰也沒奈何，由來此器，武力是要來達到霸權市場；那斷原料之用的，幾句說來，經濟侵略是目的，扶植政治上優越的勢力，是經濟侵略的保障；而武力是扶植政治上優越的勢力的前盾或後盾；照上說，可知帝國主義和從前歷史上所稱的騎兵國武，大有不同；從前騎兵國武，其目的祇在使他人的人國家或民族屈服於我權力之下，便算滿足；如今帝國主義，却是以經濟侵略爲目的，所以從前那騎兵國武的結果，不過亡人宗社，如今帝國主義的結果，却是滅人生命，亡人宗社而亡國，國雖亡而民尚存，將來還有復國之機會；滅人生命而亡國，生計斷絕，無力足以自存，亡國而民亦隨之俱亡，常常聽得有人說過，中國是不會亡的，中國立國已四千餘年了，中國亡於蒙古九十餘年，亡於滿洲二百六十餘年，在四千餘年當中，不過幾度斷續且亡而復存，

究竟和不一樣？所以中國人不要憂亡國，外國人要想亡中國？時，這是何等的風涼話？中國從前亡於蒙古，亡於滿洲，只是武力的失敗，政治的失敗，經濟上並沒有失敗，所以國雖亡而民尚存，帝國武力與政治之恢復，因以有復國之機會；如今與帝國主義者相起，他的目的在經濟侵略，武力與政治不過二種手段；中國若不能抵抗經濟侵略，經濟上便失敗了，經濟失敗的結果，便是生計斷絕，生計斷絕有什麼方法可以生存，所以中國若不能抵抗經濟侵略，不但要亡國，還要滅種；今日中國人，要小心纜好！

照以上所說，可以對帝國主義下一定義？凡是一個國家，利用自己政治上軍事上優越的勢力，對於別國國家，或地方，或民族，施行經濟侵略者，便叫做帝國主義。

說國是

吳佩孚

吳佩孚在漢口復原西國，救苦救難取回學報各外人士，并東請魯撫馮，楊子慈，張月笙，李耀廷，劉守奇，汪崇煜，范叔行，胡玉齋諸人士作陪，臨時到者計一百餘人，賓主人座就座，旋吳總司令起立，向來賓致詞一杯，演說略謂：中華民族十四年，擾攘不息，人多歸咎天命，嗚呼！吾以爲傷人壽，或有未盡，請看中國二十二行省三傳區長吏，處處如由四川官廳，浙江湖廣等省軍民長官，守保愛民，故國雖亡，盜匪不生，其餘各處，主無一兵一卒，去歲湖北幸入未幾，滿清，不然也，與各省領袖，這豈能勝天命，民國肇造，首領填起，即專術橫詐，至合形虛，此風尤盛，利用國體，國體，即以此

維持秩序，此風一開，不可復止；此版備上無遺，下無法守，國家何能不乱，至於國家之弱，實由於軍費太重，此固盡人所共知；自去歲政變以後，張作霖在直魯兩省，任意加賦加稅，而河南一省，每月軍費亦達二百餘萬元，省庫無力支出，自難維持軍需，自由徵法，蓋不僅發民二字可以形容矣。回意我在直魯豫任內時，魯豫兩省，歲入各約一千一百餘萬元，軍費約需六百餘萬元；直隸歲入千萬元，軍費五百萬元；平均僅全年歲入五分之五十以上，已嫌甚多；今直魯兩省，由張作霖盡力搜括，動以數千萬計，豫省因兵多無法安頓，每年軍費請超過去年，直魯豫三省軍費之總額，民力何能不疲？國家以民為主，民不困，又何能不亂？若國家有一定法度，何至有此種現象？吾故曰國家之亂，由於上無道統，下無法守；至於教育為國家培植人才機關，今日之學生，即來自國家之培育；清季教育不良，實由於教育者不為，固為外人所詬病；然家應教育不廢，尚能稱為補救；近來競尚權利，父兄不能表率，學委之於學校當局，而學校徒重書卷，對德育未免忽略，致青年無所模範；易為人引誘，誤入歧途；我主張提倡道德為體，科學為用；不知今日之在座之教育家，以為何如！至於政治上主張強省自治之說，恐怕易分難合；孫中三民主義，未嘗不是，但事實上海易流為赤化；蓋社會進化，實有一定程序，若遽然變更社會組織，必致釀成大亂而後已；我主張須依法復總統，因要國案治理，決不可無法；若大家而法治軌道上撤去，必有希望，固見如是，甚盼在座新聞界諸位先生，予以真確之指教，并盼

望主持公道，為民衆之指導云云。

對時局談話

唐少川

記者某往訪唐少川氏於其私邸，叩詢對於時局意見，茲錄其談話如下：記者首問自此次時局變動以來，國會議員，均及時而動，且頗有人主戰聲者，此外又有一派則主張法，即謂擁護約法之說，先生對於擁護約法之說，有何高見？唐氏答：國會議員之談憲法，在吾人當然無怪制也；惟以吾人與觀之，曹吳之憲法，殊不值一顧；至所謂擁護約法，當然係另一問題；惟余意法之本身無好壞，在乎當局者之如何實行與否；且必須人民有絕對之自由，始能談法；否則開河過單，縱有極好之法章，而一出此室，即將受八千矛，尚何法之可言。故即所謂護憲議法，其第一條件亦必須人民有自由權；始有加以討論之價值；否則非吾民之願。記者問：聞日來國民軍與奉軍已相接觸，國民軍之加入討奉，先生以為能獲戰局有所進展乎？唐氏答：今日之戰雲雖已瀰漫中原，戰事之雙方雖均以討奉為目的，而對於此後中國之政局，則俱無歸明之主張發表；實令吾人難忘。記者問：日之在人民底聲能驅逐吾人之自由，保障吾人之權利者悉取贊助之態度，兵之則皆力圖除之。故國民軍之出動，能予時局以若何影響？唐氏答：言議其程度如何以為斷。記者又問：粵政府之徵軍，業已籌備東江，近日且有進軍圍嶺之消息，先生於最近粵方政況，有何高見。唐氏答：粵方軍隊，亦將參加大戰乎。唐氏答：粵方政況，以余個人觀之，時有親友報告，知之較確；大致對於粵局，有兩方面之觀察：即日香港

者。大多認爲國民政府，稱其一日不如一日；而直接自廣州來者，則多謂粵省近來軍事統一，財政統一，政之往日，殊有進步，今之軍軍，固皆受各種訓練，故無橫征暴斂之舉，如昔日軍隊駐紮之地，有所謂行稅者，鄉里秋收之後，米穀下船，駐紮地之軍隊，即勒令非徵足數百數子元不准放行，今者已無此等事發現矣。惟港方之所以反對廣州政府者，則以自政府屢行勸導香港政策以後，於彼等商業直接受損故耳。至國民軍軍中，是否參加戰爭，予意恐不能免。聖戰及半小時，記者始與辭而出。

談五卅慘案

戴季陶

戴季陶君對上海某記者談及國際問題，意頗激昂，略謂我對於五卅事件，曾有一小冊子發表，緊要意思，都盡在那一本冊子上面。關於日本問題，不自更始有一本小冊子，題爲日本革命之過去現在與將來，批評最近六七十年来日本政治社會的現況，所以不另外枝枝節節的發表意見。近日情形，頗覺令人憤恨：第一廣州事件發生，情形何等重大！這事件要記五卅事件還要利害十倍；英國人這種舉動，可以說是決心要在此時把中國獨立的運動，根本做服下去；上海市民對於此事，簡直是兩面受夾的様子，好像他們應景的愛國表示，已發表不過了，不用再管此事，這一種被壓力的態度，真不願得要加上英帝國主義多少勇氣。第二對英日的罷工，現在仍舊是坐失的繼續着；但是一般市民對於他們的發動熱誠，幾等一天冷似一天，好像國家是他們的，他們愛國，不關我事，更有一件，是當上海

民視日報五週紀念特刊 談演

總工會對日本廠家提出要求條件的時候，日本很有一部分人熱心希望工資兩面得着相當的報酬，而最切應請及至全的紡織業者，尤其是大阪的紡織業者，總司令都督不承認總工會執得二十四分堅牢，寧可把中國人的意志逼絕，寧可把東方民族的一切利益犧牲光，都要維持他們自己的專橫政策，對於這一件事，在理上海商界應該要拿出十分的心來援助，對於日本方面援助中國工人，真敢主張才是，可是總總不看見總商會表示，尤其令人可恨的：聽說有一位總商會管理法的自命實業者，就是在六年前反對馬路商會聯合會組織的先生，也就是六十年前反對股東報給八十萬的先生，他很有日本廠家萬一接受了工會的要求，影響他那將要倒閉的廠，於是守向日本總商會方面去理論，要日本人千萬不要和工會直接是與物承認了工人的地位；不會想到在今天他自己廠的倒閉的現狀，是誰的鬼謀！真是不愧爲世界第一發本國裏學出來的小學，這兩個情形，或許是我看得太過，是神經過敏都不足，可是這幾天上海人的心安理得；也就是有目共見的。前天布魯斯有一篇文字說：唯國家超越一切，我看了非常感動；我們要有良心，看見每天租界洋兵用土並刀出鞘的現狀，三三六兩天又用汽車搬了大砲機關槍到租界邊境，對着中國的青年兒童施放炮彈，這心多痛。我再沒有別的話說，我相信上海商界愛國的人，總很多看應該在這時候發起一番有組織的總商會，把全國的國民在良心上打成一片才好。

談時局問題

徐揚聲

徐樹錚在歐戰時，對外人會議及五卅事件，中國併無非外運動；在上海發生轟動一時之五卅事件，純為一種愛國舉動，中國人民皆盛稱，其根本國為獨立偉大之國家，對於以前列強向中國所訂含有侮辱性質之不平等條約，當感深切之痛苦，華各處在中國所享之治外法權，尤為一切困難發生滋結之所在，此種在今，已成過去之名詞，其存在極有礙於國家威嚴，中國人堅持要求此種之取消，并信此種要求將來必不失敗，關於治外法權之條約訂定時，大半在中國多事之秋，當時未過加以充分之研究與考慮，而今則情勢與前迥然不同，此種不平等條約，若任其存在，則將來彼此實難相安，故此種條約，不若取消，俾可免去一切因此條約而發生之不快情事。又國際聯盟，乃一種集會團體，既處理當前國際爭執問題，故若各國在中國有等與舉動，聯盟將有何舉動頗難臆測，雖深慮其將為一真正之和平使者。中國之統一，不但為可能之事，且其事輕而易舉，現有甚多之政客與軍閥，因私利關係，不願中國統一，此固無可疑者；但吾人於研究其政治情形時，須先知其國民中堅份子之真實情形，在中國尚有商人與農人，是乃中國人民之中堅份子，彼等相互間之友誼關係，因從未有所隔隔，此乃與各國情形不同之處，各國國內人民，大都種族不同，其內戰之發生，大都為種族紛爭之結果，現今中國表面上無統一氣象，此蓋因缺乏一強有力之中央政府，其人民固互相團結，實無衝突也。當前中國之領袖，有幾誰有深切之愛國思想，但須假以時，間，不難有所成就，一旦北京政府能令強固中國統一即不難

實現云。

整頓部隊之訓誡

李其相

(一) 整系宜保持不紊，宜治兵之道，原以練一兵，即求得一兵之用為目的，但宜保持不紊，各部一致，始能練此，欲求統系不紊，應從嚴訓練入手，至若訓練無從，為治兵之要，平時戰時，所同均為甚短，若平時不能訓練，戰時不易訓練，倘何紀律之可言，以後務須本此主旨，隨時向官兵切實訓練，不能托之空言，務須見諸事實，至於奉到上官命令，應即所屬官兵，完全了解其旨意，萬不可僅以上官命令傳聽了事，此宜遵行者一。(二) 官兵之遲遲調補等事，務須先行呈報，如係軍官，更應聽候接見，俟批准後，方可升調，不能先事補授，後請加委，以杜不肖者濫竽稱職之心，此宜遵行者一。(三) 遵行各營旅人員武器清冊，各部官兵人數及武器種數，務須核實造冊呈報，以便於武備之平時保存，及戰時接濟，應有所考查，免誤戎事，此宜遵行者三。(四) 槍彈宜善為保管，每見各營官兵，對於武器，不加愛惜，多有損壞及擄壞等事，殊為可惜之言，以後各部主官，務須嚴戒士兵，加意愛惜槍彈，一切不可漫不經心，在戰時尤宜注意，節省子彈，不可輕於放動，此宜遵行者四。(五) 軍風兩紀宜格遵，各部官兵，對於軍風兩紀，務宜隨時遵行，外出時，務先檢查服裝，力求嚴肅整齊，對於地方行政範圍事件，不得妄行干預，此宜遵行者五。(六) 軍隊有禮，則武功成，古有明訓，故軍人彼此間敬禮，以學先為榮，河視部下對於官長，以後各團營長，宜首率所屬遵禮，隨時見地，指導士兵，

趨後，便是槍支子彈，都可特別設法籌資補助；父老兄弟，無妨認定我是大目標，是個熱心主持國務的人，隨時與我協商，并不阻礙。總期率衆的精神，上下一貫，造成團結的武力，爲以達足以自衛的目的。第二就是主義，數年來國內的軍政長官，擁兵非不雄厚，但每戰爭一次，徒使父老兄弟多受困苦一次，結果爲國爲民，都是無補，這便是專護武力的流弊，所以演出分崩現狀；故必有一定主義，範圍率衆的武力，纔是撥亂反正的事業；這個主義，乃是率衆良心上的判斷應得結果，上而政府，下而人民，都是應該具備的；我上年懸掛統一旗幟，自問也算是對症下藥，不幸事與願違，未能成功，今年回川，奉各討賊，與我川中軍民，不無關係；我總是對我自已部隊，約束嚴緊，期與軍民相安，猶如家人父子異體同痛，無論如何，決不至於打仗。但是我最高希望，在川的各軍的態，與我同一主義；尤希望我父老兄弟，努力辦團，體明這個主義，與我同一勳勞；若遇遊軍遊匪，無妨視爲羣衆之敵，協力勦除；以靖地方；認定具有主義的軍隊，聯結應有武力的民間，沒事時聲氣相通，有事時互相策應；人同此心，上下一致，還可斷限少數異色的騷擾，自然減免無味的戰禍。我最親愛的父老兄弟，務要存澈底覺悟和辨別，纔不至於助長禍亂，乃可保持自己的安寧；解散糾紛時局，可見主義一端，比較武力，尤爲重要；團籌時局到了現在，異常艱難，不含策率力，斷難收效；所以我們明白的指出一條辦法，與我父老兄弟上下軍民通力合作，無非希望將來，都可當一六平百姓，也算一種好結果。若

就我們四川而論：祇要地方治安秩序可以保持，得以整理交通行業教育諸要政，以我深積六府的口角，或竟還有大有可爲的希望；父老兄弟，一體知悉！

手足之用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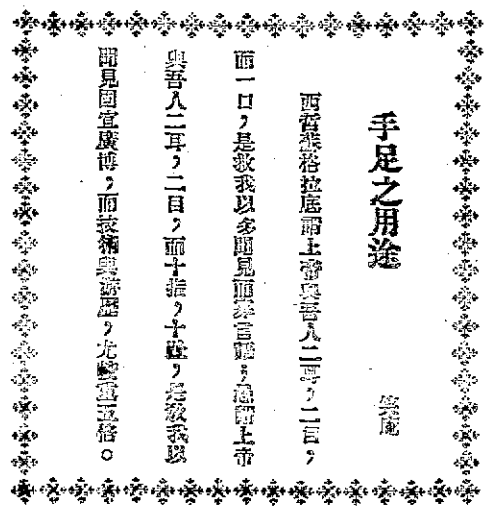
完廬

西晉祿拉底謂上帝與吾人二耳；二目；

而一口，是教我以多聞見而寡言；聽聞上帝

與吾人二耳；二目；而十指；十趾，是教我以

聞見固宜廣博，而技術則宜專精；尤應重五指。



專件

日本毫無道理的二十一條要求

取諸二十一條！收回旅順大連！願同胞努力同心！共雪國恥！誓死力爭！

一日本政府要求說：從前德國在你們中國山東省，租的膠濟鐵路，經營許多鐵路，礦山；現在德國人須走，但是你們中國也不能收回，讓我們日本人，照德國人的樣子做下去。

二日本人要求說：你們中國山東省，并由東省海邊一帶地方，大小商埠，大小海島，無論如何，不許租給他國。

三日本人要求說：你們中國讓與我們日本，在你們山東省內，自由通商路，從煙台通到膠州，通到濟寧，等等地方。

四日本人要求說：你們中國政府，應當趕快將山東的各項權利一齊開放，讓我們日本人來隨意居住，他生意買賣。

五日本人要求說：我們日本，同你們中國，要定一個條約，從今年起，你們應當將你們的大小口岸，大軍港，海關合大港，再租給我們，九十九年，還有南滿洲蒙古的鐵路，也再租給我們九十九年。

六日本人要求說：你們中國，應當把你們的南滿洲蒙古，一齊租與我們，讓我們在那裏蓋房屋，造鐵路，做買賣。

七日本人要求說：從今以後，日本人就是在南滿洲蒙古，無論什麼權利，也不與你們中國相干，也不許你們來干涉。

八日本人要求說：從今以後，我們應當將你們南滿洲蒙古的礦

，一齊開用了；不許你們來管領事。

九日本人說：此後你們中國若讓別人來南滿洲蒙古開礦，或用滿洲的礦產，向別國抵債，先要問明日本，日本不使便不准做。

十日本人要求說：你們中國，若是在南滿洲蒙古以內，難用政治，財政，軍事，各顧問，必定先要我們日本應許之後纔可以。

十一日本人要求說：從今年起，你們中國，應當將吉林到奉天的鐵路再租給日本九十九年。

十二日本人要求說：我們日本，同你們中國，定一個條約；從今以後，你們中國的漢冶萍公司專營管理我們日本人來同你們合辦，就是漢冶萍公司的一切權利，中國的政府，不能獨自管理，須要先來要求我們日本人我們答應了你們你們纔能辦，不然辦不能。

十三日本人說：你們中國漢冶萍公司，因南滿洲的礦山，須問該公司再行定奪，不許中國叫別人任意開採。

十四日本人說：中國從今以後不能將南滿洲的海島，租借給他國。

十五日本人要求說：你們中國的中學政府，大總統，西閣財政部，教育部，海陸軍部，……：應請用有方的日本人做顧問。

十六日本人要求在中國內地，無論什麼地方，開學校，醫院，教堂，那塊土地，就完全歸日本人所有中國不要干涉。

十七位何說：向來日本人常合中國人辦事，初是由於中國警察；太沒有本事，管理的緣故；所以以後，中國的警察還是讓日本人來做；或是用日本人做警察官；中國人隨他指揮。十八日本人說：以後中國，買槍買子彈，只能向日本人買，還不准買多；若把中國人要辦槍廠，必須要請日本技師，用日本材料。

十九我們中國，將來如若從武昌通到南昌的鐵路；從南昌通杭州，從南昌通廣東湖州的鐵路都給日本，或是讓他們來造。

二十若是中國的福建省，要開礦，修鐵路，造兵船，修港口，造錢用時，一定要向日本借。

二十一中國政府應當答應，讓日本在中國各地傳教。

二十二以上三十一條，同胞們呀，請你們仔細看看；他們那一條不利害；無論那一條答應了他們，我們都要亡國；何況日本人要我們中國二十一條，條條都要答應他們呢？！成都

義商克林友說會。

中華民國憲法

中華民國憲法會議發揚國光，鞏固國體，增進社會福利，維護人道尊嚴；制定憲法，宣布全國，永矢咸遵垂之無疆！

第一章 國體

第一條 中華民國永遠為統一民主國。

第二章 主權

第二條 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

第三章 國土

第三條 中華民國國土，依其固有之疆域，及其廣狹，非以法律不得變更之。

第四章 國民

第四條 凡依法律所定屬中華民國國籍者，為中華民國人民。

第五條 中華民國人民，於法律上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別，均為平等。

第六條 中華民國人民，非依法律，不得逮捕監禁審問或刑罰；人民被逮捕時，得依法律以保護其權利，除法律範圍外，不得查其理由。

第七條 中華民國人民之住居，非依法律不受侵入或搜查。

第八條 中華民國人民通信之秘密，非依法律不受侵犯。

第九條 中華民國人民，有選擇居住及職業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

第十條 中華民國人民，有集會結社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

第十一條 中華民國人民有言論著作及刊行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

第十二條 中華民國人民有專書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

第十三條 中華民國人民之財產所有權，不受侵犯；但公益上必要之處分，依法律之規定。

第十四條 中華民國人民之自由權，除本章規定外，凡無背於

憲政原則者，皆承認之。

第十七條 中華民國人民依法律有訴訟於法院之權。

第十六條 中華民國人民依法律有請願及陳訴之權。

第十七條 中華民國人民依法律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第十八條 中華民國人民依法律有從事公職之權。

第十九條 中華民國人民依法律有納稅租之義務。

第二十條 中華民國人民依法律有服兵役之義務。

第二十一條 中華民國人民依法律有受初等教育之義務。

第五章 國權

第二十二條 中華民國之國權，屬於國家事項，依本憲法之規定行使之；屬於地方事項，依本憲法及各省自治法之規定行使之。

一外交；

二國防；

三國籍法；

四刑罰民事及商事之法律；

五鹽法制度；

六度量衡；

七幣制及國立銀行；

八關稅，鹽稅，印花稅，烟酒稅，其他消稅，及全國稅率應劃一之稅稅；

九郵政電報及航空；

民視日報並週紀念發行 專 件

十國有鐵道及國道；

十一國有財產；

十二國債；

十三專署及特許；

十四國家文武官吏之選任用科察及保障；

十五其他依本憲法所定屬於國家之事項；

第二十四條 左列事項由國家立法執行，或會地方執行之：
一農工礦業及森林；

二學制；

三銀行及交易所制度；

四航政及沿海漁業；

五兩省以上之水利及河道；

六市制通則；

七公用徵收；

八全國戶口調查及統計；

九移民及墾殖；

十警察制度；

十一公共衛生；

十二救濟及游民管理；

十三有關文化之古蹟古物及古蹟之保存；

上海各款省於不擬歸國家法律範圍內，得制定單行法。

本條所列第一，第四，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各款，在國家未立法以前，省得行使其立法權。

第二十五條 左列事項由省立法並執行，或令縣執行之。

一 省教育事業及交通；

二 省財產之經營處分；

三 省市政；

四 省水利及工程；

五 軍隊訓練及其他省稅；

六 省債；

七 省銀行；

八 省警察及保安事項；

九 省慈善及公益事項；

十 下級自治；

十一 其他依國家法律賦予事項；前項所定各款，有涉及二省以下者，除法律特別有規定外，得共同辦理，其經費不足時，經

國會議決，由國庫補助之。

第二十六條 除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列舉

事項外，如有未列舉事項發生時，其性質關係國家者，屬之

國家；關係各省者，屬之各省；遇有爭議，由最高法院裁決

之。

第二十七條 國家對於各省課稅之種類及其征收方法，為免左

列衝突，或因維持公共利益之必要時，得以法律限制之；

一 妨礙國家收入或通商；

二 重課稅；

三 對於公共道路或其他交通設施之利用，課以過重或妨礙交通

之類費；

四 各省及各地方開闢煤礦其產物，對於輸入產煤為不利益之課

稅；

五 各省及各地方開物品運送之課稅；

第二十八條 省法律與國家法律抵觸者無效；省法律與國家法

律發生抵觸之疑義時，由最高法院解釋之；前項解釋之規定

，於省自治法牴觸國家法律時，得適用之。

第二十九條 國家預算不敷，或補助款給急處分，經國會議決

，得比較各省度收額採用累進率分配其負擔。

第三十條 財力不足，或遇非常災變之地方，經國會議決，得

由國庫補助之。

第三十一條 省等事件由參議院裁決之。

第三十二條 國軍之組織，以義務兵為基礎，各省應執行

兵役法所規定之事項外，平時不負其他軍事上之義務。

義務兵兵役全國征募區，分期召集訓練之，駐在國以國防

地帶為限。國家軍備費不得過該賦回分之一；但對外戰爭時，

不在此限；國軍之額數，由國會議定之。

第三十三條 省不得締結有關政治之契約，省不得有妨害他省

或其他地方利益之行為。

第三十四條 省不得自設常備軍，並不得設立警官學校，及軍

械製造廠。

第三十五條 省因不履行國法上之義務，經政府告誡，仍不履

從者，得以國家權力強制之，前項之處置，由國會當臨時處

中止之。

第三十六條 省有以武力相侵者政府得依前條之規定制止之。

第三十七條 國體發生變動，或憲法上根本組織被破壞時，省應聯合維持憲法上規定之組織，至原狀回復為止。

第三十八條 本章關於省之規定，未設省已設縣之地方，皆兼用之。

第六章 國會

第三十九條 中華民國之立法權，由國會行之。

第四十條 國會以參議院衆議院組織之。

第四十一條 參議院，以法定最高級地方議會，及其他選舉團體選舉之議員組織之。

第四十二條 衆議院以各選舉區比例人口選舉之議員組織之。

第四十三條 兩院議員之選舉，以法律定之。

第四十四條 無論何人，不得同時爲兩院議員。

第四十五條 兩院議員不得兼任文武官職。

第四十六條 兩院議員之資格，各院得自行定之。

第四十七條 參議院議員任期六年，每二年改選三分之一。

第四十八條 衆議院自任期三年。

第四十九條 參議院自任期三年。

第五十條 兩院各設議長副議長一人，由兩院議員互選之。

第五十一條 國會自行集會開會閉會，但臨時會於有左列情形

之一時行之：

一 兩院議員各有三分一以上聯名通告；

二 大總統之聲集。

第五十二條 國會常會，於每年八月一日開會。

第五十三條 國會常會期，爲四個月，得延長之，但不得逾常會會期。

第五十四條 國會之閉會開會，兩院同時行之。一院停會時，他院同時休會。衆議院解散時，參議院同時休會。

第五十五條 國會之議事兩院，各別行之。同一議案不得同時提出於兩院。

第五十六條 兩院非各有議員總數過半數之出席，不得開議。

第五十七條 兩院之議事，以爲兩院議員過半數之同意決之，可

否同數取決於議長。

第五十八條 國會之議案，以兩院之一致成之。

第五十九條 兩院之議事，爲兩院之，不得依政府之請求或院議

秘密之。

第六十條 衆議院認大總統副總統有違憲行爲時，得以議員總數三分二以上之出席，列席員三分二以上之同意彈劾之。

第六十一條 衆議院認國務員有違憲行爲時，得以列席議員三分二以上之同意彈劾之。

第六十二條 衆議院對於國務員得有不信任之決議。

第六十三條 衆議院對於被彈劾之大總統副總統及國務員，前

項審判，非以列席員三分二以上之同意，不得判決爲有罪或

判決大總統副總統有罪時，應顯其職；其罪之處刑，由最高法院定之；判決國務員違法時，應顯其職，并得褫其公權；如有餘罪，付法院裁判之。

第六十四條 國務院對於官吏違法減去職行為，各得登請政府登辦之。

第六十五條 國務院各得建議於政府。

第六十六條 兩院各得受理國民之請願。

第六十七條 兩院議員得提出質問書於國務員，及請求其對院質詢之。

第六十八條 兩院議員於院內之言論及表決，對於院外不負責任。

第六十九條 兩院議員在會期中，除現行犯外，大非得各本院許可，不得逮捕或監禁。

兩院議員現行犯被逮捕時，政府應即將理由報告於各本院，但各本院得以該議要求於會期內暫行停止該議員之進行，將被拘之員交回各本院。

第七十條 兩院議員之薪俸及其他公費，以法律定之。

第七十條 大總統

第七十一條 中華民國之行政權，由大總統以國務員之輔襄行之。

第七十二條 中華民國，人民完全享有公權年滿四十歲以上，並居住國內滿十年以上者，得被選舉為大總統。

第七十三條 大總統由國會議員組織總統選舉會選舉之。

前項選舉以選舉人總數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用無記名投票行之，得票滿投票四分三者為當選，但兩次投票無一人當選時，就第二次得票較多者二人為之，以得票較多者一人當選者為當選。

第七十四條 總統任期五年，如再被選連任一次。

大總統任滿前二個月，國會議員須自行召集，組織總統選舉會，行次任大總統之選舉。

第七十五條 大總統就職時，須為左列之宣誓：

余誓以至誠遵守憲法，執行大總統之職務，前誓。

第七十六條 大總統就職時，由副總統繼任，至本任大總統期滿之日止；大總統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以副總統代理之。

副總統同時缺位，由國務員暫行兼職，同時缺位時，其於三個月內自行召集總統選舉會，行次任總統之選舉。

第七十七條 大總統應於任滿之日辭職，如屆期未任大總統尚未選出，或選出後未就職，次任副總統亦不能代理職；由國務院代行其職。

第七十八條 副總統之選舉依選舉大總統之規定，與大總統之選舉同時行之；但副總統候選時，應稍遲之。

第七十九條 大總統公布法律，並監督其執行。

第八十條 大總統為執行法律或使法律之委任，得發布命令。

第八十一條 大總統任免文武官吏，但憲法及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

第八十二條 大總統為民國陸海軍大元帥統帥海陸軍。

第八十三條 大總統對於外國爲民國之代表。

第八十四條 大總統經國會之同意得宣戰；但防禦外國攻擊時，得於宣戰後請求國會追認。

第八十五條 大總統得締結條約，但媾和及因條立法律事項之條約，非經國會同意不生效力。

第八十六條 大總統依法律得宣告戒嚴；但國會當經戒嚴之必要時，應即爲廢止之宣言。

第八十七條 大總統經最高法院之同意時，宣告免刑減刑及復權；但對於彈劾事件之判決，非經參議院同意，不得爲復權之宣告。

第八十八條 大總統得停止衆議院或參議院之會議；但每屆會期得傳會，不得逾二次；每次期間不得逾十日。

第八十九條 大總統於國務員之不信任之決議時，非經國務員之同意解散衆議院；但解散衆議院須經參議院之同意。

第九十條 大總統得赦免刑罰，但得爲第一次之解散。衆國務員在職中，或同一會期，不得爲第一次之解散。

第九十一條 大總統除赦免刑罰外，非經職權不受刑罰上之訴訟。

第九十二條 國務院以國務員組織之。

第九十三條 國務院總理及各部總長，均爲國務員。

第九十四條 國務總理之任命，須經參議院之同意；國會組織

與前日報五週紀念號刊 專件

於國會閉會期內出缺時，大總統得委任之任命權繼任之國務總理須於次期國會開會後七日內，提出衆議院同意。

第九十五條 國務員贊成大總統對於衆議院負責任；大總統所發命令及其他關係國務之文書，非經國務員之副署不生效力；但任免國務總理不在此限。

第九十六條 國務員得於眾院列席及發言；但爲說服政府提案時，得以委任代理。

第九十七條 中華民國之司法權，由法院行之。

第九十八條 法院之組織及法官之資格，以法律定之。最高法院院長之任命，須經參議院之同意。

第九十九條 法院依法律受理民事刑事行政及其他一切訴訟；但憲法及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一百條 法院之審判公開之，但關係秘密或或有關係化者，得秘密之。

第一百一條 法官獨立審判，無如何人不得干涉之。

第一百二條 法官在任中，非依法律不得停職、或轉職法官在任中，非受刑法宣告或懲戒處分，不得退職；但依定法院編制法及法官資格時，不在此限。法官之懲戒處分，以法律定之。

第一百三條 兩院議員及政府各得提議法律案，但經一院否決者，於同一會期，不得再行提出。

第十 法律

第一百四條 國會議定之法律案，大總統須於送達後十五日內公布之。

第一百五條 國會議定之法律案，大總統如有異議時，得於公布前聲明理由，請求國會再議，如兩院仍執前議時，應即公布之，未經請求再議之法律案，逾公布要即視為法律，但公布前，在國會或衆議院解散後者不在此限。

第一百六條 法律非以法律不得變更或廢止之。

第一百七條 國會議定之決議案，交覆議時適用法律案之規定。

第一百八條 法律與憲法抵觸者無效。

第十一章 會計

第一百九條 新徵稅種及變更稅率以法律定之。

第一百十條 募集國債及補給增加國庫負擔之契約須經國會議定。

第一百十一條 凡直接有關國民負擔之財政案，衆議院有先議權。

第一百十二條 國家歲出歲入每年由政府編成預算案於國會開會後十五日內先提出於衆議院，對於衆議院議決之預算案修正或否決時須求衆議院之同意，如不同意，原議決案即成為預算。

第一百十三條 政府因特別事業得於預算案內預定年限設臨時費。

第一百十四條 政府爲預備費不足，或預設所未及得於預算案內設預備費，預備費之支出須於次會期請求衆議院追認。

第一百五條 應列各款支出，非經政府與國會不得廢除或削減之。(一)法律上屬於國家之義務者；(二)履行條約所必需者；(三)法律之規定所必需者；(四)國庫之義務。

第一百十六條 國會對於預算案不得爲廢止之增額。

第一百十七條 會計年度開始，預算未成立時，政府每一依前年度預算十二分之一施行。

第一百十八條 爲對外防禦戰事或認定內亂或非常災變時機緊急不能照舊國會時，政府得爲財政緊急處分，但須於次期國會開會後七日內，請求衆議院追認。

第一百十九條 國家歲出之支付命令，須先經審計院之核准。

第一百二十條 國家歲出歲入之決算案，每年由審計院審定，由政府報告於國會，衆議院對於決算案，或追認案否認時，國務員應負其責。

第一百二十一條 審計院之組織及審計員之資格，以法律定之，審計員在任中，非依法律不得罷免停職或調職；審計員之懲戒處分以法律定之。

第一百二十二條 審計院院長，由衆議院選舉之，審計院院長關於決算報告得於兩院列席及發言。

第一百二十三條 國會議長之預算及追認案，大總統應於送達後公布之。

第十二章 地方制度

第一百二十四條 地方劃分爲省縣等級。

第一百二十五條 省依本憲法第五十二條之規定，得自

制定省自治法；但不得與憲法及國家法律相抵觸。

第一百二十六條 省自治法由省議會及全省各法定之職
業團體選出之代表組織省自治法會議制定之。預備代表，除
由該會議選出外，由省議會選出者不得逾該會議所選
出代表總額之半數；其由各法定之職業團體選出者，亦同；
但由省議會及該團體選出之代表，不以各該團體之議員為限；
其選舉法，由省法律定之。

第一百二十七條 左列各規定，各省均適用之；一省設置議會
為單一制，代議機關，其議員依直接選舉方法選出之；二省
設置臨時執行省自治行政，以省民直接選舉之省議員五人至
九人組織之，任期四年；在未能直接選舉以前，得適用前條
之規定組織選舉會議選舉之；但現任軍人，非解職一年後，不
得被選；三省設置設院長一人，由省務員互選之；四住居省
內一年以上之中華民國人民於省之法律上一律平等，完全享
有公民權利。

第一百二十八條 左列各規定各縣均適用之；(一)縣設置議會
，於縣以內之自治事項有立法權；(二)縣設縣長，由縣民直
接選舉之；依縣參事會之贊襄，執行自治行政；但司法權未
獨立；及下級自治尚未完成以前，不適用之。(三)縣於負擔
省稅額有保留權；但不得逾總額十分之四；(四)縣有財產
及自治經費，省政府不得侵分之；(五)縣因天災事變或自治
經費不足時，得請求省務院經省議會議決，由省庫補助之；
(六)縣有奉行國家法令，及省法令之義務。

第一百二十九條 省稅與縣稅之劃分，由省議會議決之。

第一百三十條 省不得對於一縣或數縣施行特別法律；但關係
一省共同利害者，不在此限。

第一百三十一條 縣之自治事項，有完全執行權；除省法律規
定應戒處分外，省不得干涉之。

第一百三十二條 省及縣以內之國家行政，除因國家分置官吏
執行外，得委任省縣自治行政機關執行之。

第一百三十三條 省縣自治行政機關執行國家行政有違背法令
時，國家得依法律之規定懲戒之。

第一百三十四條 未設省已設縣地方，適用本章之規定

第一百三十五條 內外蒙古西藏青海回地方人民為意，得劃分
為省縣兩級，適用本章各規定；但察院省縣以內，其行政制
度，以法律定之。

第十三章 憲法之修正解釋及效力

第一百三十六條 國會得為修正憲法之建議；前項建議，非兩
院各有列席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不得成立；兩院議員，非
有各本院議員總額四分之一以上之同意，不得為修正憲法之提
議。

第一百三十七條 憲法之修正，由憲法會議行之。

第一百三十八條 國體不得為修正之範圍。

第一百三十九條 憲法有疑義時，由憲法會議解釋之。

第一百四十條 憲法會議由國會議員組織之，其議員由非附員
三分之二以上之列席，不得開議；非列席員四分之三以上同意，

不得議決；但關於廢案之解釋，得以列席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決之。

第一百四十一條 憲法非依本章所規定之修正程序，無論如何種事終不生效力。

各國喪服考異

近時各國喪服，悉用黑色，其以白色無形，迥於服喪也。

波斯人喪服用淡褐色，如枯葉色。

土耳其人喪服用青藍色；埃及及猶太人，喪服皆用黃色；如乾草色。

婦之類，並有用黃色者。

至吾國喪服則用白色，其他則皆異矣。

調查

各國海軍實力之調查

艦數以美國最多

七次國海軍實力，據最近出版之英國會報告書所載：艦數以美國為最多，比英國多五十九艘，如取減縮一項，美亦尚多，有三百零九艘；英祇一百七十二艘。又潛艇，美有一百二十，英祇五十六，茲先將七國已造成及在造中之軍艦，總數列左：

國名	已造	在造
美國	四百四十四艘	三十五艘
英國	五百四十三艘	三十六艘
日本	二百二十二艘	六十二艘
法國	二百一十九艘	一百二十七艘
德國	二百四十七艘	五十五艘
蘇俄	二百七十六艘	三十艘
意國	八十七艘	一號

各國陸軍最近之調查

我國兵額最多

國軍部云：近據日本陸軍部最近調查，各國現有陸軍力及軍事之概況大要如下：

美國 本國總兵力三十六萬五千，「歐戰前為三十八萬八千」，其中派遣至殖民地之正規軍十四萬三千，另有航空兵三萬

民國日報五週年紀念特刊 調查

六千，為地方軍之本國軍依法定數有八萬六千。師團數計步四師團，騎兵廿聯隊，陸軍軍用飛行機一千一百台，自下正謀擴張航空軍，僅在本國，添加為五十二中隊共約一千二百台；在營年應志願兵制度，最小限七年以上，此外在國外，自治領土所有之兵力，計加拿大三萬七千人，澳洲十二萬八千，印度二十四萬，新西蘭二萬六千，南非二萬四千，美計四十五萬五千，預算總額七十九億九千萬元，預算費十一億五千萬元，陸軍一般費四億四千五百萬元，對於人口四百七十萬，對於人負軍事費二十四元四角六分，陸軍費九元四角六分。

美國 本國總兵力三十一萬四千，總定數二十九萬四千，「戰前為二十三萬四千，其中正規兵計十四萬四千，航空兵約一萬」，護國軍之法定數為二十五萬，現在約有十七萬，師團數計正規軍十二師團，騎兵二師團，護國軍為步兵十八師團，「一部未完成」騎兵四師團，「一部未完成」，陸軍飛行機一千五百台，在營年應志願兵制度，正規軍最小限三年以上，護國軍服役一年及三年，預算總額八十二億六百萬，軍事費十三億八千六百萬元，一級費七億四千八百萬元，航空費三千三百萬元，對於人口一億五千萬人，每人負軍事費十三元六角，陸軍費七元一角一分。

法國 總兵力六十六萬，戰前八十四萬，其內本國軍團十六萬，殖民地軍團二十萬三千，本國軍之師團數為步兵三十二師團，騎兵五師團，航空三師團，陸軍飛行機三千八百五十台，為列國中第一位，兵役為徵兵制，在營年限一年，外有長

測悉願兵十萬；預算總額十四億五千六百萬元；軍事費四億七千二百萬元；陸軍一般費三億四千六百七十萬元；航空費二千五百八十萬元；對於人口三千九百萬，計每人負擔軍事費十二元一角；陸軍費八元八角八分。

意國 總兵力三十萬，「戰前原數」師團數三十師團，騎兵三萬兩陸軍飛行機一千五百五十台；兵後為徵兵制度；在廿一年半，陸軍一般費二億一千三百萬元，航空費四千四百九十一萬元，對於人口三千九百萬，計每人負擔陸軍費五元四角六分。

德國 總兵力二十七萬，「戰前八十四萬」其中正規軍十萬，警備隊及其他十七萬；師團數計步兵七師團騎兵三師團，兵後為應徵兵制；在廿年限十二年，惟此限於正規軍；若警備隊等則更換頻數，無一定年限，預算總額二十六億六千四百五十元；軍事費二億三千萬元，一般陸軍費一億八千一百三十萬元，對於人口六千萬，計每人負擔軍費二元八角三分；陸軍費三元二角一分。

俄國 總兵力七十五萬，「戰前一百三十萬」，其中正規軍六十萬，屬於內務部之軍隊十五萬，師團數為正兵三十五師團，民兵二十七師團，步兵十三師團六旅團；飛行機九百二十八台；兵後為徵兵制度；在廿年限步騎砲兵空軍各二年；航空費三年；預算總額三十七億七千八百萬元，軍事費六億四千萬三萬萬元；對於人口一億三千萬，計每人負擔四元九角四分。日本 總兵力二十萬，航空兵一萬三千四百，師團數十七

師團；陸軍飛行機五百台；在廿一年，看護兵士兵各一年半；運輸兵二月；預算總額十五億五千萬元；軍事費四億一千六百七十萬元；一般費一億九千九百萬萬元；航空費一千九百九十萬元；對於人口五千八百萬，計每人負擔軍事費七元三角六分；陸軍費三元四角四分。

中國 總兵力一百二十四萬，師團數七十二師團；二百另混成旅團；二十一混成騎旅團；騎兵四旅團；飛行機一百六十台；尚有非正規軍，兵力不詳。

十五年來我國元首之任期

頃有人將我國歷來執政人物選舉任期，自元年一月一日孫中山就臨時大總統職起，迄本年四月九日段祺瑞去職時止列為一表，銜證無遺，亦法統中應繼任之材料也。原表列左：

名	任	期
臨時大總統孫文	元年一月一日至一月二十日	
臨時大總統袁世凱	一月三十日至二月十日	
大總統袁世凱	十月十日至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袁世凱妻世凱	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三月二十二日	
大總統袁世凱	三月二十二日至六月六日	
大總統黎元洪	六月七日至六年七月一日	
宣統皇帝溥儀	七月一日至七月七日	
國務總理段祺瑞	七月十二日至九月十八日	
大總統馮國璋	七月八日至七年十月十日	
大總統徐世昌	十月十日至十一年六月一日	

大總統祭元奠

六月十一日至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國府總理祭元奠

六月十三日至十月十日

六次總理祭元奠

十月十日至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內務部總理祭元奠

十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二十三日

國防部總理祭元奠

十一月二十四日至十五年四月九日

世界名人之出身

希臘大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出身為奴隸。

西歷大詩人荷馬，出身為乞兒且盲。

西歷才大深險家哥倫布，出身為一馴羊毛著之子。

西歷大皇帝拿破崙，出身為一軍中之伍長，後貴為帝，軍人輩

竟為其大臣，而家勢王侯，出身為一卸擱製毛衣者之子，其先均農

人。

美國大政治家林肯，出身為農家子。

意大利國家加利布的，出身為一水手之子，曾為製繩工人，

又為船艙。

英國大小說家狄更司，出身為靴墊廠中粘粘紙者。

十五其大宗教家馬哈德得，出身為牧人。

美國大畫家荷勃，出身為佃戶。

英國大小說家蕭伯納，出身為海濱漂流記者，出身為一屠人之子。

歐戰生命財產損失報告

死者一千餘萬人

民視日報週紀念彙刊

調查

損失二千餘億金元

日來弗電訊：國際聯盟會為數年之時間，調查歐戰之生命

財產損失，其正式所編製之報告，業已發表，其略如下：

知名之戰死者計九，九九八，七七一人，不確定之

戰死者二，九九一，八零零八零重傷六，二九五，五二二

人。

戰爭之直接損失一八六，三三三，六三七，零九七金

元戰爭之間接損失二九，九六零，零零零，零零零四金元

金元。

生命死亡所生之損失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七六，二八零

金元。

據聯盟會之估計每人因戰事死人而生之損失美國為每人四

，七二零元，英國每人四，一四零元，法國每人一，九零零元

。

督辦軍務劉湘所部

陸軍第十五師師長王續緒旅長陳其相，何步雲。

陸軍第三十二師師長唐式遵，旅長李圭如，劉光燾。

陸軍第三十三師師長潘文華，旅長鄧錫，譚常。

陸軍第二十八混成旅旅長許紹宗。

川軍第三師師長王慶基，旅長包錫，蔣錫。

川軍第四師師長羅霖，旅長謝國鈞，侯建國。

川軍第五師師長何光烈，旅長秦遠三，杜伯鈞。

。

。

。

。

川軍第十師師長韓英，旅長李射斗，李植樑。

川軍第三師師長馮邦本，(旅長未詳)。

川軍第十四師師長朱宗燾，旅長(尚未委人)。

川軍第十六師師長程文彬，旅長(尚未委人)。

川軍第五混成旅旅長程錫訓。

川軍第十三混成旅旅長楊吉輝。

前敵聯軍軍總司令楊森所部

前敵聯軍川軍第一師師長曾維孔旅長周紹軒，孟青雲。

前敵聯軍川軍第二師師長李雅村，旅長李少勝，馮錫壽。

前敵聯軍川軍第三師師長王正鈞，旅長袁治，楊銘。

前敵聯軍川軍第四師師長楊淑身，旅長王丹陽，陳功甫。

前敵聯軍川軍第五師師長向成傑，旅長譚詩，范喻谷。

前敵聯軍川軍第六師師長魏楷，旅長唐莊，易吉安。

前敵聯軍川軍第七師師長王文儒，旅長任顯榮。

前敵聯軍川軍第八師師長楊國樞，(旅長未詳)。

前敵聯軍川軍第九師師長鄧汝棟，旅長廖澤，陳光仁。

前敵聯軍川軍第十師師長何金燾，旅長何煜，劉治國。

前敵聯軍川軍第十一師師長吳行浩，旅長(尚未委人)。

前敵聯軍川軍第十二師師長白駒，旅長(未詳)。

前敵聯軍川軍第十三師師長范紹培，旅長李君實，羅若彬。

前敵聯軍川軍第十四師師長楊森自兼旅長(曾忠厚，楊漢忠)。

前敵聯軍川軍第十五師師長楊森芳旅長白俊傑。

前敵聯軍川軍第十八師師長唐登源，(定翼軍改編，旅長未詳)

1。前敵聯軍川軍後備總司令羅觀浩，旅長(未詳)，羅維亨，王仲澄，陳福金。

前敵聯軍川軍後防軍總司令張達，旅長(未詳)。

前敵聯軍憲兵司令余泗。

前敵聯軍川軍第一混成旅旅長喻孟華。

前敵聯軍川軍第二混成旅旅長李樹。

前敵聯軍川軍第四混成旅旅長包曉南。

前敵聯軍川軍第五混成旅旅長李德志。

前敵聯軍特務旅旅長范毅。

前敵聯軍特務旅旅長楊幹材。

清鄉督辦鄧錫侯所部

陸軍第三十師師長鄧錫侯自兼，旅長楊秀春，陳繼，

川軍第三師師長張鼎勳，旅長(未詳)，游慶屏。

川軍第七師師長馬育智，旅長(未詳)，劉乃勳。

川軍第十一師師長羅清湖，旅長(未詳)，王益。

川軍第三混成旅旅長刁世傑。

川軍第十一混成旅旅長廖光漢。

川軍第十六混成旅旅長朱煥。

全川江防軍總司令黃昭。

全川江防軍第一區司令甘澤霖。

全川江防軍第二區司令黃顯。

奉天江防軍第三師司令李乃璠。

奉天江防軍第一師師長鄧國霖，旅長李德發，副指揮。

奉天江防軍第二師旅長魏孝寬。

奉天江防軍第三旅旅長魏德林。

奉天軍總司令部李鈞所部

四川邊防軍第一師師長李家鈞自兼。

四川邊防軍第二師師長黃維鈞。

四川邊防軍第一旅旅長黃開泰。

四川邊防軍第二旅旅長鄧和。

四川邊防軍第三旅旅長鄧和。

四川邊防軍第四旅旅長余敬。

四川邊防軍第五旅旅長魏德林。

四川邊防軍總司令部

陸軍部第二十一師師長劉文輝自兼旅長黃維鈞。

川軍第九師師長黃東清，旅長廖少陽，副指揮。

川軍第十師師長夏首勳，旅長余中英，副指揮。

川軍第十一師師長付南堂，旅長王治人，徐德秀。

川軍第一混成旅旅長謝國榮。

川軍第二混成旅旅長林雲根。

川軍第三混成旅旅長張德平。

川軍第四混成旅旅長蔣光。

川軍第五混成旅旅長李。

川西北屯墾殖總司令田頌堯所部

陸軍第二十一師師長孫震，旅長葉新，黃正貴。

陸軍第二十二師師長田頌堯自兼旅長(尚未委人)。

川軍第十三師師長王德榮，旅長魏德林，副指揮。

川軍第八師師長田頌堯自兼旅長張德平，副指揮。

陸軍第二十一師混成旅旅長孫震。

陸軍第二十二師混成旅旅長孫震。

四川省長顧心瀛所部

川軍第一師師長李本銀，旅長趙錫之，馮鳳山。

川軍第一混成旅旅長趙士傑。

川軍第二混成旅旅長李本銀。

川軍第三混成旅旅長魏德林。

川軍第四混成旅旅長黃品文。

西康屯墾殖總司令部

川軍第四師師長劉成勳自兼，旅長周南泰，祝萬勳。

川軍第十一師師長劉成勳自兼，旅長任軍長，歐向榮。

川軍第一混成旅旅長劉國榮。

警衛旅旅長王禮。

川康邊防副司令兼第一混成旅旅長孫震。

川康邊防副司令兼第二混成旅旅長黃品文。

川康邊防軍第三混成旅旅長劉中麟。

川康邊防軍第四混成旅旅長孫震。

川陝邊防督辦劉存厚所部

川陝邊防軍第一路司令魏邦文。

川陝邊防軍第二路司令余先武。

川陝邊防軍第三路司令鄧西屏。

川陝邊防軍混成旅旅長申介屏。

以上就現在編制成師成旅者，其他補五旅，獨立旅及支隊等臨時編制各部隊，均未列入。

國有鐵路收入概況

我國國有鐵路，計有京漢路等十五線，每年收入不下數千萬元，軍政各費，多資此注，據政府經濟討論處發表十四年度國有鐵路盈餘概況，如次，以元為單位。

鐵路收入	總 益 金
京漢線	二八,八五九,八一五,七〇
京滬線	一七,五〇九,五五三,三五
津浦線	一九,二三六,七五六,〇九
滬寧線	八,八〇〇,八五八,二七
滬杭甬線	四,二八七,三五二,三三
京張線	八,一八八,二八八,六三
總 益 金	一五七,〇七〇,七〇
	七八六,〇一一
	五,五九六,六三二,五七
	九,四三三,七三〇,一〇六
	三,九三六,二九四,三二
	一,三〇六,四〇六,九七
	二,〇〇〇,五四三,九一

正太線	四,四一六,九四七,七〇	二,二九二,八六六,九三
道清線	一,五七七,四八〇,七一	八八〇,八四六,七六
汴洛線	二,七〇九,九四二,〇五	一,〇六三,三三〇,二五
龍海線	四,一二七,八四一,二七	二,〇三五,四〇六,八七
吉長線	二,七七一,六五六,一五	七五〇,三三四,五六
廣九線	六〇一,九一五,六二	四六〇,七一
武長線	二,〇〇一,五二〇,二〇	一一九,三二〇,八一
四洮線	三,四七八,四三一,五二	一,四三三,六〇〇,五
膠濟線	九,九九四,八三二,〇三	三,五〇四,〇九〇,九四
全國合計	二八,五五一,二六五,五二	一〇,一三一,八六七,八五

世界鐵路之統計

據日本鐵道省最近之調查，全世界之鐵路，共有七十三萬〇十五百七十七哩，其中國有鐵路凡二十七萬五千七百二十二哩，其餘皆為私設，此之全世界之面積，每一百平方哩相當之人口比較，則鐵路一哩，有千二百四十八人，鐵路猶如人身體內

周泰臨	二千萬元。	段德瑞	一千五百萬元。
張謙辰	六百萬元。	王顯慶	四百五十萬元。
廣少傑	二百五十萬元。	羅慶雲	五百萬元。
傅良佐	二百萬元。	孫振榮	二百萬元。
姜桂庭	六百萬元。	盧永祥	六百萬元。
李慶基	一千萬元。	齊錫元	六百萬元。
馮文生	二百萬元。	馬樹甲	二百萬元。
朱家寶	二百萬元。	葉恭綽	二百萬元。
張廣建	三千萬元。	張錫芳	一千六百萬元。

全國人口總數

據北平總郵務司發表中國各郵區內戶口，共四百萬三千六百零九萬四千九百五十三人；「蒙古青海西藏三池未見計入。」茲將各郵區最近調查之人口數目表列於下：

北京	四〇〇一四、六一九
直隸	三〇〇一七二、〇九二
山西	一一、〇一四、九五一
河南	三〇、〇八一三、九〇五
陝西	九、四六五、五五八
甘肅	五、九二七、九九七
新疆	二、二〇五、一九七
奉天	一一、九二四、七七〇
吉林	九、二五八、六五五

直隸	九、二五八、六五五
山東	三〇、〇八一三、九〇五
四川	四九、七六三、九五七
湖北	二七、一六七、二四五
湖南	二八、四九三、二七七
江西	二四、四六六、八〇〇
江蘇	二八、二三五、八六四
上海	五、九五五、〇〇〇
安徽	一九、八三二、六六五
浙江	二二、〇四三、三〇〇
福建	二二、一五七、七〇一
廣東	三二、一七六、七〇九
廣西	一一、二五八、三三九
雲南	九、八三五、一八〇
貴州	一一、二六、四〇〇
總計	四三六、〇九四、九五三

各省入學兒童之概數

據某教育專家云：近年我國兒童入學者，較前數年頗有進步，茲將各省入學兒童列表於下：

直隸	四八九一、二九六
山東	四七六、一八二
山西	六九九、九〇三

河南	二二三	三三八	三
陝西	一三六	七五	六
甘肅	六〇	五〇	六
四川	四七〇	二一三	三
湖北	二八〇	三五八	〇
湖南	二〇四	三四九	〇
江西	一一二	九一九	〇
安徽	五三六	七二九	〇
江蘇	三一〇	四一六	〇
浙江	二八二	五一〇	〇
福建	八七	一六九	〇
廣東	一六七	九五〇	〇
廣西	一四四	三五七	〇
雲南	一六六	九六一	〇
貴州	五〇	一二九	〇
奉天省	三二五	八三五	〇
新疆	二	九八八	〇

中國政黨的統系

- 甲 國民黨
- 一 右派：胡漢民，李烈鈞，謝持，徐謙，于右任。
 - 二 我黨黨團國務，李大鈞，蔣介石。
 - 三 中左派：汪精衛，吳稚暉。
- 乙 孫中山派
- 汪大燮，熊希齡，林長民，廖方晨。

民國日報五週紀念特刊 編 查

(丙) 交通系：一、曹汝霖系：梁士詒，梁壽勳。
 二、靳雲鵬系：曹汝霖，陸宗輿。
 (丁) 外交系：盧永祥，顧維鈞，王寵惠，王正廷，莫榮新。
 (戊) 安福系：王揖唐，曾毓雋，李厚基，張敬堯，羅文幹，朱深。
 (己) 改進黨：張繼，李士釗，樊鍾秀，李振球。
 (庚) 宗社黨：龐有恩，韓傑，金鏡，黃文輝，羅振玉。

川省民元以來之軍民首長

都督：趙殿俊，尹昌衡，胡景翼。
 將軍：靳雲鵬，陳宦，周駿。
 督軍：秦鎔，羅佩金，戴戡，周道剛，劉存厚，熊廷斌。
 川軍總司令：劉湘，劉成勳。
 督理軍務：楊森。
 督辦軍務：楊森，劉湘。
 督理軍務：鄧錫侯。
 副都督：朱慶瀾，羅倫，楊增新。
 會辦軍務：陳宦，戴戡。
 督辦軍務：田頌葵，劉文輝，田頌葵。
 民政長：張善燾。
 巡按使：陳延傑，劉登瀛，陸宦。
 省長：羅佩金，戴戡，張瀾，潘大英，楊廉隨，劉湘，劉成勳，楊森，鄧錫侯，顧心輝，楊森。

成渝日報之出版統計表

▲ 成渝 ▼

名

出版期間

國貨公報

民權日報

四川日報

新四川日報

成都商報

新川報

四川民報

商務日報

新蜀報

四川日報

康強日報

商務日報

五〇二三號

一六二七號

九〇五號

四一〇號

三五七號

一八三號

一六三號

四〇〇三號

二〇〇一號

一〇八一號

一九六號

四二號

十四年要人死亡表

姓名 官職或事業

張文 元帥

劉開雲 督軍

龍濟光 督軍

段芝泉 總長

李純 總長

周自齊 督軍

死狀

病症

同

同

同

同

夏同和 總辦

張錫鑾 次長

蔡永平 師長

何豐鎰 鎮守使

李長泰 步軍統領

林琴南 小說家

廖仲愷 部長

譚浩明 督軍

楊德中 總辦

趙森 師長

李超森 川軍師長

洪兆麟 軍長

徐繼畲 專使

孫玉璣 師長

蔣從儀 師長

張民達 師長

曹銳 省長

林長民 憲草會委員

李彥青 公府處長

姜登選 督辦

郭松林 司令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四川軍閥之派別

一 日本士官學校

- 二 日本東亞學校
- 三 陸軍大學校
- 四 四川武備學校
- 五 四川武成學校
- 六 保定軍官學校
- 七 雲南講武學校
- 八 四川軍官學校
- 九 重慶將弁學校
- 十 成都講武堂
- 十一 四川陸軍小學校
- 十二 四川官弁學校
- 十三 軍官講習所
- 十四 軍官講習所
- 十五 軍官講習所
- 十六 各師旅之教育團
- 十七 各師旅之隨營學校
- 十八 各師旅之軍官講習所
- 十九 各師旅之軍官講習所

川省歷年兵禍表

川省自光復以來，除民國二年討袁之役，發現戰事後，地方得漸安穩，及至民國五年，洪憲稱帝，護國軍興，而兵禍乃由此大作，層層相襲，前仆後起，時至今日，不特眼前之風雲驟變，即後此之禍端亦隨時隱伏，而追溯十年以來，無時不戰。

民權日報五週年紀念特刊 調查

言念民瘼，慘痛實鉅，特就歷次戰役之損失者，統計披卷累下，不知將幾諸公，其亦從而省動於中否？(一)民國五年護國之戰，(二)六年護國戰事之戰，(三)六七兩年護國之戰，(四)九年護國之戰，(五)十年護國之戰，(六)十一年一二兩軍之戰，(七)十二年統一之戰，(八)十三年護國之戰，(九)十四年統一之戰，本年編齡之戰以上所記，蓋至民國五迄今已過數寶，統計十一年之戰，大戰十起，至於護國戰，尙未知甲於胡底也。噫！

三年來銅元沽價之比較

近年以來，湖道等省，鑄銅元，質極粗劣，市面日見充斥，免價逐步跌落，而各省戰時，仍未稍息，愈充斥而免價愈落，誠有不堪回首之概。茲將最近三年以來，各地銅元市價之變動，列表如左：(表中所列均為每銀一元是價亦統數)

地所	民國十二年	十三年	十三年	前年與現在
天津	二〇九	二七五	三〇八	一三九
北京	二〇五	二八二	三〇八	一〇三
熱河	一九九	二五〇	二四〇	四一
蘭州	二一一	二五六	二五五	四四
張垣	三八四	二五五		
兩濟	一九二	二六三	三三二	一三〇
青島	一九二	二四一	二九〇	九八
威海衛	一九四	二三一	二九〇	九六

梧州	汕頭	廈門	廣東	福州	漳州	南平	開封	宣州	漢口	蘇州	杭州	寧波	蕪湖	蚌埠	徐州	鎮江	南京	揚州	煙台
二二五	一四〇	一四一	二二〇	二二四	一七七	一九四	二〇五	二二六	二二二	一八六	一七八	一七七	一八六	一九六	一九九	一八八	一八七	二〇四	一九四
一三五	一三五	一四二	二八〇	一九二	一九〇	二六六	二五八	二五七	二〇二	二〇六	一九九	二二二	二五六	二六四	二六四	二二六	二二四	二三四	二三〇
一三〇	一五〇	一六五	三二六	二四二	二四六	三五〇	三一五	三一五	二六六	二七〇	二六五	二五九	二七〇	三三六	二七〇	二七三	二六七	三二五	二八六
五	一〇	二四	四〇	九二	六五	四二	一四五	九九	八六	八七	八七	七九	八四	一四〇	七一	八五	八〇	一一三	九二

(註)廣東廈門汕頭福州各埠一元合小洋十枚之價

▲墨 錄▼

一十與一千

每日為學一時，積至十年，則亦得一日暴之，十日養之，未有能生者也，問一以知十。

人一諾之，已百之，人十諾之，已千之。

一刻千金。

一日千里。

一笑足成千古恨。

口 諸 著

本社特約諸電

紅 韻

海濱電：「某洋專在華組成英報，惟因不識華文，常在編輯中坐監。」

又電：「某洋專發，已受警署聘，每日假作衛生詩一處，翻譯一處，以便於熊頭感頌時，或響或坐，或靜或響。」

某國軍艦來電：「四川某軍艦團長帶制派，其甚覺法處宜制：當在甲午章等字，已為確證。」

狗頭團來電：「去年警廳派狗，尚幾天汽車又死狗。這狗自汽車離時，為何處又有人喊打打狗呢？」

同口又電：「某處的人，向孫中山賭咒，『你們二世祖變狗頭來狗。』我們的狗命，早已危乎殆哉，你們可不愛護狗頭。」

冥府無絲毫「職職」近電天府當局：「鄙人則被天府以後，所有地方產業，均係別處人民屯佔，并非私行，應一律拍賣。」

又電：「職職」始行廢棄，須除開洋人所營居者，否則發生外交問題，不負責任。」

國都來電：「國新至勝拐劫匪逃匿陽法，當政府實權坐視，當速營神，令神、神神、狗頭旋旋。」

同口又電：「玉石割割在百茶茶上重裝舊轆。凡在社會中，為無而死的公孫，特別歡迎。開國去進業者，尚不乏人。」

民國日報五週年紀念特刊 諸 著

世界來電：「蜀人欲沒收各黨蜀人士資資歸國時，被政府欺。」

又電：蜀人發居各地者，將被派回國，即派四川黨待客人之預。」

張家內閣名單

張家內閣，既已通過國會。吾國歷代人才，皆以好學者為獨多；特擬張家內閣名單如左：

外交總長張謇
張謇出使西域，實開吾國外交之新元，不特為吾國外交界第一人，今日組織張家內閣，外交總長一席，非之張謇，不能出色當行。

內務總長張敬
張敬書眉，至今傳為美談。是張敬之望長官者，可進而知矣。今日組織張家內閣，內務總長一席，舍張敬者誰！

教育總長張百忍
百忍九世同堂，足見其受其教，必長於言，故能使子孫蕃殖。今日組織張家內閣，教育總長一席，當推之張百忍也。

財政總長張敬
京朝之中，有張敬得實一劑。張敬財賦總長，不特能批評，然至今日，實已借無可借，抵無可抵。故為財政總長者，大都一籌莫展。今日組織張家內閣，如使張敬為財政總長，以其得來之寶，供給政府，則年間必能安然度日。

司法延長解釋之

選舉解釋之爲延擱，天下無怨民。任爲執法官也，今日
權限範圍，得與之爲司法部長，庶幾一掃司法界之黑暗乎！

參議院長視長

參子爵臨是時耳，漢高卒成帝業。今日組織既開，參議長
一席，界之與長，定有一番新氣象，豈同張開。

陸軍部長兼海軍部長視長

張飛當三國時一員戰將。今日組織既開，陸軍部長一席，
自當屬之選。而軍中，且有張飛盧孟博一則，則張飛既
將，非謂水戰。故與長遠算之外，且可使其兼長海軍也。

農商部長視長

張飛博學多能，無所不曉，所著爲物志一書，包羅萬象，
可與各地博學，尤三致意焉。今日組織既開，農商部長一席，
可信任之。

交通部長張果老

俗稱張果老倒騎驢。張果老倒騎驢，是見其於交通一
道，別有妙法，今日組織既開，交通部長一席，張氏門戶除張
果老外，殊無第二也。

戲擬討偉人檄

卷四

彼自命爲偉人者，豺狼成性，狐鼠其行，身家無賴，居社
會之下流。常藉事端，本臨時之革命。愛在民國，輒爲亂階，
刺則刺宜直用，刺則刺無生路，後乃憑恃南顧，重來竟燒死灰
。於是欺騙羣衆，盡分防地。凡屬族類待懲，淫充文武官員。

範圍以內，斬殺自由，綏綏之中，感非其罪。預徵借報，追悔
勝青商之徵，世皆嗔念，誦讀傳報之與。編譯會報致，豈
未便應其益。蓋謀運上之運送，多多益善，欲就其中以悉其
委委不窮。想行報帶，他人令徵，此其近事，尤有明徵者也。
庚申而後，暮上燕幸可徵安。吳己參除，夫豈能長思徵。遂
致戰禍蔓延，民生荼毒，水益深而火益烈，處處而而爲益。
流離離沛，南無無制敵之人。徒爾與傷，北亦多難見之思。假
民與以欺天，議員本多附，遂君思以爲謀，更何難致難終。
總之赤身愛國，莫不自手與家。大都離州，親式之而難辨，
遠山近水，若若之沃野買完，子孫富官是惡，而安以移多相
向。經國報爲之數次，九泥直可莫動，油印物各自誇，武漢
應運北伐。圍堵九人，計惟一途。嗚呼！自欲償，天謂此醉
！所幸其在在，斷無當遂宣成，恐難見，宜些少而大資，
莫安全獨，俾休養以心康。吳德家，寄此領教。

啟大學

錦秀林

軍閥之道，在社威德，在煥厲，在止於至理。
無止而盾有亂，亂而盾能戰，戰而盾能戰，敗而盾能戰，
能而盾能得。

職無有已，禍無底止，知我國民，行其盡矣。

今之欲飲飲飲於天下者，愛國其國。飲飲其國者，先乘其
家。欲乘其家者，先快其身。欲快其身者，先快其心。欲快其
心者，先思其意。欲思其意者，先其其知。
味知是獸物，暢飲而盾知味，知味而盾爲理，當意而盾心

壞，心坎而身快，身快而氣爽，家乘而居國祚，國祚而後天下歸。

自督使以至下士，一是皆以快身爲本。其本壞而未善者，否矣！其所願者，而其所應者，人使然也。

「監生」之破承

笑話

監而曰生，直著其爲監生乎？監生有真頂，竟生無真頂。與其有頂頂之無補塗塗，不若無頂頂之聰明頭。

生而曰監，直著其爲太監乎？監生有真頂，太監無真頂。與其有真頂之無補塗塗，不若無真頂之聰明頭。

爲婦女界聲討婢神徽的謝罪啟文

柏 蓮女士

既有名無實者，流傳萬後，縱使成性，相迫狗彘狐朋，學得蜂狂蝶浪。街巷尋夫，卷末跟來。喜洋洋之態，常在繁華之地。偶觀身者，必巧巧許橫生。得運海頭，倒裏好謀早定。厚口以傳信，字托肩而務信。若或卸卸領卸，則形自具，或對草帽，吸動草烟，轉誇托力，變理金翁，非完未道之圖，指畫難堪之態。竟想花女并頭，鳥飛其翼。豈堪爲罪，發南山之竹枝，未足說辭，之北海之沙城。嗟乎！夫人城之難再，娘子軍之無敵，誠在自由，會藉口於新法。修德感愛，會誇詞乎告朝。金管至本法源，追根澈底。哀神維之隨落，感德之流溢。竟去如之制常，於焉亡矣！見敬美之正氣，能不悅乎！爰乃義賣符籙，光朝日月，齊誅呼而操符，符過則以復仇。險阻難移，疑性不懼。弓刀似鏡，鼎鑊如信；陳列難避，檢開繞繞。

民視日報五週紀念號刊 諸 著

莫言無力，與富之駭何悔。若不畏難，木蘭之攻可敵。槍雨令送身前進，槍管分殺力後接。驅除匪類威感，與紫萍害至不宥。刺下殘皮，以供狗豕，剩餘汚肉，且得豬狗。此或城屠城防，穢可色宰；或則正俗於道，或任安良於大邑；或有成歸，或無勞賞。精誠之地雖平，厚野之民何辜！若得惡跡醜類，爲警女權，共贊正義之誠，同倡救國之表。凡有富守，惡宜傾心。若再坐視賊亡，則時勢負，定召惡報轉時，必歸惡患入。請看今日之成都，豈是傾城之世界。

會服團啓事

晨 逸

鄙人家貧四壁，一籌莫展，所幸誠有愛者，聊以自慰；近日精神健益，欲納一妾，藉以進點，但一索數口，又無以生活；鄙人想天地之大，何所不有，故發啓事，通知各界富紳貴者，有願以才德兼優愛女作鄙人妾者，可從速將生身柳來，並送賜予合婚洋五百元；若合得，先送二千元，半作生資，半買書簿，不然鄙人決不發財；以三星期爲限，幸勿觀望自誤，會正啓。

請禁止造人雷

曙 強 生

高念，南北大總統，參議院，各省都督，各省長，省議會，各法團，各報館，各師團長，各鎮守使，各道員，各廳長，各處長，各局長，各道尹，各縣知事，局長，并轉各法團，各團體鈞鑒：年來人禍爲患，爭相相尋，時衡大局，不勝感憂；快厥所由，實爲具有造人之禍，而無阻地之政策；以致人爭於事，傾軋相尋，正本清源，惟有禁止造人；

補誠名額，廣足以維現狀，而通亂萌；應請各當道飭所屬一體遵照，實深慶幸。公民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同叩。

花花公子銘

編詞

女不在美，時差則奪，錢不在多，够用則行，斯是公子；談話為心，架子實在大，亮子隨天昏；談笑有淑女，交際無酸丁；可以打賭博，沒正經；無愛國之心理，有消耗之技能；夜吃花酒，吃得醉醺醺，中華同胞曰：何國民之有！

紙壳扇銘

秋

壬戌仲夏，寄寓成都，偶於市中，購一紙壳扇，適有友過余，歸其俗，因作此自解：

扇不在精，有風則名；風不在多，有扇則行；扇此紙扇，惟恐始珍；表裏糊紙白，周圍着色青；邊搖無熱氣，揮弄有風生；可以蔽日光，避炎塵；無蚊聲之擾耳，無塵跡之勞形；移柄含直性，竹絲表虛心；楊子云：何俗之有！

賭鬼致煙鬼書

京公

煙鬼足下：久別殊念；一榻橫陳，極高枕長槍之樂；孤燈獨對，開吞雲吐霧之心；向之有干例禁者，今則公然官賣矣。茲聞海上華界一帶，捲土重來；土店林立，招牌高懸；大筵開張，誰之濕歎；非常感戴；月地花天之夜，正閣下揚眉吐氣之時；拍案之質問，只當耳邊風；報紙上的笑罵，不啻眼中釘；攻者自攻，覆者自覆；一班庸碌懶惰之君子，可以大談而特談也；警察所不管，官吏所不捉；賊千載一時之遇也。母在國錄鬼錄，真有天堂地獄之異殊矣。若弟則俯仰搖搖，深堪人

知，牌九不能搵，麻雀不扇又，撲克不翻打，花牌不欲推；不得已而抽抽詩迷篋子，又殺禁止；文人讀儒，有編纂學；士僧經營，任其開放；何厚於儒而薄於我耶？倘有幸而不幸耶！弟等亦思改行，明附驥尾，賭鬼不做，必為君子之具；手既勿牽，彩是幸矣之符；閣下倘能念其同種，一為援手，則當感報于，可以付之一炬；當從事於大小土生實業中討生活矣。是否有當，尚祈賜教數行，俾有遵循；而足行止，弟請又安；賭鬼上言。

公園狗熊之自述

自

頭方如狗，耳尖似牛，齒牙鋒利，爪能如鉤；肢無尾拖，仍人捉弄；自禁於園，便不自由；學學小五，為人驚愁；既得雞蛋，復飽飽頭；只要果腹，那顧名丟；誰知數捕，氣絕難喘；生時供人死後節抽，轉售後者，移屍避寇。

戲擬請戮公園狗熊文

港國

為請除惡，以冀養生事；竊查公園狗熊，爪牙具在，口腹充食；原因供於勢力，遂覺易成惡類；觀其惡衣履處，迴其窮途難流；緊索難加；直同畫地牢獄；所以為人作態；猶有無厭之求；偶爾發符，亦皆不刷之概；又况奔走倣風，類多如狗；雖在頰危畢露，雖尚稱精；倘一旦疏虞致脫，銀四郊救死不暇；公民等同抱杞憂，共謀漸進；上請政府，下請諸君；俾幸登以嚴厥辜，悉剷惡而說衆忿；庶幾巨惡滅盡，不殊先幾；保潔浩劫於紅羊；永除後患；德在西陲，斷歌東里；比是

市民語

傷心人

(一)市民血汗被政府吸乾，修築了馬路，中西式底房屋，折

運了許多，這是自己別人可憐麼？不。

(二)萬不得別通，元通，乘證，普利，轉讓等事公司，他

們出來買了利，可福麼？可惜。

(三)市民育已築了房基，出了路費，想弄幾部車來行馳，

律務生請，不發麼？不。

(四)一層底市民，一層底租稅，便是惹不起資本制度下專

利公司，傷心麼？傷心。

公園裏的現象

李詩

公園公園，奇花遍地，古木參天，游人來往如織，一半是

女，一半是男，談論或後或齊肩，相見時而常纏綿。

薄裙花帶，又纏漣湘，見幾許童裝或翩翩美少年，紅鞋兒尖

尖，纏纏兒翩翩，鮮麗服裝稱體象，余被萌起似鳥雲現，遠望

真不知何處，便是神仙。

婦女們滿面公園，小足金蓮，大足蓮瓣，風吹羅裙閃，恍

似柳絮穿，宛衣圓袖，玉腕金環，偶垂雙手打鳴欠，細腰大

氣，橫入眼簾，到底到底，抑或舞妍。

玉環公子云，這病句話，便罵得痛快，我以後都不穿

紅鞋蓮瓣……了，至本太小姐們呢？我可管不着了。

三個識語應驗了

紅詩

刻伯這識：秀骨分北分東西，現在的人，都說中國只分南

北來前，這未分東西，其實解錯了。既謂不為南北東西，怎

麼得分南北？南北一分，什麼東西，都分完了。若謂真還要分

東西，那裏還有東西可分嗎？

孟子與語：馮婦善搏虎，梁嘗有寡人在而有人說他是婦人

之仁，到現在雖說不上仁了，但是這可以帶他與馮婦；他去年

因了曹虎成，今年又軟禁段虎，分什麼老死，梁虎於；跑都跑

不厚，這豈不是地虎嗎？

孔眉山說：三軍可奪帥也；民十一戰則四則一二兩軍打伙

；三軍軍長對成帥，發誓了總司令，豈不是一二兩軍，卻不能

奪帥，唯獨三軍可以奪帥嗎？今年三軍軍長奉總帥，被人打死

了；又豈不是別人可以奪三軍的帥嗎？

開岳進破向孫岳提出對峙；以二三軍營戰線來，當然這岳

孫，為什麼竟取名為孫岳；把雲南在併動閣下，請於戰事畢後

三個人名的新說

草草

京歌；段氏總制，則金龍會戰，以彼之持重官德；木；而

今之老，為何竟馳合祀，殊為不肖子孫，若謂堂堂氣壯政殘月

鏡口無絲電；意態女眸致面與胡男云：我本男而女，你本

女而男，我爾係天然佳偶，你的意下何如？說真以爾公然侮辱

；已向章快長起訴。

奇文共欣賞

中國的濶臉語句，頗有近時所稱「類本小說」和「小詩」

罵的呢？你已在號擲之舞啊！你就愛稱皇帝？莫學魯惠帝至
宮好麼？十四，十一，二十三，

成都汽車打倒帝國走狗

章

記者昨在某街，見汽車碾死一狗，當以人殺狗死，即可提
提賠償；而狗被碾死，即可斃命，甚為不平；時某君在旁
，深不以記者為然；笑云：君不見日來各汽車上皆有打倒帝國
走狗之口號乎？此即是打倒走狗也，何足為怪？記者問之，不
禁汗流者再。

出風頭

顯

出風頭，這三個字，好像是一種惡劣詞，我們要看他所
出的是何種風頭，假使對於社會，對於人率，果有利益，別人
不敢非議，他儘要主顯；這種風頭，還很佩服他，何得不發黑
白；一律鄙夷，認爲是沽名的發呢！現在的人，不論他的行
爲爲何，見有稍露頭角的，都說是這個人要出風頭，不知他
要出什麼風頭，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爲他自己不能出風頭，就嫉
妒別人出風頭，唉！就是這意思說的：「忌者不自修，忌者畏人
修了。」

混飯吃

顯

「披掛包攬的人，每每避着親戚朋友，問他（你現在在某某
處做事？）他就隨便答應，我在混飯吃，以混飯吃三字爲
一種口頭禪。我想這三字，並不是客氣的，實在是本誠良心的
，因爲現在披掛包攬的人，不知他是甚麼東西，他肚子裏又裝了

好多墨水哪！所以見到親戚朋友，他頭腦裏總要現了「混飯
（在混飯吃）。我想這種本真的風頭，一定是這混飯吃的太多
了。」

三個笑話

東明

我想從前我們的神龜裏，大書師高僧，並不是名教「天
地君親師」三詞，自君主推翻，改建民國以後，便改成了「解
將民主加在中間，尤恐不適當，於是高僧天地君親師的也有，
有將天地主親師的也有，甚至簡直公然寫天地君親師的也有，
就竟莫衷一是。本有友人對我說：「可憐這學界爲寫字，改成天
地君親師，弄成同音不同字，你看對不對呢？」我想這話真是
不錯，這個字也要這樣安，覺得也極有趣的。國家的文明，和
時代而增進，婦女的新裝，也是一種的，這本本的風，新次
盛行時，一披掛女會有上衣極短，而下身不能活動的，竟將兩
露在外面，我聞有句笑話云：「衛生極了衛生足，衛生衣裝現時
亮」，我想這話兒也是不錯的，惟其是衛生衣裝，所以現衛生時
亮。

又有一位先生對我說：「他讀小學書卷三篇，我便想起直
問，莫非是讀書卷，習書卷，或者長習書卷，竟或者古人說
的：學書讀卷，他讀詩不是。是書卷，是書，是書，吃卷，此何
聞之三題。呀！各位，我想這些話，真是令人得恨，我想我雖
在我的腦筋裏，也不免將就拿來說與我的軍人，或與先生們聽
一聽，也還聽得起來麼。」

我又疑杜甫

紅蘭

我那天接獲杜甫和敬念，竟有人出來對付他這股力，却把杜甫丟在一邊，這豈有來，杜先生在倒臺了，我氣勢又要愛管他，噫事呢！就是有人把他當作杜十歲，拿法與他捉弄；他呀！以伍老將軍之勇敢，以杜老先生之文弱，倘若死而有知，則兩房花柳實，才難說呀！偏偏現在的人，還要把自己的書寫，取成益壽者，把自己的名字，取成益壽者，也就怪了。未必不他在驚嘆。

二團長

我前天下午沒事，借我可愛的兄弟到碼頭裏看，看見康樂業廣而而校對舖內，法有一賀遠居的對聯，上款有二團長三字，下款有謝著，不得不去研究一下：才知道康樂公的令兄是個團長，當時，這位二團長先生，見了這送的對聯，不知受得受不得，家裏處處，又引出我從前看見的一付可笑事情來了，也把他一並寫得出來，解一解衆人的悶；記得有一年我在一個朋友家作客，他家手足甚多，有做團長的，知事的，管家的，而他做此等事，我始終覺得不甚理解，何以呢？因他們在家，並不以父子兄弟相稱，（我當時照官稱的說法，黃亞團長同團長在說話的，知事在陪團長太太打牌時，這種話語，真是令人肉麻，那時我以爲他一家如此出奇糊塗，不過現在香港人的，也有這類的糊塗了。唉！若長此以往，恐怕還要出幾個團長，少團長，老知事，少知事等等的怪名自由來勒！善者，只怕這要分

出難難呢，那就真正不成話了。可嘆！可嘆！

睜光瞎

龍冠

粵州三藩鬧饑中，就管着，年約四十許，自幼失學，能以巨編作寫意山水，法法著古，讀者謂其似似宋元時，此許者不知是何怪物！現在的人，明明睜着眼睛，偏偏那些粗事，還是顛倒錯亂，莫看眼睛似的，怎麼你這瞎子，倒暗中執案，查得窮住山秀水，這說居然這官米幾兩。唉！我聽這們管者，要算有限呢，那些做事無頭無腦的人，恐怕是睜光瞎罷。

折扣

漁園

近來做生意的，就以甚麼紀念日折扣管了，他做館茶開有折扣；想是爭錢的人多，不折扣；且愈吃愈虧，再折扣，則更虧不迫矣，所以不折扣。監視戶亦不折扣，想是狡猾的人多，不折扣，他這是要領，就加價，他這是要領，如其折扣，甚麼人都可以領，便把那事做壞了，所以不折扣。

某在斯

謝

昔有人恭維我，我把我公像敬與他，他請我駐紮，真有個好祖宗敬梁公，實在是六世宗呀！我竟以爲梁公不是他的前人，如何可冒認！便不去了。

現在的人，確乎不想，別個用一名字以假合事實，分明是不忍指斥之意，他偏要把名字認爲是他，恐怕有人說梁是祖宗，他也要認梁是他的祖宗了。

此種人如去作偷兒，正在拿他，又豈不著驚嚇的時候，他

沈從文在斯：某在斯嘞！

呂純陽色戒白話詩

無

創造之爲創造白話詩的鼻祖，造我讀他嘗試集的白話詩，令人有些難得；他說白話是創造的，那末，就不該用韻，句子整齊，都可以使用，怎麼他的白話詩，既在用韻，而且又有整齊的，可見他仍還是因襲的，不算是創造的；其實白話詩我極佩服的，古人會做白話詩的，只有白居易，算是一個大家；但白居易那不成詩了；我記念蘇軾小說上曾有雷朝祥做呂純陽的色戒詩一首，全是白話，極爲賞識；平民，不識字的，聽人一讀，都能懂得，才是好詩；我今天寫在後面，請大家看看。

二八佳人儘假態；腰間仗劍斬凡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裏看骨體枯。人家說太白是謬仙；我道純陽才是謬仙；打草不鳥謬仙，總算是一首好詩了。

不認老子

龍

有種人說模倣外國人的，那衣服鞋帽，無一不同外國人；就是年中拿的甚麼打狗棍，也是拿了的；有朋友向他說：你老哥是九十九的像外國人，只是面目不像，可惜可惜；他自家也覺得果然只有面目不像，實在是無根；那晚回去睡了，他却發想天開：想到某處有一座外國人的墳，何不去把那死尸的屍體取來，把我的屍體換了；豈不是就完全像了嗎？主意打定，深夜裏更人靜的時候，摸把自亮晃的刀子，磨磨攏攏，一刀把

民國日報五週紀念號刊

誌 著

那死屍鬼藏下來，笑臉密佈看了幾下，說這鬼骨體還不完全像嗎？罷罷；又一刀把自己四肢帶軟下來，把那外國人的頭兒還在自己的頭上，於是手悠悠的躺臥走了，也不知道自己已經死了，只得得路徑很生，忽然就遇着他的父親，他便不識；那曉得他的父親，原是早亡故的，知道他在這鬼骨體勾當，特帶來找他的，雖然變成洋人，他那手香上一個大皇冠，纔是在的；就拉住手連喊幾聲怎麼見哪，你怎麼尋外國人，竟至成了性了；他還是認得是他的父親，但是想不來；乾拍手就許許而去；他又觀看這光景，未免惡氣，跌脚說道：唉！鬼洋冠，占倒外國人的頭頸，就這老子都不認了。

只看外面

龍

鄉下有個人到成都，他轉到廣西街，見個酒當家的瘋棍，心裏想道：怎麼外國人的著子，不同我們前時見；那倒那瘋棍鋪的這著子幾下；他又驚異道：怎麼外國人的著子都能被著呀；他回家去，便想到那個也不稀奇，我這學做一個，顯顯我的聰明；他就把褲子裏的一口太鑊，從來釘在那一個著子裏；天天去磨磨的鑽；這飯都不想吃了；那那瘋棍著子是年經久遠了的，靈動太大，就托著子撞倒了；幸好他撞得得快，裏有塵土。但是地磚不壞，硬要他撞著子；他說我這一番無心，原是爲衆人文明起見，怎麼怪我撞著；他時常說這；誰叫你看倒外國人的面子，不去把內容仔細查查；就發瘋起來，把古物都弄倒了；怎麼不奇怪你瘋棍呀！

十一

近視眼

秋魂

第一回近視眼：在那五六鐘鐘正將要閉門的時候，近視眼走到一個舖門口，看見一團白胖的人，衣襟整齊的站在那裏；他進去走來都看看，便自言自語的道：我就說我愛逛商場，誰知還有比我愛的；站在別個門口，看那那金銀珠玉的京戲就不肯看；他看進去，想這一團詢；他親親向那人背後用手一摸，覺得有一個圓子的手刺着；他一驚道：哎呀！這個人轉臉背都穿得馬鞍子，說着低頭一看，才是一個藥房的水商標。

天燈

有個老漢，到成都商業場，看見場口的大電燈，他想想怎個如今的天燈麼？月亮都在天上；他又慢慢的轉從來路，新作場口轉轉，又看見多少小電燈；他又想道：這燈就是黑箱了；越轉越高興，更不想回店子；發時間，烏鳴鳴的響，他之心想未必是這小雷鳴，那曉得雷聲忽然滅了；他就毫不開路走；急急道：唉！這今天燈，更黑暗得快呀！

家叔今日吃素

仲翔

甲乙二季同在某機關服務，善逢連日且胡德甚，會元且日，同甲即於前晚將長官與之辭，得見一紙，既登，長官問甲曰：二位長官乎！甲持之以對長官曰：此為會乙乙之開張甚，又曰：長官在案，不敷分辦，忍受之，移時手空，長官留食，方入席，乙急向長官曰：家叔今日吃素。

哄你的

仲翔

這母個三歲之孫兒，親坐屋內，祖母欲上樓取物，乃告其孫曰：若有人至，可問被姓者，以呼我，孫兒笑曰：這有幾兒幾門外，問甚詳，竟呼入室，孫兒見有人至，急問曰：你姓甚，偷兒答曰：我姓哄，名你的，孫兒呼祖母曰：有人來，這風正在取物，不能丟乎？急曰：問他姓甚，孫兒曰：哄你的，祖母以童子笑語，遂不介意，孫兒竟功成身退的去。孫兒見哄你的把東西拿走了，他又在賊祖母，祖母問他，他還是說哄你的，直到祖母下樓來看，才曉得着了哄了。

吃雞肉

春生

某西曆俱其東主甚吝，吝甚；當年節，其東主與雞肉一份，題之，西曆者，以為或可飽餐也，遂有入席，東主即舉行會，必說出某月某日為何節，始得吃雞肉一塊，西曆從之。東主開始說道：一月一日元日會，能舉；吃雞肉一塊，西曆甚；發說道：二月二日土地會，亦能舉，即舉；又雞肉一塊，口乎；東主插之不及，與之約道：以後如說不當者，必不得食；雞肉道三月三日清明會，說說；又吃一塊，雞肉道四月四月，而不符會名，例不得食；東主又曰：五月五日端午會，能舉又舉會一次，能舉五雞肉，東主曰：先生想不起說的；我替你說道：六月六日土地會，能舉；又替西曆說了一塊，椅及東主，說道：七月七日乞巧會，又說了一塊；八月八日慶會，該西曆說，久思不得，東主說道：九月九日九皇會，

例 言

(1) 本實驗教程，係根據教育部最近頒布之高級中學課程標準，並參照鄧氏 復興高級中學教科書化學而編成。化學名詞，則均依教育部公布之化學命名原則。

(2) 本實驗教程中之度量衡，概係萬國通制。其單位名稱，則用下列西文縮字，以期簡明。例如 mm.=millimeter (毫米), cm.=centimeter (厘米), c.c.=cubic centimeter (立方厘米), g.=gram (克) 之類。溫度採用攝氏，其單位名稱以西文 °C. 表之。

(3) 本實驗教程中之術語，儀器及藥品名詞，均附英文原名，藉資對照，但以第一次見於本教程中及附錄者為限。又編末附錄每若干人應需用之儀器數量表及藥品分量表，以備參考。至常用液體試劑之配製法，亦詳於該藥品分量表中，可作自製時參考。

(4) 本實驗教程中之加熱用具，主用本生燈。我國各地有煤氣廠者，雖極罕見，但據經者所知，近來各學校之化學實驗室，利用汽油化氣，而燃點本生燈者，已逐漸增加。此項設備，所費無多，用法亦簡，自以採用為宜。要因財力不及，不能購置時，則一律改用酒精燈亦無妨。

(5) 本實驗教程中所記載之實驗，均力求簡明正確，於實施時，嘗不至發生困難。惟因各校現有之儀器，藥品，或與本教程中所記載有不同者，則教師對於此點，須於事前先行計劃應機應變可也。

(6) 本實驗教程中，凡有參照某章某段之記載者，係指鄧氏 復興高級中學教科書化學內之章段而言。

(7) 本實驗教程中之教材，共編成四十題，足供一學年實驗指導之用。如因時間不及，可將題目項下，附有「隨意」二字者，略去不演無妨。

(8) 本實驗教程採作業制，並可兼為報告單之用，學習者將每次實驗結果，填記教程中每題內之各項空白處後，即可向教師提出報告，請求修正，俟發還時，依次限存，復可完成全書。

(9) 讀者學完全書，且於校務繁忙中，完成是書，錯誤之處，在所難免，倘望學內化學系，不吝指教，俾能隨時更正。

